

第34年
38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之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日月乾坤」。呂不韋乃趙國商賈，因精於風鑑之術，預測公孫異人日後定爲王，在其身上投下立主定國大計，又將身懷自己骨肉的愛妾朱姬嫁給異人，後誕下嬴政，即秦始皇。秦始皇當政時呂不韋貴爲相國、仲父。爲了秦嬴趙呂的血脈能延續千載，他慫恿嬴政建阿房宮、驪山陵墓、萬里長城。這一切逃不過九天玄女嫡傳天機弟子黃石公之推測運算，遵其師之嚴訓逆轉天機，以拯救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欲知兩人如何鬥法，一閱便知。

*　*　*

本期刊登的「姹女勾魂」、「臥虎山莊一好漢」情節緊張刺激，頗值一讀。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磊先生續「怪俠魔罷」的另一篇故事「叛徒」。莊子血不屈不撓，一生爲反清大業奮鬥，感化了不少愛國之士……屆時留意。

尚有「俠膽玉女魂」、「猛鷲雪雁」，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七三一五六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73156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38期
（總號174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黃石公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日月乾坤



立主定國

日落月升，泰山之巔，光華萬里。

在泰山極頂峯上，如銀月色之下，一怪一奇的兩位男子，面對面而立，彼此的視線卻並非對視，而是天際浩瀚無極的星海。

怪男子蓬頭垢面、袒腹跛足，左手拄烏黑拐杖，右手按着渾圓的大肚子，向東面天際而望。

奇男子卻是一位風華正茂的青年人，挺立峯頂，目如朗星，正向西面的極遠處眺望。

山風甚勁，何況是泰山的極頂峯，等閒之輩站於絕頂，休說凭眺，就算站穩，也艱難之極。

一怪一奇兩男子卻凝然挺立，呼嘯的勁風在他兩人身邊掃過，就如輕風拂癢，悠然舒適極了。

兩人寂然無聲，凝然佇立，極目遠眺，直到圓月從西面移到正中，月下的身影消失不見，依然紋絲不動，單是此等凝神屏氣的定力神功，普天下也便無多少人可以達到。

驚天買賣

當月臨正中，形如銀盤，懸於天際的一霎間，那面向東面的怪男子忽然發聲道：「石公兄弟，你看到什麼了？」

那奇男子原來便是黃石公，只見他神色不變，依然凝神向西面極目遠眺，就如根本沒聽聞那怪男子的話似的。

怪男子忍不住又問了一次，黃石公依然毫無聲息，怪男子按捺不住了，不由歎了口氣，道：「怪道人說名師出高徒，也不愧是黃石龍脈的傳人，一位名師九天玄女，再加一座絕世黃石龍脈，終造就了一代玄機大師黃石公，就憑這等與天地合一的空靈意境，我李鐵拐便自歎弗如了。但我的石公兄弟，好歹也得說說，你於此泰山之巔，尊從師訓，月圓之夜，凝觀天象，又發現了什麼？」

原來這怪男子，便是當世的一大奇人李鐵拐，他自在谷城漢水之畔，與九天玄女和黃石公師徒分別後，因不敢忘卻九天玄女的囑託，於天機逆轉之際，相機助黃石公一臂之力，因此今晚便與黃石公同佇立於泰山極頂峯上了。

不過李鐵拐忽然發覺，自別後的十數年間，黃石公竟已今非昔比，不但已從小娃兒變成青年漢子，且功力深厚，天機玄學更突飛猛進，就連他這位已成半仙之體的李鐵拐，於此天機玄學上亦自歎弗如，因此李鐵拐忍不住倒先行向黃石公請教了，他本來便是一位熱血男兒，對此事涉天下蒼生的天機大事，豈會不求知若渴？

此時但見黃石公微微一笑道：「鐵拐老兄，石公兄弟倒想先聽聽你的高見。」論輩份，李鐵拐學道雖比黃石公早一大截，但黃石公是九天玄女唯一盡傳其衣砵的關門弟子，李鐵拐得道於老子的玄門之學，論輩份須尊九天玄女爲師叔，因此他與黃石公亦算是同輩，他稱黃石公爲「兄弟」，黃石公稱其爲「老兄」，江湖道上倒也貼切之極。

李鐵拐一聽，不由怪笑道：「石公兄弟啊石公兄弟，你是九天玄女的嫡傳弟子，九天秘笈中天機、人間、地脈三大道已盡得所傳，我老黑拐無師自通，哪有你這等天大福緣？你這是故意來考究我老黑拐麼？」

黃石公道：「不然，聖人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石公豈敢考究李鐵拐前輩，乃誠心向你請教矣。」

李鐵拐一聽，不由點頭微笑道：「嚴於律己，謙於待人，很好，果然不愧爲黃石龍脈的後人，九天玄女的嫡傳弟子！」

李鐵拐一頓，又哈哈一笑，道：「既石公兄弟不嫌我老黑見識淺陋，我便來個胡說八道，休要見笑，老黑的用意乃拋磚引玉矣。」

黃石公微笑道：「李鐵拐先生乃得道之人，胡說八道中亦有獨到之處，黃石公洗耳聆聽呢！」

李鐵拐呵呵一笑，大頭一仰，視線投向東面天際，神色漸轉愴然，接而又變得慷慨激昂，忽然朗聲的吟道：「天際白玉京，十二樓王城，道學貫我頂，輾轉求長存。游歷世間樂，欲窮治亂情；天地賭一擲，東海月華明。烽煙起西廓，掃地如長鯨。呼吸走百川，六國瞬間傾。心知不能語，無奈棲蓬瀛。彎弓射天狼，挾矢不勝情，逢君論天機，肅穆泰山頂。沙塵暗浮海，草木殺氣驚，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山血淚凝……唉，天下運數如此，夫復何言！」

李鐵拐吟至激憤處，忽然長歎一聲，欲語難言，神色悲愴，溢於言表。

黃石公深知李鐵拐剛才所吟，已道出「秦必滅六國」的天機運勢，他有感於天下蒼生因此慘受血光之劫，心中悲憤，竟連道家無爲然後無畏的要旨也忘記了。

黃石公微微一笑，忽然道：「物極必反，盛極而衰，天機運勢雖然如此，難道便不可以先順其勢，然後促其逆反麼！」

李鐵拐一聽，他本亦得道之人，剛才心神偶爾震蕩，但瞬即平靜，霍然悟道：「不錯！這便是無爲然後無畏的道家要旨矣！石公兄弟果然不愧爲道家老祖的徒孫兒！」

李鐵拐一頓，又道：「但老黑委實不明白，暴烈如秦國，堪稱天怒人怨，爲甚竟可得天獨厚，佔此先機？石公兄弟請釋我老黑之疑。」

黃石公道：「此事貌似玄幻，其實亦很簡單，因爲天機、人間、地脈三道，秦國已佔其二，所以其得天下，已是天機大勢之必然矣！不過秦國雖得天下，爲時亦必極爲短暫，因爲天機、人間、地脈三道，所佔乃天機、地脈二道，獨欠人間之道，必難長久。」

李鐵拐道：「欠了人間道，爲甚便不能長久？」

黃石公道：「按九天秘笈卷首篇論，天機不如地脈，地脈不如人間，乃指一人一家一國運之長久而定，天機、地脈可創立基業，但保業卻須靠人間之道，因此又有民可以載舟，亦可覆舟之論，而民亦即人間之道也。」

李鐵拐道：「若人間道即天下百姓蒼生，則秦國失之久矣，果然未佔人間之道，但秦國已佔天機、地脈，卻如何判斷？」

黃石公目視西方天際，凝神屏氣，默運其九天無爲眞氣，求索天地之三元之運。他的九天無爲眞氣，乃九天玄女獨創的內功心法，其中包含老子的無爲神功，以及九天玄女的獨門九天玄功，因此又稱爲九天無爲神功。

黃石公凝神屏氣，默運九天無爲神功，於浩瀚無極的乾坤中，求索天地間的三元運，好一會，方肅然道：「九天秘笈道，天有象，地有形，若上下而成一體，則星吉地吉，星兇地兇，所謂天光下臨，地載吉兇也，又按目下九星旋運，天樞星主天下之機要，恰好轉臨秦土，因此秦國恰佔天機，此乃浩瀚乾坤奧秘所定，不以地脈及人間兩道所能轉移。」

李鐵拐道：「那地脈之道又如何判斷？」

黃石公道：「泰山乃極東之地，西望極地乃崑崙，崑崙爲四極之祖，分流三幹。北幹出河北，入雲中，越九嶷雁門，迴南而爲太原帝丘、太行恒山，派九河，東北渡遼海，中幹出河南，自秦地三迴，入豐沛晉地，派生伊河、洛河、漢水、泗水，再入於海；南幹出江南，自陝而右分，出西鄙，回巴蜀，越荊衡，入黔中；東聳爲匡廬，北渡閩粵三吳，自浙右入海。地脈通曰：因山以定水，因水以別山，隨其形勢而分，因形勢以推其氣。而崑崙三幹中，以中幹爲至尊，至尊四極之祖，而定地之四極，滙八方之氣，秦國恰處中幹龍脈三迴之地，當天樞星運移秦地天際時，秦國一統天下的時機便降臨矣！」

李鐵拐一聽，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雖無奈但又心有不甘道：「按石公兄弟所判，秦國一統天下，勢所必然，但天下蒼生亦必然受苦更堪，我輩中人，既已洞悉天機，又豈能坐視不理？好歹也得想個妙法，令秦國一統天下的運勢逆轉也。」

黃石公一聽，微微一笑道：「此爲恩師九天玄女未了之願，黃石公豈敢怠忘一二，況且師傅已預爲佈局，日後必能啓導天機再度逆轉，李鐵拐先生稍安毋躁。」

李鐵拐怪笑道：「當日你師傅九天玄女，的確在嵩山少陽、太陽兩峯上，佈下以龍脈滙聚反秦血煞大法，但當日九天玄女亦隱示，憑此尚未足令天機再度逆轉，未知後來尚有甚妙法佈下？」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不錯，當日師傅臨別之時，亦會向石公喻示，嵩山陳氏、吳氏兩大龍脈，受其地力及血脈根基所限，僅能起啓導天機逆轉之作用，若要令逆轉的天機成爲大勢，及進而令天下由亂再入大治，則尚須更強盛之大地龍氣推動，此事師傅果然已佈下妙局，但其旺發尚須假以時日也。」

李鐵拐一聽，大喜道：「九天玄女乃九天秘笈使者，她佈下的妙局，必定靈驗無比，驚天動地，但未知是否可向我老黑透露一二？」

黃石公呵呵一笑，道：「李鐵拐先生應知已知，不知者似暫未應知也，老子祖訓道無爲方致大巧，無知才達精通境界，鐵拐先生得道遠早於黃石公，難道連此點亦忽然忘卻了嗎？」

李鐵拐眨了眨眼，怪笑道：「是，是，老黑今晚想必被天象所惑，心潮激蕩，竟連吾道本旨亦忘記了，天機不可輕洩，不問也罷……」李鐵拐一頓，卻又忍不住道：「不問便不問了，但石公兄弟日後有甚去處？這並非不可輕洩的天機吧！」

黃石公呵呵一笑道：「其實鐵拐老兄不過是明知故問，石公此行，自然與師傅的佈局有關也！但具體如何，尚須隨機應變，行踪尚難確定，鐵拐老兄切勿見怪。」

李鐵拐聞言亦哈哈一笑道：「老黑自然知道，你此行事涉天機運勢，至於你的行踪，老黑大概尚可預知一二吧！」

黃石公微笑道：「知者應知之事也，既然已知，又何必再問？」

李鐵拐大笑道：「好，好，不問，不問，總之你記住，有用得着我李鐵拐之時，只須以你的九天無爲神功，千里傳音，叫三聲老黑拐，我老黑自然便會降臨也！」

李鐵拐話音未落，手拄的烏黑鐵拐向山地一頓，身如煙雲，凌空而起，疾飄而去，眨眼不見踪影。

黃石公目睹此無尚道家身法，不由暗佩道：「九天玄女師傅臨別訓導，天下之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此言半點不差，就與李鐵拐先生相較，我黃石公於天機玄學上，或許稍勝一籌，但若論在人間騰挪變化的本事，李鐵拐先生便比我强多啦！」

黃石公這般轉念，當下更引爲警誡，日後在江湖行走，絕不輕舉妄動，傲視天下。

黃石公謹遵師傅九天玄女的訓示，當晚與李鐵拐會合，同登泰山極頂峯，實地夜觀九洲風雲大勢，踐諾師傅未了之願，以九天秘笈之學，造福天下蒼生的大志因此更爲堅貞。他也不再在泰山逗留，連夜掠下山來，逕直向秦國地域進發。

黃石公此行入秦，乃仿效他的師傅九天玄女，實地堪察天機異兆，然後再相機行事。

其時秦國疆土，橫跨西北直至中原。黃石公離開泰山地域，向西北面進發，不消二日，便已進入秦國地域了。

黃石公循其師九天玄女的足跡入秦，但他卻沒再費時去查察秦國的民生，因爲他已確知秦國無論如何處政暴烈，秦國百姓如何處身高壓，暫時均未足動搖秦國一統天下的運勢，因此他亦只能隨機而行，順勢而促其演變。

黃石公着急的，倒是秦國本身的根基運命，這點與日後的天下大勢演變有莫大干連，可惜黃石公對此知之甚淺。

黃石公的求知慾極强，他決定探究的，便無休無歇，非要弄個清楚明白不可。

他在秦國民間四處奔走，尋幽探秘，拜訪當地的異人隱士，終於弄明白秦國的來歷，亦即其本身的根基奧秘。

原來戰國七國中，秦與晉國是唯一的同宗，其祖同爲飛廉，飛廉有子襄公、叔虞。周穆王時，有八匹駿馬，一叫絕地、二叫翻羽、三叫奔霄、四叫超景、五叫踰輝、六叫超光、七叫騰霧、八叫掛翼。飛廉率兩子襄公、叔虞，同爲周穆王駕御此八匹駿馬。

周穆王常乘此八駿之車，遊行天下，車轍馬跡，無處不到。飛至崑崙，與西王母相遇，設宴於瑤池，款待周穆王，飲的是玉液瓊漿，吃的是龍胞鳳脯。飛廉及兩子襄公、叔虞有幸叨光，得嚐此絕世仙家之宴。

周穆王卻因此樂而忘返，連江山也不要了。當時有徐偃王在周作反，西王母對周穆王說：「快速回吧！不然，江山便是他人的了。」

周穆王無奈，才命飛廉及兩子駕御八駿之車，飛返周土，又令飛廉率兩子平定徐偃王之亂，奏捷之日，因飛廉兩子襄公、叔虞建有奇功，周穆王重爲封賞。

周穆王封襄公爲秦侯，封地爲雍州(即今陝西鳳翔縣)，這便是秦國的始祖。

周穆王又封叔虞爲晉侯，封地絳州(山西翼城縣)，這亦即晉國的始祖發祥地，後來晉一分爲三，是爲魏、趙、韓三國。加上原存的秦、齊、楚、燕四國，併立爲戰國七雄。

上述不但是秦、晉的國運根基，而且亦是其餘五國的淵源奧秘，因爲，黃石公很快便發覺，秦國爲甚首先滅趙、魏、韓三國的奧秘所在了。

* * *

黃石公在秦國地域尋訪查察數月後，便突然聽說當今的秦王昭公，命大將王剪、王齕及王孫異人，統領十萬大軍攻趙，企圖一舉把趙國滅掉。

黃石公聞訊，便萌入趙之念，因爲他打算實地察視，秦國是否已足具一舉統一天下的根基實力。

黃石公入趙後，不料卻遇上趙國的一位奇人，他姓呂名不韋，此人竟精通相學，特別是對世人的本命貴賤、吉兇禍福，其功力之深，令黃石公亦嘖嘖稱奇。

當時秦國攻趙大軍浩蕩而近趙境，安下營寨，先令人巡哨，哨子回報道：「離此地五十里，地名漳河，有守將李維叔守城，城門緊閉，城上旗幟鮮明，顯然早有準備。」

秦軍大將王剪道：「趙軍既有準備，不可輕敵，秦軍遠途而至，若輕舉妄動，恐中其奸計。」下令哨子先探淸虛實，再作定奪。

這一面漳河城守將李維叔，知悉秦迫大軍壓境，先下令三軍緊守城門，又差人飛報趙王，報說秦大將王剪、王孫異人等，領兵十萬，侵入趙境，已距漳河城五十里外紮營。

趙王聞報，急忙升殿議事，其時的趙王爲孝成王趙丹。趙丹對文武羣臣道：「秦强趙弱，彼衆我寡，秦將王剪善用兵，今犯我境，勢難抵敵，卿等有何退兵之策？」

上大夫藺相如道：「秦兵遠來，人倦馬疲，深入重地，不熟地形，此兵法之大忌，可差人密領奇兵三萬，從蒲吾僻地，兼程前進，偃旗息鼓，兩路埋伏；然後再遣大將神兵拒敵，我大軍一到，秦軍必空羣來迎，卻令奇兵暗入秦軍後方，擄其輜重，分其銳勢，令其首尾難顧，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秦軍必敗無疑。」

趙丹一聽，欣然道：「藺大夫之言甚妙，寡人依計行事便了！」

於是趙國派出公孫乾將軍，領奇兵二萬，由蒲吾小路，先行埋伏，又派大將軍廉頗統兵五萬，及謀士王匡，副將尹綸，趕赴漳河迎戰

秦軍。

趙軍逼近漳河城，安下營寨。第二天，廉頗親自披掛出馬，指名秦將王翦答話。兩將在陣前相遇，廉頗道：「秦獨霸西北，與趙國並無仇怨，爲甚麼犯我趙境？不怕全軍覆沒麼？」

王翦道：「汝趙國乃偏邦小國，不知自量，竟敢抗拒我大秦！」

廉頗大怒，挺槍直取王翦，王翦揮刀相迎，二馬相交，戰不到三十回合，廉頗拖槍便走，似不敵王翦的神勇。

王翦卻勒兵不追，但秦軍副將王齕在高處見廉頗敗走，隨即揮動人馬，鼓噪長驅追趕。王翦忙制止道：「頗非眞敗，恐有埋伏，不可貿然追擊。」

但王齕自恃乃秦昭王重用之將，竟不聽王翦之言，催令三軍疾進。秦軍追擊趙軍不到十里，忽有後軍哨子飛馬來報，趙軍從兩路夾攻，劫破後營，搶擄輜重，連在後營監軍的王孫異人亦擄去了。

王齕一聽，大驚失色，急忙調軍回救。正當秦軍回援時，廉頗把旗號一展，趙軍五萬精兵捲地而來，如翻山倒海，勢如破竹。秦軍大敗，中途又遇偸襲秦軍後營的趙將公孫乾，前後兩路攻來，勢不可擋，秦軍潰不成軍，王齕、王翦死戰，方能脫身，直退回秦境五十里，才稍稍穩住殘兵敗將。

王齕、王翦率殘兵退返秦國，入朝領罪。

秦昭王怒責王齕、王翦道：「汝二人既失軍馬，王孫又被擄去，有何面目見寡人，來人，把二人推出去斬了！」

秦國安國君一聽，即出班奏道：「王翦乃秦之名將，屢建大功，今若斬首，失此股肱，於國不利，於王孫更無裨益，趙國知我國中無大將，王孫處境勢必更堪，望秦王三思。」

秦昭王並不愚蠢，他一聽便趁勢道：「既安國君求情，那就免汝二人死罪，但王齕擅作主張，不聽主帥之命，致有此戰之敗，降汝爲庶人，永不錄用，王翦身爲主帥，監軍被擄，損兵折將，其咎亦難辭，姑念汝有功於國，降職留用，待罪領軍，以圖後效！」

王齕、王翦二人連忙謝過秦昭王不殺之恩，站到一邊，不敢作聲。

秦昭王又向羣臣道：「如今王孫被趙國擄走，如之奈何？」

有辯士牛西出班道：「王孫被擄，暫難討回，不若修書一封，待微臣入趙，陳以利害，趙國必不敢難爲王孫，然後徐圖營救。」

秦昭王大喜道：「依卿之議，寡人即便修書一封，派卿入趙，陳述寡人暫罷兵之意。」

當下秦昭王修書一封，令牛西立刻入趙，巧與趙國週旋，務必保住王孫異人的生命。

另一面趙國廉頗大獲全勝，收軍押解異人返都城邯鄲。

趙王大喜，重賞廉頗，犒勞三軍，當庭怒斥異人道：「汝祖無道，屢次犯我趙境，今番被擒，有何話說？推出去斬了！」

大夫藺相如乃精明之士，一聽連忙出班勸阻道：「趙王不可，秦國勢强，趙國力弱，若斬異人，則秦必大舉興兵，趙則危矣，若留異人於趙國爲人質，秦國必投鼠忌器，不敢對我用兵，則趙國可保太平。」

趙王沉吟間，忽報秦國有使者求見。趙王令宣進見。秦國使者原來便是辯士牛西。牛西拜見畢，即向趙王呈上秦昭王的手書。

趙王拆書細閱秦昭王手書，道：「秦王稷書呈趙王丹：秦與趙本爲一姓，異人乃王孫，一脈相源，今不愼被俘，命懸旦夕，茲願罷兵以修舊好，但望早賜釋歸，生死骨肉之情，望王亮察。」

趙王宣牛西近前道：「汝秦王既知秦趙本爲一家，爲何屢犯趙境？異人雖受擒，未忍誅戮，汝有何辯解之情？」

牛西朗聲道：「秦、趙雖原一姓，但國勢自有强弱，則必有相爭，若趙國强勢於秦，豈會安於本份，而不圖進取？此乃國存之道也，望趙王諒察。」

趙王丹一聽，問牛西道：「汝在秦任何職守？」

牛西道：「微臣在秦不過忝居微末之位。」

趙王歎道：「微末之臣亦有此膽識，可謂用之其人矣，你且先退下，於驛館等候，寡人不日自有處措相告。」

當下牛西先行拜辭出殿，在趙都驛館中等候消息。

趙王向羣臣詢道：「如何處置異人？是殺是放，卿等有何高見？」

羣臣有主張殺的，有主張放的，莫衷一是，難於取捨。

大夫藺相如卻道：「不放亦不可殺。」

趙王道：「爲甚麼？」

藺相如道：「殺則必惹刀兵之禍，但放亦難免一戰，若把異人留在趙國，作罷戰之人質，則秦國必不敢輕舉妄動矣。」

趙王喜道：「藺大夫之言甚合寡人之意，依此處置便了。」

當下趙王修書一封，交與秦國使臣牛西，回秦覆命。

趙王又對趙將公孫乾道：「汝監異人於私邸，不可縱失，亦不可

拘禁過嚴，更須善待之，一切務須謹愼從事。」

趙將公孫乾領命，帶異人返其府第，他與秦國王孫異人併馬而行，路經街市，立刻便引起街旁人叢中二位奇人的注意。

此人年過四十，戴一頂商賈的頭巾，樣貌平平無奇，但雙目卻閃灼生光，似乎目力極之厲害，他是趙國陽翟人，常於趙都邯鄲營商，姓呂名不韋。

呂不韋本來靜靜的站在街旁的人叢中，以避讓馳近的快馬，當公孫乾和秦王孫異人併馬在他眼前馳過時，呂不韋的目光投在異人的身上，心中一陣激蕩，一句妙語不由衝口而出道：「當眞奇貨可居也！」

呂不韋無意中衝口而出的一句話，卻立刻引起另一位奇人的注意，這人年值青壯，滿臉風塵僕僕，似乎已遊歷了不少地方，他距呂不韋本來近十數丈，呂不韋脫口而出的一句，本來聲音極微，普通人就算在他身邊亦決計聽不清楚，不料這人耳力之佳，已達可聽飛花落葉的境界，呂不韋的話，竟點滴不漏的鑽入他的耳中，他眼神霍地一亮，投在馬上異人的目光，改而疾落在呂不韋身上，心中暗道：天下間果有臥虎藏龍，說話人相鑑術之精，只怕並不在自己之下，匆匆一瞥間，便被他窺透數十年後的驚天奧秘來了。

原來這位青壯男子，便是聞報秦攻趙，匆匆趕到趙都邯鄲的黃石公。

黃石公邯鄲城中四處走動，查察天機所兆趙、魏、韓等行將被滅的奧秘，剛巧在街上遇上公孫乾押解秦王孫異人返府第軟禁。

黃石公在人叢中向公孫乾和異人一望，但覺公孫乾骨格平平，雖貴爲趙國大將，但亦僅此而矣，並無多大貴氣，因此他的目光在公孫乾身上一溜便過去了。

黃石公的目光轉到異人身上時，心中不由突突一跳，但見異人鼻樑高挺，聳如山丘，雙目長而寬，天庭寬闊，兩邊山林位隱隱紫氣揚溢，心中不由暗道：「隆準長目，天庭廣闊，已是王者之相，再者其兩邊山林位旺氣已現，祖宗必已得風水龍脈，雖然旺發之期尚未至，但不出二代，必定蔭生帝王血脈，屆時龍脈旺發，便是其一統天下之時矣！」

黃石公心念電轉之際，忽聞一聲：「奇貨可居」，循聲一望，立刻便發現了發聲之人，心中便又一動，暗暗留意那人的動靜，因爲他發覺那人竟亦窺透異人身上潛藏事涉天下禍福的驚天奧秘。

公孫乾和異人的座馬很快便過去了，達官貴人伙同出遊返府，這在趙都邯鄲城是尋常事，人馬過後，也沒惹起趙人的多大注意，街上也很快回復平日的喧鬧場面。

黃石公在趙都邯鄲四處奔走了大半日，不覺也感饑渴，他自小便獨立謀生，於人情世故上，比其師九天玄女便精明多了。

他未入酒館，便先計算一下身上的銀兩，是否足夠付賬，若不夠，他隨便買三幾塊乾餅一碗茶水，也便算一頓了。

他知道行走江湖，吃喝住三樣，若缺了銀兩，那是決計寸步難行的，因此他自獨闖江湖後，替人堪察幾宗運命，對方能付得起的，他也照收不誤，但若付不起的，他自歎一句財運不濟，也就算了，絕不去刻意强求。

此時九天玄女已隱世多年，黃石公獨闖江湖也有幾年歲月，因爲他心性祥和，凡事絕不强求，在江湖上仍寂寂無名，除了一代異人李鐵拐外，知道他是九天玄女嫡傳弟子的，竟絕無僅有。

世人對他的冷漠，黃石公毫不爲意，反而樂得自在逍遙。

但自遵師訓，與李鐵拐同登泰山夜觀天下大勢這一晚後，黃石公的心潮便被激蕩起來，他但覺得，於此天下行將劇變之際，他再不能坐視無爲了。

黃石公施施然的走進一家酒館，因爲他確信自己身上的銀兩足夠支付這一頓飯資。

酒館中高朋滿座，且多半是邯鄲城趙人，因爲人人均在興高采烈，高談闊論趙將廉頗，如何打敗了秦國將軍王翦，而且把秦國的王孫異人擄作人質，從今之後，秦國必定不敢對趙國用兵，趙國可享太平歲月了。

黃石公甫踏進酒館，酒館中趙人的議論，便一一鑽入他的耳中，黃石公不由微歎口氣，暗道：趙人未免高興得太早了，焉知天下大勢行將劇變，天下勢必盡歸於秦？黃石公心中忖念，但他決不會輕露，因爲就算他坦白道出，聽到的人也必定以爲他是瘋了。

黃石公心中的忖念一閃而過，因爲他突然發覺，剛才喊出「奇貨可居」的人，亦恰好在這酒館用膳，與他同桌的尚有一位老者，兩人正悄聲低語着什麼。

* * *

黃石公瞥一眼那老者，但見此人相貌奇特，骨瘦如柴，但目中藍光閃灼，觸之令人心寒，顯然此人的內外功力均已達潛藏不露的上乘境界了。

兩人正以腹音傳話，酒館中庸庸之輩自然無人可以聽聞，但黃石公是唯一的例外，因爲他是九天玄女的嫡傳弟子，無爲眞氣的修爲，

已達無遠弗屆的境地，他心念甫動，無爲眞氣便聚貫於耳，此際便連飛花落葉，亦休想逃出他的聽覺了。

黃石公也沒太接近那兩人，他隨便揀了一個相距二、三丈遠的座位，便若無其事的坐了下來。他一面應付店小二的招呼，另一面卻捕捉住兩人正說着的腹語，這等一心二用，一氣兩發的功力，是得道老祖老子李耳門下的獨門絕技。

只聽那戴商賈頭巾的中年男子道：「師傅，請問耕田之利有多少？」

那骨瘦如柴的老者道：「十倍。」

商賈頭巾的中年男子又道：「買賣珠寶的利錢若干？」

骨瘦如柴的老者道：「可達百倍。」

商賈頭巾中年男子微笑道：「若立主定國，所贏之利又如何？」

骨瘦如柴的老者目中精光一閃，道：「如此則無可估量矣，不韋，你莫非有甚驚人大計麼？」

原來這戴商賈頭巾的中年男子，便是那位失口叫「奇貨可居」的趙人呂不韋。呂不韋微微一笑道：「營商勞心，耕田勞力，其中的利錢可以計算，但如今秦國王孫異人被囚於趙，此人有王者之相，日後必是大貴，若把金錢投資在此人身上，他日事成，必可贏利無數也！」

那骨瘦如柴的老者原來是呂不韋的師傅，姓許名負，是一位隱世奇人，據說世人但能得他指點一二，榮華富貴皆易如反掌。此時許負一聽徒弟呂不韋之言，微一沉吟，便又以腹音向呂不韋傳話道：「雖然有望，但此事艱難之極，若成功，則可爲王爲侯，若不成功，乃家破人亡之奇禍也，你務須愼而重之。」

又聽那呂不韋從容不迫的一笑道：「師傅放心，不韋以風鑑奇術，細察異人形相，但見此人印堂隱有紫氣，紫氣者乃王氣之相也，日後必然富貴無比，就算以重金投之其身上，亦值得之極。」

許負沉吟道：「形相只其一也，你可有細察其山林位如何？」

呂不韋聞言不由微一怔道：「匆匆一瞥間，不韋被其印堂紫氣所震撼，那山林位並無細察。」

許負一聽，便歎了口氣，道：「不妙！不妙！大大不妙！」

呂不韋吃了一驚道：「師傅，有甚不妙？可別危言聳聽啊！」

許負微哼一聲，道：「不韋你雖然學有所成，甚或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但你唯一弊端乃急功近利，因此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此實乃吾道中之大忌也，須知山林位亦即風水位，風水得否，又定人生死貴賤，而人之形相乃根基也，有根基而無風水僅可保不失，欲求大貴則艱難之極，有風水而無根基卻可望小富小貴，風水與根基兩者關係玄妙之極，你連此點尚未考究明白，便欲以風鑑術去求取大富貴嗎？不但可笑，且必艱難之極。」

許負以腹音傳話，黃石公聽他的口氣，似對其徒呂不韋有點不滿，因而有離去之意，不欲插手此事。

果然呂不韋亦瞧出師傅許負之意，他忙傳話道：「師傅放心，不韋謹記師傅教誨，這便先去堪察異人的祖宗王陵風水，再作定奪，此事必可大功告成，亦可以此宏揚師傅的絕世風鑑奇術也！」

許負似對呂不韋的後一句話很受用，他的精瘦臉頰因而也露出一絲笑容，但一閃即過，忽地霍然而起，沉聲道：「你行走江湖已數十年，一切當可好自爲之了。」話音未落，許負身形一晃，轉瞬不見踪跡。

酒館中誰也沒留意呂不韋師徒二人的動靜，許負離去的身法快如鬼魅，更未惹人注目。

黃石公是唯一的例外，因爲此時他的無爲眞氣已貫聚於耳，他就不用目視，單憑聽聲辨影，便已知許負是以絕頂輕功離開了。

黃石公不動聲息，一面吃着酒菜，一面留意呂不韋的動靜。

稍一會後，只見呂不韋匆匆結了賬，便步出酒館去了。

黃石公也立刻結了賬，走出酒館，跟踪呂不韋而去。

只見呂不韋一路向邯鄲的西城門走去，不一會便出了西城門，來到郊外，他的身形忽地加快，疾如閃電般向西面射去。

呂不韋的行踪，被黃石公緊緊的盯着了，呂不韋的身法雖快，但與九天玄女親傳黃石公的「玉嬌龍」步法相較，顯然尚差一截，因此黃石公在呂不韋後面，不必換氣，便可以保持住相距半里的路程。

呂不韋這一路向西面疾行，有山過山，有水渡水，不消半日一夜，竟已潛入秦國都城咸陽東郊了。

黃石公一直跟踪呂不韋西行，他但認準一個目標，便決不會半途而廢，他估計呂不韋此行，必與那「奇貨可居」的秦國王孫異人有關，而且必定是事涉異人的祖宗風水，因爲呂不韋被其師許負警醒，忽然也急於堪察異人的祖宗風水，然後才能作是否投下重金，作那「立主定國」的驚世買賣。

黃石公的功力較之呂不韋，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這一路跟踪下來，呂不韋根本毫不知覺。

呂不韋一路疾速潛行，不久便抵達咸陽東郊三十里的一座山前，他向山上略一凝望，竟毫不遲疑，迅疾的掠上山去。

黃石公在呂不韋後面，相距約莫五里，因此黃石公跟踪到山前時，呂不韋已掠上山巔去了。

黃石公運目一看，但見此山宛如一匹蒼黑色的卧馬，高達五百丈，山勢矯健，山上樹木葱蘢，團團雲霧，遍山籠罩。

黃石公雖然不見呂不韋的踪影，但估計他是從山的東面掠上去了。他微一沉吟，便向南疾奔，再中途繞向西面，從西面轉到北面，這才疾如箭矢的一掠而上。

黃石公深知呂不韋將有驚人舉措，但尚未徹底查證清楚時，黃石公不欲與他正面相碰，因此他與呂不韋反向而行，掠上山時，便恰好在呂不韋的背後了。

黃石公從北面掠上山巔，他自與師傅九天玄女分開後，獨闖江湖十數年，不但「玄女秘笈」奇學精進，武功一道也已精湛無比，這區區五百丈山峯，根本就不在他的眼內。

黃石公縱身一躍，掠上山巔，又迅即隱身於一座巨石後面，運目力四面一瞧，不由暗地讚歎一聲。

但見山上幽邃秀麗，山下渭水如帶，原陵起伏，四周遍佈清泉，遍體霧氣蒸騰，隱隱一派洞天福地。

黃石公暗道：此山遠望形如蒼黑卧馬，有利有勢，山上必然潛伏卧馬形龍脈，看來那秦國王孫異人，其龍脈發祥之地，必在此卧馬山上，倒不可大意了。

當日自黃石公登臨此卧馬形山脈，因爲古稱黑馬爲「驪」，這座山便得名爲驪山了。

黃石公沉吟間，東面十里遠處，忽然有人影迅疾一晃，雖然那人影疾如飛鳥，但黃石公此時無爲眞氣充盈，遍佈耳目，不但落葉飛花難脫他的耳朵，蚊蠅掠過也休想逃脫他的眼睛。

黃石公心中一動，暗道：那人影必定是從東面上山的呂不韋，他看來極熟此地情形，只須盯着他的動靜，秦國的風水發祥龍脈，自然便不難發現。

黃石公這般思忖，便疾忙閃身而出，借山峯中巨石樹木的掩蔽，一路向東面潛掠而去。

黃石公隱身於一塊大石後面，舉目向前面一瞧，只見那人影果然是呂不韋，此時他正佇立於一座奇特的墓前，沉吟不語。

一會後，呂不韋又轉向西南面咸陽方向望去，忽地呵呵一笑，情不自禁的得意叫道：「秦惠王啊秦惠王，你雖然佔得此大地龍脈，貴蔭子孫成皇，但恰恰巧與吾呂家祖墓連成一體，嬴姓貴即呂姓貴，相輔相承，雙雙合璧，共享天下，妙不可言！」

呂不韋喃喃自語，他根本不知黃石公就隱身在他後面五里，狂喜之下，直道心聲，但話音未落，他似乎意猶未盡，騰身而起，向西南方向疾掠而去。

黃石公微一沉吟，他已意料呂不韋西南行的目的了，因此也就不再跟踪而去，反而現出身來，掠近那座墓穴，負手而立，凝神而望。

只見這座墓穴似倒懸金鐘，又恰如乾坤倒吊，墓穴方圓近三十丈，高達四丈，墓前石犀、石虎龍蟠虎踞，顯得異常剛毅沉厚、豁達昂揚。墓的東北乃石川河，墓的東南乃渭水，墓的西南乃涇河，三河四面環繞，猶如墓戴金環狀。

黃石公再向墓四周一望，但見卧馬山四周，並無山峯屏障，更顯卧馬山突兀孤傲，鶴立鷄羣，氣派非凡。

黃石公卻微歎口氣，道：「惠陵！惠陵！好一座惠澤子孫血脈之陵，此穴得三水環繞，世所罕見，當主國土綿長，秦國王陵嬴姓，必出一代帝皇，一統天下矣！但按那秦國王孫異人之相，斷非一統天下的帝皇大格，且其壽不長，焉能一統天下，嬴姓子孫，何者爲帝皇之相？」

黃石公繞墓飛旋一周，忽爾又喟然歎道：「可惜啊，可惜！點穴之人千着萬着，竟棋差一着，墓周水繞，九曲迴環，固主國土綿長，帝皇之象，但水源起自東南渭水主幹，再分而爲涇河、石川兩水，主幹粗壯雄渾，分流卻逶迤柔弱，就算嬴姓人蔭生一代帝皇，亦必虎頭蛇尾，國運短暫，甚而不得善終！」

黃石公再凝視墓形，忽然驚奇的輕咦一聲，喃喃的道：「墓形似倒懸金鐘，乃主乾坤顚倒陰陽輪迴之兆，此墓空有渾厚龍脈地力，卻可惜爲他人作嫁衣，龍氣顚倒、陰陽輪迴，不但所出帝皇非此墓嬴姓血脈，且日後更助他人蔭生一代女中强人，以雌威執掌乾坤，其時只怕雄風不振，男子遭殃也……可惜！可惜！」

黃石公連歎可惜，他一頓，又暗道：此墓血脈屬秦國嬴姓，既已成龍氣顚倒之格，當無可變更，但不知此墓龍氣顚倒何處，將蔭生誰家血脈至成一代帝皇？那呂不韋忽然狂喜而去，莫非他已窺透此中奥秘，而且與他呂家有莫大干連麼？這倒萬萬大意不得了。

黃石公思忖之際，忽然又驚愕的低叫了一聲，似大感震撼。

但見秦惠王嬴駟之墓，在其墓

頂金鐘蓋處，忽然飄出縷縷赤霧，冉冉上升，在半空凝聚成箭狀，繞墓周飛旋一圈，隨即如箭矢般射向西南面咸陽方向。

黃石公吃了一驚，似已意料着什麼，當下也不及細思，即騰身而起，施展「玉嬌龍」絕世輕功，緊隨如箭赤霧，向西南面咸陽方向疾射而去。

如箭赤霧，如閃電黃石公，一奇一幻，如影隨形，幾乎同一時間，插落咸陽西南十五里外的一座土墳上面。

黃石公輕功超卓，腳底剛觸及墳頂，隨即藉力反彈，一個迴旋，穩穩落於土墳東面的一塊巨石上。

如箭赤霧卻直插墳頂，仿似透頂而入，直射墓中骨骸，就在此時，一道血水突從墓頂湧噴而出，霎時把整座土墳染得通紅。

黃石公被這兇兆驚得目瞪口呆，心道：此乃世代寃仇交戰之象，換了普通人家，倒沒甚大礙，雖有血腥之氣，畢竟限於一家一戶，於天下蒼生並無多大影响。但赤霧起自大秦嬴駟之墓，而直插此墳，登時血流染墓，這豈非隱兆此墳勢將蔭生一位主屠戮的暴君麼？

黃石公驚疑間，土墳四周的血水卻忽爾散去，眨眼回復原來狀貌。

黃石公驚疑未定，疾奔上前，細看土墳墓碑之字，只見墓碑上刻字道：「呂公宏正之墓。」

黃石公心中更增驚愕，他抬眼向墓周四面望去。

墓基普通，顯見乃尋常人家所築；再遠而凝視，黃石公不由驚訝的低叫一聲道：「難怪龍脈陰陽顚倒，移形換影，好一段千古奇事！」

* * *

原來黃石公凝目遠視，只見呂氏墓之南乃渭水，墓之北爲涇河，兩水夾墓而流，恰似喇叭之狀，呂氏墓則沉而隱之於喇叭的底部，向外擴射，無休無止。

而呂氏墓所處山形，恰似母馬，隱忍而威武，母馬頭部高昂，與呂氏墓碑恰成直線，一脈相承，渾然一體。

黃石公堪察至此，心中已再無疑惑，忽爾仰天長歎道：「母馬穴！母馬穴！好一座蔭生行空天馬的母馬穴，那秦王嬴駟所處乃黑色雄馬，雄馬穴出男，母馬穴出女，兩穴同出渭水，恰成一體，怪道陰陽互化，以至乾坤顚倒，按此異兆，必主呂氏一脈，與嬴氏一脈龍氣互化，合璧而成一代帝皇。」

黃石公轉念又暗道：乾坤顚倒、陰陽互化而蔭生一代帝皇，此人必似秦非秦，似呂非呂，天下從此必陷瀰天大亂矣，我黃石公今日恰逢此異兆，又豈能坐視不顧？罷！罷！爲天下蒼生，且展師門奇學，與天機一鬥，促其早日逆轉吧！

黃石公心中轉念，更不遲疑，足尖一點，向趙都邯鄲插去，他決意嚴密監視呂不韋的動靜，再作定奪，因爲呂氏一脈，竟與天機演變有莫大干連。這一突發的驚世奧秘，竟就連身爲天機使者的九天玄女亦未能預見，因爲九天玄女闡釋秦國日後國運大勢時，並未提及秦嬴趙呂兩姓合璧，乾坤顚倒、龍脈互化而蔭生一統天下的帝皇。此事牽涉天下安危，百萬蒼生，如此驚天奧秘，此時就全憑黃石公去單獨應付了。

呂不韋離開咸陽城西的母馬山，便逕直返回趙都邯鄲。他實地堪察秦嬴趙呂兩姓的風水氣運後，心中已豁然而悟，確認風水大格已成，秦嬴趙呂兩姓龍脈必然互化，蔭生一統天下的帝皇，他欲進行的「立主定國」驚天買賣，因而也再無絲毫猶豫了。

但這宗驚天買賣並不易爲，甚至是艱難之極，比之登天，只怕並不會容易多少，非要宏大心魄，超凡意志，以及精於風鑑術的奇人異士不可。

呂不韋恰恰是當世唯一合格的人選。

進行這宗驚天買賣，首先是要設法結識那「奇貨」異人，但呂不韋僅是趙國一名普通的商賈，如何有機會與異人接近，而要接近異人，便非先結識趙國大將公孫乾不可，因爲異人就被軟禁在公孫乾的府上。

可惜公孫乾貴爲趙國大將軍，豈會認識一名尋常的商賈？

呂不韋起始便碰上一大難關，他一連活動了數日，依然不得入公孫乾府上的門。

換了旁人，開始便千難萬阻，必定灰心氣餒了，但呂不韋精於風鑑之術，他確信一統天下的帝皇，必定誕生於嬴、呂兩家的龍脈合璧互化，因此他必定有緣與異人接近。

呂不韋不分日夜查探，終於獲悉邯鄲城東，有一人姓季名默，是公孫乾的姻親，與公孫乾素有往來。

於是呂不韋決定先行結識季默，他帶備禮品，前去拜訪。呂不韋對季默說：「在下營商於都城，無所依托，欲以重禮，求見公孫乾一面，以求蔭庇，並無他求，望季兄成全。」

季默被呂不韋的重禮打動，心道：與如此富商結交，有利無害，於是便欣然答允代轉意於公孫乾。

第二天，季默拜見公孫乾，趁

機提及呂不韋求見的事，他對公孫乾道：「在下與呂不韋知交相好，今欲求公孫將軍賜見，未知公孫將軍肯見納否？」

公孫乾礙於季默的姻親身份，便答應與呂不韋見面。

不一日，季默便引領呂不韋到公孫乾府上求見。

公孫乾見呂不韋貌不驚人，神態平庸，待客便有點冷淡，但當他打開呂不韋呈獻的晉見禮盒，眼神便不由亮了。

原來禮盒之內，放着黃金十錠，白璧一雙，這兩樣寶貝，便足抵公孫乾半年的朝廷俸祿了。

公孫乾欣然而納，留呂不韋在府上飲宴。席間呂不韋與公孫乾對答如流，見識卓著，公孫乾這才發覺，呂不韋原來尚精於風鑑之術。

恰好客廳外面庭園樹上，颼颼的飛落兩隻鳥兒，甫一相觸，便吱吱喳喳的鬥作一團。

公孫乾有心考究呂不韋的本事，便呵呵一笑，向呂不韋道：「呂先生既精於風鑑之術，可知庭園兩隻鳥兒相鬥，乃主何朕兆？」

呂不韋聞言不由微微一笑，暗道：這等雕蟲小技，豈能難倒我呂某人？換了旁人，呂不韋根本就不屑一顧，但在公孫乾面前，他却不敢有絲毫的怠慢大意，因爲他那宗驚天的買賣，已在公孫乾身上投下重注了，也因爲那「奇貨」在公孫乾的手上。

呂不韋向庭園樹上兩隻相鬥鳥兒瞥了一眼，又回眼凝注公孫乾，忽爾微微一笑道：「公孫將軍速入後堂解圍，大夫人與二夫人只怕已鬥得不可開交了。」

公孫乾聞言不由一怔，季默是公孫乾的姻親，一聽大笑道：「呂先生千着萬着，只怕今回棋差一着了，因爲公孫夫人今早剛巧赴城東拙荊處，她們是姐妹相聚，哪能與如夫人相鬥於此府上之理？」

公孫乾亦呵呵一笑道：「是啊！拙荊今早去了她妹妹處，她妹妹亦即季先生的夫人，拙荊人不在此，豈會與拙妾有相鬥之事，呂先生只怕瞧走眼啦！」

公孫乾話音未落，內堂有丫環匆匆而出，向公孫乾稟道：「公孫老爺快入內堂勸架，大夫人和二夫人鬥作一團，二夫人已被大夫人打破頭了。」

公孫乾一聽，面色不由一變，忙道：「大夫人今早不是赴城東二姨處嗎？」

丫環道：「大夫人赴城東二姨途中，忽然肚子作痛，只好先返回，到家時，不巧被二夫人迎面撞了一跤，大夫人痛上加痛，大怒之下，順手拾起石塊，就把二夫人的腦袋敲破，目下正流血不止呢！」

公孫乾一聽，神色不由一陣尷尬，但又一陣心疼，因爲他寵愛二夫人，但又畏大夫人如母老虎。

公孫乾把丫環先行喝退，這才訕訕的一笑道：「公孫某人這個家醜不可外揚，不料卻被呂先生一眼窺透，失陪一會，容後再與呂先生請教。」

公孫乾說罷，連忙轉入內堂，勸架去了。

一會後，公孫乾又重返宴廳，他的神色不但不怒，反而有欣然自得之色，又有點訝異。他坐下，執杯向呂不韋敬道：「公孫某人這一杯，先向呂先生敬了。」

公孫乾說罷，舉杯一飲而盡，這才含笑向呂不韋道：「幸蒙呂先生慧眼窺破天機，拙荊和拙妾果然積怨甚深，趁機發作，在後堂狠狠打了一架。」

呂不韋微微一笑道：「公孫夫人和如夫人無恙麼？」

公孫乾哈哈一笑道：「無事！無事！雖然打得頭破血流，但被公孫某人及時制止，妻妾皆對呂先生料事如神大爲佩服，竟化怨爲好，兩人握手言和，發誓從此不再爭風呷醋啦！啊啊，這全靠呂先生指點之德也！」

公孫乾倒也爽快，把自家的醜娓娓道來，半點不加掩飾，顯然他對呂不韋已大爲佩服了。呂不韋不由微微一笑，他雖然沒說什麼，但他知道，令公孫乾折服的一着生效了。

果然公孫乾略一頓，便向呂不韋道：「尚未請教呂先生，如何可憑兩鳥相鬥，測知公孫某人這個內堂隱秘也？」

呂不韋微微一笑道：「鳥乃寵物，公孫將軍庭園之鳥，當主主人之所寵愛者也，因此兩鳥相鬥，乃公孫將軍寵愛者之鬥也，又公孫將軍眼角妻妾宮赤氣充盈，此乃主妻妾積怨甚深，伺機而發之兆也，綜而斷之，公孫將軍之內堂隱秘，當不難測知矣。」

呂不韋趁機露了一手，在場中不但公孫乾聳然動容，就連引薦呂不韋的季默亦異常自得，他含笑向公孫乾道：「如何？呂先生果然是當世一大奇才吧！」

公孫乾點了點頭，他心中忽然一動，暗道：目下秦國氣勢如虹，大有一統天下霸主之勢，呂不韋既然精於風鑑之術，可從人之相格測判氣運，秦國王孫異人明放在此，爲甚不請他觀其相，以測秦國之氣運。

公孫乾這般暗忖，便向呂不韋道：「呂先生妙算驚人，佩服之至，但未知可否從一人身上，測算一國之運？」

呂不韋絕頂聰明，他一聽便知

公孫乾言下之意是甚麼了，他不由一陣狂喜，但表面卻不動聲息，淡淡的一笑道：「噢，這便須看此人的血脈如何了，假如是尋常之人，豈能決斷一國氣運，此點呂某人不敢托大，務請公孫將軍鑑諒。」

公孫乾呵呵一笑道：「不怪，不怪，若是尋常之士，本座亦不致聯想到一國之運矣，實不相瞞，秦國王孫異人，現軟禁於本座府上，從其身上，未知可否測算秦國之氣運呢？」

呂不韋微笑道：「原來秦國王孫被軟禁於將軍府上，既是秦國王室血脈，或可試試觀之，且看能否成事。」

公孫乾一聽，欣然令人把異人請了出來。公孫乾請異人入座，這才向呂不韋道：「這位便是當今秦王嬴稷的嫡孫異人，目下作客於趙，呂先生好好與秦王孫聊聊。」

呂先生一聽，連忙站起來，向異人鞠躬道：「王孫乃貴人也，呂某豈敢同席。」

公孫乾呵呵一笑道：「呂先生差矣，王孫其祖不是在先，侵我趙土，致令王孫被俘，趙王寬容，才免殺身之禍，於本座府中，他不過是客人身份而矣，呂先生不必客氣。」

呂先生瞥了異人一眼，判定此人的確是那可居的奇貨，這才欠身告罪坐下，又搶先向異人舉杯道：「在下呂不韋，謹祝王孫貴體康健，吉人天相，有驚無險，以保秦趙兩國和平共處。」

異人不知呂不韋是何方神聖，但見公孫乾對他似乎十分倚重，便謹慎的回道：「呂先生客氣了，秦趙和平相處，乃異人之願也。」

兩人同飲了一杯，公孫乾見此杯是恭祝秦、趙兩國和平相處，於兩國均有好處，便也隨着飲了一杯，他對異人的戒心因而也減輕了不少，說話也隨便起來了。

賓主再飲了一會宴，公孫乾忽然目示呂不韋，含笑道：「呂先生可有甚發現？秦王孫既有心促成秦、趙和平共處，有甚話但說無妨。」

呂不韋微一沉吟，便道：「秦王孫身上，果然隱隱露出異兆，但一時間尚難作詳細判斷，望公孫將軍鑑諒。」

公孫乾略感失望道：「那如何才可作詳細判斷？」

呂不韋微微一笑道：「風鑑世人之運，尚須一命二運三風水，何況一國之氣運乎？因此務必詳加觀察，多作接近，方能準確而判也。」

公孫乾微一沉吟，便呵呵一笑道：「這容易之極，本座雖奉趙王之令，對秦王孫嚴加照應，外出那是決計不可的，但呂先生既然是本座的客人，大可隨時來此與秦王孫盤桓傾談，還怕不能詳加印證麼！」

呂不韋一聽，心中一陣狂喜，卻不動聲息，淡然一笑道：「既公孫將軍有此雅興，秦王孫不厭棄，呂某人就恭敬不如從命吧！」

季默呵呵一笑道：「秦王孫必然不會厭棄，不信你當面問問便了。」

秦王孫異人一聽，道：「這位呂先生言重了，我異人今日在趙國作客，蒙公孫將軍善待，心中已甚感激，豈敢厭棄公孫將軍的貴客？呂先生一切請自便吧！」

呂不韋這才欣然一笑道：「既蒙公孫將軍盛意，又蒙秦王孫不棄，呂某人有幸在公孫將軍府上作客，是呂某人的光榮。」

於是，呂不韋就經常上公孫將軍府上走動了。

起初公孫乾尚不太放心，怕弄出什麼麻煩事，但經幾次暗察，發覺呂不韋與異人見面，傾談的盡是如何令秦趙兩國修好之事，心中不由大感欣慰，暗道：呂不韋身爲趙國人，果然以趙國利益爲重，自己的戒心倒是多餘的了。

自此之後，公孫乾就放心讓呂不韋與秦王孫異人接近了。他甚至向家丁下令，但呂不韋到訪，可任由他與秦王孫異人見面。

一天，呂不韋來公孫府拜訪時，正好公孫乾上朝未返，呂不韋就趁機單獨與秦王孫異人見面，並向異人獻上禮金一千兩。

異人忙道：「我乃秦國棄人也，呂先生爲何如此隆情？」

呂不韋見公孫府上無人監視，深感時機至矣，便向異人密告道：「實不相瞞，呂不韋不惜花費千金，來公孫府上走動，其實乃爲秦王孫你也。」

異人亦是聰慧之人，聞言微笑道：「呂先生不爲自己，反而爲一秦國棄人麼？」

呂不韋道：「實不相瞞，呂某人爲王孫，其實也是爲自己，因爲王孫他日將貴爲一國之君也。」

異人見呂不韋坦露心跡，知其並非虛言，這才敢以眞心相待，與之密語。

嬴呂合璧　移形換影

呂不韋見異人似甚安樂於現下處境，不以返國爲念，心中不由大急，他微一沉吟，便向異人肅然道：「王孫知否？目下處境其實危機四伏。」

異人道：「趙國待我甚好，並不覺有甚危機啊！」

呂不韋道：「不然，秦王老矣

，安國君已定爲秦太子，秦王業大定，國勢日强，他日將勢必爲天下霸主，屆時若安國君登位，王孫已失去任何價値，必被安國君棄之如敝屣也！」

異人一聽，臉色不由一變，呂不韋一言便窺透了他的心事，他不得不敬佩呂不韋的本事了，異人泣道：「呂先生之說，眞金之論也，目下異人身爲趙囚，卻如何是好？」

呂不韋沉吟道：「爲今之計，唯有打通安國君和華陽夫人的關節，令彼覺王孫忠愛，華陽夫人雖蒙安國君寵愛，但膝下無子，若能令彼收你爲子，則如嫡出，太子名份因此而定，再設法返國，則他日安國歸天，王孫便可榮登大位矣。」

異人點頭道：「呂先生此計甚妙，可惜異人一貧如洗，如何可令安國君和華陽夫人心動，空有妙計亦徒然也。」

呂不韋微微一笑道：「只要王孫有復國之志，我呂不韋不惜破家而爲你籌謀。」

異人感激謝道：「異人被囚趙國，終日鬱鬱，生不如死，今日得先生助我返國，重見天日，但登大位，榮華富貴必與先生共享也。」

當下兩人密議妥返國登位大計，呂不韋便不待公孫乾回府，先行告辭走了。

呂不韋返家後，即以千金買奇物寶貝，金銀珠寶，及隨身行李，準備西行入秦。

幾天後，呂不韋赴公孫乾府，藉向公孫乾辭行之機，向異人暗示耐心等待他的好消息。公孫乾不但不疑，更因呂不韋的有始有終心中欣喜。

呂不韋帶心腹隨從二人，離趙西行，赴秦國都咸陽。

進入秦國境內，呂不韋但見沃野千里，天府之國，有八水三川，五關四塞，風土富麗，人物俊偉。呂不韋心想：怪道天下以秦中第一，如今看來，秦國兵强國富，國勢大盛，甚有一統天下爲帝爲皇的氣勢，看來異人相格及秦氏王陵龍脈所兆，絕非虛妄之辭也。

呂不韋這般思忖，他進行那宗「驚天買賣」的決心便更堅決了。

呂不韋與兩名隨從，在咸陽城中，尋一處僻靜的客店落脚，隨又到街上走動，密訪秦太子安國君夫人華陽的親屬。

有人對呂不韋道：「華陽夫人並無親屬，只有一位姐姐，就在太子府對面起居，臨街有閒房百餘間，華陽夫人的姐姐便以此爲客店，專門接待往來的客商，人稱爲王姨店。」

呂不韋於是以投宿爲由，私下託客店的掌櫃轉呈王姨丈，合計黃金十兩，色幣一端，以作進見之禮。

王姨丈接禮甚喜，欣然與呂不韋見面，王姨丈問呂不韋道：「先生花重禮求見，必有所求，未知是甚麼？」

呂不韋見王姨丈是爽快之人，便坦然告道：「實不相瞞，在下姓呂名不韋，營商於趙地，與秦王孫異人常有往來，心跡相託，王孫常仰慕王姨，祈望轉達，以求援救王孫返國。外有黃金五十兩，奉王姨爲茶果之資，萬望轉達救助。」

王姨丈聽說是王孫異人所託，與異人份屬姨甥之親，便不難推托，立刻請王姨出來，與呂不韋相見。

呂不韋向王姨行禮畢，獻上黃金五十兩，並將情形述說一遍。

王姨喜道：「王孫落難之身，尚如此有王姨之心，委實難得，亦有勞先生千里轉達，王孫在趙國可安好麼？」

呂不韋一聽，趁機道：「不韋與王孫日夕相處，互吐心跡，知其視華陽夫人如母，但苦於被囚於趙，未能歸省，度日如年，不韋千里而來，其實意在求王姨救援。日後王孫得成大業，必不敢忘王姨大恩也。」

王姨沉吟道：「但未知王妹之意如何，是否肯認異人爲子。」

呂不韋趁機藉王姨之口，打動華陽夫人的心曲，他肅然的道：「王姨乃聰明之士，當知以色事君者，色衰而愛必弛，如今華陽夫人事太子，雖被寵愛可惜無子，若不趁機在諸王孫中擇一爲子，太子他日登王位，必立一子爲嫡，其時夫人之門，只怕冷落可堪矣。屆時人老花殘，再欲進言，太子豈能聽進耳內，再者王孫異人賢明仁孝，仰慕夫人日切，若趁太子言聽計從之時，立爲嫡子，則日後可立爲太子，夫人無子而有子，世享奉祿，王姨你亦得常保富貴，此實一着而爲萬世之利也。」

王姨一聽，沉吟半晌，終決然道：「先生之言甚善，你先在我店中安頓下來，待我擇機以此向華陽夫人進言。」

王姨帶備呂不韋呈獻的珍玩一批，說是王孫異人所送，前去太子府與華陽夫人見面。華陽夫人聽王姨轉述呂不韋之言，觸動隱衷，不禁潸然淚下，對王姨歎道：「呂不韋奇人也，他所言恰恰是我心中一大隱憂，不料竟被他一言窺透，如今諸王孫俱皆有生母，獨異人無母，又如此賢明仁孝，冊其爲嫡子，乃我之所願也，待國君回時，再作計議。」

華陽夫人與其姐王姨說話間，宮人來報，國君回宮。華陽夫人與

王姨急整衣相迎，然後把異人衷情，及書函呈上。

安國君乃儲君身份，他拆書細閱，只見王孫異人書道：不肖男異人頓首百拜，君父安國君，母華陽夫人千秋殿下：男以監軍伐趙，師敗被擄，自念必死，幸賴使臣牛西馳書仗義，雄辯分合，不辱使命，趙國畏服，拘男爲質，用意乃阻我大秦用兵。男豈忍苟活，日夜思歸，傍徨萬狀，仰念父母，徒形於夢寢也。跬步不忘，一飯三歎。今託心鴻，珠玉上獻，諸凡委曲，呂不韋自能轉達。萬乞俯念孤子之苦，早賜救援，如得生還，昊天罔極，冒子慈威，無任激切。

安國君閱罷，不禁惻然而歎。

華陽夫人趁機進言道：「異人於諸子中甚賢明仁孝，有口皆碑，妾雖蒙國君寵幸，可惜無子，恐難永結其好，今欲立異人爲嫡子，未知國君允否？」

安國君沉吟道：「立嫡茲事體重大，須當奏知父王，再者異人拘質於趙，恐不易返，更須與謀臣共商之。」

華陽夫人道：「聽王姨道，帶信入秦之人呂不韋，目光如炬，足智多謀，國君何不召其進宮，以便當面詢之。」

安國君道：「若有此奇人，正該請來與之細議。」

當下派人去把呂不韋請進太子宮來。呂不韋向太子安國君見禮畢，便把自己破家救異人之事，從頭到尾細述一遍。

安國君聞言大喜道：「呂先生肯鼎力相助，異人必可返國矣，足下之功，秦國當銘記不忘。」

呂不韋微微一笑道：「安國君殿下必有王者之位，不日將登大位，但得太子殿下一言，不韋心願足矣。」

安國君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父王果然已患隱病，不時發作，似時日無多，但此事乃深宮之秘，這呂不韋卻一言道破，看來此人似甚有本事，他日若異人能得此人之助，必可光大安國君門楣也！

安國君思忖畢，便對呂不韋道：「呂先生有何心願，但說無妨！」

呂不韋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自己的積年大計，成敗便在此一舉矣，他咬了咬牙，終決然的開口道：「小的並無他求，只求國君立據爲憑，他日異人返國，必立其爲嫡子，這便不負異人所托矣！」

安國君一聽，欣然一笑道：「呂先生果然忠心爲主，此乃吾之所願也，有何難處，這便立下玉符一道爲憑，他日異人返國，便即吾嫡子也！」

當下即把玉符一道，交與華陽夫人收執，此乃立嫡子之信物，足證安國君立異人爲嫡子之意已決矣。

呂不韋心中一陣狂喜，卻不敢露於形色。因爲呂不韋與安國君匆匆一面，便知其氣運，安國君雖有王位之份，但其運極促，只怕不到一載歲月，然後便必由嫡子承其王位，如今異人已被立爲安國君嫡子，則王位不久便非其莫屬了，自己的「立主定國」驚天買賣，可說已成功了一半了。

這些均是呂不韋潛隱之秘，他是無論如何不會洩露，亦決不敢洩露。他向安國君一揖謝道：「蒙安國君殿下一言九鼎，小的代異人向太子殿下拜謝。」

安國君道：「呂先生果然是忠心爲主之士，異人有先生相助，必可安然返國也，但不知先生有何妙計？」

呂不韋道：「助王孫異人返國之事，須隨機應變，少則半載，多則一年，必可成事，但屆時務請太子殿下派出精兵接應爲盼。」

安國君道：「這事不必擔心，本座接先生訊息，當派精兵接應，決無延誤！」

呂不韋向太子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王姨拜辭。他返回王姨店中，也不再逗留，立刻整裝離開咸陽，趕返趙國都邯鄲去了。

呂不韋返回趙國都邯鄲地域時，已是深秋天氣了。只見城郊黃菊飄金，馬前風急，梧桐葉鳴，旗亭喚酒，野花落溪流。

呂不韋返回家中，心事重重，因爲他雖已確證異人有王者之運，但那咸陽城外的龍脈之兆，秦嬴、趙呂兩家龍脈陰陽互化、移形換影之象，直到此時尚無跡可尋。呂不韋的「立主定國」驚天買賣，原來不僅止於助異人取得王位，這只是其中的一半，尚有另外的一半，便是如何令秦嬴趙呂兩家的龍脈互化顛倒，移形換影，合璧誕生一統天下的驚天大帝皇。

這才是呂不韋的最終目的，他這個雄心大志宏偉如天，可惜直到他返回趙都邯鄲家中，尚未有任何達成宏願的跡像。

呂不韋沉吟冥思之際，書房外面忽然走進一位艷麗的美婦人，原來卻是呂不韋寵愛的美妾朱姬。

呂不韋見朱姬神思倦怠，慵懶無力之態，便取笑她道：「我離家才兩月，妳便不甘寂寞，紅杏出墻了麼？」

朱姬嬌慵的一笑道：「妾守身如玉，豈會作出墻紅杏？只是夫君快作人父，妾特進來向夫君報喜！」

呂不韋一聽，心中一動，他先不說什麼，仔細審視朱姬的氣色，只見她龍宮位黃而黑，不由大喜，暗道：吾師許負秘傳，凡婦人有孕，龍宮位呈陰紫者必生女，呈黃黑者必生男，按朱姬的氣色而論，她不但已確然懷有身孕，而且他日必生貴子無疑矣！

呂不韋心中思忖，不由又目注朱姬，但見她艷麗非凡，不失爲人間上品，心中不由一陣狂喜，暗道：不得了，嬴、呂兩家龍脈互化之兆，竟然在她身上應驗了。

呂不韋思忖間，朱姬見他默默無言，定定的瞧着自己，不由嬌笑道：「夫君自兩月前臨行晚上，與妾歡好，妾便夢見有雌雄兩匹馬兒，自天際而降，到妾頭頂竟化而爲紅丸，咕咚的直跳入妾之口中……不久妾便自覺已懷身孕矣……這事奇怪極了，只待夫君回返，爲妾釋疑。」

呂不韋一聽，不由又一陣目瞪口呆，暗道：雌雄兩馬入腹，豈非秦嬴姓之雄天馬龍脈，與我呂家雌天馬龍脈化聚而移形換影，誕生一代驚天大帝皇之兆麼！

呂不韋此時心中已再無任何疑慮，他也不去說破，連忙向朱姬含笑道：「愛姬不必疑慮，妳既已懷身孕，光大呂家門楣重責，便落在愛姬身上了，夫君向妳拜謝了。」

呂不韋說罷，果然向朱姬深深一揖。朱姬格格嬌笑道：「夫君莫胡鬧，折煞妾身矣！此乃呂家祖宗之福，夫君之運，干妾身何事？」

呂不韋鄭而重之的道：「不然，愛姬重任在身，爲夫先行拜託，一切尚望成全。」

朱姬道：「夫君待妾恩愛有加，但夫君之求，妾身豈敢有違，但未知夫君欲妾成全何事呢？」

呂不韋微微一笑，道：「此事尚難明告，一切爲夫自有安排，屆時愛姬幸勿忘今日之諾，爲夫便感激不盡矣！」

朱姬見呂不韋不肯坦露，又知他神算之術驚人，他所判斷的必有其道理，也就懶得再去追問了。

呂不韋眼見驚天異兆已露端倪，而且居然就在自己的愛妾身上應驗，心中不由一狂喜，他正欲轉身出去，盡快打點一切時，卻突見書房窗外有黑影一閃而逝。

呂不韋一見，心中不禁駭然，因爲他知道，那一閃如電光而逝的黑影，是一個男子的身影，而且必然已在外面潛伏了許久，直到把他與朱姬的密語聽清楚，才從容而去。呂不韋的功力不弱，但他委實想像不出，當世中誰有如此超凡入聖的輕功，就連他的師傅許負，與那潛伏的黑影相較，只怕也稍有不如。

在他書房外面潛伏的黑影是誰，爲甚要偷窺他與朱姬的密晤？當聽到一切後，爲甚又不加理會，一閃而去？

呂不韋在心中閃電般思忖，他根本不可能知道，那黑影到底是誰，有甚企圖？他不由一陣驚惶，暗道：那黑影莫非是公孫乾派來監視他的人麼？但轉念又排斥了這個可能性，因爲公孫乾根本不可能獲悉他已返回趙都。

呂不韋心念電轉，到底推算不出那黑影的來路，他咬了咬牙，暗暗決然道：「不管它！反正龍脈異兆已露端倪，亦已開始應驗，自己只要順勢而行，便必可成事，龍脈的驚天威力，那是決非任何外力所可能抗拒的。」

* * *

呂不韋被書房窗外那黑影驚擾之下，立刻改變了本要過幾天準備妥當才拜訪公孫乾的打算，因爲王孫異人在公孫乾的手上，假如那黑影與公孫乾有關，那他呂不韋便非要好好應付不可了，因此他決定立刻赴公孫乾府上，實地查探動靜。

呂不韋帶了一批珍貴禮物，逕赴公孫乾府，門人報知呂不韋到訪，公孫乾吩咐快請。

公孫乾與呂不韋相見時，神色欣然，並無絲毫疑惑的表示，呂不韋精於風鑑之術，這點決難瞞過他的眼睛。

呂不韋這才暗鬆口氣，雖然他尚未能判斷那黑影是誰，但只要與公孫乾無關，對呂不韋的大計危害就減輕多了。

呂不韋向公孫乾道：「呂某在外營商，偶得金樽二副，玉帶一條，特別奉上公孫將軍，祈爲笑納。」說罷獻上金樽和玉帶。

公孫乾一見，大喜，欣然而納，卻又客氣兩句，然後才命人置酒席，替呂不韋洗塵。

席間呂不韋趁公孫乾進內更衣，連忙向陪席的王孫異人暗示：他入秦進行的大事成矣！

異人一見，大喜亦回示道：呂公之恩，當銘記肺腑。

不一會，公孫乾出來重入席，又再一會，呂不韋道：「不勝酒力矣，乞告歸辭。呂不韋久欲奉請公孫將軍和王孫同行，到敝府一聚，未知將軍之意如何？」

公孫乾見呂不韋出手豪爽，亦有心巴結這位富豪，當下欣然道：「公孫某人正有此意，不日定偕異人同赴貴府造訪。」

呂不韋返家後，立刻吩咐下人準備，又着愛妾朱姬刻意打扮，盛裝迎客。

三天後，公孫乾和王孫異人，果然乘馬車同赴呂府。呂不韋設盛宴招呼，酒興濃時，呂不韋請公孫乾和異人入內軒再飲，其餘家將，則由管家在外面服侍。

三人在內軒坐定，呂不韋特別吩咐侍婢入內，請朱姬出來侍酒。

朱姬盛裝而出，公孫乾和異人一見，但覺朱姬艷如月中嫦娥，美絕人寰，不禁酒未醉人先醉了。

朱姬遵呂不韋的吩咐，殷勤侍候公孫乾，公孫乾不忍推拒，連飲數大杯，不覺大醉，接而呂不韋也醉臥不起。

此時王孫異人亦已半醉，他被囚趙國，早已寂寞難耐，而且人當血氣大旺之年，眼見美人侍酒在側，半醉之下，竟情不自禁，擁着朱姬瘋狂索吻。

朱姬粉面羞紅，正欲推卻，猛想起夫君呂不韋叮囑之言，說王孫異人日後貴爲秦王，萬萬不可輕慢，就算他有任何要求，只能順從而絕不可推拒，只好按捺羞意，任其爲所欲爲。

王孫異人初近女色，又兼朱姬美艷之極，情心激蕩之下，竟按着朱姬，就在內軒石上，與朱姬做了一回野鴛鴦。

二人快活正畢之際，呂不韋忽然醒來，目睹兩人情狀，怒道：「異人竟敢染我愛妾耶？枉我破家而爲你奔走也！」

王孫異人羞慚無言，朱姬跪下進言道：「夫君破家乃爲王孫日後成大事，以圖富貴，今若爲賤妾之故，前功盡廢，豈非失策之極麼？但望夫君三思而行。」

呂不韋一聽，爲難道：「朱姬吾之愛妾也，王孫吾之主也，如何取捨？」

朱姬含羞告道：「妾不幸已被王孫寵幸，王孫既爲夫君之主，妾身不外是夫君衣服而矣，世人豈有捨主人而取衣服耶？」

呂不韋默然不語，好一會才又道：「不韋就算有心容讓，卻未知王孫之意如何？是否嫌你醜陋之姿，他日未足爲王者之后？」

王孫異人一聽，見呂不韋口氣和緩，有轉圜之地，連忙指天點地的發誓道：「朱姬美若天仙，若有幸迎爲妻后，則江山亦不易也。」

呂不韋聞言，長歎一聲道：「既王孫不嫌，呂某人只好割愛成全了，趁今晚你兩人便可交換信物定盟，不日便可迎娶爲妻矣，只是勿忘呂某割愛之苦也！」

王孫異人當下與朱姬交換了定情信物，發誓他日登王位，必迎朱姬爲后。

當晚呂不韋先送公孫乾和異人回府，他返家後，忍不住又抱着朱姬親熱一番，這才對朱姬道：「愛姬想爲富家婦，還是帝王婦？」

朱姬含羞帶笑道：「一切均聽夫君安排，爲何有此一問？」

呂不韋道：「秦王孫異人今雖爲人質，淪落於趙，但他有龍鳳之姿，天日主表，後必大貴，我不惜破家，入秦替他謀事，於今一切已就緒，不日便要舉家秘密入秦，你日後便成王者之后矣！」

朱姬半羞半喜道：「但妾已懷夫君之後，若於此時入異人之門，腹中之子便非呂姓而爲嬴后了，夫君捨得割愛麼？」

呂不韋聳然道：「嬴姓乃秦王族之姓，若能化呂姓爲嬴姓，普天下誰不趨之若鶩？如此一來，不但朱姬你貴爲王太后，呂家亦因此蒙惠，世爲秦王族也！只是成事之日，決不可忘今日之盟也！」

朱姬道：「妾與君數年恩愛，如膠如漆，豈忍割捨？」

呂不韋道：「不然，此乃光大呂氏一族門楣大事，非妳背婦德也，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妳雖然暫時委屈，卻可定萬世千秋之大事，何樂而不爲哉？」

朱姬見呂不韋意決如山，無奈點頭道：「此事出君之口，亦爲君之心，妾雖依命，實成全君之所願，君日後切莫怪怨妾貪圖富貴而壞婦德也！」

呂不韋大喜道：「放心，放心！此乃千秋美事，豈會怪妳！」

朱姬又歎了口氣，道：「話雖如此，但異人被趙視作保國奇物，如何肯輕易放人，異人若不能返國，君所謀便全盤落空矣。」

呂不韋胸有成竹的微笑道：「一切我早有預謀，朱姬放心便了！」

呂不韋先向公孫乾提出，王孫異人與朱姬一見鍾情，假如讓兩人結合，王孫必定樂不思蜀，不願返秦，則趙國有此人質，必可永保太平。

公孫乾信任呂不韋，果然把此事奏知趙王，並力保異人在趙國成親，便爲趙國之婿，必不願返國，秦國礙於王孫在趙，必不敢向趙動兵，則趙國便可保太平了。

趙王一聽，欣然從議，下旨讓秦王孫異人迎娶趙國之女朱姬，並爲其大排宴席。

呂不韋事先卻把家少安排，秘密運出趙國，更派人入秦，向秦太子安國君報訊，準備派兵接應。

到王孫異人迎娶朱姬這大喜日子的前一天，呂不韋已安排好車駕，準備趁大喜日子，趙國放鬆警戒之機，助王孫異人逃出趙國。

公孫乾眼見秦王孫異人沉迷於朱姬的美色，大有樂不思蜀之意，不由大喜，心道：這比重兵禁衛將更可靠了。果然警戒之心大爲放鬆。

到王孫異人迎娶朱姬大喜日子，公孫乾奉趙王之命，在呂不韋府上大排宴席，以示秦王孫異人迎取趙女，入贅趙國爲婿之意。

呂不韋早就準備好極濃艷酒二十瓶，又差人去麗春館，請了十名女樂，回來府上助興，並專門侍候公孫乾。

公孫乾行伍多年，雖官至將軍，但如這等富貴豪宴，卻是平生僅見，不禁陶然大醉，臥於對月樓上，不曉人事，公孫乾帶來的隨從護衛，也被灌得酩酊大醉。

呂不韋立刻與異人、朱姬等，從後門上馬，沿小路星夜向秦國咸陽奔逃，一夜已行二百多里。

公孫乾直睡到五更時份，才猛然醒來，一見呂府已人去樓空，異人與朱姬、呂不韋等均不見踪影，不由大吃一驚，連殘餘的三分酒意亦驚醒了。

呂不韋點起兵馬，疾速向秦國咸陽方向狂追，因爲公孫乾預料，王孫異人唯一的逃奔方向只能是秦國咸陽。

公孫乾率精兵不消半夜，便已趕到漳河邊城，前面便是秦趙界地黃河了。

此時呂不韋等人的車馬，剛好趕到黃河邊，後面已見到馬隊疾奔而來的漫天塵土，顯然是趙國的追兵趕到了。

異人仰天歎道：「前有黃河之阻，後有趙國追兵，異人今番必再度受擒矣！」

呂不韋從容一笑道：「王孫殿下放心，你目下本命已屆大旺之期，運走邊城與山林之間，乃主年廿四至廿九旺發，亦即遇此秦趙邊城難關，便恰值祖宗風水大旺之期，當於山林之際而登大位也！」

呂不韋話音未落，只見黃河之濱，已現出一列戰船，岸上一隊兵馬疾馳而至，一位大將在馬上向秦王孫異人欠身道：「吾乃秦將章邯，奉秦王之旨，安國君太子之命，率三千精兵，於黃河畔守候多時，如今剛好及時接應王孫殿下，王孫殿下請火速上船過河，趙國追兵末將自會打發也！」

王孫異人、朱姬、呂不韋等，連忙棄馬下船，船過中游，後面章邯已與趙國追兵殺作一團。

上了黃河西岸，但見邊關之上，已高高聳立着秦國戰旗，秦王孫異人這才相信，自己已脫身牢籠，重返故土了。

不一日，一行人已返抵咸陽城。

呂不韋對異人道：「華陽夫人乃楚國人氏，王孫殿下宜著楚服往見夫人，方顯殿下衷心認其爲母之意。」

異人依言，先行換了楚服，再入宮拜見安國君和華陽夫人，見面之時，訴說在趙之苦，各感愴然。

異人述說畢，華陽夫人見異人身穿楚服，心中欣然，趁機對安國君道：「妾楚國人也，王孫著楚服來見，顯其認父母之意甚誠，眞君之子也，可更名爲子楚，以立爲君之嫡子。」

安國君見異人相貌奇特，又甚有孝心，心亦欣然，便一口答應道：「善，就賜其名爲子楚吧！」

從此，異人之名又叫子楚，即嬴子楚。

嬴子楚既被太子安國君和華陽夫人立爲嫡子，則身價立刻一躍千丈，亦即繼太子之後的鐵定王位繼承人了。

而此時秦王嬴稷年已高齡，時日無多；太子安國君亦年登六十，且身子衰弱，有識之士均心知肚明，嬴子楚實際不久便是王者之尊了，其不凡際遇玄妙之極。

知此玄妙來龍去脈，並一手促成的人，是呂不韋，他由於助嬴子楚返國有功，被秦王稷下旨封爲太子少傅(即教授太子學問的老師)，兼東宮承局(即太子顧問，因東宮是秦國太子之宮)，尊貴無比。

他那「立主定國」的驚天買賣，其實僅成功了一半稍多一點，餘下的一半，尚須他不懈的努力促成。

不久，嬴子楚的王妃朱姬，即八月懷胎(朱姬其實少報了二個月)，一朝分娩，產下的果然是兒子。

此子誕生而非常奇特，出世便有牙齒，相貌隆準巨目，目且成方，額亦成方，眉特長，其背竟有片片鱗狀之物。

嬴子楚與朱姬均十分信任呂不韋，嬰兒剛誕生，便立刻通傳呂不韋，着他入宮細說。

呂不韋向嬰兒閃目一瞧，不由猛吃一驚，暗道：出世而有齒，乃主權傾天下之兆，背上有鱗狀之物，乃天龍應世之象，更兼隆準方目，額方眉長，亦爲奇貴之相，綜而斷之，此子已隱露一統天下爲帝爲皇之天格矣。

呂不韋轉念又暗道：此子身承嬴、呂兩家龍脈，亦嬴亦呂，卻非嬴非呂，自成大格，當眞妙不可言。

呂不韋私忖之念，自然絕不敢輕洩，因爲那是欺君滅族之罪，他自此刻開始，已決定將此不可告人之秘永埋心底，讓它從此成爲千古之謎了。

嬴子楚當下並不知呂不韋的心思，見他目注嬰兒，良久不語，便奇道：「呂少傅沉吟不語，莫非此子有甚不詳之兆麼？務請少傅不吝賜告。」

呂不韋一聽，連忙收攝心神，微笑道：「非也，非也，王太孫貴格天成，日後必有一番驚天際遇，只怕當今世上尚未遇此奇貴之子也，何來不詳之說？」

嬴子楚一聽大喜道：「果然！

果然！此子乃吾之嫡子，王位嫡傳之人也，這便請太子少傅替其命名。」

呂不韋一聽，也不推辭，微一沉吟，便道：「此子貴格天成，一脈嫡傳，純眞龍種，便名一個『政』字吧！」

嬴子楚一聽，欣然道：「好極！那王太孫便叫嬴政也，但未知這政字如何解究？」

呂不韋微微一笑道：「政字分『正』及『文』也，正即純正之龍種，必承祖宗龍氣福蔭，一統天下，貴不可言；文者名也，名正則言順，君令一出，天下震動，莫敢不從，政字之深意，盡於此矣！」

嬴子楚大喜道：「呂先生之言妙極，日後子楚登王位，嬴政乃太子無疑，當承繼王位，若再一統天下，剪滅六國，則乃千秋萬世之功業也，此子有此際遇，亦呂先生之奇功也！」

呂不韋心弦激蕩之際，不由得意的欣然道：「當然！當然！天運、本命注定，無復變更，千秋功業，終致大成……咦？誰敢於此禁宮胡說八道？」

呂不韋正得意忘形，耳際卻被一縷尖音直刺入耳：「未必！未必！」他因此不由驚駭的咦了一聲。

＊　＊　＊

王孫嬴子楚的寢宮之內，禁衛森嚴，此時除了一位負責照管太孫嬴政的姆媽外，便只有嬴子楚和呂不韋，但呂不韋聽到的，卻分明是男子強勁的聲音。

嬴子楚聽呂不韋忽然失口而叫，大奇道：「呂少傅說什麼，什麼人在胡說八道？」

呂不韋此時已猛然醒起，當日在他的書房外面，那一閃而逝的黑影，他已知碰上功力奇高的對手，而且此人一直在暗中監視他的一舉一動，自己所進行的一切秘密，自然均落入對方的眼中了。呂不韋不由心膽俱裂，因爲他自知所進行的一切，只有天知、地知，那是「千秋功業」，但若機關洩漏，眼前的「嬴政」，竟是嬴、呂合壁而成的異種事，傳入秦王室中，那便是欺君滅族的瀰天死罪了。

因此呂不韋絕不敢聲張，不但不敢，而且還要替對手掩飾他的行藏。呂不韋忙呵呵一笑道：「沒什麼，大概是不韋見了王太孫的福相，樂昏頭了！」

一面呂不韋又默運內力，以氣傳音出去道：「發聲者何人？爲甚寃魂似的盯着老夫？」呂不韋是以傳意入密的功夫發話，嬴子楚自然不會聽到。

那尖音又傳入呂不韋的耳際道：「谷城黃石是我，我即谷城黃石，僅此而矣，餘不足道。你所幹一切，雖已有天機、地脈之力，但其中摻雜無窮私慾，因此雖順亦亂，禍根已然鑄成矣，你尚不警醒麼？」

呂不韋暗吃一驚，道：「你……你這谷城黃石！到底知道什麼？」

那「谷城黃石」嘿嘿一笑道：「雌雄天馬穴，陰陽互化，乾坤顚倒，嬴、呂本爲二姓，如今竟成一家，雖有天數，亦靠人謀，天下只怕從此多事，百姓黎民血染河山矣！」

呂不韋一聽，已知那「谷城黃石」不但武功極高，而且精於風水地脈奇學，較之自己的風鑑之術，顯然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一切他只是泛眼旁觀，但卻洞若觀火，了然一切，這等本事，當世中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這「谷城黃石」，到底是何方神聖，怎的連師傳許負亦未提及，當世竟有如此絕世高人？

呂不韋心念電轉，但他決不能亦決不敢於此關鍵時刻退卻，因爲退則死無葬身之地矣！呂不韋咬一咬牙，道：「閣下想必亦一代高士，既窺透嬴、呂兩家風水奧秘，當知此乃天命所歸，又何必從中作梗？難道不怕逆天機而遭慘報嗎？」

那「谷城黃石」呵呵一笑道：「天機之道，自有高下之分，下者僅知咫尺之事，心胸亦懷寸短之志，豈能洞察天機於宏者，高者則可穿越短暫時空，而着眼於天地乾坤之質，亦即天下衆生之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目光遠大，自能透視天機於浩瀚無極，如此方不致陷於鼠目寸光之困局也！」

呂不韋聽出對方有斥己「鼠目寸光」之意，不由怒道：「天機已定，豈有遠近之分？如你所論，何者爲遠？何者爲近？只怕你亦昏昏然吧！」

那「谷城黃石」道：「天機之近者，已由你一手參與謀劃，你所判斷的果然應驗於世，但亦僅短暫之事而矣。天機之遠者，則可預見目下演衍的天機再度逆轉，而此番逆轉，才有利於天下生靈。因此參與近者，不但鼠目寸光，且必帶一己一利，利慾薰心，於天下生靈有百害而無一利，富貴榮華亦必如過眼雲煙而矣！谷城黃石言盡於此，尚望三思而後行也！」

那「谷城黃石」的尖音，忽然曳然而止，顯然已遠離秦王孫禁宮了。

呂不韋這才暗鬆口氣，轉念卻又咬牙恨道：「哼哼！雌雄天馬龍穴應驗在即，陰陽互化、乾坤顚倒

，嬴、呂合璧，一切已成定局，呂某人憑你谷城黃石一句話，便把老夫畢生心血改變嗎？你簡直是痴人說夢，狂妄之極，罷！罷！罷！今朝有酒今朝醉，且把握眼前的榮華富貴，管他甚麼遠近高下，見鬼的天機逆轉也！」呂不韋咬牙發狠，從此更鐵了心腸，誓助「嬴政」這嬴、呂龍脈合璧之物，如天馬行空，君臨天下！

一切似乎均如呂不韋的驚人策動演進。

秦昭王稷五十六年，季春五月，一病去世。羣臣議立太子安國君爲王，嬴子楚爲太子。但不到一年，安國君又去世，太子嬴子楚終於登上秦王之位。

嬴子楚立刻册立嫡子嬴政爲太子，雖然嬴政此時年僅三歲。嬴子楚又册封朱姬爲王后，封呂不韋爲丞相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邑，特許佩劍上殿，召命不名，威權日重，羣臣莫敢仰視。

呂不韋以趙國一名商賈身份，數年間竟封侯拜相，位極人臣，他那「立主定國、嬴利無以復計」的驚天買賣，終於成功大半了。

但呂不韋的大計尚遠遠未滿足，他憑師傅的風鑑之術，深知嬴、呂合璧之物——嬴政，不久必成君臨天下，一統河山的始創帝皇，只有到達那境界，呂不韋的大計方可說是完滿達成目標，爲此，呂不韋仍在暗中不懈的努力。

嬴子楚即秦王位不到三年，便一病去世，秦王之位自然由太子嬴政繼任。

嬴政登秦王大位，這便是歷史上的第一大暴君秦始皇。

秦始皇伐趙、滅周、克魏、取韓，短短數年，天下已佔七分。不久又滅楚、滅燕，最後連齊國也被陷滅。

嬴政，這位嬴、呂兩大龍脈合璧之物，終成一統天下的驚天帝皇。

至此，呂不韋的「立主定國」驚天買賣，才最終完滿達成。呂不韋被秦始皇尊爲相國，稱仲父，第二父親之意，這與呂不韋的驚世奧秘倒十分脗合，國政由其協理，出入宮中，隨身佩劍，號令一出，天下震動，莫敢不從，呂不韋苦心孤詣十數年，他的野心終於達到了巔峯境界。

呂不韋知道，他呂氏一族的命運，此時此刻已與嬴氏一族仍血脈相連，嬴亡則呂敗，他絕不能坐視這「天機逆轉」的結果發生，他必須爲秦嬴的國運根基，鼎立千秋萬世。

秦始皇時年僅廿一歲，開始帶冠、佩劍，臨朝處政。

呂不韋身爲相國，被秦始皇嬴政尊爲仲父，自然坐於文臣班首席。武將班則以大將軍王剪爲首、蒙括爲副。

秦始皇向羣臣詢道：「衆卿家，秦發祥至今，天下已一統，但未知如何方保秦國運之千秋萬世？望衆卿家不吝直道，暢所欲言。」

秦始皇處政之初，尚能聽臣屬的勸諫。例如秦始皇曾下「逐客令」，要驅逐各國來秦的客卿，但當他聽了被逐之列的李斯的「諫逐客書」後，居然改變了主意，不再驅逐各國派來的客卿，對李斯也恢復重用，任其爲副相國之要職「即廷尉」。

此時諸臣班中位居呂不韋之後的廷尉李斯，聞言站起奏道：「皇上，臣聞珍珠、寶玉並非產於秦國，美女、好馬、財寶亦都來自東方各國，因此臣以爲國家若要千秋萬世，長治久安，便須重視招納各國的人才。」

秦始皇道：「李卿家爲甚特別提出須重視各國人才之論？」

李斯道：「臣聞有人向皇上獻議，驅逐非秦裔的客卿，此乃大謬也。先王秦穆公求賢人，從西戎請來由余，從東方的楚國請來百里奚，從宋國迎來蹇權，從晉請來丕豹、公孫支，先王任用了這五人，兼併了二十國，終能稱西戎。若皇上只要秦國原有的東西，那許多好東西也便失去了，望皇上三思。」

秦始皇微笑道：「外來的東西假若是好的，是否秦國原有的那並不重要，李卿家所議甚是，孤家便取消逐客令吧！」

李斯一聽，心中大喜，因爲他出身是楚國人，後入齊求學，學成後才投奔秦國，受呂不韋重用，向秦始皇推舉，才開始在秦國立住脚跟，假若秦始皇的逐客令旨頒下，他李斯亦不得不離開秦國朝廷了。

李斯亦知，相國呂不韋在這事上亦暗中做了不少功夫，他向呂不韋遙鞠一躬，以示謝意，也表示對呂不韋的忠心。

此時呂不韋卻沒留意李斯的動靜，因爲他另有計較，爲保住秦國的千秋基業，亦爲了呂氏一族永享榮華富貴，他已深謀遠慮着一宗驚天的大計，這宗驚天大計，比之他早年的「立主定國」驚世買賣有過之而無不及。

秦始皇見呂不韋沉默不語，他此時尚屬初執政，對呂不韋仍然信任，他便向呂不韋含笑道：「仲父有甚高見以教孤家？」

呂不韋一聽，他也沒站起，便在席上端坐着道：「皇上，臣經多日思謀，已尋出一個永保國家氣運的大法矣！」

秦始皇一聽，大感興趣道：「好極，素聞仲父精於風鑑之學，未知是甚大法？」

呂不韋道：「皇上，秦國原處西戎之地，崑崙地脈雄厚，秦國恰處其上源頭，因此國勢極爲雄渾。但欲保秦國運於千秋萬世，尚遠未足夠也。」

秦始皇道：「爲甚遠未足夠？仲父可否詳以釋之。」

呂不韋昂然道：「臣聞山即龍脈也，龍脈不但決人生死富貧，且主一國國運之興衰。若龍脈勢如奔馬，自天而下，得而葬之，必爲王者；若勢如降龍，水繞雲從，葬之必出三公；若勢如重浪，茂草喬木，必可開府建國；但若勢如驚蛇，曲屈徐斜，則必滅國亡家，龍脈之取勢，不可不愼也。」

秦始皇半信半疑道：「朕聞富國强兵，足可一統天下，更可保國運於千秋萬世，爲甚仲父卻道龍脈之勢，可滅國亡家？」

呂不韋道：「臣聞天下皆由四極以奠其基，而崑崙則爲四極之祖，崑崙山因此亦爲天下龍脈之祖也。其一分爲三，分別爲南、北、中三幹也。其中以中幹最尊，而中幹旋繞秦地三迴，沉而爲素地千里，起而爲之盤、太白、終南、華山、龍脈三迴，氣勢雄偉，潛龍大地，勢極雄豪，是以秦國才能以西戎之地，而一統東夷、北狄、南蠻諸地，威震天下。但一統天下，並未足保千秋萬世而不變也。」

此時武將席上王剪大聲道：「我大秦雄兵百萬，爲甚尚不足保國運千秋萬世？況且呂相國論斷秦國已佔崑崙龍脈之尊幹，自有蔭庇綿長，何愁不保國運永昌？」

呂不韋呵呵一笑道：「不然，王將軍，論行軍佈陣廝殺，此乃將軍之長也，但於此風鑑奇學，將軍你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矣。須知天下之大，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亦即潛龍遍伏天下，又豈止秦地之域乎？例如崑崙龍脈之祖，秦地雖然已佔至尊之利，但尊幹以下尚有原趙、魏、韓、齊諸國，北幹亦有原燕雲之國，南幹更有楚、魯、越等赫赫大國，而此應與龍脈歷限一地而伏有關也，假以時日，若原六國之龍氣旺發，則秦之運是否可鎮壓，便屬未知之數也。」

王剪沉默不語，因爲他一來的確不懂這等玄奧奇學，二來呂不韋地位尊貴，連秦始皇亦須容讓其三分，就算心中疑惑，亦不便明白表示出來。

秦始皇尚屬年少，初度臨朝處政，因此越來越感興趣道：「按仲父之論，然則如何才可保秦國國運永昌？」

呂不韋一聽，欣然道：「皇上既有此興趣，明日恰恰是黃道吉日，請皇上與臣一道登臨終南山巔，一切自會豁然而悟也。」

秦始皇喜道：「好極！傳旨下去，明日排駕直上終南，着司天使隨朕一同上山，覽察天下龍脈大勢也！」

第二天清早，秦始皇便與呂不韋、司天使等臣屬，以及殿前護衛等近百人衆，乘御馬離開秦都咸陽城，向東南面五十里外的終南山進發。

秦馬天下知名，何況是萬中選一的御馬，因此不到半日，一衆人馬，便已馳抵終南山脚了。

終南山位於現今咸陽市東南五十里，古時之名叫太乙山，主峯位於中段，名五台峯，因峯上有大台、文殊、清涼、靈感、捨身等五座小山而得名，當時便已修有棧道直通峯頂，是秦國有名的「觀天台」。

* * *

呂不韋武功根基精湛，率先而上，引領秦始皇等百餘人衆，沿棧道直登終南山五台峯。

登上五台峯巔，秦始皇放眼望去，但見南面終南羣峯，如翠屏環列，芙蓉插雲，北望秦川，莽莽蒼蒼，壯麗山河，盡入眼底。

秦始皇不由欣然道：「山河壯闊，如今已歸大秦，一統河山，何等威雄，但未知仲父有甚妙法，可保秦國千秋萬世？」

呂不韋微微一笑道：「臣於朝廷已論及天下龍脈分佈之勢，中崑崙、南崑崙、北崑崙實爲龍脈之三大主幹，而行走遍潛於天下，因此天下自周末春秋以至戰國以來，羣雄競逐，沉浮起伏，國運由强而弱，由弱而滅，或先兇後吉，先小後壯，演變之奇，令人目不暇給，究其國由，除天時、人和諸元素外，地利亦一大主因也，而地利亦即地脈，地脈即龍脈之學，是故得龍脈者得天下，列國爭雄之變，亦即龍脈所主宰因由之一也。」

此時秦國的司天使亦接口道：「呂相國大人之言不錯，臣聞凡文武百官，上而神宰牧，下而九流貴賤，莫非天星之主宰也，而天星亦即天時，天時須與地利、人和相輔，方能一舉而定天下。」

秦始皇大感興趣道：「既兩位卿家均如此推崇地脈之論，然則秦國如何方可盡收天下地脈龍氣於一身？而因此而達千秋萬世而不衰的大運？」

司天使一聽，沉吟不語，暗道：我日前夜觀天象，已見南面有紫氣直衝九霄，撼動紫微帝星，此實乃天下行將大變之兆，天兆已現，秦國欲保千秋不變，只怕便艱難之極矣！但這些話，司天使是決計不敢在秦始皇和呂不韋面前說的，因爲秦始皇年少氣盛，正値雄心勃勃之時，呂不韋又大權傾重，極得秦始皇重用，他正欲以地脈大法，保



黃石公與鐵拐李擠在人叢中看皇榜……

秦國之千秋，於此時他若把天兆所示，坦白而道，只怕立刻便有殺身之禍了。

果然呂不韋胸有成竹的微笑道：「臣已經有一套驚天大法，可保秦國國運千年不衰！」

秦始皇忙道：「是甚妙法？仲父快說來讓朕知！」

呂不韋微一沉吟，便決然把自己苦思的一套妙法亮了出來，呂不韋道：「臣所知，天下龍脈以中幹爲至尊，秦發祥之地便恰佔此尊幹之源頭，再三迴而向東行，因此秦雖然已佔尊幹之頭，但此龍脈尊幹並沒就此沉伏，尚延仲向東而行，過秦地稍沉起而爲蟠冢山，漢水之源也，再起而爲大巴山，延綿數百里，均於川、陝、鄂之交界，又再向東伸展，起而爲熊耳山、伏牛山、嵩山，所經之處，山環水繞，龍脈隱潛，若加堪點而大旺，則其地力足可動搖秦之尊幹頭根基也！」

秦始皇一聽，又驚又奇，忙道：「既然如此，朕便下旨，把秦地以外的龍脈潛隱之地，盡皆毀之，如此豈非我大秦龍脈獨尊天下嗎？」

呂不韋不由呵呵一笑道：「皇上有所不知，龍脈實乃天造地設，亦即天地分，乾坤定之合璧產物，豈能毀之？就如莽莽崑崙，浩大如天，皇上自問有能力毀之嗎？」

秦始皇微嘆口氣，道：「這個朕的確無此偉力也，但若非如此，尚有甚辦法獨保秦地至尊龍脈？」

呂不韋道：「有！但看皇上是否有此大魄力而矣！」

秦始皇以手按佩劍，大聲道：「朕如今一統天下，旨令一出，天下莫敢不從，到底是甚辦法，仲父快說給朕知。」

呂不韋見秦始皇已被鼓動，這才決然的道：「龍脈中幹所經之地，雖不能毀滅，但可以大法導引，此導引之法乃依龍脈中幹之走向，於其上築一城堡，再引入咸陽，則可集天下龍脈之氣於此長城，源源而注入秦都咸陽，如此咸陽之龍氣冠絕天下，自然可保國運於千秋萬世也！」

司天使一聽，不由皺眉道：「聽相國剛才所論，龍脈中幹走向遍及原趙、魏、韓、齊諸國，伸延不下萬里，其中更於萬千崇山峻嶺之中，若在其上築城，則爲萬里長城也，這其中所涉的人力、物力，豈非浩繁之極？此點未知呂相國有否考慮也？」

司天使姓宋名無忌，是秦國有名的天象學家，不但精於天象之學（古時的天象亦即今日的天文），且精於歷法的推算，自秦昭王起，便出任秦國司天使之職，甚得秦王室的信任，因此秦始皇上終南山察看

天下地脈，亦特別傳他隨行參議。

呂不韋一聽，卻傲然道：「當然，不但如此，且更須於咸陽境內修兩大建築，以容納自天下導入之龍氣。」

秦始皇奇道：「仲父，是那兩大建築？」

呂不韋微微一笑道：「皇上請先向西望，看可有甚發現？」

秦始皇果然向西面極目而望，但見渭惠河形如銀帶，迴環一片平川之上，便道：「仲父，那是渭惠河之畔也。」

呂不韋道：「不錯，的確是渭惠河之畔，河水迴環，九曲三迴，已得水環之利，再者此地東有驪山，南有終南、五台山，北有太白、岐山拱衛，可謂水繞山屏，實千古帝王之都也，龍氣之旺，天下少有。」

秦始皇喜道：「仲父所言不錯，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那地恰處豐鎬之間，果然是王者之都也，但未知有何主意？」

呂不韋道：「可於此地建新皇宮殿，其名可定爲阿房，以作皇上居停處政之所。」

秦始皇道：「於此建阿房宮有甚好處？」

呂不韋道：「先築導引天下龍脈之長城，入咸陽地域，則此地龍氣更形旺盛，皇上於此新皇宮居停處政，當可承此大旺龍氣蔭庇，當可令出如山，天下莫敢不從。」

秦始皇大喜道：「不錯，不錯，仲父此議甚合吾意，但未知尚有一處是甚建築？」

呂不韋微笑道：「皇上剛才已目睹咸陽之東有驪山，驪山之上，據臣所知，有先王陵墓，皇上可知爲甚？」

秦始皇更感興趣道：「仲父快說與朕知！」

呂不韋道：「驪山形如卧馬，山勢雄健，山體蒼黑，實乃雄天馬龍脈結聚之地也，其龍氣之盛，足以蔭生一代統天下之帝皇，皇上今日不是一統山河了麼？此實乃驪山雄天馬龍脈由皇上先祖承納導入後人血脈之故也。」

秦始皇不由欣喜而大笑道：「果然如此，未知仲父於此驪山又有甚安排？」

呂不韋道：「驪山龍氣，既可令皇上承其極旺龍氣，一舉而克定天下，當然亦可蔭庇秦皇室嬴姓子孫，若於此建皇上千秋後皇陵，則皇上後人血脈，承此絕旺龍氣，必可保秦國基業千秋萬世也！」

秦始皇絕頂聰明，稍一沉吟，便明白呂不韋的整個驚人佈局，他不由又驚又喜道：「按仲父之議，秦國都咸陽之北築萬里長城，以導引天下龍脈入咸陽；再於咸陽之西建阿房宮殿，咸陽之東驪山建朕千秋皇陵，三管齊下，秦國嬴姓子孫龍氣之旺，必可冠絕天下，自然便可保朕之江山千秋永固也！妙！妙！妙！簡直妙之極了！但……但此三大建築工程浩繁，牽涉茲事重大，未知是否利大於弊也？」

司天使宋無忌一直沉默不語，此時再按捺不住，皺眉道：「三大建築，雖可令秦皇室龍氣大旺，但工程極浩，只恐民間承受不了，屆時恐怕有失人和也！」

呂不韋卻傲然一笑道：「此乃爲保朝廷千秋大業之事，誰敢異議？司天使太多慮矣！」

宋無忌眼見秦始皇已傾向採納呂不韋所議，心中不由大急，他深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此舉必然引發民間怨憤，若人和盡失，則天時、地利亦不足消其大弊，他大急之下，不由衝口而出道：「不然，呂相國務請三思，微臣夜觀天象，已察異兆，秦都東南有紫氣直犯紫微帝星，只恐於朝廷不利，於此時再發動三大工程，失了人和，則大局不利之極。」

呂不韋微哼一聲道：「當世皇上先祖龍氣冠絕天下，豈有敢犯帝皇之兆，司天使只怕老眼昏花了。」

就在此時，終南山東南面極遙之處，忽然冒出非煙非霧的雲氣，隱隱中有五彩光華。

秦始皇目睹此象，不由吃了一驚，忙道：「此乃甚兆？」

宋無忌趁機道：「雲氣之出，各有不同，有祥雲、有浮雲、有瑞雲、有慶雲，臣觀此雲，實非雲也，乃大貴之氣，已成五色，極有來頭，只怕與日前臣所見紫氣有莫大淵源，於此時刻，皇上不可不慎也！」

秦始皇皺眉道：「司天使之意，欲勸朕不作那三大建築之想嗎？」

宋無忌決然的點頭道：「天象既已露不利於秦之兆，當宜黃老之學處政，無爲清淨而治，慎始方能慎終，如此可收人和之利，或可抵消天時之不吉也，望皇上三思。」

秦始皇沉吟不語，他深知宋無忌乃三朝元老，精於天象歷算，對他的推斷，亦不可輕而視之。

呂不韋見秦始皇面露猶豫神色，不由嘿嘿一笑道：「宋司使差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東南方向乍現五色雲氣，此乃龍脈大旺之兆，龍隱五色也。既然如此，便決不可坐視不理，臣所議築一長城，正好東抵五色雲氣冒升之處，亦恰好將此大旺龍氣，導入秦都咸陽，如此便可化不利爲大吉，秦國之千秋大業自然可保永固也，若依宋司使之無爲而處，豈非坐以待斃之議

嗎？此舉萬萬行不通也！皇上請三思而決！」

秦始皇一聽，大合他的雄才偉略之脾性，他不由呵呵大笑道：「呂相國之論是也，若依宋司使之議，清靜無爲，朕如何可一舉平定天下，亦如何令大秦威震八方四極？朕決矣，司天使不必多疑！」

宋無忌一聽，深知秦始皇之意既決，便決無更改，不由暗歎口氣，心道：看來那天象不吉之兆已開始應驗了！唉，天意如此，乎復何言，他既萌此念，便有急流勇退，只求自保之念了。

呂不韋一聽卻大喜道：「皇上聖明，憑此導引天下龍氣大法，必可保秦國基業千秋萬世矣！事不宜遲，且返都城，再詳細議定。」

當日秦始皇返回咸陽，果然在第二天臨朝時，便把修建萬里長城、築阿房新宮、建驪山皇陵令旨頒佈了。

由呂不韋親自製訂的三大工程，果然浩偉之極。

北面修建長城，西起咸陽城西千里外的堯甸坡(即今臨洮縣)是先古年代華夏氏族聚居發祥地之一，由此可見，呂不韋之所以定堯甸坡爲西端起點，的確有導引華夏龍脈源頭之意。南北向，經渭源、隴西，折向通渭，直上六盤山巔，又越崆峒山，直插東北之固源、山城堡，再折向東南之環縣、慶陽、合水、銅川，迴旋千餘里後直入咸陽，盤旋於秦嶺，出秦嶺後，翻山越嶺，飛渡溝壑，穿沙漠草原，蜿蜒東去，直達極東之鴨綠江邊，全程竟達數千里，號稱萬里長城。

咸陽西面十餘里處，則建阿房宮，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豎五丈之旗。四周閣道可以馳馬，自殿下直抵南山，更以南山之巔爲宮闕，氣派雄偉，當世絕無僅有。

咸陽東南五十里驪山，建皇陵，穿沿整座驪山，工程之浩，不下於阿房宮，皇陵內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以機械灌輸，取其得「水九曲迴環」之意，墓頂繪天象，墓底盡地理，以人及魚的肥肉搾爲燭，燃之長久不滅。主陵以石棺爲游棺，內設百官碑位，墓成四方錐形，形如金字塔，頂略尖平，底部南北長二百三十八丈，東西寬一百四十五丈，周長六百丈，陵墓高達十六丈，合計九百九十九丈，竟即九九歸眞，長達十年始建成的龍脈天馬穴，由此可見呂不韋建此皇陵用意深長之極了。

秦始皇嬴政，乃秦嬴趙呂合璧之物，呂不韋爲秦始皇室建此皇陵，即爲其呂氏後人血脈着想，因自始之後，嬴姓子孫承接龍脈，亦即呂姓子孫得益，嬴呂已成一體，密不可分了，呂不韋以其風鑑之術，用意之深遠，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而假若呂不韋的宏圖大計完滿成功，則秦國氣運，或許當眞可如周家天下，綿延千年之久。可惜呂不韋的宏圖大計，可以瞞盡天下人的耳目，卻逃不過當世另一位天機大師的眼睛，此人便是曾留言警告呂不韋的「谷城黃石」，呂不韋不知此人是誰，因此雖感吃驚卻未加理會，終致遺恨千古。

此人自然便是九天玄女的嫡傳弟子，玄之奇極的谷城黃石龍脈之子——黃石公了。

三大建築　滙聚龍氣

當日黃石公跟踪呂不韋入秦，在秦莊襄王嬴子楚的寢宮，親眼目睹剛誕生不久的異嬰嬴政的眞容，他不由仰天長歎道：「當世雌雄天馬兩大龍脈合璧，陰陽互化、乾坤顚倒，竟然誕生一位親手操縱天機演進之人，看來師傅九天玄女所判斷的天兆，已屆劇變之期矣，天意如斯，乎復何言？呂不韋雖然野心驚人，但亦是天機假其手演變，半乃天意，半乃人爲，此實無奈之變也。」

黃石公這般轉念，也就不再理會呂不韋的行踪動向，獨自離開秦王子楚的寢宮，繼續遊歷列國去了。

其後十數年，一切恰如九天玄女所判斷，秦國果然先後攻滅趙、魏、韓、楚、燕、齊等之國，一統天下，威震四方八極。

戰禍暫息，天下暫歸太平，百姓萬民均鬆了口氣，以爲從此可以遇上和平歲月了。

此時黃石公恰好在瀕危的齊國地域，他眼見與師傅九天玄女甚有淵源的齊國行將不保，幾乎忍不住出手助齊國一臂之力，但到底强自抑制，沒有出手，任由秦國大軍把齊國攻滅。

黃石公親眼目睹，秦軍把齊國君臣押去咸陽之國宮安置，心中不由感慨萬分，他長歎一聲「天意如此，乎復何言？」便疾掠而去了。

黃石公不數日抵達原齊國歷城(即今日的濟南市)，他心情惆悵，在歷城四周亂走，不知不覺，竟走入師傅九天玄女當日曾與李鐵拐鬥法的那間酒館，酒館此時已改了一個名字，叫「醉仙樓」，意即「齊國傾亡，無奈一醉解千愁」。

黃石公抬眼望見招牌上「醉仙樓」三字，觸動心思，不由苦笑喃喃道：「齊民不知亡國恨，只知一醉解千愁了。」

醉仙樓側，卻聚集了數十人，

人人張頸遙望，有的咬牙切齒，但卻沒有任何人敢公然作聲。

黃石公心中奇怪，便走過去，越過人叢向前一望，他的目力奇佳，雖隔了三丈，依然可以絲絲入目。

原來那是一個張貼皇榜的地方，「皇」自然是一統天下的「秦始皇」了。

皇榜兩面有兵士把守，不許人接近三尺以內，以防民間有人撕毀或破壞。

皇榜上列明了秦朝的新法，嚴苛之處，令人側目。例如「誹謗者滅族」，即「議論朝政不是者滅族」；「偶語者棄市」，即「偶然說說政事者處死刑」；「赴役誤期者斬首，一人犯罪，罰及三族，一戶犯禁，鄰里連坐」等等，無一不令人觸目驚心。

黃石公瞧着，臉色不由一陣漲紅，暗道：難怪師傅對秦國素無好感，斷言秦之强實民之苦也。就憑這一道秦朝新刑法，天下蒼生便苦不堪言，不久天下勢必犯人塞路，監牢成市集矣，如此苛政，豈是治天下之道！

黃石公恨恨難言，他甚至懷疑，自己遵從師傅訓誨，任由天機演變，再設法令天機逆轉的做法，是否合乎天理之道了。

黃石公默默無言，走進醉仙樓中，他也無心吃喝，更不想高談闊論，胡亂點了兩味乾糧，塡飽肚子，也就算了。

醉仙樓內鴉雀無聲，就如地獄一般的死寂，不過卻坐滿了人客，簡直是座無虛席。黃石公起初甚感奇怪，但隨即便明白爲甚麼了，面臨秦朝的苛政嚴法，不小心的一句話也會惹殺身之禍，既然如此，做眞正的啞巴那是最安全了。

黃石公歎了口氣，暗道：不料新朝伊始，便把百姓萬民變作啞巴了，沉默絕非太平，這猶如地火，很快便將磅礴而發，把一切阻住去路的障礙毀滅。

黃石公感慨之際，醉仙樓外面忽然又傳進一聲壓抑的驚呼：「快去看！街上又有皇榜貼出來了！哎，一連三道皇榜，老百姓還如何活得下去？」

黃石公目力厲害，閃眼向外面望去，但見發聲之人童顏鶴髮，葛巾布袍，一閃而過，黃石公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人於此新秦之朝，居然敢穿楚服，顯然是楚國之隱士也，卻不知此人是誰。

黃石公心懸天下蒼生，一聽外面又有三道榜頒下，也不及理會那發聲之人是誰，匆匆結了賬，便一掠而出，走去張貼皇榜處，看個究竟。

瞧皇榜的人甚多，但誰也不敢太近前，更不敢說話，那皇榜就如秦始皇的化身似的，令人骨頭抖顫。

黃石公擠進人羣，閃目向皇榜一看，心中不由一陣發冷。

原來第一道皇榜便是朝廷欲在北面修築長城，長達萬里，須徵召民役五十萬人，不赴役者滅族，報到遲了斬首。

第二道皇榜是修建阿房宮殿，徵召民工三十萬，工匠三萬，限期往咸陽市面阿房村報到，但凡被徵召者隱匿不出，一經捕獲，三倍役勞。

第三道皇榜是修驪山皇陵，徵召民工四十萬，精巧工匠五萬，工匠服役期間，一律不得與家人通消息，違令者洩密者滅三族。

三道皇榜一出，見者面如土色，均知此比戰禍更慘的無窮災難降臨了。

黃石公目睹三道皇榜的內容，初是爲天下蒼生感歎，隨即卻心中一動，暗道：秦始皇下旨北修長城，西建阿房宮，東築驪山墓，到底有甚深意？

黃石公思忖間，耳際卻被一縷蒼勁之音鑽入道：「石公兄弟，你精於天機之道，能否推算一下，這四道皇榜，對秦朝是禍是福？」

黃石公一聽，便知是誰了，他亦以「逼音成線」的功夫傳話道：「鐵拐老哥，是你麼？爲甚不敢現身，藏頭露尾，成何體統？」

那發聲之人，果然是李鐵拐，只聽他哈哈一笑道：「石公兄弟，老黑拐遊戲人間而已，豈敢於此要命時刻現身惹麻煩，你但告知我一聲，到底是禍是福？老黑抬腿就走得遠遠了。」

黃石公道：「目下已屆天機逆轉之時，你非現身不可。」

李鐵拐嘿嘿一笑道：「老黑我堅決不現身，普天下誰能勉强得我，我爲甚非現身不可？」

黃石公道：「也沒甚麼，不過你若不現身，便休想知道皇榜是禍是福的秘密而矣。」

李鐵拐道：「你眞的不肯說出來？」

黃石公呵呵一笑道：「鐵拐老哥不現身，當世自然無人勉强得你，但我黃石公若堅不肯說，普天下又有誰敢强逼於我？」

李鐵拐道：「果然無人敢强逼你，看來我老黑眞的要乖乖現身不可了。」

黃石公笑道：「你若想知此奧秘，只怕非如此不可。」

李鐵拐歎了口氣，道：「有其師果然有其徒，一般的臭牛脾氣，老黑無奈服一服認栽吧，誰教老黑我若不知那奧秘，只怕死也死得不太安樂也。」

叫聲未落，黃石公的脖子便有一口熱氣吹到，他不必轉臉也知道，李鐵拐已站在他身後人叢中了。

黃石公微微一笑，他也沒發話，即便袖占一課，卻得「易經」之乾卦，卦曰：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龍戰於野，或躍在淵，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羣龍無首。

黃石公乃黃石龍脈之子，悟性之高，連九天玄女亦感驚奇，他不但已盡得九天玄女的「九天秘笈」三大奇學，且十多年來刻苦歷練，早已精湛無比，因此他微一沉吟，便領悟此乾卦之意，不由卻驚咦一聲。

他身後的李鐵拐聽黃石公忽然「咦」了一聲，忙悄聲道：「石公兄弟，如何了？」

黃石公亦悄聲道：「剛才我以秦皇榜占了一卦，得乾卦，卦象所示，非常奇特，因此連我亦感驚奇也。」

李鐵拐一聽，不由大急道：「連你石公兄弟也感驚奇，此卦必定驚人之極，快！快！說給老黑拐聽聽。」

黃石公沉吟道：「乾卦第一象乃『潛龍勿用』，此象所示，秦始皇三道皇榜內容，似與大地潛龍有關，若如是也，則三大建築必驚人之極，於秦朝國運必大有裨益，甚至可令其國運牢固。但此象亦有『勿用』兩字，勿用，即不宜用之意也，用則兇極，對秦朝國運大不利也。同一事物，卦象之中，竟隱示兩種截然相反的預兆，這的確令人驚奇之極！」

李鐵拐亦迷惑道：「當然，當然，連九天秘笈使者的得意弟子亦感驚奇的事，當然世人更難參透了，老黑只想聽聽石公兄弟的判斷，這三道皇榜，對這秦皇朝是吉是兇？是福是禍？這就夠了！」李鐵拐越說越氣越發焦急了。

黃石公不由微微一笑，暗道：李鐵拐外冷內熱的脾性始終不變，這是他的長處，但亦是他的短處，雖對天下蒼生有好處，但於他的得道成眞，卻大有阻滯了。

黃石公微笑道：「乾卦的第二象乃『見龍在田』，此象之意，乃隱示已有眞命人物降臨，此人必替天下帶來希望與生機，但此人目下尚未得形勢，僅潛伏在田而已。」

李鐵拐急着知道下文，未加細思，又忙道：「那第三、第四象呢？石公兄弟！」

黃石公道：「第三象乃『或躍在淵』，第四象乃『飛龍在天』，兩象皆隱示第二象之眞命人物的動靜。『或躍在淵』，意即是否飛騰，尚未下決心，但已於深淵之中，或躍或潛，躍躍欲試，其中隱伏無可限量的潛在偉力，而『飛龍在天』，則揭示目下躍躍欲試之眞命人物，必有一位能如飛龍一飛衝天，遂成天龍，便即眞命天子之兆矣！」

李鐵拐眼神一亮，道：「然後呢？」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第五象『亢龍有悔』，到最後一象『羣龍無首』，則是揭示眞命天子降世後的事了。『亢龍有悔』意即天龍一旦亢奮，便陷入魔之境，其所作所爲，必因衝動妄爲而大逆天機時勢，令其自身亦懊悔不已。而『羣龍無首』，則是『亢龍有悔』的結果，因『亢龍』之亢動，屆時的朝廷必陷混亂之勢，亦即羣龍無首之象也。但此是遙遠之事。」黃石公忽然曳然而止，不再釋析乾卦警兆。

李鐵拐怪笑道：「剛才這番論析，若非出自石公兄弟之口，老黑必定以爲說的人是發瘋了！」

黃石公知李鐵拐亦是道基深厚之士，不敢輕慢他的見解，忙道：「爲甚麼？鐵拐兄。」

李鐵拐笑道：「從這三道小小皇榜，竟引伸推算出天下大勢上下數百年，乖乖，這等本事若非出自九天秘笈使者嫡傳弟子之口，便殺了我老黑也不相信也。」

黃石公沉吟道：「剛才偶占之卦，果然令人驚奇，乾卦者，乾坤之卦也，亦即透示天下大勢的卦象，其中所揭示的未來天下大勢，有些連我亦難參透內隱的奧秘，這亦難怪鐵拐兄迷惑驚疑。」

李鐵拐見黃石公亦附和他自己的驚疑，大喜道：「例如呢？石公兄弟！」

黃石公道：「例如此卦的第一象『潛龍勿用』所示，其中福有禍伏，禍有福依，同一事物，兩種截然相反結果，的確令人迷惑。」

李鐵拐眨了眨眼道：「既有迷惑之處，石公兄弟欲待如何？」

黃石公決然道：「探根究底，此乃師訓所示，既未能參透卦象，便勢必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了，況且此乃乾坤之卦，事涉天下大勢事，我黃石公又豈能半途而廢，畏縮不前。」

李鐵拐又連忙道：「石公兄弟打算如何探究此乾卦之秘？」

黃石公道：「行止未定，隨機應變！」他一頓，忽地微微一笑道：「鐵拐兄亦此道中人，當知天機不可輕洩，你欲知此中奧秘，唯有犯險參與此天機之變，鐵拐兄以爲如何？」

李鐵拐一聽，連連眨眼，似甚感爲難，終於狠狠一拍袒露的大肚子道：「罷！罷！罷！誰教此大奧秘太吸引了，老黑拐唯有拚着一身道行盡失，跟隨黃石公去探索天機吧！」

李鐵拐說着，轉身就走，但忽然轉過頭來，古怪地一笑。

黃石公聰明絕頂，見李鐵拐目中有殺氣一閃，便知他欲有所動作，忙道：「鐵拐兄走啊！爲甚不走了？」

李鐵拐向皇榜掃了一眼，目中殺氣大熾，恨恨的道：「如此殘害天下百姓的榜文，要它作甚，老黑好歹也先出一口烏氣，教那秦始皇知道，天下自有能人，豈容他以一人之喜惡，定天下百姓生死……」

李鐵拐話音未落，手中的烏黑鐵拐突地向那皇榜一旋，呼地一陣狂風平地而起，飛沙走石，在場中人均紛紛走避，就連守榜的四名兵士，亦東歪西倒，站也站不穩了。

在混亂中，李鐵拐驀地伸手向皇榜一招，四道皇榜竟無風自動，脫飛而出，向李鐵拐的手上疾飄而至。

李鐵拐嘿嘿道：「老黑今日便先把這四道吃人皇榜毀了。」

李鐵拐伸手欲接疾飄而至的皇榜，但眼前一花，一隻手閃電般斜伸而至，搶先一步把皇榜抓到手上。

李鐵拐見出手的人是黃石公，不由哈哈怪笑道：「妙啊！石公兄弟，你也忍不住出手，先給點厲害秦皇瞧瞧……咦，石公兄弟，你弄甚鬼把戲？」

李鐵拐見黃石公搶先接皇榜，心道：他必定是恨意難消，拿皇榜來出氣了。

不料黃石公卻把手中的四道皇榜向原來張貼處一送，又閃電般向皇榜連彈四指，四道皇榜各被一指彈力飛送，啪啪啪啪輕聲脆響，四道皇榜已穩穩地貼回原處，其準確性竟不差一絲半毫。

李鐵拐恨恨的把烏鐵拐杖一頓，正欲再刮一陣搗亂的狂風，卻感身子一輕，被黃石公挾着手臂，閃電般帶出人叢。

* * *

離開那皇榜近百丈，黃石公才把李鐵拐的手臂放開了。李鐵拐若運玄功，自然可以掙脫，但卻感黃石公的手指堅如鋼鐵，就算掙脫得出，亦必定大費力氣，因此乾脆任由他挾帶疾退。

此時黃石公把李鐵拐的手臂一鬆，李鐵拐不由怪笑道：「喂！石公兄弟，你是存心做起保皇使者了麼？」

黃石公向西面掠走，一面微笑道：「何謂保皇使者？」

李鐵拐氣不過黃石公的從中阻撓，令他一口惡氣洩渲不去，便亦身形一縱，急急的跟了上來，一面氣呼呼的道：「你師傅以九天秘笈妙演天機，造福世人，她不愧爲天機使者；你卻以順應天機爲藉口，不但任由暴秦滅六國，甚至目睹秦朝暴政施行、漁肉百姓，竟無動於衷，置之不理，就連老黑我欲毀皇榜，出口烏氣亦從中阻撓，這不是保皇使者又是什麼！」

黃石公見李鐵拐恨氣難消的神情，不由微微一笑，道：「好啊，鐵拐兄，難怪師傅早有訓示，判斷你是一位面冷心熱的得道高人，日後導演天機逆轉，大可借助一臂之力，如今看來，鐵拐兄對天下蒼生滿腔熱忱，果然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得道之士，可惜……」黃石公故意一頓，微笑不語。

李鐵拐急道：「可惜什麼？」

黃石公呵呵一笑道：「可惜你甫入乾卦之局，便着了『亢龍有悔』的形相了。」

李鐵拐一怔道：「我老黑如何着了『亢龍有悔』的形相？」

黃石公道：「鐵拐兄乃得道高人，按你的道行功力，堪稱世間飛龍了，但龍若亢奮而盲動，遺害亦必甚大，雖然事後有悔，卻已莫及矣，能不慎乎？」

李鐵拐見黃石公越說越玄虛，不由怪笑道：「石公兄弟欲以天機絕學嚇唬我老黑麼？不然爲甚越說越玄，竟說我亢奮盲動，遺害甚大，更事後有悔，卻已莫及？」

黃石公苦笑道：「不然，鐵拐兄，你剛才若眞的把皇榜毀了，消了一口惡氣，但此舉會帶來甚麼後果？不必說守榜的四名士兵被滅三族，按當今朝廷的暴政，整座歷城的萬千百姓，只怕也無一可以倖免……屆時你有甚感觸了？」

鐵拐兄默然不語了，他忽然歎了口氣，道：「亢龍有悔，果然是亢龍有悔，老黑拐一時衝動，幾乎斷送萬千生靈……多謝你，石公兄弟！」

黃石公微笑道：「鐵拐兄多謝我什麼？」

李鐵拐道：「剛才若非石公兄弟出手阻止，老黑大錯已鑄成，令萬千生靈受害，必令老黑道行大損……幸好這一切及時挽回，老黑不該多謝石公兄弟你麼？」

黃石公呵呵一笑道：「鐵拐兄不必客氣，總之我等黃老道中人，管教眞龍終無亢無悔也便是了，其餘不必計較什麼。」

李鐵拐一聽，亦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錯，吾等黃老道中人，自當携手合力，教那眞龍無亢無悔。」

兩人均當世的絕頂高人，心胸之闊，如海如空，呵呵一笑，也就絕無芥蒂。

這一路說話掠行，不覺已出了歷城，又向西面飛掠，眨眼已進入原趙國地域了，兩人輕功之高，簡直已屆登峯造極之境了。

黃石公又向西面掠行了近百里，李鐵拐也一直緊跟，不過卻絕不過問黃石公的去向。

越過原趙國地域，便進入原魏國地方，黃石公卻沒有絲毫停留的意思，途中略一歇息，又向西面急掠。

眼看已近秦國的故土了，忽見一座高聳的山嶺，如黃色巨龍，盤踞在天地之間。

李鐵拐遙遙一望，忽然對黃石公笑道：「石公兄弟，你知道前面是什麼山？」

黃石公想也沒想，便道：「按乾坤方位，此山應該是嵩山了。」

李鐵拐又笑道：「不錯是嵩山，你又是否知道這嵩山與石公兄弟你有甚淵源關係？」

黃石公道：「師傅早有訓喻，說我黃石公的血脈與嵩山石幔峯黃石洞有莫大淵源，因爲先父便葬在那黃石洞中。」

鐵拐兄一聽，呵呵一笑道：「此事當年我老黑與你師傅九天玄女親眼目睹，果然是千眞萬確的黃石龍脈之洞，你先父也的確葬於黃石洞中，因此嵩山石幔峯黃石洞，是你黃石公的祖墓，你便路經而不去拜祭一番麼？」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人貴有自知之明，我黃石公受那黃石龍脈蔭庇，已天幸遇上恩師九天玄女，授以九天秘笈大法，可以此造福天下，導引天機乾坤，此乃黃石龍脈之至高境界，其餘什麼富貴榮華，並非黃石龍脈所能授與，既然如此，又何必再去苦索追求？」

李鐵拐一聽，不由微歎口氣，道：「果然是黃石龍脈之子，石公兄弟身上的氣質，已不帶半點俗世味了，好，好，不上嵩山也罷。」

李鐵拐一頓，又道：「石公兄弟既然不上嵩山拜祭祖墳，那你一路西行幹麼？」

黃石公伸手向西面一指，道：「此地西行五十里，是什麼地方？」

李鐵拐道：「那是秦國的國都咸陽了，咦，你千里而來，急着入咸陽麼？欲待如何？」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乾卦之現，絕非偶然，實乃乾坤大勢之揭示也，既然如此，吾道中人，又豈可輕輕放過？」

李鐵拐一聽，大喜道：「石公兄弟果然神機莫測，原來早有算謀，但不知先從何處入手爲佳？」

黃石公沉吟道：「乾卦的第一象便是『潛龍勿用』，亦即乾坤大勢由此象開始演化，而乾卦之現，又與那三道皇榜有關，因此乾坤大勢之秘，必與那三道皇榜有極大牽連，石公打算先從皇榜所涉的內容物事入手查察。」

李鐵拐恍然悟道：「原來石公兄弟早有推算，這『潛龍』之象，便應驗於皇榜所涉的修長城、建阿房宮、築驪山墓等三大物事上，這長城、阿房宮、驪山墓，顯然與『潛龍』有甚大牽連，是麼？石公兄弟。」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卦象雖然已露端倪，但是否如此，尚須實地查察，方可判斷。」

李鐵拐一聽，皺眉道：「長城、阿房宮、驪山墓，均爲秦朝的命脈，豈無重兵把守，外人如何可以實地查察，除非石公兄弟打算殺一千幾百人啦。」

黃石公沉吟半晌，忽爾微微一笑道：「秦朝刻正進行此三大工程，工匠奇缺，我等何不來個投其所好，爲我所用哉？」

李鐵拐一聽，不由一陣發呆，喃喃的道：「石公兄弟啊石公兄弟，千扮萬扮，這工匠卻決計裝扮不得也，屆時要你親手示範工匠之巧藝，你卻如何應答。據聞秦始皇迷信方士長生不老之術，何不以神仙一類的身份入朝，如此或許可以成事。」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鐵拐兄不必驚疑，屆時隨機應變便了。」

黃石公與李鐵拐續向西行，當天傍晚時份，便已進入秦國都咸陽城了。

咸陽既爲天下之都，繁盛自然冠甲天下。秦始皇把六國君臣公卿等，均押到咸陽城之囚宮軟禁起來。原來六國的商賈，亦紛紛湧入咸陽，買賣滙聚天下的奇珍異品。

黃石公進入咸陽城，並沒留意城中的繁華，他倒發覺，咸陽城中的皇榜並不太多，比之原齊國歷城的皇榜尚少許多，心道：這或許是秦始皇在自己的老巢營造太平的景象吧。

李鐵拐居然也一改平素的遊戲江湖脾性，乖乖的跟隨黃石公行動，黃石公吃喝，他也吃喝，黃石公住宿客店，他也絕無二話。

當晚深夜，萬籟無聲之際，黃石公卻與鐵拐兄，作夜行人裝束打扮，從客店的窗口掠出，繞咸陽城飛掠一周，才重返店中，神不知鬼不覺，簡直視禁衛森嚴的秦都如無人之境。

事實上，當世中能與黃石公、李鐵拐的輕功相較的，只怕也絕無僅有。

第二天一早，黃石公便向李鐵拐決然道：「走！上秦皇宮城去也！」

李鐵拐一怔道：「上秦皇宮城作甚？」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自然是會一會那一代暴君秦始皇了！」

李鐵拐歎了口氣，苦笑道：「既知那是一代暴君，殺人如麻，

磨牙吮血，如狠似虎，如斯兇險，見他作甚？」

黃石公呵呵一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與當今主宰天下的人面會，又豈能推斷天機逆轉是否已經啓動，吾道中人，有所爲有所不爲，關鍵在於天下蒼生四字而矣，鐵拐兄幸勿猶豫。」

李鐵拐一聽，不由大笑道：「天下人視秦皇殿爲虎狠窩，但還不在我老黑眼內，勢頭不對，老黑施展逃亡功，天下誰可阻得了我。」

李鐵拐說罷，抬脚就走。

黃石公道：「鐵拐兄上哪去？」

李鐵拐大笑道：「石公兄弟不是說去秦皇宮，老黑我猶豫麼？這便決然給你看看，走，立刻上秦皇宮殿去也。」

黃石公又好笑又好氣，他跟前兩步，不放心的叮囑道：「待會進入秦皇城宮禁地，鐵拐兄千萬莫魯莽行事，我等此行目的乃查察乾坤大勢，並非搗亂廝殺，切記！切記！」

李鐵拐呵呵一笑，道：「有你這位天機大師在此，老黑拐豈敢逞强？放心，一切但看你的眼色行事便了。」

黃石公這才暗鬆口氣，他深知此行乃堪察秦朝乾坤大勢的關鍵，萬一弄僵，日後便再無機會了。

兩人一直向秦皇城走去，不多久，便見一座巍峨的城中之城，聳立在咸陽市的西面渭水之畔，這便是當時威震天下的咸陽宮。

越接近咸陽宮，禁衛越發森嚴。漸而路上的行人已絕跡，偌大的一條官道上，竟然只有黃石公和李鐵拐兩人而矣。

李鐵拐不由歎氣道：「厲害！厲害！宮城通道，人跡罕至，果然是孤家寡人、獨夫民賊……如這等幽閉孤寂帝皇之家，便有十乘大轎也抬不動我老黑也。」

黃石公卻悄聲道：「鐵拐兄此刻不進也得進了。」

李鐵拐奇道：「爲什麼？雙腿是我老黑的，若不進，拍拍便回頭可也。」

黃石公微微一笑，忽然密音傳話道：「鐵拐兄且細看宮道兩旁，是否築有排排地堡似的東西，若石公所料不差，那地堡內必有暗哨守衛，但凡進入此宮道之人，必已受其嚴密監視，你若神色泰然勇往直前猶自可，動作稍有閃縮回頭，只怕腦袋便立刻分家了。」

黃石公話音未落，身後忽地傳來了一陣狗吠，兩人回頭一看，只見一隻碩大的野狗，偶爾跑入這條通向咸陽宮的官道，見人跡絕無，心生警覺，便掉頭往回狂奔。

不料就在此時，官道兩旁的地堡，閃電般的射出一道寒芒，繞野狗旋繞一匝，野狗連叫聲也沒及發出，鮮血狂噴，狗頭早已與狗身分家了，那寒芒又閃電般旋回地堡裏面。

李鐵拐吐舌道：「厲害！厲害！石公兄弟所料不差，地堡內果然伏有高手，就憑這一手旋飛刀法，當世中能接得下的，只怕也沒多少人了。」

黃石公鎭靜的一笑道：「咸陽宮雖如龍潭虎穴，但又豈能阻住我等去路，且收攝心神，從容而進，免教秦始皇輕覷天下再無能人。」

黃石公說罷，大步向前，對身旁潛伏的兇險渾似不覺，李鐵拐怪笑一聲，亦跟上前去。

兩人再向前走了一段路，約莫是二、三百丈距離，前面不遠處，突地閃出一道烏黑的宮門，顯然是以生鐵鑄造的，厚達半尺，簡直非人所可能破。宮門外面，數十宮衛分列兩排，左刀右槍，森嚴之極，宮門四周則是數丈高的城墻，城墻上樓堡密佈，隔一丈便有一名宮衛看守，如此防守，只怕就連一隻蒼蠅也休想飛得進去。

黃石公領先施然走近，宮門的兵士居然不聞不問，任由兩人接近。但當兩人接近到宮門外五丈，有一道黃線爲界時，守宮門的兵士便驀地响雷似的吼道：「呔！皇線（黃線）在前，擅越者殺毋赦！」

黃石公的前脚剛剛欲踏上黃線，聞吼聲便又縮了回去，停下脚步，向守宮門的兵士拱手道：「敢請兵大哥通傳入宮，草民黃石公、李鐵拐欲謁見秦皇陛下。」

黃石公的聲音不大，隔了數丈，卻以「無爲眞氣」貫於聲氣中，因此一聲分射數十耳，守宮門的數十兵士竟人人均可聽到。

黃石公話聲傳出，兵士的吼聲停了，又一會，有一名身穿錦衣的漢子從樓堡中走出來，目光如電，霍霍的搜索黃石公和李鐵拐身上、臉上，好一會，才嘿嘿道：「秦皇何等尊貴，豈會隨便賜見草賤之民，汝等敢公然直闖皇城冒犯嗎？」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閣下想必是宮外錦衣衛大人，大人只須通傳進去，就道宮外有巧手工匠及不死長生方士求見，皇上或許會破例賜見。」

錦衣衛一聽，狐疑的又審視黃石公和李鐵拐一會，但見兩人神態從容，倒似胸有成竹，便微一點頭道：「皇上有旨，朝廷還欲招聘巧手工匠及奇術不死長生之士，但有這等異人，務即通報，汝兩人若眞有其材，倒是皇上欲見的人物，但千萬別弄虛作假，否則便犯了欺君之罪，要滅九族的！汝等知道麼？」

黃石公從容一笑道：「錦衣衛大人放心，我等若無眞本事，便吃了豹子膽，也不敢上咸陽宮啦！」

錦衣衛一聽，終於點了點頭道：「汝兩人可以安然抵達宮門黃線之前，果然並非等閒之輩，本官便替汝兩人通傳進宮，但後果如何，是禍是福，便看汝等運氣矣！」

錦衣衛說罷，果然親自策馬馳入宮，向宮內衛通傳去了。

＊　＊　＊

黃石公站於黃線（皇線）外，靜靜等候。李鐵拐無奈，亦只好默默等待，但他齜牙咧嘴，顯然已不耐之極。

終於，那宮外錦衣衛的快馬馳出來了，他的身後尚跟着四匹快馬，風馳電掣的馳近宮門，再從樓堡的密道出來，走在前面的反而是四名跟隨而出的宮內衛。

只見四名宮內衛一字排開，厲聲道：「秦皇萬歲爺有旨，傳黃石公、李鐵拐二人進宮面聖！」

宮內衛說聲剛落，那烏黑大鐵門便蕩開了三尺，僅可容一人正身而過。

兩名宮內衛領前，黃石公、李鐵拐二人在中，後面由兩名宮內衛殿後，魚貫向城門走去，規矩森嚴。

黃石公和李鐵拐跟着兩名宮內衛，正走過城門，李鐵拐突感身子一側，手中的拐杖似被一股强大的吸力扯向城門，鐵拐兄微一發怔間，黃石公已疾地伸手猛按李鐵拐的手臂，李鐵拐突感一股渾厚無比的內力一湧而至，又向那股强大的吸力撞去，這才令他脫離吸力的牽扯，走進城門。

李鐵拐不由吃了一驚，以密語傳音向黃石公道：「邪門！怎的了？」

黃石公亦傳話道：「此城門乃以整塊磁石而造，你那拐杖恰好是以鐵而造，磁石遇鐵，吸力强大之極，若非鐵拐兄你功力精湛，你只怕已被城門連人帶杖吸吮住了，這大概是用來防範進宮私藏武器者，無聲無息，甫近城門，便被連人帶武器吸住，後果自可想見也。」

李鐵拐不由吐舌道：「秦國咸陽宮果然是龍潭虎穴，單是一道城門便如此厲害。」

黃石公微笑道：「更厲害的尚在後面呢，城門雖然厲害，畢竟是死物，容易對付，但秦皇朝中，卧虎藏龍，必有不少高人異士，只怕這才是最厲害的。」

李鐵拐一聽，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此刻我甚至懷疑，我老黑是否上了你的惡當，昏頭昏腦隨你上這見鬼地方了。」

黃石公一聽微笑道：「不錯，鐵拐兄大可以你之昏昏，令秦皇昭昭，如此便可安然來去矣。」

李鐵拐一怔道：「什麼以我老黑之昏昏，令秦始皇昭昭？這豈非發瘋麼？」

黃石公微笑道：「秦始皇不錯是一代雄才大略的帝皇，但天才之極端便是白痴，例如他瘋狂追求不死長生，這不是瘋了是什麼？因此你大可投其所好，以昏昏令其昭昭，秦始皇狂喜之下，說不定還會封你大官當當呢！」

李鐵拐一聽，不由大笑道：「是極，是極，這長生不老之術，我老黑倒有一千九百萬條獨門秘方，隨便亮一條半條那暴君瞧瞧，便必定哄得他昏頭轉向了，哈哈，這很好玩啊！」

黃石公一聽，沒再作聲，卻暗地歎了口氣，心道：玩則好玩矣，但對於秦始皇這位雌雄龍脈合璧、陰陽互化、乾坤顚倒而誕臨世間之子，他每留在世上多「玩」一天，天下又不知多添幾許森森白骨矣！

黃石公沉吟間，宮內衛士正在一座大殿十數丈前停下，向黃石公和李鐵拐喝道：「汝等在此肅候皇上旨意，擅自走動者殺毋赦！」

黃石公從容一笑道：「是，草民遵命。」李鐵拐卻在暗裏狠狠罵道：「秦始皇好大的架勢，碰上這好好大師黃石公在此，算你走運，不然哼哼，我老黑可要大開殺戒了！」

宮內衛士進去大殿稟奏，一會後，即有一連串的吆喝聲，從大殿裏面滾滾而出：「皇上有旨，宣黃石公、李鐵拐晉見！」

黃石公從容而進，對兩旁林立的宮內衛渾似不見，李鐵拐裝傻扮痴，一副放浪仙士的神氣。

快到金階前，黃石公閃目向上面的龍座一瞧，但見一位帝皇端坐龍椅，隆準長目，方額長眉，胸挺肚陷，樣貌怪異，黃石公心道：此人果有帝皇之相，不愧爲雌雄天馬龍脈合璧之子，其獨霸天下，半屬天意，半乃龍脈之力，可惜此人豹形豺聲，必少恩而內伏虎狠之心，如此形格執掌天下，則國雖强而民必苦矣！

黃石公、李鐵拐走到金階前，向上一揖，卻不跪拜。

兩旁宮內衛士大喝道：「大秦始皇在上，汝二人還不三跪九叩嗎？」

黃石公向高坐龍座上的秦始皇含笑道：「草民黃石公參見秦皇。」

此時，文臣班中有人大喝道：「大膽狂徒，竟敢昂首向秦皇說話，還不跪下！」

黃石公向大喝之人瞥了一眼，心中不由一跳，原來此人便是秦朝的相國呂不韋，黃石公與他早打過幾次交道，亦知其本事驚人，暗道

：今番入秦，必有一番惡鬥矣！

黃石公心念電轉，神色卻絲毫不變，依然一派從容含笑。

秦始皇居然不怒，他盯着黃石公和李鐵拐，忽然嘿嘿一笑道：「聽說汝二人自稱巧手名匠及不死長生方士，眞有其事麼？」

黃石公正欲回答，突見呂不韋把手一擺，四名宮內衛士已疾衝而來，二刀二槍齊發，意欲逼黃石公和李鐵拐跪下，否則二人便會前胸穿洞，腦袋搬家。

李鐵拐沉哼了一聲，手中烏黑鐵拐已作勢欲揮，他的功力非同凡响，烏黑鐵拐一揮之下，四名宮內衛士必定非死即傷，接下便必然是一場血腥拚殺，憑李鐵拐和黃石公的本事，殺出咸陽宮倒並非難事，但如此一鬧，黃石公入秦窺探天機大勢的目的便全盤落空了。

閃電般的霎間，黃石公已有對策，只見他驀地長笑出手，指夾掌劈手抓，疾如閃電，四名宮內衛的四件兵器便已落在他的手上。

秦始皇高坐龍座之上，見狀大吃一驚，厲聲喝道：「大膽，未得孤皇令旨，誰敢於金鑾殿上動刀動槍！」他這話不但是喝斥黃石公，連帶呂不韋亦包括在內了。

黃石公從容一笑，道：「秦皇，草民借花敬佛，僅拿幾件兵器作具，表演巧手名匠的技藝給皇上看看。」

黃石公話音未落，不待秦始皇有所表示，默運無為神功，雙手合握四件兵器，猛地一震，四件兵器竟化成碎片。黃石公向碎片一拍，送出一股渾厚無極的掌風，千百碎片呼地越過文武百官，飛向秦始皇正對的殿壁，啪啪啪的連聲脆响，兵器碎片竟全數嵌入壁上，構成一行寒光閃閃的文字。

於驚心動魄之際，秦始皇閃目向對面的殿壁上一瞧，吃驚之餘又一陣欣喜，只見那一行文字道：巧手名匠獻絕藝，方士恭呈長生術。

秦始皇不由大喜道：「衆卿家且回頭一看，二位果然是能人異士，雖然無禮，但孤家亦不加追究也。」

衆大臣聞言回頭一看，只見那行字寒光閃閃，均由刀槍的碎片拼湊而成，嵌於大殿壁上，竟如在木頭上雕琢般工整。衆大臣不由一陣驚喜，暗道：這等絕藝，果然是巧手名匠，當今天下絕無僅有。

其中相國大人呂不韋，吃驚之餘不由一陣狐疑，因為他猛地醒起多年前的「谷城黃石」四字警言，心道：此人自稱黃石公，武功又如此精湛，不知是否與「谷城黃石」有甚淵源？呂某人倒不可輕覷了。

此時秦始皇又轉向李鐵拐，道：「這位先生若有不死長生術，便在孤皇面前試露一手瞧瞧吧！」

李鐵拐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鬼石公把老黑擺上枱了，試問這「長生死死」四字，又豈可輕露於人前？就連我老黑拐苦修多年，尚未滲透這長生不死術，這秦始皇欲在片刻間一蹭而蹴，簡直是發瘋發到家了。

李鐵拐心中犯難，左右為難，深知自己若說無能為力，則必惹秦始皇大怒，不但下令殺人，這石公兄弟的一番計謀也落空了，但若眞的有所顯示，又不知如何入手，進退兩難，不由怔住了。

李鐵拐不知如何是好，正犯難之際，耳邊忽然傳入一聲密語道：「鐵拐兄放心，這大秦皇帝雖年僅廿五，但後宮妃嬪太多，縱慾過度，早已精血不足，丹田虛怯，只須於此稍顯能耐，必可令其信服！」

李鐵拐一聽，知是黃石公密語傳音，以他的「九天秘笈」絕學助他脫困，不由向黃石公呵呵一笑，這才向秦始皇悄聲回話道：「人之生也，乃受氣於水，水即精也，火為神也，精合而後神生，神生而後形全，形全而後色具，色者亦即男女行倫之事也。秦皇似顯力不從心之象，因此欲求長生，務必先求精神形色茁壯也。」

秦始皇一聽，不由又一陣驚喜道：「孤家果然有疾，因為孤家好色，於此果然有虛怯感覺，李方士果然有本事，一眼瞧破孤家之隱衷也，但既已瞧破疾患，尚須以妙法驅之，方為高異者大本事。」

李鐵拐一聽，心道：這暴君果然狂傲之極，後宮隱衷亦敢當殿宣示，看來若不稍顯本事，不但這暴君瞧我不起，只怕連那鬼石公亦在暗中掩嘴而笑矣。

李鐵拐心念急轉，居然不加推辭，向秦始皇呵呵一笑，忽地從身上摸出一根絲線，凌空一抖，絲線便如一根筆直的鐵絲，直向秦始皇的龍案上射去。

李鐵拐道：「秦皇只須以掌心握緊絲線，便有效應矣！」

秦始皇聞言，果然依言以手握住絲線，李鐵拐以左手握絲線的另一頭，猛吸一口眞氣，貫於丹田，再沿手臂疾射而出，深厚之極的黃老玄功眞氣，便沿絲線射出，再導入秦始皇的右手。

秦始皇但感手心握絲線處一熱，一股熱力登時沿手臂而上，經肩井穴、淵液穴、日月穴、京門、王樞、維道，而直達居髎，他但感丹田一陣灼熱，不一會，便自感精氣神充盈，竟有立刻返後宮尋樂的衝動。

秦始皇不由大喜道：「孤家好色，因而有疾，卻居然被李方士一線虛空，便把孤家的隱患消除，李

方士果然異術驚人，但不知剛才以線傳熱，是甚奇醫妙法？」

李鐵拐稍送眞氣，便即停住，心道：多送一點也太便宜這暴君了，多送一點，只怕又添幾位無辜美女的宮中活死人了，他驀地把絲線一抖，便即收回身上，向秦始皇呵呵一笑道：「秦皇既已道出其秘，這便叫以線傳醫吧！」

秦始皇欣然道：「好一道以線傳醫妙法，此法正合孤家後宮妃嬪之用也，若李方士肯留朕宮中為御醫，榮華富貴必享之不盡也！」

李鐵拐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我老黑拐若成了秦朝的御醫，那當眞是吾道中的千古奇聞了，但又不知如何婉謝。

就在此時，文臣中的相國呂不韋大人，已驀地越班而出，向秦始皇秦道：「皇上，黃石公與這位李方士，雖然略顯本事，但屬雕蟲小技，恐未足委以重任也，祈皇上三思。」

秦始皇對呂不韋尚有幾分忌憚，他雖然不滿呂不韋打斷他的興頭，但也不便公然訓斥，便沉聲道：「依仲父主意，對兩位異士，當如何處措？」

呂不韋並不以李鐵拐為意，他的注意力多半放在黃石公身上，他瞥一眼黃石公，忽然嘿嘿一笑道：「黃石公既自稱巧手名匠，想必精於工程建築之陰陽五行佈局，臣此處有一幅阿房宮殿建築草圖，若他能領悟其中的奧秘，方不失為巧手名匠，皇上然後可按才錄用也！」

秦始皇一聽，見呂不韋原來是為他的阿房宮新殿着想，便轉怒為喜，欣然道：「仲父之言甚佳，這便把阿房宮草圖呈上，待黃石公一察便了！」

當下呂不韋也不待黃石公答應，立刻着人到相府把他親手繪製的阿房宮建築草圖拿來。

不一會，阿房宮的建築草圖便已在呂不韋手上了。呂不韋目灼灼的盯着黃石公，沉聲道：「汝既自稱巧手名匠，自問能參透此圖的奧秘嗎？若不能，最好莫試，知耻者勇，本座稟上秦皇，容你等全身出宮便了。」

黃石公一直微笑不語，任由呂不韋連番動作，但他心中卻一陣欣然，暗道：乾卦已露警兆，阿房、長城、驪山墓三大物事，隱伏潛龍威力，對秦朝的氣運大有裨益，甚至足以延緩天機逆轉之勢，黃石公豈能坐視不顧？如今這呂不韋居然乖乖先行呈上阿房宮建築草圖，倒省了一番艱辛探查之勞也！

黃石公這般轉念，便向呂不韋微笑道：「多謝大人好意，但草民素仰大人之才，如今正好趁機求教，因此不嫌冒昧，願一試觀之，以定行止。」

呂不韋見黃石公言語中對他甚為尊崇，心中受用，對黃石公的戒心便略為減輕了。他把草圖向黃石公一展，道：「既然極欲一觀，老夫也就成全你此願吧！就算未能參透，只須坦白無訛，老夫倒也不來為難你便了。」

黃石公含笑點頭道：「草民曉得，多謝大人成全。」一面已運目向阿房宮的草圖上審視，他的神色漸而已一片肅穆了。

李鐵拐一旁卻暗笑道：「這石公兄弟乃天下一等一的天機大師，什麼陰陽五行佈局的奧秘，你這算是神醫面前賣假藥了。」

* * *

黃石公向阿房宮建築草圖仔細一瞧，神色漸轉肅穆，因為他從草圖的宏製中發覺，設計之人非同凡响，處處透出天星佈斗以納龍氣的超凡格局。

例如阿房宮的前殿，是首先施工動土的，其規模之宏，佈局之精，便非同凡响。此殿明堂廣闊，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內可容萬人，殿前排列十二銅人，每尊銅像規定為二十四萬斤，並可豎五丈大旗，宮殿周圍設閣道，由殿前可直達終南山，山上建有宮闕，殿後則有複道過渭水抵咸陽宮。

黃石公仔細審視一遍，心中已有所判斷，暗道：此阿房宮的設計，甚合天星北斗、陰陽五行佈局，顯見設計此圖之人，的確不失為一代風鑑大師，可惜其於地脈一道，尚欠精微，例如殿前有閣道直達終南山，山上並建有宮闕以作星斗，用意乃迎納終南山之浩浩龍氣入阿房宮，但終南山上之宮闕，其座向朝東背西，其用意或許是滙聚中原龍氣，不過卻大反龍脈西出崑崙之地理要旨，如此一來，便成了捨本逐末的小家狹格，於阿房宮的龍氣大有阻滯。

這一點敗筆，黃石公憑他的「九天秘笈」地脈道絕學，自然一目了然，但他此行的目的絕非助秦國延綿氣運，而是恰恰相反，促其強盛的天機大勢逆轉，以盡早除去秦之暴政，令天下蒼生得享眞正太平，他絕對不會向秦國洩此地脈奧秘。

呂不韋見黃石公瞧得極仔細，神色也絕無半點輕覷之意，對他的戒心不由又消減了點。呂不韋見黃石公沉吟不語，便自負的呵呵一笑道：「如何了？黃石公，你又瞧出內含無盡玄機奧秘麼？」

黃石公微笑道：「雖非周詳，但亦知之一二，由此亦足證阿房宮之設計，乃非同凡响的大手筆也。」

呂不韋得意的大笑道：「好

吧！你就把你知道的一二，只管大膽說出來，老夫答應無論對錯均不爲難你便了！」

黃石公含笑點頭，一旁卻幾乎惹得李鐵拐破口大罵，暗道：這見鬼的黃石公，在我老黑面前端正天機大師的絕世才華架子，但在這什麼相國大人面前，卻裝出一副窩囊的樣子，他這簡直豈有此理。

只見黃石公卻淡然一笑道：「是，相國大人，草民大膽述說一二，阿房宮之佈局，果然甚合陰陽五行天星佈斗的格局，之所以如此設計，乃象徵『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亦即皇上由咸陽宮過渭水達阿房，如同天帝由所居之『天極星座』，過銀河『漢』，到達『營室星座』，皇上猶如人間之天帝也。此圖佈局之妙，當世絕無僅有。」

黃石公投呂不韋之所好，末了故意着實誇讚了一下。

呂不韋一聽，果然大喜道：「不錯，不錯，石公先生果然與老夫心有靈犀一點通，把其中的妙處一言道出了。」

此時不但呂不韋欣喜，對黃石公的戒心幾乎完全消失了，就連秦始皇聽黃石公把自己比作「人間之天帝」，猶如從九天之北極帝座，渡銀河抵達「阿房宮營室星座」，處處透示出自己的天命所歸、乾坤懾服，不由大悅道：「好！黃先生果然是巧手名匠之材，甚合朕意，朕決定留用二位卿家，但不知兩位想朕賜封什麼職位？但奏上無妨！」

呂不韋一聽，他雖然欣賞黃石公之材，但絕不希望他留在朝中，他最忌憚有人在風鑑術上與他爭鋒，因此連忙搶先道：「皇上，黃先生既有巧手名匠之材，當量材而用，任其爲工程督鑑，於三大工地實地監察爲佳，至於李先生可爲黃先生副手，一道爲大秦效力也便是了，請皇上聖裁。」

秦始皇一聽，便問黃石公道：「黃先生之意如何？」

黃石公聽呂不韋之意，知他不欲自己留在朝中，以免與他爭鋒，但如此一來，卻誤打誤撞，恰好是黃石公求之不得的事，他當即向秦始皇一揖道：「多謝皇上美意，相國大人賞識，但草民草野之身，實不宜封官晉爵，但請皇上允草民以客卿身份，爲朝廷略盡棉力，也就感恩不淺矣。」

秦始皇因是呂不韋的主意，便道：「仲父之意如何？」

呂不韋見黃石公對名利不敢奢求，心下大寬，欣然道：「便依黃先生所奏裁處便了！」

秦始皇原想把黃石公、李鐵拐留在身邊重用，以抗衡呂不韋的專橫，因爲近年秦始皇亦對呂不韋處處制肘不耐煩了。但這是呂不韋的意思，更加上黃石公本人亦淡薄功名，暫時借重其材之時，倒也不便勉强，因此秦始皇也就下旨道：「依仲父及黃先生之意，朕便聘黃先生及李先生，爲秦國客卿，專責督建三大工程。」

黃石公微一沉吟，便道：「多謝秦皇重用，但草民尚有請求，望秦皇俯允。」

秦始皇欣賞黃石公的才華，聞奏便欣然道：「黃先生有甚請求，盡管奏上。」

黃石公道：「三大工程皆朝廷命脈，土地中必禁衞森嚴，草民大膽請秦皇賜草民一道虎符，以便自由於工地出入，便於草民竭盡督建之責。」

秦始皇欣然答允道：「有職理當有權，朕便賜你自由進出工地虎符一道，當可出入無阻也！」

以其龍氣　破之龍脈

秦國的虎符，形如一尊小虎，上刻「皇帝制詔符旨」六字，代表皇帝的旨令，虎符一出，天下莫敢不從。秦始皇賜於黃石公的虎符，大大方便了黃石公勘察「潛龍勿用」的天機奧秘，因而促成天機的再度逆轉，而秦國亦在天機逆轉的急劇演變中很快覆亡。這等天機奧秘，秦始皇是決不可能參透的了。

當下秦始皇賜了黃石公虎符一道，以及一筆客卿俸祿，並安置兩人在咸陽城中的客卿館中居停辦事。呂不韋更特別派了二十名親兵駐客卿館，供黃石公差調使用。

進咸陽宮時戰戰兢兢，兇險重重；出咸陽宮時有虎符在身，更有相府的親兵護送，堂而皇之，昂然而出，氣派自是不同。

李鐵拐得意洋洋，走出咸陽宮外那道大鐵門時，他呵呵大笑對那宮外錦衣衞說：「如何？咸陽宮雖如龍潭虎穴，我等却又來去自如！你尚敢狗眼看人低嗎？」

宮外錦衣衞陪笑道：「兩位有皇上虎符護身，小人天大的膽子也不敢阻攔啦！」

李鐵拐奇道：「爲什麼？」

宮外錦衣衞肅然道：「虎符一出，天下莫敢不從！稍對虎符不敬，便犯欺君滅族死罪，小人怎敢以身試法？恭送兩位出宮！」

宮外錦衣衞似自覺失言，忽然低喝了一聲，兩旁排列的兵士，隨聲俯身叫道：「恭送兩位出宮！」

李鐵拐和黃石公昂然而出，後面二十名相府親兵護送，威風十足。

李鐵拐不由向黃石公悄笑道：「原來在朝廷做官有這般威儀！石公兄弟呵石公兄弟，憑你的才學，便弄個朝廷大夫當當，榮華富貴從

天而降，豈不樂也悠悠哉？」

黃石公淡然一笑道：「人貴有自知之明，石公本命非富非貴，偶爾涉足此天機大局而已，餘則何求？就算這筆偌大俸祿，亦權作行走之資罷了！」

李鐵拐哈哈一笑，道：「是極！是極！我輩中人，一切不必强求，多多益善，小小無拘便了，但這大肚子多日沒有酒氣塡充了，老黑這酒仙快成凡夫俗子了，石公兄弟便忍心不救我一救？」

黃石公心性隨和，無可無不可，聞言便點點頭道：「皇帝俸祿，鐵拐兄亦有功勞，吃喝之事，任從尊便。」

李鐵拐一聽黃石公答允，不由心花怒放，他猛地一拍大肚子，招手把相府親兵頭目叫上來，笑呵呵的道：「喂！咸陽城中，有哪家酒館最有名堂？」

親兵頭目原來姓姜名達，世居咸陽城，因家世清白，被呂不韋從兵士中升爲親兵頭目，雖然如此，但姜達的俸祿却不多，僅可維持生計而已，因此他一聽李鐵拐問他，又知他新領了一筆不菲的朝廷俸祿，便有心大吃一頓上好酒菜，他先不答李鐵拐的詢問，却涎着臉陪笑道：「小子自然知道哪家是上好酒館，但未知小子是否有這福氣，叨擾一頓？」

李鐵拐笑道：「你這小子，活像地獄放出的饞鬼似的，好吧！你祇管揀好的說出來，老黑拐我一高興，說不定便連你等二十人也請上去大醉一番也！」

姜達一聽，大喜道：「如此先行謝過石公先生，這咸陽城最出名的酒館嘛，說出來嚇你一跳，可大有名堂……」

李鐵拐怪笑道：「你這小子，聽說可以叨光，便樂昏頭，怎的多謝起石公先生，便不謝老黑拐我？」

姜達忙陪笑道：「我等在官府當差的，有奶便是娘，如今皇上所賜的俸祿，均在石公先生身上，我等叨光的，自然總得先謝過掌銀的，這叫打鐵趁熱，免得夜長夢多呵！」

李鐵拐見這兵頭姜達雖然勢利，但勢利得坦白可愛，便不欲爲難他，呵呵一笑道：「你這小子，算你坦白得甚合老黑拐胃口啦！好，好，不與你計較，先把那嚇老黑拐一跳，大有名堂的酒館說出來。」

姜達一聽，這才喜滋滋的道：「這酒館叫鳳翔樓，因爲館中自掌櫃到小二，均是女兒手，甚至館中獨有的名酒也叫西鳳酒，名震咸陽，遠近趨之若鶩。」

李鐵拐道：「鳳翔樓有甚妙處我不想知，但這西鳳酒却非說清楚不可。」

姜達道：「素聞人道，西鳳酒酸、甜、苦、辣、香五味俱全，但五味皆調配恰當，絕不出頭……」

李鐵拐一聽，不由咽了一口唾沫，忙道：「但凡酒中酸、甜、苦、辣、香五味俱全者，已屬上品，若能調配恰當不出頭者，更是萬中無一的極品，快說說如何五味絕不出頭也！」

姜達道：「所謂五味俱全絕不出頭，即酸而不澀，甜而不膩，苦而不黏，辣不刺喉，香不刺鼻，飲後回甘，如含橄欖，大有久而彌芳之妙也……」

李鐵拐一聽，忍不住已連吞數口唾涎，他不待姜達說完，便抬脚急走，一面大聲道：「走！快走！這小子存心不良，把老黑拐奪命的酒蟲也勾出來了……」

李鐵拐走了幾丈，忽然又扭轉身來，盯着姜達道：「喂！你這小子爲甚如此熟悉鳳翔樓？莫非收了掌櫃的好處，替她亂吹一氣嗎？」

姜達忙陪笑道：「小人怎敢？其實鳳翔樓的老闆娘是小的胞姐，鳳翔樓調酒的女師傅是小的甥女兒，其中的妙處，小的據實道來罷了，豈敢有詐。」

李鐵拐這才呵呵一笑道：「原來彼此是一家子，怪道你小子如數家珍啦！好！快走，快走！待會一試便知眞假也」。

咸陽城自秦始皇登基後，更冠絕天下，秦始皇兼併六國時，每破一國，便命工匠繪製其宮殿圖形，然後在咸陽城中仿建，其範圍包括北至田泉，南至渭水，東臨黃河，西到湃水，東西八百里，宮觀二百七十座，其繁盛由此可見一斑。

黃石公、李鐵拐，在護送親兵頭目姜達的引領下，走過幾條繁華的大街，便抵達一座三層高的樓宇前面，樓宇的二樓垂下一幅碩大的招牌，招牌上書「鳳翔樓」三個金漆大字，果然甚有氣派。

黃石公甫接近鳳翔樓，凝神一望之際，心中便不由一動，因爲他發覺鳳翔樓內，竟隱隱透出一股淡淡的紫氣，心道：據地脈及人間兩道所述判斷，紫者龍脈之氣也，亦即後人血脈已承納祖宗龍脈貴氣，日後前程無可限量，不料這鳳翔樓中，竟隱有如此奇人。

黃石公也不說破，祇是向李鐵拐及姜達道：「你等不是急着進鳳翔樓吃一頓嗎？那就走呵！還等什麼？」

李鐵拐一聽，拔腿就走，一面在心中暗笑道：「這石公兄弟表面淡淡然，其實他已被鳳翔樓的五味西鳳酒迷住了，偏要裝模作樣，比他的師傅九天玄女還更清高，可笑呵可笑！」

眾人在姜達的帶引下，走進鳳翔樓。鳳翔樓樓中人客不算太多，但大多是衣著光鮮奢華，一望而知光顧的人非富則貴，店中主事的，果然是清一色的「鳳姐」，從掌櫃到店小二，無一例外，而且招呼周到，手脚伶俐，比之男兒大丈夫有過之而無不及。

鳳翔樓的老闆娘果然是姜達的胞姐，姓姜名鳳姐，因此相熟的人客均稱她一聲「鳳姐」，姜鳳姐也照應不誤，她也不管你叫的人是公子哥兒還是老財富翁。

姜達領先走到櫃枱前，那女掌櫃姜鳳姐正啪啪的敲打着算盤子。「鳳姐，有貴客光顧！」姜達向姜鳳姐吆喝了一聲道。

姜鳳姐一聽，驀地抬起頭來，原來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女子，黃石公一見，心中便又一動，心道：這位女掌櫃子祠宮竟隱現紫氣，由此足證她的後人血脈，必已得祖宗先人龍氣庇蔭矣，而且紫氣竟然直透樓外，她的先人祖宗所據龍穴，必定非同凡響，倒不可輕覷了。

黃石公心中動念，便更留意女掌櫃姜鳳姐的動靜了。

＊　＊　＊

姜鳳姐驀地抬起頭來，見是姜達，哼了一聲，伸手便揪着姜達的耳朵，半嗔半喜的斥道：「你這猴頭，當了相府親兵頭目，便擺起大官的架子，連姐姐也不放在眼內啦！不然怎的半年來沒上鳳翔樓喝酒。」

姜達似很尊畏他這位潑辣的姐姐，他連忙陪笑道：「姐姐錯怪小弟啦！小弟這口官差飯可不易嚼，豈能隨便出來飲酒？今日幸叨兩位先生的光，出來城中，這不是帶人上來了嗎？」姜達說着，又悄聲向姜鳳姐道：「這兩位先生本事驚人，甚得皇上和相國呂大人的歡心，現在掛了個朝廷工程督監的客職，領食朝廷俸祿，更有皇上御賜的虎符，出入天下，無人敢於阻攔，姐姐可要着意招呼侍候。」

姜鳳姐聞言，看了黃石公和李鐵拐一眼，大剌剌的笑道：「你這猴頭，拿什麼朝廷督監來嚇人！姐姐什麼大官貴人沒見過？還用你特別吩咐嗎，兩位先生請進去坐，入門都是客，敝店一律同等招待。」

黃石公目注姜鳳姐，心道：此女倒不失女中丈夫的本色，但不知她的子嗣是男還是女兒？他心中忖念，便向她含笑點點頭，也沒說話，走到館中的一面，分佔兩張飯桌坐下了。

十二名護送相府親兵坐了一席，姜達則陪黃石公和李鐵拐，以及另數名親兵坐了另一席，姜鳳姐遠遠瞥見，黃石公這位朝廷新貴毫無官架，與下人不分彼此，平起平坐，不由暗道這位先生倒甚特別。

姜鳳姐對黃石公甚有好感，因此不待吩咐，便大聲對姜達道：「二弟領兩位先生一場光顧，便進去後厨，着你的甥女孟姜女，用心選一瓶她調釀的西鳳酒出來，也好教兩位先生欣賞一下你甥女兒的絕藝也。」

姜達一聽，連忙答應一聲。「是！掌櫃姐姐，小弟遵令！」然後迅即入後厨去了。

黃石公對李鐵拐微微一笑道：「姓姜的姐弟，倒甚有趣。」

李鐵拐却不耐的涎着臉道：「老黑拐此時此刻哪還心情理會她姐弟有趣沒趣？先要那西鳳酒眞的有趣便萬事大吉了。」

僅一會，便有女店小二送上菜，菜式甚有特色，全部均帶有一個「鳳字」，例如「鳳爪」、「鳳翅」、「鳳肝」、「鳳肉」等等，倒是名副其實的「鳳翔樓」的獨特菜餚。

李鐵拐瞥一眼滿桌「鳳菜」，猛吞了一口唾沫，又嘆了口氣，苦笑道：「姜達這小子，存心要看老黑拐我出洋相了。」

同桌的一位兵士忍不住陪笑道：「李先生是朝廷客籍工程督監，姜大哥天大的膽子，也不敢作弄李先生啊！」

李鐵拐瞪了那兵士一眼，道：「此時此刻，鳳菜鳳肉迷人之極，老黑拐我已唾涎欲滴，偏那小子遲遲不捧酒出來，有肉無酒，猶如餓狗，餓狗搶食的樣子好看嗎？他這不是存心要老黑拐出洋相？」

黃石公此時向後厨凝神一望，忽然便對李鐵拐道：「鐵拐兄稍安毋躁，那西鳳酒祇怕已捧將出來了……」

黃石公話音未落，祇見姜達已笑呵呵的領着一位少女走了出來，少女的手上，果然捧着一大瓶酒。

姜達與那少女走到黃石公、李鐵拐這一席，姜達向黃石公介紹道：「她便是鳳翔樓調較西鳳酒之人，亦是我姐姐的獨生女，姓孟名姜女，她的手藝如何，請兩位大人仔細品嚐。」

李鐵拐此時却呆呆的發怔道：「孟姜女？西鳳酒？鳳翔樓？怎地如此巧合……喂，石公兄弟，你怎知她已捧酒出來也？」

黃石公目注孟姜女，忽然微微一笑道：「酒未出，紫氣已隱隱而來，貴人調貴酒，酒即人，人即酒，據此自可判斷。」

此時，祇見孟姜女向黃石公盈盈一福道：「客官過獎了，既然是舅父大人的貴客，小女子特別精選一瓶而已，是好是歹，任憑客官評議。」

李鐵拐盯着孟姜女，祇見她俏美如茉莉花，清麗脫俗，盈盈如仙

家之體態，不由一怔，暗道：此女年方十八，怎地仙道之氣如此充盈？若說她是仙女下凡，當世祇怕也無人敢道非也……當眞奇哉怪也。

李鐵拐心中疑惑，嘴裏便道：「不錯！不錯！手藝如何，老黑拐我一試便知也！」

李鐵拐說着，已急不及待的倒了一杯，閃電般的呷了一口，登時却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姜達一見，慌道：「李先生怎的了？是好是歹也說一聲啊！若嫌這瓶不好，再選一瓶出來啦！」

孟姜女却微笑不語，俏生生的站在一旁，猶如萬花叢中的一朵茉莉，管你玫瑰艷紅，牡丹華麗，她自靜俏獨處一角，散發迷人清香，簡直如仙如幻。

李鐵拐此時喃喃的道：「玉液瓊漿？瑤台仙品？還是調酒仙女乍降？老天，枉我李鐵拐自負嚐盡天下美酒，如此極品，竟是今日方可初嚐！」

姜達一聽，這才大大鬆了口氣，他見李鐵拐稱讚他的甥女，竟比稱讚他自己更高興，道：「哈！這可好了，李先生果然是善飲之人，但不知嚐出什麼妙處？」

李鐵拐笑吟吟的道：「你這小子，說得半點不錯，果然是五味俱全而絕不出頭，這個酸而不澀，甜而不膩，苦而不粘，辣不刺喉，香不刺鼻……酒如其人，猶如一朵清麗脫俗的仙花茉莉香！」

李鐵拐把酒比作人，又把人比花，人如仙如花，酒自然亦如仙如花，雖然稀奇古怪，却也甚爲貼切恰當。

孟姜女向李鐵拐盈盈一笑道：「先生形如酒仙，得你稱讚一句，西鳳酒、鳳翔樓必名揚四海矣，孟姜女多謝酒仙先生！」

李鐵拐哈哈一笑道：「女娃兒不必謝我，要謝便謝這位石公大哥好了。」

孟姜女含笑道：「酒是你喝的，話是你讚的，爲什麼不謝你反謝這位石公大哥？」

李鐵拐嘆了一口氣，道：「姑娘年紀輕輕，閱歷少，哪知道眞人不露相，露相非眞人這道理？老黑拐我讚妳是事後放炮，但這位石公大哥，却滿肚密圈，未卜先知，姑娘妳未捧酒出來，他已對我說，酒未出，紫氣先現，此乃貴人調貴酒，貴酒如貴人也，姑娘是否應先謝他？」

孟姜女一聽，格格一笑道：「酒仙先生必是酒未醉，人先醉了。」

李鐵拐一怔道：「我如何酒未醉，人先醉？姑娘說笑嗎？」

孟姜女笑道：「不是嗎？若你未醉，怎的吹噓說，這位石公大哥有這等活神仙，未卜先知的本事？」

李鐵拐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失聲叫道：「姑娘妳知道嗎？妳可知道他是誰？這等遙測酒味的技倆，於他的本領來說，不過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罷了……姑娘若不相信，大可當面求他露一手給妳瞧瞧啊！」

姜達一聽，連忙接口道：「不錯！不錯！聽說連皇上及相國大人，對石公先生的本事亦極爲欣賞，如此高人，若能在鳳翔樓露一手，那鳳翔樓必是可以名揚天下也。」

黃石公含笑不語，他心性淡薄，不喜張揚，因此對李鐵拐之言祇當不聞也不問。

此時忽然有人在旁邊呵呵一笑接口道：「這位石公先生若眞有本事，當衆露上一手，我姜鳳姐今日便當免費款待賓客，一律不醉無歸也！」發聲之人，原來是鳳翔樓的掌櫃姜鳳姐，亦即孟姜女的娘親。

孟姜女一聽，連忙悄聲制止娘親道：「娘親！這位石公大哥不喜張揚，快別令人家爲難啦……」

孟姜女話音未落，姜達已呵呵笑着接口道：「石公先生不露一手，祇怕不行了，你看鳳翔樓的人客都爲他鼓掌啦！」

果然一陣掌聲轟然而響，原來在座的人客，一聽掌櫃說可免費款待，不醉無歸，豈會錯失機會？因此均不失時機的鼓起掌來，一面是堵女掌櫃姜鳳姐的口，免她臨時反悔；一面拚命的鼓動黃石公，以便他爲大家賺回一頓免費大餐。

如此一來，不但姜鳳姐難以改口，連黃石公也被擺上枱了。

黃石公心中微感不悅，他瞪了李鐵拐一眼，李鐵拐連忙哈哈一笑，擺出一副與我無干的神氣，好令黃石公莫找他算賬。

黃石公本待不理，但他偶爾與孟姜女眼神相觸時，心中不由一動，居然立刻改變了原來的主意。

祇見黃石公目注孟姜女，微微一笑，忽然輕聲道：「孟姑娘身世堪憐，尚在娘胎，父親便必因病而逝，姑娘自出生即病體纏身，直到八歲，恰逢奇遇，自此本命大旺，百病全消，頓成貴氣大格，非同小可，姑娘不鳴則已，一鳴必定驚人之極，尋常的家釀，經姑娘調較，貴氣所融，頓成千古佳釀也，自此鳳翔樓、西鳳酒，名揚四海，傳頌千秋！」

黃石公的話聲忽地曳然而止，鳳翔樓內，亦一片鴉雀無聲，人人均目注姜鳳姐和孟姜女，且看黃石公的驚人判斷是否靈驗。

好一會，怔怔發呆的姜鳳姐，才一手揪着姜達的耳朵，嗔道：

「你這猴頭，怎的如此口疏，把我母女的私隱全向外人洩露了。」

姜達一聽，登時喊冤叫屈道：「姐姐！妳錯怪小弟也，小弟敢發毒誓，姐姐和甥女兒的私隱，我姜達若有向任何外人洩漏一句的，教我天打雷劈！」

姜鳳姐一聽，不由又一陣發怔，喃喃的道：「若非你洩漏出去，那便是這位先生的神機妙算了……但老天，祇怕神仙降世，也沒測算得如此準確靈驗！」

姜鳳姐一頓，目不轉睛的盯着黃石公，就如遇溺的人狠捏着一根水草，萬萬不可被其溜走了。「不得了……石公先生，你到底是如何測算出來的？」姜鳳姐忽然滿臉肅容的問道。

「是呵！石公大哥，未知你是如何判斷的呢？」孟姜女此時亦笑盈盈的接口道。

黃石公與孟姜女的眼神相觸，不知爲甚，他竟不忍拒絕她的婉求了，黃石公微一沉吟，便輕聲道：「其實也沒什麼驚疑之處，黃某不外據姑娘的形神相貌而判也，姑娘貴氣驚人，髮重骨重筋額冲，且髮尖冲印眉重叠，此乃幼無父之相也，所謂貴體多磨，連姑娘的生父亦承受不起如此貴氣，姑娘自身因此亦必多疾危，尚幸紫氣現於天中之上，再向兩面山林位橫移，此乃主

八歲之年，得先祖龍脈福蔭，與自身本命之貴氣交滙，從此本命大旺，已成貴氣大格，已無往而不利矣！如此貴氣之人，實可點石成金，何況是區區一味調酒？因此尋常之物，一經姑娘調較，貴氣所重，遂成千古佳釀。黃石公草草而判，有冒犯不是之處，尚祈鑑諒。」末了，黃石公忽然客氣得加了一句道。

這一下可把李鐵拐弄得一怔，心道：石公兄弟這是怎的了？怎麼忽然變性似的，當衆賣弄本事來了。

黃石公話音甫落，在場人客便急不及待的發問道：「姜掌櫃，這位先生所判，到底是也不是？」

姜鳳姐瞪了衆人一眼，似怪彼等把她的私隱均聽去了，隨即又爽朗的大笑道：「不打緊！不打緊！老娘的私隱雖然失去，但却換來一位當世活神仙，想必對孟家大有裨益，這叫失去芝蔴，挽回大南瓜也！」

衆人一聽，均大樂道：「好極了！今日這一頓免費餐吃定了。」

姜鳳姐笑嘻嘻的又瞪了衆人一眼，半嗔半喜的大聲道：「老娘這次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等男子漢大丈夫可以，我老娘便會反悔嗎？各位祇管放開肚皮，大飲大嚼，祇是莫貪便宜，把自己的肚子撐壞啦！」

衆人客一聲歡笑，果然各歸各位，大飲大嚼起來了。

李鐵拐不理三七廿一，很快便把一瓶西鳳酒喝光了，姜鳳姐眼見李鐵拐眞如酒仙降世，心中歡喜，又着人連捧了三瓶西鳳酒出來，李鐵拐也不客氣，片刻工夫，又連飲三大瓶。

姜鳳姐不由傻了眼，她盯着李鐵拐，喃喃的道：「酒仙？活佛？鬼怪？不然尋常人喝半瓶也醉倒了，他竟連飲四大瓶西鳳酒？」

李鐵拐這時一抹嘴巴，呵呵一笑道：「痛快！痛快！石公兄弟，今日蒙你帶老黑拐一場大快活也！」他一頓，又轉向姜鳳姐笑道：「女掌櫃！就憑我這石公兄弟幾句話，便如此破費，妳不心痛嗎？」

姜鳳姐大笑道：「老娘今日蒙石公先生評點一番，鳳翔樓、西鳳酒必將名揚天下，比之日後的生意興隆，今日這小小破費，值得之極也，而且，明放着一位活神仙在此，老娘正有爲難之處請他解答……咦？范大叔，你如此驚惶作甚？」

姜鳳姐正欲開口向黃石公求指點什麼，鳳翔樓外却匆匆走進一位老人，姜鳳姐一見，吃驚之下，連問話也忘記了。

* * *

祇見進來的老人向姜鳳姐耳邊低聲說了一句什麼，姜鳳姐臉色登時一變，連忙瞥了女兒孟姜女一眼，老人所說的，似與孟姜女有莫大關係，但怕女兒抵受不住，不敢被她知悉。

不料孟姜女冰雪聰明，她先是發覺范大叔的神色驚惶，又見娘親的臉色大變，立刻便猜到出什麼事了。「范大叔！你快告知我，是否喜良哥他有甚麼不測了？」孟姜女一步急閃到范大叔身邊，低叫道。

范大叔一聽，知無法隱瞞，便長嘆口氣，道：「唉！妳喜良哥他今回當眞是天降大禍矣……他……他已被官府捉去了……」

孟姜女一聽，又驚又急，但仍能保持鎮定，她一手扶住傷心欲倒的范大叔，輕聲道：「到底是甚天降大禍？你先說清楚啊！」

范大叔老淚縱橫道：「姜女姑娘，是這樣……喜良他經商外出，在咸陽西郊返回時，不料天降流星，其中一塊在他身邊擦過，喜良大驚之下便昏倒了，本來這也無大相干，不料有人經過他身邊時，發覺了那塊天降流星石，石上竟有『始皇死而地分』六個刻字，那人一見，唯恐被人知道他見過這石刻字，誅連九族，竟把那塊怪石塞入喜良的包袱中……」

范大叔說到此處，忽然驚惶的

一頓，原來他這時才發覺黃石公、李鐵拐以及一班兵士在近處。

范大叔的話，聲音雖然極輕，但已落入黃石公的耳內，他忽然向范大叔含笑接口道：「大叔不必驚慌，在座的均是自家兒女輩，有話但說無妨。」

范大叔嘆了口氣，才又驚急的說道：「可憐喜良尚不知天降奇禍，他醒過來，執起包袱便趕回咸陽，不料進城時，他那包袱忽然發出一道强光，把守門的官兵驚動了，搜查之下，搜出了那塊可怕的流星石，官兵一見石上的刻字，不由分說，便把他捉住了……」

孟姜女急道：「官兵把喜良哥捉去哪兒？」

喜良道：「聽說此事已驚動了皇上，皇上下旨嚴究，喜良他成了朝廷欽犯，必定凶多吉少了……唉！范某申訴無門，叫天不應叫地難聞，天！爲甚您竟如此作弄范某這白頭翁啊！」

姜鳳姐此時呆呆的作聲不得，好一會，她才失聲的低叫道：「天！這是第六個不幸的男人了……女兒啊女兒，娘親勸妳還是死了嫁人這條心眼吧！」

黃石公一聽，心中不由又一動，他低聲問姜鳳姐道：「姜掌櫃爲甚有此感慨？」

姜鳳姐嘆了口氣，苦笑道：

「我女兒未出娘胎，她爹爹一病去世，此事先生亦已測出，也不多說，但先生尚不知道，孟姜女今年已是十八歲，此地女兒長到十八歲仍沒有婆家，那女兒便非白痴亦是瘋子了，但孟姜女自十四歲起，一連相中五位男家，後來五家的男丁均因病因事不能迎娶她過門，先生說這是否可怕？到范大叔家的獨生子范喜良，孟姜女與那小子亦喜歡上了，不料又弄出這等天降奇禍……老天，我這女兒到底是什麼精靈托生世上？」

孟姜女此時亦向黃石公苦笑道：「教石公大哥見笑了，孟姜女本乃不祥之物，石公大哥那貴氣之判，祇怕瞧錯了。」

黃石公沉吟不語，似在思忖什麼。李鐵拐見黃石公目中忽然精光一閃，猶如夜空閃電劃過，觸之令人心寒，不由微吃了一驚，暗道：不好了，石公兄弟素來沉穩，今日在鳳翔樓中，怎地性情大變？莫非是他遇上孟姜女的「貴氣」所致嗎？若因此惹出甚麼不測風雲，豈非成了俗世所稱的「桃花劫」嗎？不得了也！李鐵拐對九天玄女有承諾，協助黃石公妙演天機，他對黃石公的動靜，便決不會坐視不理。

李鐵拐心念電轉，正欲自告奮勇，出手替孟姜女把她的喜良哥救出來，以此來化解黃石公的「桃花劫」，却不得不頓住，因爲黃石公已搶先一步開口了。

祇見黃石公忽地決然道：「孟姑娘貴氣已成，此點確然無誤，姑娘切勿自悲自棄，至於姑娘的未來夫婿范喜良被冤之事，黃某人今日既已遇上，便決不會坐視不理，黃某人這便前去打探，一有消息當即回報，且請耐心守候。」

黃石公說罷，決然的告辭。李鐵拐不知黃石公有甚打算，祇好先跟了出去，那相府親兵頭目姜達，安慰其姐一句，亦率二十名兵士隨出護送。

黃石公、李鐵拐，由姜達率二十名親兵，護送到咸陽城中的客卿館。

稍事安頓，黃石公便對姜達道：「感相國呂大人厚意，派親兵護送，既已平安抵達，姜頭領可回覆呂大人，祇道黃石公不喜排場，一切從簡便可矣！」

姜達有點爲難道：「呂大人吩咐小人等追隨先生左右，不得擅離職守，小的若率兵回去覆命，祇恐呂大人不高興。」

黃石公微笑道：「姜頭領不必猶豫，照我說話回去覆命便是，我保你平安無恙便了。」

姜達雖知黃石公神算驚人，但事涉相國大人的令旨，他不敢大意，忙追問一句道：「先生爲甚如此肯定？」

黃石公呵呵一笑道：「相國呂大人不外擔心我等出入有甚不便，但我等有虎符在身，天下皆秦土，何處不可去，何處有不便？你以此代轉呈呂大人，他必定不會再爲難你。」

黃石公一頓，見姜達身邊並無雜人，續輕聲道：「那范喜良好歹是你的未來甥婿，你正好趁回府覆命之機，打探一下范喜良的消息。」

姜達一聽，不敢再猶豫，便率二十名相府親兵，回府覆命去了。

李鐵拐對黃石公道：「如此硬拒呂不韋的好意，是否會令他生疑？」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秦嬴、趙呂的龍脈旺氣，今時今日已達巔峯了，往下便是其衰落之時，而且呂不韋此人並非愚庸之輩，在朝中會面時，他已用風鑑術暗察我的骨格形相，終亦相信我等是淡薄名利之士，對他並不構成威脅，他因此才不再爲難，更欣然派親兵護送，所以祇要姜達回去，依我之言回覆，更證我等心性淡薄，絕不會與他在秦始皇面前爭鋒，呂不韋祇會更深信我等，豈會生疑？」

李鐵拐又道：「但姜達這小子可靠嗎？」

黃石公道：「此子雖貪口福之

惠，但亦有其坦白爽快伕義的本性，他既知我等正爲他的未來甥婿范喜良設法營救，按他的本性，便絕不會在呂不韋面前搬弄是非了。」

李鐵拐點了點頭，立刻又不放心的道：「石公兄弟眞的打算設法營救那范喜良嗎？」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一環相扣另一環，因此那范喜良不得不救。」他一頓，又微微嘆口氣道：「其實亦僅是稍盡人事而已。」

李鐵拐不由一怔道：「爲甚麼？石公兄弟尚未見過那范喜良，難道便知其吉兇嗎？」

黃石公微嘆口氣道：「那范大叔三陽枯黑，口撮如囊，人中臃腫，此乃到老無子無女送終之相，范喜良是范大叔的獨生子，他若能洗脫那怪石奇寃，平安而回，范大叔又豈無子送終之理？因此雖未見其人，亦足可定判矣。」

李鐵拐不由亦嘆了口氣，道：「按石公兄弟之判，這范喜良似亦凶多吉少了，然則與他有婚約的孟姜女，豈非又把第六位男子相尅了嗎？天，孟姜女身上潛伏的到底是貴氣還是煞氣也？」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貴氣！絕對是非同凡響的奇貴龍氣。」

李鐵拐道：「但包括她的生父在內，先後已把七位男子的運命受她所尅，這不就是尅星中的煞氣嗎？」

黃石公微一搖頭道：「非也！貴氣、煞氣之分，全在於受感受一方的運命，例如剛遇奇禍的范喜良，本身運命奇衰，如何有緣與孟姜女的貴氣相近？依黃石公之判，孟姜女所承龍脈之貴，絕非人間所可能接納，不然，妃后之貴，非她莫屬。」

李鐵拐奇道：「若非人間之貴，那又是什麼？」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然則鐵拐兄以爲，吾道中的祖師爺老子、師伯鬼谷子、師傅九天玄女等前輩，其本命大格是衰是貴？」

李鐵拐呵呵一笑道：「當然貴格無比，不過此貴非彼貴，人間之貴乃指官祿富貴而言，彼等之貴乃超凡脫俗，與天地同儔之貴……咦？莫非孟姜女之貴，乃吾道中老子、鬼谷子、九天玄女等輩之貴嗎？」李鐵拐畢竟道基深厚，他微一思忖，便亦明白黃石公的含意了。

黃石公點點頭道：「按孟姜女的形格所判，的確有此可能，當然尚須看她日後的境遇如何，方可確定，不過她的貴氣竟能透於形外，此點確實非同小可，按吾師所傳九天秘笈地脈、人倫所論，精、氣、神乃人之本也，本來深潛而絕不外露，若奇貴之精、氣、神透現於形外，則萬中無一，乃集人倫、地脈之大貴滙集而成，其本命已與天機相連矣……」

李鐵拐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失聲道：「按石公兄弟之判，孟姜女莫非亦是目下天機劇變大局中人嗎？」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不錯！直接一點而言，孟姜女甚至是目下促成天機逆轉的重要人物，她的運命，已與事涉天下蒼生的天機大勢融滙矣！因此絕不容有任何差錯，否則讓她爲秦始皇或呂不韋一方所尅制，則天機如何演變，連黃某亦無從推斷了。」

李鐵拐恍然覺悟道：「難怪石公兄弟自告奮勇，爲范喜良之事插手，目的乃因不欲孟姜女直接參與其事……」

黃石公接口道：「若孟姜女參與范喜良之事，其奇貴之氣便與范家暫時脫險，但終究亦難更改其衰敗本命，到頭亦難逃一劫有所干連，反而令孟姜女的貴氣驟洩，於日後逆轉天機大大不利……」

李鐵拐呵呵一笑道：「雖然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但你石公兄弟已答應孟姜女，爲救范喜良出力，若你言而無信，孟姜女必然恨你，屆時她豈肯隨便逆轉那什麼天機大事？」

黃石公決然道：「非也，石公言出必行，豈會言而無信？我既答應設法營救，便必會盡力，刻下祇要打探到范喜良的下落，石公便可出手矣。」

李鐵拐一聽，又吃了一驚道：「石公兄弟打算劫牢？這又開不得玩笑啊！」

黃石公道：「若有必要，便劫牢也在所不惜，總之決計不可讓孟姜女捲入這等可怕的運命漩渦裏面。」

李鐵拐道：「石公兄弟不是判斷范喜良難逃一劫？既然如此，又何必冒此奇險？」

黃石公微嘆口氣，道：「誠然，但可惜范家之事，與孟姜女有甚深淵源，爲促成天機大勢逆轉，則明知事不可爲亦須爲也……有人急步趕來，依步法斷其形，此人必乃孟姜女的舅父姜達無疑……」黃石公忽然沉聲道。

果然，黃石公、李鐵拐居停的客卿館舍外，匆匆的走進一位男子，正是相國大人呂不韋的親兵頭目姜達。

姜達走進來，先向黃石公、李鐵拐一揖道：「小人姜達，向兩位客卿先生請安。」

李鐵拐見姜達很快回轉，便知他並非奸詐之人，呵呵一笑道：「你這小子，剛騙了一頓大口福，彼此酒肉相交了，還客氣什麼？有

話便爽直說出來嘛！」

姜達連忙道：「是……」但欲言又止，神色一陣猶豫。

黃石公見狀，便微微一笑道：「姜兄弟，是有關那范喜良的事嗎？」

姜達一聽，這才嘆了口氣，道：「小人正爲此事特地趕來轉告兩位先生……范喜良身藏欺君之字怪石，本來該滅三族，此事後來被相國呂大人知悉，便把范喜良押入相府審問，後來呂大人竟法外開恩，判范喜良以役代刑，押去北面邊遠之地，修築長城……范喜良總算保住生命了……」

李鐵拐一聽，怪笑一聲道：「不料范喜良這小子竟可保存生命，那呂大人倒算有點人情味啊！」

黃石公微一沉吟，却輕聲問姜達道：「姜兄弟，范喜良身藏的那塊惹禍流星石，未知如何處置了。」

姜達一聽，向四下一瞧，見無任何旁人，這才低聲的道：「此事奇怪之極，小的聽相府的兄弟說，呂大人把范喜良連人帶石押返相府後，審問了范喜良幾句，便把那塊怪石拿進他的密室去了，呂大人出來時，兩句話也沒說，便下令判范喜良修築長城，以役代刑了事……也不知其中有甚奧秘，那怪石的下落，再也無人敢向呂大人打聽了。」

黃石公微一沉吟，便對姜達道：「姜兄弟可盡快趕去鳳翔樓，把范喜良已被押去築長城的訊息，告知你甥女及你姐姐，並說黃石公此行正好北上督建長城，趁便會設法救援，彼等不必爲此事憂心。」

姜達一聽，喜道：「難得先生如此伕義，范喜良遇救星矣！」

黃石公點點頭，又道：「那怪石之事，千萬莫洩漏出去，否則被呂大人知道，姜兄弟必有生命之危。」

姜達慌道：「石公先生神算驚人，既如此吩吟，小的怎敢有違，小的便連姐姐也不告知便了。」

姜達說罷，便向黃石公告辭，趕去鳳翔樓，通報訊息去了。

李鐵拐此時忙道：「石公兄弟眞的打算趕去長城工地，救走范喜良這小子嗎？如此一來，你必定惹怒呂不韋，欲行之大計便落空矣！」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鐵拐兄稍安毋躁，長城工地，乃勢在必行之處，至於救人之事，屆時再隨機應變便了，事不宜遲，鐵拐兄，這便出門去吧！」

李鐵拐一聽，欣然大笑道：「好！好極了！這幾日把我老黑拐困於咸陽城中，幾乎被這帝都的皇氣悶死了，走，立刻起程。」

＊　＊　＊

黃石公、李鐵拐均是塵世中的一代奇俠，說走就走，根本了無牽掛，兩人又有秦始皇御賜的「虎符」護身，出入城關，無人敢阻，更方便行事。

兩人出了咸陽城，向北面走了十里，黃石公忽然折向東行，神色漸轉肅穆，半天沒一句話說。

李鐵拐初是拚命忍耐，不敢驚擾黃石公的思忖，但向東面疾走三十里後，到底按捺不住了，搶前幾步，與黃石公併行，然後若笑若不笑的道：「喂！石公兄弟，我知你神機妙算、鬼神莫測，但老黑拐並非外人，有甚天機異兆，難道不可向老黑拐洩之一二嗎？」李鐵拐說着，又嘆了口氣道：「你若再啞巴似的不開口，老黑拐便悶也被你悶死了。」

黃石公抬眼向前凝目一望，祇見一座形如臥馬的山峯，隱約已現出身形，目中精光忽然一閃，向李鐵拐微笑道：「鐵拐兄乃是得道之人，難道亦被俗世好奇爭勝心感染了嗎？」

李鐵拐怪笑一聲道：「老黑拐這修道啊，自知己之所短也，頂多祇能修至人間酒仙的境界，至於那無慾無求，無嗔無怨的無極仙境，老黑拐是可望而不可及也。」

黃石公不由微微一笑，心道：李鐵拐所言倒非虛也，按他的本命及運數，人間之仙境，他的確已綽綽有餘，但若再進一步，欲達那天仙境界，却仍有艱辛路程需走。這般思忖，黃石公便伸手向前一指，含笑道：「鐵拐兄，前面便是秦始皇據以發跡的驪山陵墓，此行目的，你亦可以猜知一二了。」

李鐵拐畢竟是道基深厚之人，他一聽，便即醒悟，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錯！石公兄弟這是專程破法而來了。」

黃石公微笑道：「你未知甚人施了甚法，我來此破甚麼法？」

李鐵拐哈哈笑道：「你自然是欲破秦始皇的龍脈大法啦！勞動你這位天機大師出手的，若非此驚天大事，祇怕連三歲娃兒也不相信也，哈哈！」

黃石公微笑一下，因爲他的心事果然被李鐵拐說破了，但隨即又肅然道：「在鐵拐兄面前不便相瞞，但此乃逆轉天機，爲天下蒼生福祉的大事，萬萬不可輕洩，否則連我亦未必可以駕馭此乾坤大勢矣！愼之，愼之。」

李鐵拐向黃石公扮了個鬼臉，猛地一拍大肚皮，道：「天機使者的嫡傳弟子告戒，當世誰敢忽略，老黑拐祇當沒聽過也沒說過，什麼逆轉天機的勾當罷了……走也，走也！」李鐵拐說着，鐵拐向地上一

撐，人如飛天大冬瓜，滾滾翻翻，直向驪山翻旋而去。

黃石公微微一笑，他知李鐵拐雖然貌似瘋顛，內裏却極有分寸，如這等事涉天下蒼生的驚天大事，他是決不會輕率行事的，否則，他也不會向他輕洩此天機大事了，黃石公心念乍閃，一晃而過，他微一提氣，人化「嬌龍」，亦閃電般向驪山方向疾射。

黃石公身形一晃，便已越過李鐵拐，接近驪山脚時，却驀地停了下來。

李鐵拐奇道：「石公兄弟，怎不逕上驪山去？」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此時此刻，我非黃石公，你非李鐵拐，明白嗎？」

李鐵拐先是微一怔，隨即恍然笑道：「不錯，不錯，你是朝廷工地督監大人視察朝廷三大工程來也。」

黃石公含笑接口道：「既然如此，那武林中的飛掠疾行功夫，豈能露於官兵之眼下？」

李鐵拐大笑道：「是極，是極，我等虎符在身，大可從容而進，施施然而上也。」

兩人心意互通，果然昂首闊步，施施然而上秦朝的三大機密大工程之一——驪山陵墓工地來。

甫接近驪山陵墓工地邊沿，隱約可聞裏面開山劈石的轟鳴時，盤旋而上的山路中央，便突然閃出一塊石板，上刻「朝廷禁地，擅闖者死」的八個紅字，朱紅大字，仿似鮮血淋漓，單看紅字告示，便知是朝廷皇者之旨意了。

黃石公瞥一眼李鐵拐，李鐵拐會心的呵呵一笑，意即明白，明白了果然是禁衞森嚴的皇家禁地。

黃石公當即大聲道：「吾乃朝廷工地督監，奉旨巡察驪山工地。」

叫聲剛落，石板兩面，突有一陣軋軋機聲響過，隨即露出兩個巨大的洞口，原來每個洞上均是一座可容近百官兵的大營，接而便有身穿盔甲的禁衞軍士從兩面洞口排出，每面各十人，齊發一聲大叫道：「來人可有信物？」

黃石公道：「吾有皇上御賜虎符在此！」接着把身上的虎符高舉在手上。

兩排官兵一見，又仔細驗看了虎符，確證乃皇上御旨之物，這才向黃石公、李鐵拐躬身道：「兩位督監大人請進工地。」

黃石公、李鐵拐大步而上，每隔五里，便有一座關卡，從邊緣到山頂，竟達三十座之多，禁衞之森嚴，令人吃驚。

李鐵拐越上越驚奇，不由喃喃的嘆道：「厲害，厲害！這驪山陵墓，到底隱藏什麼驚天奧秘？竟比金山銀礦更禁衞森嚴！」

黃石公微微一笑，忽然輕聲道：「秦嬴、趙呂、雌雄天馬龍穴、陰陽合璧、乾坤顛倒，一舉而成帝皇霸業，千秋功罪，遂成定局，如果說驪山之上，即潛隱雄天馬穴，其中的奧妙，鐵拐兄明白了嗎？」

李鐵拐微一沉吟，便即大奇道：「據石公兄弟所判，秦始皇一統天下的帝皇龍脈，竟發祥於此驪山嗎？怪道禁衞如此森嚴了，但既然如此，爲甚如今又要大興土木，建造新驪山陵墓？」

黃石公道：「石公兄弟可知道，趙呂即呂不韋的前身也，秦皇嬴政乃嬴、呂兩家龍脈的滙聚產物，因此龍氣之盛，足以一統天下，但僅此而已，嬴、呂兩家龍脈雖旺而不長，旺於一代，亦必衰於二代，呂不韋亦是精通風鑑術之人，他洞悉此中的奧秘，因此才向秦始皇獻計，進行此三項宏大工程，目的乃延續秦國嬴呂的龍氣，以保千秋，驪山陵墓之興建，其目的亦在於此也。」

李鐵拐一聽，不由吃了一驚道：「若呂不韋的妙計成功，集三大工程的偉力，秦國國運豈非可以延綿不衰？如此天下百姓慘不堪言矣……石公兄弟豈可坐視不理？」

黃石公肅然道：「事涉天下蒼生大事，黃石公師訓在身，豈敢或忘？但教黃石公在此，便決不容此滅絕生靈暴政延續生存。」

兩人悄聲說話間，已抵達驪山陵墓的主要工地，但見漫山遍野，皆被役使建築的民工佈滿，其數不下二、三十萬人，北方的石料、南方的木材，幾乎被聚集到這驪山上來了，被役使的民工，有的披枷帶鎖，有的手脚均被鐐銬，顯然大批囚犯，被押上此地以工代刑。萬千民工，除主事施主的少數管家工匠外，大多衣衫襤褸，骨瘦如柴，辛勞疲憊之狀，令人慘不忍睹。

李鐵拐目睹之下，不禁熱血沸湧，連黑臉也漲紅了。

黃石公與李鐵拐在工地中四處巡察，他兩人有虎符護身，出入倒無人敢加阻攔。

驪山陵墓此時已初見規模，果然是驚世大製作。

祇見驪山陵墓高達五十餘丈，四周達五里多長，內裏掘地通達三大泉水，然後灌銅汁以加固，墓中宮殿宏立，設有百官座位，及無數奇珍異寶，墓中又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用機械使之流動，墓頂則遍佈天文星宿，更以人魚之膏作燃油，以長明不滅，墓中各通道又遍設機關，自動射出箭矢毒霧，險峻之極，驪山陵墓，簡直集當世精工名匠之大成矣！

黃石公細察一遍，此時不但李鐵拐咬牙切齒，恨恨不平，連黃石公亦神色肅然，目中精光灼灼，顯然連他也動殺機了。

李鐵拐按捺不住了，他以密音向黃石公傳話道：「怎樣？動手把這殘民墓毀了吧！」

黃石公心神浮動，幾乎衝口而出，以表贊同，但他忽然想起師傅九天玄女的訓誨：「天機運行，必循軌跡，上下左右，東南西北，皆有演變之序；若橫加逆轉，則必惹慘酷殺戮，雖或可一逞己慾，於天下蒼生却如浩劫，非吾道中人所敢妄爲也，愼之，愼之……」

九天玄女的訓誨，浮於黃石公的腦際，如聞旱天驚雷，一下霍然而悟，心道：此時若出手毀墓，憑他兩人的功力，不但如卵擊石，無論如何難於抵禦秦軍的萬千兵馬，就算任他二人施爲，如此宏大的陵墓，祇怕也難毀其一根汗毛，反而打草驚蛇，暴露身份，惹怒秦始皇及呂不韋，大肆殺戮，天下不知又添多少無辜冤鬼也。

黃石公心念電轉，暗愧自己的一時衝動，幾乎誤了大事，不由冷汗直冒，他連忙疾伸一掌，以無爲眞氣向李鐵拐傳話道：「切勿輕舉妄動，否則便成千古罪人……」

黃石公掌抵李鐵拐之背，無爲眞氣直透李鐵拐的心脈、腦海，猶如一字一刺，尖銳之極，令李鐵拐亦不由猛打一個寒噤。

李鐵拐臉色一變，血紅的顏色却終於轉回原來的蒼黑了，祇見他長長的舒了口氣，猶如噴出一股強烈的心火，然後才緩緩的把黑鐵拐朝地上一頓，道：「哎！目睹天下蒼生之苦，老黑拐幾乎走火入魔了……好險，好險！多謝石公兄弟提點。」

黃石公苦笑道：「鐵拐兄不必謝我，石公不過猛省吾師訓誨而已……其實我亦幾乎欲逆天而動了……可惜目下時機未到而已。」

李鐵拐恨恨的道：「時機何時方到？任如此暴政肆虐下去，再多一年一月，天下生靈又不知被滅絕多少了。」

黃石公長長的嘆了口氣，又沉吟一會，忽地決然道：「爲今之計，宜先作周密佈局，以促天機之逆轉！」

黃石公說罷，再無第二句，轉身就決然的離開驪山皇陵的主墓，也不再在驪山上逗留，神色肅穆的下山而去。

李鐵拐無奈跟着黃石公下山，但心中却滿腹驚疑，暗道：這石公兄弟祇怕是氣瘋了，不然既道「周密佈局」，怎的却離開驪山陵墓，既道驪山陵墓是秦始皇的命脈，若佈局破之，不在此地却上何處去也！

李鐵拐驚疑思忖之際，黃石公下驪山後，一直向西面的咸陽城疾走，在距咸陽城廿里的郊外，身形却忽然驀地頓住了。

此際郊野寂靜，了無人跡，東西兩面，却隱約可聞沉悶的隆隆聲。

黃石公向東南西北四方位細察一番，忽地探手入懷，手再亮時，已多了一件物事，原來是其師九天玄女傳贈的「地玄盤」。

李鐵拐素知九天玄女現世人間時有三大寶具，此時一見，不由又羨又奇，暗道：九天玄女果然視黃石公這位「黃帝子孫」爲不世奇材，傾囊相授，竟連她隨身的三大法寶「地玄盤」、「天幻鏡」、「易秘經」，也一併傳授與黃石公了。

祇見黃石公手捏「地玄盤」，沿東南西北、前後左右八方位走了一周，當地玄盤上天地時三針重疊一線，忽然指向東面的驪山方向時，便驀地停住身形，臉上露出一絲欣然的微笑，就如終於準確地判定了什麼似的。

李鐵拐一見，深知黃石公的本事驚人，他此時要做的，必定是什麼驚世之作，連忙一掠而前，驚奇的問道：「怎的了？石公兄弟，莫非在此地發現了什麼驚世大龍脈嗎？」

黃石公微一點頭，隨即又搖頭嘆道：「石公脚下，果然是一條龍脈通道，不過並非石公首發，而是早已有人鑑斷施爲矣……天下之大，果然臥虎藏龍，能人輩出也……」

李鐵拐一聽，不由更感驚奇道：「石公兄弟，當世竟有人超越九天秘笈使者的嫡傳弟子？天！這人到底是誰？」

黃石公神色略一感慨，隨即釋然，他微微一笑道：「此人果然非同小可……鐵拐兄可記得在咸陽宮時，相國呂不韋曾以阿房宮的圖則來考究我等嗎？」

李鐵拐怪笑道：「當然記得，但那祇是呂不韋不自量力，大師面前獻醜罷了。」

黃石公却微一搖頭，道：「不然，呂不韋所製之阿房宮圖則，當時我已細察，發覺其佈局法旨，竟大含風水地脈之道，例如阿房宮主殿之位，龍虎拱衞，有水廻環，恰處龍脈結聚之腹；其中更有地下通道，直抵驪山陵墓，用意爲引驪山陵墓之龍氣，直入阿房宮，與阿房宮的龍氣相滙；若兩者相滙，相輔相承，其龍氣之盛，已足令『天下歸秦』的天機大勢難於逆轉矣……」

李鐵拐一聽，未等黃石公話落，已急道：「秦始皇如此暴虐之君，更有呂不韋以奇材相助，豈非堅

不可摧嗎？單阿房宮、驪山陵墓，便可令其根基穩固，若再加上長城宏偉工程，導引天下龍氣入咸陽郡都，那秦國國運將如何壯盛？」

黃石公肅然道：「此點我亦早已察之，雖然未及親赴長城工地勘察，但憑呂不韋的風鑑之術，極有成功導引天下龍氣可能，若然如此，則秦國國運，屹立千年，亦未可言其長也！」

李鐵拐一聽，不由跌足嘆道：「短短數十年，天下在秦國手中，已令百萬生靈毀於一夕，千萬蒼生水深火熱，若其再肆虐千年，天下勢必草木枯乾矣！石公兄弟啊石公兄弟，你師傳預言天機行將逆轉，祇怕難於應驗了。」

* * *

李鐵拐憂急之狀溢於言表。

黃石公即微微一笑道：「未必！未必……鐵拐兄也不必行激將法，吾師訓示，石公豈感或忘？其實已有妙策對付矣！」

李鐵拐一聽，呵呵一笑道：「好！好極了，老黑拐的心事雖然被石公兄弟你揭破，但能喚出你這逆轉天機的妙策，却也值得之極了……但不知計之安出？」

黃石公伸手驀地一指脚下道：「妙策之一，便在此處也！」

李鐵拐聞言向四下一望，祇見黃石公所站之處，不過山野環繞的一處腹地，西面阿房宮遠隔二、三十里，東面驪山陵墓更距二十里以上，不由怪笑道：「石公兄弟，明放着驪山陵墓不去施為，反而跑到如此遙遠之地？這豈非捨近求遠，本末倒置？」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鐵拐兄身負千里聽聲辨器之術，何不一顯神通，以作求證？」

李鐵拐一聽，眨了眨眼，猛地一拍大肚子，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錯！石公兄弟既有地玄盤之助，我老黑拐豈無大法以證？」

李鐵拐說罷，手執的烏黑鐵拐忽地向黃石公的脚下一插，長達五尺的鐵拐，竟被插入土中，僅露出頂端的杖柄。

李鐵拐猛吸一口眞氣，身形忽如火箭，呼地直衝九霄，在平空中又如神龍飛降，頭下脚上倒墜而下，颼的一聲，他的大黑頭已壓上杖柄，左右耳恰好貼着兩邊的杖壁，雙脚直上，筆直挺立，絲絲不動，就如一根倒插於天地的黑鐵拐杖，鐵拐即人，人即鐵拐，兩者幾已渾然一體了。

黃石公含笑道：「鐵拐兄聽到什麼了？」

李鐵拐默然半晌，忽然驚訝的道：「地下十丈之處，傳出空隆之聲，乖乖！此地十丈之下，竟是空的……咦？而且是一條地下通道，東西走向，各向兩面無盡伸延……老天爺，這是甚神秘法寶？」

黃石公微笑道：「東西兩面極遠終點，可有甚迴音傳出？」

李鐵拐默運玄功，凝神向東西兩面搜索潛行，此時他的玄功之高，已達道家所稱「元神出竅」的至境，元神所至，無遠弗屆，千里微音，無所遁形。

僅片刻，李鐵拐便忽然沉呼一聲道：「西面有銅人鏗鏘迴響了……咦？東面却有似水非水的流動聲……天！這到底是甚物事？」

黃石公忽然輕聲道：「西面阿房宮，殿前廣闊，排列十二銅人……東面驪山陵墓，以水銀作百川、江河、大海……」

李鐵拐一聽，立刻悟道：「不錯，不錯！西端有銅人鏗鏘，即阿房宮也；東端有似水非水流動聲，即驪山陵墓……此地下面十丈，是一條地下一條通道，西抵阿房宮，東達驪山陵墓……果然是了不得的驚人之作！」

李鐵拐說罷，一躍而下，隨手一提，烏黑鐵拐杖已重現於他手上。

黃石公接口道：「因此亦可稱為阿房、驪山兩大龍脈之滙聚通道，呂不韋佈局用意之深，果然教人吃驚。」

李鐵拐怒道：「既然下面是兩大龍脈滙聚通道，趁此僻靜無人之處，合你我兩人之力，震塌下面的通道，令其堵塞，兩大龍脈便不可滙聚也。」

李鐵拐所說的，也絕非虛言，因為憑他和黃石公的功力，聯手合擊之下，足以令石破天驚，震塌地土，堵塞地下通道，自然並非不可能之舉。

但黃石公一聽，却微一搖頭道：「不然，震塌地面，雖可暫時堵塞通道，但秦始皇集天下之力，要重新打通，簡直易如反掌；屆時不但徒勞無功，反而令天下蒼生更百上加斤也。」

李鐵拐嘆了口氣，苦笑道：「如此莫非任由暴君施為嗎？」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吾已有萬全之策也，此地竟是當世兩大龍脈之通道，且四面山為屏水為幃，九曲三迴，恰恰是大地潛龍結聚之處，因此若把此龍脈之地，堪點於一位有志為天下蒼生效力，而決心除暴政反秦之士，則不但盡吸阿房、驪山兩大龍脈精華，令秦始皇龍氣驟洩，更可以其強盛龍氣，助其除暴政反秦的大業……」

李鐵拐一聽，大喜道：「好啊！以其人之道反破其人之身，妙之極了，石公兄弟啊石公兄弟，這在地脈道上叫甚麼名堂？」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地脈之學，有尋龍大法、請龍大法，剛才所述，乃石公據實際而施為，地脈學並無先例，若為其定名，姑且就叫借龍大法吧！」

李鐵拐欣然道：「借暴君之龍，以助除暴君大業，果然是借龍大法，妙之極了！」李鐵拐一頓，又迫不及待地。「石公兄弟，既已定妙法，那就立刻施為啊！」

黃石公一聽，却斷然道：「雖有定法，却不宜倉促而行，因承此龍脈之人選非同小可，萬萬不可草率行事。」

李鐵拐道：「然則何等人選方為適合？」

黃石公道：「此地恰處龍脈之腹，龍氣本已甚旺，再加上吸納阿房、驪山兩大龍脈之氣，則其龍氣之盛，當世已絕無僅有，是以成帝為皇，驚天動地，若根基淺薄，心術不正之人得之，則天下必然又添一代暴君也，因此萬萬大意不得……至於何人乃合適人選，一時之間，亦難出決斷，祇可待圖行之。」

李鐵拐一聽，不由吃了一驚道：「不錯，不錯！假若草率而為，誤將此龍穴點給心術不正之人，則雖有助反秦大業，但亦僅為以暴易暴而已，於天下蒼生有害無益，你我豈非成天下不恥的罪人矣……走！石公兄弟快走也！」李鐵拐忽然大叫一聲道。

黃石公微笑道：「鐵拐兄剛才死活不想離去，此刻又心急怎的？」

李鐵拐怪笑道：「此一時彼一時也，那時老黑拐不明底蘊，石公兄弟原諒則箇；此時既已定下妙策，自然急着上路，好去搜尋承此借龍滅秦大法的驚天人選也。」

黃石公欣然一笑，沒再說甚麼，他微一運氣，右掌向四面一伸又一抓，四塊石頭應掌而起，呼呼向下，掉在黃石公身周的前後左右，恰處東南西北四個方位。

黃石公運氣於掌，驀地向地上一拍，沉聲低喝道：「龍脈，龍脈！暫伏天地，以祈奇緣，騰雲萬里！」

在東南西北四塊石頭的正中，地上恰好現出黃石公的一個掌印，成了一個五品鼎足形格大勢。

李鐵拐又驚又喜道：「石公兄弟，這又叫甚麼名堂？」

黃石公淡淡一笑道：「石公乃以翻天手印，以鎮龍脈，免被東西兩大龍脈相吸相引遁去而已。」

黃石公說罷，身形一晃，已向北面掠出數十丈遠了。

李鐵拐連忙一頓拐杖，跟了上去，一面哈哈怪笑道：「石公兄弟，上哪兒去？」

黃石公決然道：「主宰秦國國運的三大工程，阿房宮、驪山陵墓既已細察，亦已尋出破綻，當可徐圖破之，目下當務之急，自然是全速北上，以一察那驚世大作——萬里長城也。」

李鐵拐一聽，不由樂得大笑道：「石公兄弟果有乃師九天玄女之風，不鳴則已，一鳴定必驚人之極，好，好！這便趕上那驚世之作萬里長城也。」

黃石公、李鐵拐兩人，施展絕世輕功，一路向北掠行，行速之快，猶如光電閃劃，幸而兩人所走的均是山野僻路，絕無人跡，否則被人看見，必以為是降世的神仙或妖怪了。

兩人這一路北行，有山過山，有水越水，不消一日一夜，便已掠上遠隔咸陽數百里的六盤山了。

李鐵拐站於六盤山巔，向兩面極目望去，忽然明白黃石公為甚先登此塞北第一高峯了，站於此山巔峯，北塞風光，竟爾盡收眼底。

但見遠北之地，荒漠黃沙，黃河於近處磅礴而下，左為涇河，右為渭河，涇濁渭清，黃白分明，六盤山之東西兩面，則於崇山峻嶺之間，已聳起一條蒼青色的人造巨龍，西起自臨洮，再下隴西，斜伸通渭，再抵隆德，登臨六盤，再向東伸，出六盤，抵崆峒，插向北地洪德，曲折轉向東南台水，經銅川直抵咸陽，出咸陽再向東曲折蜿蜒，爬行於山巔巨川之間，穿越齊魯之地，直抵極東之海畔……

李鐵拐凝目遠眺之下，不由一陣發呆，喃喃的道：「人造巨龍！果然是人造巨龍！不料皇帝之力，竟可令人間長龍爬伏於萬里山巔……天，化這般驚天人力、財力、物力，可到底於秦朝有甚好處？」

黃石公微嘆口氣，道：「這便是呂不韋力主建造的萬里長城矣，其西起臨洮崑崙山腹，東延直抵咸陽，亦即把崑崙山之浩浩龍氣，導入秦國帝都；再向東伸展，跨越天下龍氣極旺之齊魯地域，直抵東海，猶如巨龍吞吸浩瀚東海之精華，再盡納齊魯地域極旺之龍氣，迴行返回咸陽，亦即天下極旺龍氣盡歸秦國帝都矣，試問憑此乾坤無極的浩浩龍氣，是否足令一國氣運延續千年？這便是此驚世大作之好處矣！」

李鐵拐一聽，不由亦仰天長嘆道：「呂不韋此人法力之高，用意之深遠，當眞鬼神莫測、天地震驚……」李鐵拐一頓，又忽然呵呵一笑道：「幸而當世尚有一位驚世奇人與之相抗，否則，乾坤便盡歸兇秦暴君矣……喂，石公兄弟，你眼下便是秦朝國運根基的驚世之作，却以何法破之？」

黃石公慨然一笑道：「黃石公乃九天玄女的嫡傳弟子，於此地脈絕學勢須施為，以拯救天下蒼生之際，豈會見難而退？那管它千艱萬險，但教黃石公在此，便決不教暴君奸人毒計得逞。」

黃石公慨然道來，此刻他的神色無比堅決，看他的神情，祇怕泰山崩於眼前，亦決難令他皺一皺眉了。

黃石公略說一句，隨即向李鐵拐道：「走，這便趕返咸陽城去。」

黃石公說走就走，身形已衝天而起，眨眼便已掠出十數丈了，李鐵拐雖然疑惑，不知黃石公有甚打算，但明知黃石公這位「黃帝黃石龍脈子孫」心性玄幻，猶如乃師九天玄女，神機妙算，鬼神莫測，他若不肯輕洩，便問亦多餘，不如省回一口氣趕路罷了。

李鐵拐憋了一口悶氣，隨黃石公一路向東南面的咸陽城掠去，不消一日半夜，到第二天清晨時分，便已抵達咸陽城郊了。

李鐵拐功力通玄，這等來回近千里路程，乃屬等閒之事，但心中一口悶氣，却令他極感難受，終於，他長長的呼了口濁氣，向黃石公陪笑道：「石公兄弟，此時咸陽城已近在眼前，你有甚神機妙算，大概不會『天機不可輕洩』了吧？」

黃石公微笑道：「鐵拐兄乃吾道中人，石公的打算，豈敢相瞞？這番入城，不外是欲尋破法之助力罷了。」

李鐵拐一聽，大喜道：「原來石公兄弟已有破法大計了。」

黃石公忽然微嘆口氣道：「法雖有，尚未全，所謂萬事俱備，祇欠順風！」

李鐵拐一聽，見黃石公有為難的神氣，不由大急道：「這『順風』是甚東西？如此重要？竟連堂堂玄機大師黃石公亦為難嘆息？你快說出其去處，待老黑拐替你手到擒來。」

黃石公苦笑道：「這『順風』並非東西，而是一個人選，足以相助吾施法破秦長城龍氣的奇貴人選，而且絕不可勉强，必須此人心甘情願，衷心而發，方可一奏奇功……鐵拐兄以為可手到擒來嗎？」

李鐵拐一聽，不由傻了眼道：「這個却難！難！難也……老黑拐千能萬曉，獨缺了這艱辛可怕的地脈之道，如何去找一位足以助你破長城龍氣的人選，而且尚要其心甘情願，衷心而發，老天爺爺，這又是抄家滅九族的瀰天大罪，當世誰願甘心去做？不如便由我老黑拐自告奮勇，爭這驚天人選做做吧！」

黃石公不由失笑道：「鐵拐兄為天下蒼生請命之心教人敬佩，可惜你所貴的乃仙道，並非人間地脈之貴，因此難以長城之地脈龍氣感應也。」

李鐵拐一聽，不由嘆氣道：「連老黑拐亦難符其求，這『破龍人選』祇怕踏破鐵鞋無覓處矣。」

黃石公忽然喃喃道：「或許不然，或許得來亦不甚費工夫也……一切且看其本命運數罷了。」

黃石公說罷，便毅然決然的向咸陽城走去了。

李鐵拐心中不由又驚又疑，暗道：黃石公這「黃帝子孫」大概是失心瘋了，不然，奔波千里，白走了這許多路，終究却返回咸陽城，莫非那「破龍人選」，便在咸陽城中？若然如此，又何必日出奔走，白費了這許多工夫……不過，李鐵拐盡管心中迷惑，却無奈祇好緊緊跟隨黃石公的行踪。

黃石公畢究是九天秘笈使者的嫡傳弟子。

* * *

黃石公走進咸陽城，他有秦始皇御賜的「虎符」，出入自然方便之極，他進了城後，什麼地方也不去，便逕奔咸陽城中的鳳翔樓來了，看他的神色，就如酒癮吊了三年的酒鬼，終於見到一間酒館，急着一嚐那上等佳釀似的。

李鐵拐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黃石公千不上萬不上，竟上鳳翔樓來了，也不知他餓急？還是瘋了？那女掌櫃姜鳳姐母女，正為那未來女婿范喜良的事憂急如焚，她們哪來心思理會你黃石公什麼「逆轉天機」的大事。

李鐵拐迷惑間，黃石公却已大步走進鳳翔樓裏面，他先與姜鳳姐打了聲招呼，低聲說了一句道：「黃某剛從長城工地回來，有事與孟小姐商議。」

姜鳳姐一聽，又驚又喜，亦連忙低聲道：「石公先生果乃守信之人也……想必已打探到范喜良的下落了，」然後又大聲道：「石公先生和李鐵拐先生必定累了，來，來！先坐下飲一瓶西鳳酒再詳細說話。」

說着，姜鳳姐也不管黃石公是否願意，親自安排了一席酒來，硬要黃石公先坐下飲酒再說。

黃石公居然施施然的坐下了，李鐵拐心中却惴惴不安，暗道：盛意之下必有所求，姜鳳姐待會問起那范喜良的事，倒看你黃石公如何答話……這姜鳳姐豈是好惹的人物，她作怒起來，一頓拐杖趕出去還算是輕鬆的了。

不一會，姜鳳姐的女兒孟姜女，便捧着一瓶西鳳酒，盈盈的走出來了。

孟姜女向黃石公款款的一福道：「石公先生請用酒菜。啊！對了，李鐵拐先生也不必客氣，這一席

是娘親特別為兩位洗塵的。」

李鐵拐一見孟姜女出現，不知怎地，心中便不由突突的一跳，孟姜女身上，似有一種令人迷惑驚喜的神秘氣質，直教見到她的人，心神一陣浮蕩，就連道行高深如李鐵拐，竟亦不能倖免，雖然這祇是一閃而逝，但已足令李鐵拐駭然了，暗道：莫非這孟姜女身上，眞有一種絕世的「人間貴氣」嗎？

李鐵拐心念電轉，他忽然醒悟，為甚黃石公千不去萬不去，踏破鐵鞋無覓處，却巴巴的先上這鳳翔樓來了。

果然黃石公也不言謝，他目注孟姜女，忽然輕聲道：「孟姑娘感懷身世，終日憂憂寡歡，可有渴求運命之變？」

孟姜女一聽，不由幽幽的嘆了口氣道：「孟姜女自出娘胎，便已尅父；長大成人連失六次姻緣，如今更連喜良哥的生命也累及了，世人皆視我為不祥之物，實生不如死，先生若設身處地，是否希望有所轉機？可惜十多年來，孟姜女並無福緣遇此救星而已，哎……」孟姜女心懷感觸，不由哀嘆一聲。

李鐵拐此時心中一動，他已明白黃石公的用意了，不由又驚又喜，暗道：莫非「破龍人選」便在眼前？他這般轉念，忽然便呵呵一笑接口道：「孟姑娘妳好糊塗，明擺着一顆耀目救星在眼前，却在慨嘆救星難遇！」

孟姜女絕頂聰明，她一聽便微微一笑道：「孟姜女自然知道救星已降，才不避羞恥，盡吐心事，但不知那救星是否慷慨伸援手罷了。」

李鐵拐不由一怔，暗道：這女娃兒心思之靈，竟與黃石公的師姐「絕世龍狐」鍾離春不遑多讓，老天爺，與老子一門扯上關係的，怎的盡是這等靈之幻極的奇女子。

李鐵拐呵呵一笑道：「是極，是極！妳既知救星已降，為甚不敢向那救星求上一求了？」

孟姜女欲言又止，似甚難啓齒，黃石公亦沉吟不語，不知思忖什麼。

李鐵拐一見，不由大急道：「石公兄弟啊石公兄弟！你明明有備而來，到此關鍵時刻，怎的啞巴似的不作一聲？」

黃石公嘆了口氣，苦笑道：「孟姑娘的本命雖貴，但運程却坎坷之極，雖欲更變，却須歷盡艱險，更須跳出俗世塵緣，邁入海闊空靈境界，方可望大成，其中所涉之磨折苦困，實非等閒人可以承受，此乃先劫而後大貴之本命運程也，因此一時難於決斷……」

此時孟姜女却微一咬牙，決然的道：「但有轉機，孟姜女並不懼千難萬險。」

黃石公一聽，眼神不由一亮道：「好！有志者事竟成……但未知妳娘親是否肯讓妳去歷險……」

黃石公話音未落，忽然便有婦人搶着應聲道：「求之不得也，石公先生但能令小女改變怪運，姜鳳姐樂意得先向你叩頭了。」

說話之人，正是孟姜女的娘親姜鳳姐，原來她一直留意女兒和黃石公的動靜，聽黃石公這般說，便連忙走過來道，她說罷，果眞拉着女兒孟姜女，要向黃石公叩頭。

黃石公一見，連忙伸手一推，一股渾厚的無為眞氣已送了過去，把孟姜女母女周身裹住，哪還拜得下去？一面道：「姜掌櫃、孟姑娘萬勿客氣，濟世救人乃黃石公師門訓旨，石公豈敢有違？況且實不相瞞，石公今日前來，亦有事相求也。」

姜鳳姐哈哈一笑道：「老娘除了酒菜一席，尚能相助石公先生什麼？」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不然，姜掌櫃有所不知，令千金其實乃目下天機運轉中人，祇要姜掌櫃肯讓她參涉其中，則不但大大有益於天下蒼生，同時令千金亦可於天機運轉大勢中歷練，以應其運程之劫，日後便必可於此風雲變幻中重生矣，未知姜掌櫃心意決否？」

姜鳳姐聽黃石公說得隱晦艱深，深知他必定不便於此公衆場合直道內中的奧秘，但她憑自己的多年閱歷，深信黃石公和李鐵拐均為世外高人，改變女兒怪運的希望，便寄託在黃石公身上了。姜鳳姐稍一思忖，便爽快的哈哈一笑道：「老娘也不曉得那等天機大事，但祇要能令小女風雨中重生，石公先生鼎力提携，老娘便感激不盡矣，豈敢有絲毫疑惑。」

姜鳳姐說着，一手拉着孟姜女，推到黃石公身前，決然道：「石公先生，小女今日就拜託給你了，生生死死決不後悔！」

李鐵拐見狀，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孟姜女果然天生貴格，誤打誤撞，竟被她遇上黃石公這位不世奇人，須知有他相助，還愁什麼怪運纏身？祇怕身陷地獄的死人，亦會被他使之重獲新生也。

李鐵拐瞥一眼黃石公，忽見他此際臉色閃出一絲微紅，心中又不由好笑又好氣，暗道：黃石公雖乃龍脈之子，功力高深，但畢竟是單身男子，帶着一位大姑娘行走江湖，日後的趣事必定好看極了。

但見黃石公臉上的微紅一閃即逝，坦然的向孟姜女一揖道：「難得姜掌櫃如此信任，黃石公僅代天下蒼生一表謝意，事不宜遲，請孟姑娘稍事準備，便須出門趕路

矣！」

孟姜女道：「石公大哥打算去何處？」

黃石公微一沉吟，便道：「先上長城工地，趁便打探一下范喜良的訊息。」

孟姜女一聽大喜道：「好極了，喜良哥天降奇禍，屆時尚望石公大哥援手相助。」

李鐵拐呵呵一笑道：「孟姑娘怪運纏身，此行乃為自救，怎的先救那范喜良了？」

孟姜女嘆了口氣，道：「孟姜女與喜良哥好歹有婚約一場，也不知是否因我的怪運連累了他，因此豈忍眼見他屍棄長城上啊！」

李鐵拐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心道：眼下連范喜良在長城的下落也不知道，卻如何去援手救助？況且此行乃為救天下蒼生而非救一人一物，到頭來祇怕會令妳失望了。

黃石公卻點點頭道：「孟姑娘放心，若有緣相救，石公決不會袖手便了。」

說話間，姜鳳姐已替女兒收拾好行裝，不外是女兒出門的幾件衣服及必需之物，孟姜女向她拜別告辭時，姜鳳姐倒甚爽朗，哈哈一笑道：「妳去吧！有石公先生提攜左右，娘親放心啦！」但當孟姜女跟隨黃石公、李鐵拐走出鳳翔樓時，姜鳳姐卻大聲道：「女兒啊！希望娘親再見妳時，妳已經是另一位重生的孟姜女！」

孟姜女跟隨黃石公、李鐵拐走出咸陽城，來到城北的郊外，山野荒僻，人跡漸稀。

李鐵拐抬眼望一下北面崇山峻嶺，又望一眼弱質纖纖的孟姜女，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石公兄弟啊石公兄弟，你千着萬着，祇怕今回棋差一着了。」

黃石公微笑道：「為甚棋差一着？」

李鐵拐伸手向北面一指道：「長城工地是否均在北面？北面又是否盡是崇山峻嶺？」

黃石公點點頭道：「果然不錯！」

李鐵拐伸手一拍大肚子道：「既然如此崇山峻嶺，老黑拐與石公兄弟你自然不在眼內，但明帶携孟姑娘北上，不及早在城中預備馬車一類代步之物，孟姑娘如何走得上長城工地去？就算走得上去，祇怕長城工地也早就完工了，這還不算棋差一着嗎？」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誰說要北上長城工地？咸陽城北面五里，有一座山叫龍首山，長城不是自北面延伸至此嗎？五里山路，孟姑娘必勝任有餘。」

黃石公一頓，目注孟姜女，忽然輕聲道：「孟姑娘是否知道，妳孟家的祖墳位於何處？」

孟姜女不假思索便立刻道：「每年清明踏青節，娘親必帶我上祖墳拜祭爺爺和爹爹，先祖和先父的山墳合葬處，便在北面的龍首山上。」

黃石公一聽，眼神不由大亮，他連忙道：「孟姑娘請速領引，上妳先祖先父的合葬墳地去……」黃石公說着，伸手一握孟姜女的手腕，竟便向北面疾掠而去。

李鐵拐一見，不由跌足嘆道：「這石公兄弟，近日行事怎的如此神龍見首不見尾？莫非他眞的運逢桃花劫，遇上孟姜女便方寸大亂了……」但也無奈祇好拔足追上前去。

此時孟姜女手兒被黃石公緊握而行，行速竟比平日快了數倍，她但感一股强盛的熱力，自黃石公的手掌傳入自己的手上，再沿手臂而上，入胸入心入肺，再運行四肢百骸，頓感渾身熱力沸騰，不渲洩不足平復心中的急躁，無奈祇好放開雙脚，拚命的向前邁進。

更令孟姜女驚奇的是，眼見自己疾行如飛，身旁的樹木、山石一晃而過，但並不感勞累，反而愈走愈快，愈走愈有勁力。

孟姜女自然並不知道，這是黃石公為助孟姜女脫胎換骨，借趕路之機，開始以無尚的師門絕學——無為神功，在替孟姜女打通周身的奇經八脈，又在趕路中以無為眞氣輸入她的體內，聚於丹田，再釋放出來，無休無歇、無窮無盡，因此孟姜女在短短的五里路程中，便走過常人苦練十載的內功深度了。

無影無聲、無形無息、無為大巧、無處不在，因此而無休無歇、無窮無盡，這便是「無為神功」的精妙之處。

李鐵拐眼見孟姜女健步如飛，愈走愈快，愈走愈有無窮勁力，初是一怔，接而醒悟，不由暗笑道：「石公兄弟與這孟姜女不知是哪一世的緣份，他甫一起首，便向孟姜女傳授師門絕世神氣功了。」

三人掠行了約莫五里路，突見前面一座奇特的山嶺聳立眼前，祇見其西起渭河南岸，蜿蜒東行，至滻河西岸再向南伸延，西端突兀而起，勢如臥龍昂首，氣派雄偉之極。

黃石公一見，不由驚嘆一聲道：「龍首山，果然是龍首之山……」話音未落，他已握着孟姜女的手兒，掠上龍首山上去了。

孟姜女被黃石公帶着，掠上龍首山巓，她竟然毫無倦意，就連氣也不喘，她心中這才感到驚奇，忙向黃石公道：「石公大哥！奇哉怪極，孟姜女跟在你身邊，怎的就如神仙似的，奔走山嶺，竟絲毫不感

吃力？」

黃石公並無答話，他此時正向四周遠眺，他但見一段青蒼色的長城，已屹立在龍首山的西端，恰恰座落於龍首山龍首昂起之處；龍首山的後面，又恰恰是秦國與咸陽城的北城門。

黃石公目睹之下，不由搖頭感嘆，暗道：萬里長城，橫跨天下東西兩面，又與此龍首山後咸陽城相連，咸陽猶如巨龍之腹，西納崑崙，東吸大海，盡吸天下龍氣，咸陽城龍氣之盛，已足令秦國國運延綿千年矣……如此妙絕乾坤的佈局，若一旦毀之，當眞可嘆可惜。

面對如此宏偉的風水大佈局，連身負逆轉天機重任的「黃帝子孫」黃石公，亦不禁一陣猶豫了。

* * *

就在此時，正當黃石公心神浮蕩之際，他耳邊忽然鑽入一縷聲音道：「石公兄弟，此時你還猶豫什麼？」

發聲之人是隨後掠上龍首山巓的李鐵拐，他剛定住身形，便突見黃石公目注龍首山西端的一段長城，默默無言，臉上卻忽紅忽青忽白的閃幻不定，心中不由猛吃一驚。

李鐵拐深知，此際乃黃石公心神浮搖之兆，他精於地脈道之學，乍然目睹妙絕乾坤的風水佈局，不免狂喜，狂喜之下，不禁便受制於風水佈局的迷幻中了，這就有如一位絕頂的武林高手，當發現一種精妙武功時的狂喜，因而不顧一切的研練，而終於走火入魔情形一般無異，而李鐵拐雖然功力通玄，但並不精於地脈之學，因此在此時反而免了當局者迷之苦，而得旁觀者清之樂。

不過李鐵拐與黃石公相交多年，他視黃石公如兄弟、子侄，因此他絕不會坐視不理。

黃石公於心神恍惚之際，忽聞一縷尖音入耳，他雖未醒悟自己已身陷風水迷幻險境，但他到底功力高深，一靈不滅，深潛五分慧根靈性，因此不由便喃喃的亦以腹音回道：「……長城萬里，人間巨龍，天下龍氣盡歸咸陽城……如此宏絕風水佈局，毀之豈非可惜之極？」

李鐵拐一聽，心中更感駭然，暗道：眼前的風水龍脈佈局，莫非當眞妙絕人寰？不然，為甚連身為九天秘笈使者嫡傳弟子的黃石公，亦被其所惑，半陷走火入魔的險境？

李鐵拐不敢猶豫，當即以無尚玄功貫於音勁，以勢若萬鈞之力向黃石公傳話道：「乾坤萬物，皆有美醜善惡之分，其判斷要旨，在於天下蒼生……秦始皇雖一統天下，卻視天下百姓為『黑色人頭』而已，秦朝廷修阿房宮、築驪山陵墓、南戍五嶺、北建長城，被徵民工幾達三百萬，戍邊者死十之五六，服役者十去其九，舉國上下，草木幾枯，白骨遍地，寃烈煞氣充斥寰宇！如此暴君暴國暴政，若任其延綿千年，則天下必血盈河海，骨堆成山矣……石公兄弟尚不警醒？」

黃石公默然無語，仍在人神交戰，好一會，忽爾仰天長嘆道：「天若容秦，乃天無眼！地若為秦，乃地無情！實非黃石公暴殄天物，乃暴朝暴君暴政自取滅亡而已！」

黃石公感慨長嘯忽地曳然而止，他隨即驀然轉身，神色已一派從容淡靜，向李鐵拐微一揖道：「多謝鐵拐兄慨伸援手。」

李鐵拐見狀，知黃石公已肅然跳出險地，不由欣然一笑道：「謝老黑拐作甚？一切皆石公兄弟根基深厚而已。」

黃石公也不再猶豫，他決然的向孟姜女道：「孟姑娘！請速領路，上妳家祖墳去！」

孟姜女剛才但見黃石公與李鐵拐，兩人凝神屏氣，不知在默默交流什麼心聲，不過是霎間之事，她根本就不明白其中的奧秘，此時聞言忙點頭道：「是，石公大哥，孟姜女這便領路上祖墳去吧！」

孟姜女領先向西面走去，走了不到二里山路，便指着前面山腹處的一座墳墓，輕聲道：「石公大哥，那便是我家的祖墳矣！」

黃石公抬眼向四周一看，心中不由一動，但見孟家的祖墳，恰恰座落於龍首山高地西面，亦即龍首山龍首昂起之頸部位置，從北蜿蜒而來的萬里長城，恰處孟家祖墳墓碑的正面。

黃石公一見，心中已有所動，忙沉聲對孟姜女道：「快上墳前看看！」

孟姜女引黃石公走近祖墳前面，墳墓碑上果然刻着孟家先祖、先父的名諱，確實是孟姜女的祖墳無疑。

黃石公凝神屏氣，向墳墓的四周細察，祇見墓之正面恰好對正龍首山龍首之巓，亦即地處龍首之頸，左右各聳起一座山峯，左面之山如虎，右面之山如獅；墓之後則為九曲十三廻的滻河流域，不由便仰首喃喃道：「果然是虎嘯龍吟獅吼穴……不料踏破鐵鞋無覓處，奇緣巧合，得來全不費工夫！」

李鐵拐一聽，忙道：「如何了？石公兄弟！可有定奪？」

黃石公欣然道：「孟姑娘的祖墳果然奇貴無比，乃百年難遇的虎嘯龍吟獅吼穴也，而且奇緣巧合，恰處龍首山龍首之頸部，正對龍首之巓的一段長城，其龍脈地氣已與長城融滙於一體矣……」

李鐵拐尚不太明白，又忙道：「如此又如何行事？」

黃石公微微一笑道：「孟姑娘乃虎嘯龍吟獅吼龍脈之女，她不鳴則已，一鳴必驚天動地，若孟姑娘心誠所致，金石可開，山壁可裂，何況是區區一段人造長城。」

李鐵拐一聽，這才完全明白了，他眨了眨眼，猛地一拍大肚子，呵呵大笑道：「不錯，不錯！孟姜女乃獅吼龍脈的後人，她的聲音猶如虎嘯龍吟，必可一鳴而奏奇功也，孟姜女啊孟姜女，妳果然是萬中無一的『破龍人選』也……呵呵！」

李鐵拐的笑聲忽然一頓，又微嘆口氣道：「話雖如此，但焉知孟姑娘是否甘作此破龍人選？她若不肯，一番心血便付諸流水矣！」

黃石公與李鐵拐的一番言語，孟姜女卻愈聽愈迷惑，不知所措的連眨俏眼兒，她盯着黃石公，輕聲道：「石公大哥，鐵拐先生到底想孟姜女做什麼啊？」

黃石公此時目注孟姜女，微一沉吟，便忽地肅然的道：「孟姑娘目睹天下生靈塗炭，可願援手施救？」

孟姜女乍聞如此天大題目，不由一怔，隨即低聲道：「孟姜女希望自己轉好運，當然亦希望天下人人皆幸福快樂也……但孟姜女是弱質女流，卻如何援救天下蒼生？石公大哥莫為難我了。」

黃石公道：「不然，目下便有一宗事涉天機大勢逆轉的大事，須求孟姑娘全力施為。」

孟姜女對黃石公深信不疑，她一聽便道：「祇要是石公大哥吩咐，孟姜女決不敢推辭。」

黃石公當即決然道：「好！孟姑娘，此刻便以妳身上的奇貴龍氣，為天下蒼生造福吧！快跪於妳祖墳前面，面向龍首山上的長城，為被秦朝奪去的千百萬生靈痛哭一聲！」

孟姜女聞言，果然走到祖墳前面，面向龍首山的長城，跪了下來，放聲哭道：「千百萬生靈啊！孟姜女如今來哭祭了……」

孟姜女哭聲甫起，聲雖不大，但異常尖銳，登時鳥飛樹靜，山野林間一片靜寂。

但僅此而已，並無其他動靜。

李鐵拐初則被孟姜女的哭聲刺了一跳，心中卻一陣欣喜，暗道：黃石公的「破龍大法」終於施展了。但接而又感失望，因為除了鳥飛樹靜，其他一切竟毫無動靜。

李鐵拐心中驚疑，目注黃石公，看他有甚動靜。

祇見黃石公卻沉吟不語，默不作聲，似亦無計可施。

李鐵拐不由跌足微嘆道：「石公兄弟這破龍大法為甚竟不奏效？莫非這秦朝當真氣數未絕嗎？若如此，那是天亡衆生矣……」

就在李鐵拐驚急之際，祇見黃石公眼眉一揚，驀地取出一塊寶物，原來是九天玄女贈賜的「天幻鏡」。

黃石公疾步走到孟姜女面前，以無為眞氣貫於「天幻鏡」上，向四面八方照了一周，然後向孟姜女把「天幻鏡」一展，沉聲道：「天下蒼生慘況皆收攝此鏡中矣，孟姑娘請仔細審視。」

孟姜女聞言向「天幻鏡」上一瞧，登時面色大變，祇見鏡中白骨遍地，充盈於荒郊野嶺，又見萬千囚徒，衣不蔽體，被官兵以鞭子驅趕，正在修築一座宮殿、一座大墓、一道長城，僅一會，萬千囚徒倒地化作白骨，又立刻換上另一批，一批一批的驅趕上來，一批一批的化作白骨，其狀恐怖慘烈之極！

孟姜女瞧到此處，不由厲聲尖叫道：「苛政猛如虎，磨牙吮血，誰敢如此殘害生靈……」孟姜女的厲叫忽然一頓。

因為此時天幻鏡中，已露出一位囚徒的身影，其人身穿囚衣，披枷戴鎖，被人押着，手捧一塊石頭，正向一段修築中的長城腳走去，孟姜女仔細一瞧，不由心痛欲裂，原來此人正是與她訂有婚約的未來夫婿范喜良！

孟姜女正欲驚呼，求黃石公伸援手相救，但驚呼聲未及發出，鏡中的景象突變，祇見范喜良正把手捧的那塊石頭放在長城腳下時，後面的官兵忽然把他一推，連人帶石推入長城腳的石縫中，然後立刻被四塊巨石堵住出路，范喜良的身體，便化作其中的一塊石板，被活生生的填在長城腳下了！

孟姜女不由心膽俱裂，她尚不敢相信，猶如置身夢中的喃喃道：「眞的……這是眞的嗎？」

黃石公肅然道：「天幻鏡所示，皆人間現實，僅是提早一刻，讓孟姑娘目睹而已……」

孟姜女又喃喃的道：「朝廷……為甚把喜良哥活埋在長城腳下……他手捧的是甚麼石頭？」

黃石公道：「他手捧的石頭，便是那塊天降流星石，上面有『秦皇死而地分』六字，此乃天煞之兆，相國呂不韋為去此煞兆，便把范喜良連人帶石，塡塞於長城之腳，乃圖以長城引來之龍氣鎮此天煞兆也！此皆為呂不韋為保秦之氣運，不擇手段之驚天大計……」

孟姜女一聽，她深知黃石公的神算驚人，靈驗無比，不能不信，登時傷心欲絕，放聲痛哭道：「喜良哥啊喜良哥……可憐你天降奇禍，被暴君奸相慘作長城基石……千百萬生靈，慘化如山白骨！天啊天，您若視此無睹，乃天無眼！地啊地，您若睹此而不怒吼，乃地無情矣……」

孟姜女這一場痛哭，由衷而發，直哭得天昏地暗，天愁地慘！

此時天色也眞的驟變了，四下風聲四起、烏雲四合；地也眞的怒動了，隆隆之聲大作，猶如地火奔騰。

黃石公目睹之下，目中精光灼灼；似準備有所動作了。

李鐵拐又驚又喜，暗道：原來黃石公乃以天下蒼生之慘，來激發孟姜女之痛，又以范喜良之死，來打動孟姜女之心，她由衷而發的哭聲，果如虎嘯龍吟，又如獅子之吼！

李鐵拐心念電轉間，黃石公已閃電般的一掠而出，手執的天幻鏡先向孟姜女這面一照，隨又沉聲大喝道：「龍脈之女，痛聲一哭，天下寃烈，倏而雲集，天昏地暗，天愁地慘！以其龍氣，破其龍脈……去吧！」

黃石公一聲沉吼，天幻鏡一旋，射向上面的龍首山長城腳下，但見一道强烈的光芒，如閃電飛龍，破空嘯嘯而去，直撞向龍首山的長城腳下……祇聽如天崩地塌的一聲轟響，龍首山上的一段長城，竟向下一沉，整段塌下！

李鐵拐和孟姜女直瞧得驚心動魄，兩人尚未及驚呼出口，異象却又突生。

但見龍首山的長城甫一塌陷，山野之間，龍首山下的咸陽城周，便突然嘯嘯之聲大作，通道或大或小、或光或暗的七彩光華，便向四面八方呼嘯而去，猶如電閃雷鳴，虎躍龍飛，散向山野大地，瞬即不見踪影。

龍首山巔，頓復清寂，依然是三人一墓，以及一段塌陷的長城而已。

此時孟姜女驚駭之極，連哭也忘記了。

李鐵拐驚奇得連連用手猛拍他的大肚子。

黃石公從容而立，臉上已回復一派莫測高深的微笑。

好一會，李鐵拐才驚魂甫定的喃喃道：「怎的了？石公兄弟……」

孟姜女也失聲的尖叫道：「石公大哥……這是怎麼回事啊！」

黃石公微笑道：「破龍大法終於大成矣！」

李鐵拐一聽，登時醒悟，樂得猛拍大肚子道：「好啊！孟姜女果然是絕世龍脈之女，果然是破龍大法的最佳助力，石公兄弟、孟姑娘，你兩人同為天下蒼生建奇功矣！」

孟姜女却依然不明所以，迷惑的連眨俏眼道：「石公大哥，何謂破龍大法啊？」

黃石公目注孟姜女，心中忽然一動，暗道：孟姜女果然是天機逆轉大勢之人，既然如此，便向她略示端倪亦無妨矣，這般轉念，黃石公便含笑道：「所謂破龍大法，亦即以法破彼之龍氣也，今日之事，亦即蒙孟姑娘之助，以大法破秦朝之龍氣，長城塌崩，吸納自天下的龍氣頓洩，從此之後，秦之長城便虛有其表，而難收其功效矣。」

孟姜女點點頭，似懂非懂道：「那破了秦朝的長城龍氣又如何？」

黃石公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長城龍氣，非同小可，浩瀚無極，成則足可保秦屹立千年而不倒，但長城龍氣既破，其吸納的天下龍氣亦逸洩而去，各歸其地，潛伏不出，秦都咸陽之龍氣因而大減，威力盡失，其地利蕩然無存矣！」

黃石公一頓，又意猶未盡的續向孟姜女解釋道：「秦朝暴政，早已失却人和，如今連地利亦失，則天時亦必捨其而去，天下大勢，一國一君一城，若失却天時、地利、人和，則其敗亡之日，亦必為期不遠矣……孟姑娘亦是此天機大勢局中人，日後自會霍然而悟也。」

孟姜女似懂非懂，迷惑的點點頭道：「是，石公大哥，你說的自然有其道理。」

黃石公目注孟姜女，忽然道：「此地之事已了，孟姑娘為天下蒼生已建奇功，憑此已足令妳略滯之運程轉順境矣！未知日後有甚打算？是隨我行走江湖，還是回返咸陽好好生活？請孟姑娘自作決斷。」

孟姜女沉吟半晌，忽然長嘆了一聲道：「孟姜女多年來鬱鬱寡歡，有幸遇上石公大哥，不但盡悟運命之秘，更明白個人之悲苦，比之天下蒼生根本不算什麼，能為天下蒼生略盡微力，原來亦很快樂啊！因此……」孟姜女忽然臉上一紅，欲言又止。

李鐵拐見了，不由哈哈一笑道：「孟姑娘既有求於我這石公兄弟，為甚不打鐵趁熱，爽快一句道出來？」

孟姜女微一咬牙，遂決然的道：「若石公大哥不嫌棄，孟姜女欲拜你為義兄，便在先祖先父墳前結拜，然後再隨石公大哥行走天下，趁機學一點為天下蒼生效力的本領……石公大哥可願意嗎？」

黃石公一聽，欣然一笑道：「我黃石公有一位如此聰慧的義妹，當然樂意極了。」

於是，黃石公便與孟姜女，雙雙走到孟家的祖墳前面，叩拜天地，結為兄妹，然後即與李鐵拐一道，走下龍首山而去了。

（本文完）

武林奪命銀星故事之二

金戈・文
可飛・圖

姹女勾魂

敉平武林動亂　關心民間疾苦

這是個極陰沉的傍晚，一陣陣朔風勁吹，一朵朵烏雲密佈，別說素有經驗的老人知道，即使是八九歲的小孩子也看得出來，天，要下雨了。

一聲一聲的叫賣聲，在朔風中叫着，顯得如此寂寞，荒涼，雖然是叫賣蠶豆、小食，但是，爲了這個倒霉的天氣不湊趣，所以，那些小販的叫賣聲，全充滿了絕望，還有比小販更可憐的人，叫化……

他們也在叫，求太太、先生、奶奶，可憐的是，街上有如死城一樣，除了偶然有幾張落葉爲朔風所吹、所刮、所捲、所轉，發出似嗚咽、似哭泣的沙沙聲外，四處是一片的陰森。

這個叫化子還在叫，可是，聲音中充滿了悲哀！

天哪！沒個人能夠可憐這個叫化子，如果照這樣的天時，照這樣的缺衣少食，半夜裡，氣溫相信會驟然下降，也可能要下雪，雪一壓，唉！飢寒交迫，風雪交加，叫化子看來是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

這是個燈火輝煌的所在，四面厚帘，飾茵鎏金的火爐中，黑炭殷紅，吐出暖洋洋的熱氣。

居中一張矮几，坐着一個貌相古拙，昂頭赤足，身披錦裘，飄然如仙人般的中年文士，一手提着隻形狀古拙，隱泛烏光的銅爵，沉吟不語，似乎是想甚麼想出了神。

中年文士身後有四個相貌俊美，一色雪肩素衫的少女，有的捧着小金盆，有的托着盤，有的捧着瓶子，在四個少女身後是一張玉屏風，屏風後，隱隱傳來了像竹管弦聲響，奏的乃是古樂府中的「飲馬長城窟」！

「請！」中年文士突然斂了斂神，雙手一托酒爵，這才看見，在另一角，正是文士的上手，也有一張矮几，几後坐着的，乃是一個蓬頭破衣的老丐，老丐雙手空空，雖然几上珍饈並列，面前更有一隻與文士相同的酒爵，可是，老丐並沒有托酒爵，只是默然的坐着。

在這樣地方，坐了這樣個人，簡直大不相配，不過，還更有不相配的事呢！老叫化的左右，也依偎着四個俊美小婢，令老叫化顯得更爲兀突及說不出的蹩扭。

中年文士舉爵邀飲，老叫化却哈哈一笑道：「解仁恭，何必與我來這一套，老叫化是出了名的賤骨頭、下流種，你如此排場，如此相待，分明是別有打算，我說你呀，也不必假扮斯文，故作好人，老叫化心知肚明，你這種黃鼠狼給雞拜年的鬼心思，是別有打算。」

「邢先生，我是一片好意，說實話，我是爲了你好，也爲了丐帮所有的老少好，邢帮主，你是無能爲力的啊，現在，師主如果想殺你，只是舉手之勞，而你一死，唉！丐帮就垮了，說不定，江湖上，永遠不會再有甚麼丐帮的了。邢帮主，我是不忍心……江湖上一大帮派，就這樣消聲匿跡！」

「解仁恭，今日你說的是眞話！」

「句句是眞！」

「他能毀了我丐帮？」

「試問，丐帮如果失去了你，後果又會如何？師主說，會四分五裂！」

「對！那不是合了他的心意嗎？」

「師主說，他可不是一個那樣的昧心人！」

「喔！乍聽起來，還挺好心腸的！」

「師主是個有心人！」

「嗯！」

「他是出於無奈，他是奉命而行！」

「甚麼？他的上面還有人？哈哈，那可眞的應了一句話，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新鮮，新鮮，哈哈哈，原來，還有個主子！」

「實是有主子！」

「他是誰？」

「朝廷！」

「啊！」

「邢帮主，實不相瞞，貴帮的兄弟們，足跡遍天下，而今上，却是個自命英武的皇帝，他剛愎自用，他爲己掩過，但是，你們却在壞他的事，戳穿他的假面具，袁崇煥一案……」

邢紫衣，那個老化子，腦袋嗡的一震，對，他突的想起，那個邊地主帥，那個雄才偉略的袁崇煥，他死得冤枉，他死得可憐，當今，那個自毀長城的昏君，中了滿奴那麼簡單的狡計，他非但不自覺有愧，反而，一棍打到底，坐實了袁崇煥之罪，來個凌遲處死，梟首邊關。

丐帮弟子本擬在法場行劫，但是，他想起了在天牢與袁崇煥見面後的情景。

「朝政不修，宵小橫行，邢先生，就算你將袁某救出，於事何補？君昏臣非，畏敵如虎，唉！多幾個袁崇煥，又能做得多少事？」

「這狗皇帝會殺了你！」

「袁某心事已了，死得其所，何苦多累百姓，更授人口實，邢先生，所求者，代我昭雪不幸之名，則袁某死後有知，也必啣恩地下。」

邢紫衣不禁淚下！

人！誰不好生惡死！

袁大帥却對生死之事，看得如此平淡，並且，他只求死後清名不汚，他痛惜百姓，他也明白朝政不修，是亡國之根本原因，但是，他更明白了，如此朝廷，如此君臣，在如此之局面下，多幾個袁崇煥也是無濟於事，他勸說了邢紫衣，以平民之身，不受朝規，爲民請命，拯民水火。

袁大帥只是記得百姓無辜，他忘了自己死得冤枉，邢紫衣更是被袁大帥的誠懇忠心感動，他哭着出了天牢。

袁崇煥慘死於法場，邢紫衣哭了三日三夜，然後，他找到了監斬的太監，也找到了劊子手，但是，他們哀叫、哭求、申訴……

他們只是奉命而行！

是的，他們只是奉命行事啊！他放走了他們，那想到，當夜，大內宮中能手四出，抓了不少遊民、乞丐，其中有不少是關外流入的難民，本已國破家殘，走投無路，而今更被當作了奸細、流賊。可憐，殺了幾個，也監斃了幾個，放走了幾個，邢紫衣再想去找這些奸臣惡賊狗奴才時，京師戒嚴，幾乎連自己也爲京中好手扣住了。

而今，他又被京中的皇帝注意了，他不禁心神大亂，一直來，他以爲是無形魔頭在作弄，現在，看起來是自己會錯了意！

但是，邢紫衣依然有疑心，素聞無形魔頭思慮週詳，善於弄計，更善於移禍江東，還有，自己誤中孽徒古阿泉的奸計，至今，爲古阿泉所封的下盤，依然無法破穴透關，而今，更是爲人寸步不離的監視着，脫身的機會更少了。解仁恭乃是江湖有名武當世家，可是，他却是一行之首，聞說自己被困，他一直說誤會，而今天，他竟說出了主者後的主使者來。

爲何早先不講？

爲何困我多時？分明其中有詐。

「唉！邢帮主，實不相瞞，我家師主本來是有意解你上京！」

「就該這樣做！」

「就怕夜長夢多，而帮主你的黨徒不少！」

「殺了我，毀了我丐帮，就如你口中所說那樣，這又不是行不通的！」

「然奈天下蒼生者何？」

「啊！」

邢紫衣爲解仁恭這副憂天憂人的表情窘住了！

「天下荒荒啊，帮主，小民將遭大殺劫啊！我們，我即使不能保家護國，也不能坐視百姓深陷水深火熱之中吧！殺了你，毀了丐帮，果然是個好辦法，代朝廷除去了個心腹大患，可是，也算是代那些狗官、奸臣長聲氣，令小民更陷於萬劫不復之地。」

「眞的？」

「邢帮主，解仁恭如有半點虛言假語，叫我滿門不得好死！」

解仁恭竟然罰下了個如此狠毒的咒。

邢紫衣不禁對解仁恭另眼相看，突然，邢紫衣狂笑道：「何不請令師主與老叫化見一面？」

「見他作甚？」

半空中傳來了一聲極蒼勁的語聲。

「你是何人？」邢紫衣面色微變。

「要命的閻君，勾魂的使者無常！」

解仁恭面色大變，他一拍手，四條身影飛起，向發聲處撲去。

不想，就在此時，東角長窗，無風自開，而一股極勁的朔風吹入，將那錦帘也吹得飛了起來，可正好，四個侍婢剛到，就此爲這錦帘一阻。

四個侍婢實具不乏身手，看出不妙，各展身形，竟然在半空中變招換式，那想到，你快，來人更快，只見幾點星光閃動，四個侍婢個個姿勢美妙，側、翻、倒、卸，看來又展開了變招身法，那想到、四個侍婢一落地，却不能站起來了。

而錦帘已卸，只見東角站定兩個，面帶愁容，一身莊稼人打扮的漢子，手中却各執一柄青光閃閃的長劍。

邢紫衣一見這兩人，不禁心頭一凜，他認得這兩個莊稼漢，正是宮中侍衞兩個首領人物，失踪多年的玄牝雙劍煞。

這兩個莊稼漢，非但劍術超羣，更且一身好功夫，精擅七曜神光訣，出手如電，行動似鬼，人稱殺人於無聲，傷人於無形。在其劍下，也不知有多少江湖好手，變成了冤魂！上次在京中，邢紫衣如果不是爲袁崇煥所勸阻，他就可能與這一對劍煞拳怪碰了頭！

邢紫衣算是明白了，所謂有緣千里來相會，哈哈，避得了今天，你就難走得過明天，要見面的，始終會見面，自己如果下盤不靈，以一敵二，即使落了下風，想必，憑仗自己的風虎雲龍十九式，大可一鬥，現在，只有等死的份兒了。

解仁恭面色不變的道：「原來是林家兩位前輩！」

「解仁恭，你還有甚麼事未做的？」

「你們說甚麼？」

「我家老大，叫你辦妥後事。」

「甚麼？」

「問你自己，吃裡扒外，你好大的狗膽！」

「不！兩位前輩，不是我膽大，相反的，正是我膽小，這才落得如此地步。前輩，你讓我說完，想我乃是奉組織之命，聽命於他，兩位想必也明白他之爲人，他之本領、能耐，解某是他的手下籌碼，甕中之鼈，我怎敢對他有所……違抗，可是，我還是左推右延，我實在是逼不得已，我這才說出來，兩位前輩，你們神力如電，你們當可諒解我的苦衷。」

解仁恭不像個飄然出塵之古仙人了，他簡直是個貪生怕死，猥瑣可憐的小人物了。他只求平安，他只求活命，其他，說他有怎樣卑鄙，就有怎樣的卑鄙，低聲下氣，搖尾乞憐。

這一對劍煞是冷酷的，脚步微移，對邢紫衣看了一眼道：「起來！」

哈哈哈，邢紫衣一陣狂笑道：「兩位難道看不出我的下盤已廢了？」

這一個回答令到雙劍煞有些愀然——太凡有眞本領，眞能耐的人，越是看重聲譽，越是尊重對手。

邢紫衣是一代的帮主，他有着極大的聲譽，再說這天下第一大帮的掌門人，實在不是個等閑之輩，徒負虛名者，那想到，他會被陷，他會下盤被廢。

兩林以爲有場激戰，那想到有如此的變化，本來，此地溫暖如春，現在，窗被打開，朔風陡入，加上有四個屍身，而雙劍煞又是面帶嚴霜，此地的氣溫驟變。

尤其是兩林的劍芒吞吐，四目如電，這六道寒芒竟然將他的寒氣凝結，凝結成了冰！

解仁恭誠惶誠恐的醜態，越發增加了三分的寒氣，就是邢紫衣，也有着心灰意冷的感受，因爲，他已感到，朝廷不會放過他，今晚，是他畢命的時候了，誠如那個無形師主所言，他死了，丐帮也得完了！

＊　＊　＊

朔風呼號聲中，那個化子正在叫。

奇怪，他那會有這樣的中氣——叫不停，叫不完？

刷刷刷，刷刷刷，有脚步聲！

天色越來越黑，可是有一羣白影在蠕動，並且極快，極齊整。

「凍死啦，冷死啦！」化子在叫，突然化子又叫了一聲：「該死啦！」

在那些白影走進大街之時，小巷曲徑中，突然出現了十來團灰影，全是化子，啊！化子在此開會不成？

灰影與白影糾纏在一起！

「好大膽的叫化子！」

「好狠毒的錦衣衞！」

原來，來的是京中臭名昭彰的錦衣衞，而叫化子們就是埋伏在此，等候他們的。

為首的一個錦衣衞，一開口，就聽出了陰陽怪氣，再看清楚，一張滿佈皺紋的臉，下巴却是光禿禿的，是個老公公，甚麼？還有廠衞插手。

不錯，這批錦衣衞，乃是京中皇帝直屬，宮內龍、麟兩班好手，可是，明朝的皇帝尤其是末代的皇帝，他們都是膽怯、糊塗、昏庸、多疑，皇帝是誰也不敢相信，那怕是朝中的股肱，所謂心腹之大臣，在皇帝眼中看來，不及一個太監。

所以，鐵龍、神麟兩班的主持者，是個太監，他叫馬遁。

別看這個閹奴，就是因爲他先天被閹，倒促成了他的心願，他是唯一的習成宮中秘笈六甲神罩的一個，今晚，丐帮已埋伏在此，襲擊羣奸，可惜，消息有誤，就算丐帮子弟，爲了脫身，奮不顧身，這幾個丐帮子弟，看來，極難全身而退！

馬遁看清了形勢，一聲令下，他們可是訓練有素，十三人立即圍成了一個圓圈陣勢。

那個高聲哀叫的化子，正是此地的主者，鐵丐花繼日，一雙鐵拳，一套鐵指禪，爲丐帮不知立了多少的功勞，今晚，爲了解救老帮主，他已打定了主意，那怕死，也得先解決了那批廠衞，然後，冒名混入兩儀莊。

邢紫衣在兩儀莊中，而兩儀莊中，有奇門陣法保護，不得莊主默允，那就難入莊中半步。

他們得解決此批人，冒充這批人進入兩儀莊。

鐵丐花繼日首先出了手，人如豹般的一躍而入，剛巧，廠衞們正移動位置，蓬的一聲，花繼日首先與一廠衞對了一掌，那廠衞的掌力不弱，可是，看來此人並非以掌法稱雄，因此，他左手一揚，一道二尺來長的烏光，已向鐵丐之手腕砍下！

鐵丐出手快，心思更快，一掌相抵，一掌未下，烏光斫來，他一個翻身，而一掌變指，向烏光平面點去，那廠衞之烏光，如果爲其點中，勢必門戶不穩，花繼日之第二招鐵指禪，就得進了門！

那想到後面突的悄沒聲息的來了股勁風，並且，封的正是花繼日的數個要穴，花繼日知道來人乃是個極厲害的對手，看得準，而且擊得更狠，他不得不放過那個廠衞，身子一挫，一個「斜渡天塹」，人似流星飛掠般的掠出圈外，不！對不起，一股巨大的攝力，將其封住扣住。

花繼日運勁運氣，反掌阻架，可是，一回頭，眼前只見一張滿佈皺紋，目吐陰狠光芒的臉！

馬遁的六甲攝靈手，一招得手，將個鐵丐攝入了自己的禁圈之內，花繼日反掌來阻，他一聲冷笑，左手一翻，喀的一聲，花繼日如此狠勁的鐵掌，竟然不及對手一翻之力，腕骨一陣刺痛，分明是腕骨爲對方震斷了，他一聲怒吼，翻身想撲上前去，與這個老閹奴來個同歸於盡，身形未動，而胸前已有極强之勁力壓來！尚幸左側傳來一股旋勁，將馬遁之所發，用以擊殺花繼日的六甲力一旋一卸，花繼日久經戰陣，見事極快，乘勢一退一擰，抖手又是一枚多年不用的鐵蛇錐……幾方一湊，才能保住了他的性命，不過也已驚險萬分了。

再看出手救自己的，竟然是丐帮中第一長老祁嘯月，花繼日心中一喜，以爲有了這位大長老的出手還有甚麼可以擔心的，那想到，細看形勢，心中陡然的一震，爲甚麼？原來，祁長老是鬚髮戟張，看來雖神威凜凜，但是，那個閹奴的老公公却依然氣定神閑，雙目湛然，不怒而威，高出了祁嘯月長老一籌。

現在，已形成了一場混戰，除了馬遁與祁嘯月是一對之外，餘下的，可算是羣毆衆鬥，花繼日越看越心驚，因爲，這十二個廠衞，個個有不凡之武功造詣，丐帮尚幸人多，否則，極難拉成均勢。

尤其是兩個錦衣少年，一對判官筆，穩、勁、狠、準，幾個丐帮子弟爲他們兩人拳打，點穴的，一刹那間竟然倒了六個，花繼日明白自己右腕骨已斷，只剩下一隻左手，如果以一敵二，不！那怕是以一敵一，自己也多半落於下風，好在自己人多，去幫助他們搶奪了這一對判官筆後，看來就可以打破這個缺口！

可是，再看看祁長老，他不禁心神大震！

現在，唉！實在並沒有躭擱多長時間，而祁、馬兩人，分明已到了拚勝負、爭高下的時候了。

祁長老已展開了威震江湖的囚龍掌，每一掌的發出，脚下踏的是五行步，而掌分陰陽，互擊互旋，互生互化，至於馬遁是雙脚不丁不八，身形微挫，雙目微睜，而雙掌一分一合……分明是個手持混元的姿勢，而六甲乾靈炁，貫串全身，祁長老如此厲害的陰陽未復之出手神招，於是爲馬遁的搖肩卸勁，就在爲他微微一點、一彈、一指、一撥而走了歪路！

馬遁越來越沉着，越來越威嚴，神睛目灼，一掌比一掌重，一步比一步緩！

花繼日却心中有叫不出的苦，他不是個無名之徒，更不是個下五流、無名之輩，他有眼光，他有閱歷，更具經驗，他那會看不出，祁

長老雖說出掌發招，轟轟發發，神威驚人，但是，常言道得好，陰陰者絕，炎炎者滅，越是雷火風厲，越是無法消竭……祁長老看來決不是這個老太監的對手！

花繼日是個極具心機，更具忠肝義膽之人，他怕祁長老受挫，幾十年威名，到頭來爲個閹奴所破，這太不值，因此，他不敢怠慢，身形似箭般向這兩股勁風糾結之間穿入。

花繼日是一念忠誠，不顧生死而破圈而入，可是，他太匆忙，也太冒失，誠然，在兩個絕頂高手較量之下，在他們的四週，可以說，誰也有護身之神炁，又何況拳勁鼓盪，出手的相激，兩人週圍根本已成了個無形禁圈，除非你的功力足以强抑兩人功力之總和，否則，外人入圈，勢必爲這兩人勁力絞殺！

花繼日只求助祁長老成功，他是甘心情願成仁，那想到這樣，他不但不能助祁成功，自己却已爲馬遁所抖出的六甲乾靈炁所傷，祁長老才借得花繼日的衝擊，硬生生的一退步，自己的大囚龍掌算是撤退一邊。

花繼日却已胸口一下重擊直撞，五臟六腑搗亂了一樣，一股鮮血噴出，花繼日却是依然記得拚命，抖手又是七點黑光，向馬遁七穴打去。

馬遁一聲冷笑，手掌一抖一翻，只見他極瀟洒的抖起一股勁風，宛如隨手寫了一筆草字……而七點寒光斂處，花繼日打出的七枚鐵蛇錐，已爲馬遁用極佳妙的手法收去了。

花繼日再也無法支持，一跤跌在地上，一陣昏迷，令他神智微亂，而七點黑光，已挾極狠勁之力而臨，花繼日現在是只有等死的份了！

一連串的錚錚聲响，而花繼日自己依稀感到有人抱住了他！他微微的嘆一口氣，他鬆了神，他睡着了，不！該說他昏迷了！

馬遁看出了不妙，因爲，又多了個老人，而這個老人看來是如此的慈眉祥目，却又如此的丰神俊秀，顯然他穿了一身僧服，依然有着一股領袖武林尊嚴之態！

馬遁爲此老之聲威所懾，不過，他却是個足智多謀的人物，他明白了，他該走了！

事實上，丐帮弟子這一仗是因爲消息的失實，而屈處於下風，這些看來是皇宮中的侍衞，那想到個個有着不凡的武功，他們十三個人，除了有一兩個受傷外，根本說不上損兵折將，可是，丐帮子弟却死傷不輕……

馬遁想走，現在正是時候，因爲，新的剛到，尚未看清形勢，借此時機，突圍而出，那麼，大有可能，趕到兩儀莊去，扣住那個皇宮之大患，丐帮的帮主邢紫衣入京！

因此，馬遁一聲暗號，就見有人一揚手，抖出了幾枚火星，衆人稍作迴避之時，只聽得炸聲四起，而一股股的濃烟平地升起……好！丐帮中人大呼大叫中，有的怕中毒，有的叫追殺，可是，濃烟四佈中，他們誰也不敢盲目出擊，待得烟消霧散了，馬遁與那些廠衞都不見了。

這一次的伏擊，是徹底的失敗了。

當花繼日醒來之時，他只覺四週有一陣陣的寒氣直襲他的心頭，他翻身坐起，原來自己是躺在一個破莊院中，抬頭一望，見破窗櫺外有雪花飄飄，下雪了，他嘆了口氣。

但是，立即想到了這場伏擊，他手一動，左腕骨一陣劇痛，令他記起了那個滿臉皺紋的太監來，他唾了口唾沫，低聲咒罵了兩句，而一個三袋弟子在他面前出現了！

「花大哥，你先喝口酒！」

「不！我！唉，只有你我兩個？」

「還有幾個兄弟，在門外放哨！」

「這兒是……」

「袁家祠堂，一座破廟，哼哼，先代出了幾個高官、大員，起祠堂、豎旗杆，唉！現在，看，成了咱們叫化子的起居，狐鼠的巢穴！」

花繼日懂得那小叫化子的言中之意，這樣的天色，這樣的世道，實在想不出有甚麼值得興奮的事可以提出來數說數說，這樣的天色，顯然容易令人具肅殺之感、消沉之情啊！

可是花繼日却依然記住着，如何混進兩儀莊之事，在他心目中，唉！帮主的性命事大！

「祁長老呢？」

「到兩儀莊去了！」

「啊！甚麼？」

「花大哥，你是擔心他們走不進兩儀莊？」

「唉！小兄弟，誰不知兩儀莊是出了名的八卦、陰狠……據說，這機關消息，奇門五行，可以說，不熟悉莊中佈置，不獲得莊中人的允許，誰敢擅自闖莊？眞的如此，非但寸步難行，簡直動輒有險的啊！」

「可是，韋老前輩他看來……如胸有成竹的！」

「唉！他……」

「花大哥，你別再擔心了，非但祁長老他不至於那麼傻，就算陸長輩，他也不至於毫無所見而貿然的闖向兩儀莊，其實，如果不是因爲花大哥你……」

「我？」

花繼日是個玲瓏剔透的人物，因此，由祁嘯月吩咐、安排，幾個丐帮弟子作爲守衞，甚至於，暗中還留下一二個比自己更有身份的長老作爲監護人，帮中弟子，那一個不佩服老帮主，自從老帮主中伏仙逝，丐帮爲了爭這帮主之位，少說，也爭了七八年，直到邢紫衣出現，這才算有了個眞正的帮主！

邢紫衣非但爲帮中作了不少事，立了不少功外，更且將帮中的叛徒，隱名的兇煞找出，目下四長老、三護法，如果不是邢紫衣捨身出力，那麼，四長老、三護法至少得毁了一半，雖然邢紫衣拚盡全力，再加上長老、護法的及時醒悟，可惜，他依然無法保得第一護法元去邪的安全。

可是，這一仗，苦戰鴛湖，血濺雙陵，却實在令丐帮中人感動，邢紫衣被推爲第廿二任帮主。

丐帮弟子視之爲天神。

就算長老、護法何嘗不視他爲一帮之福星。

因此，甘心爲丐帮而死的，大不乏人，但是，爲了自己，却令那些滿腔熱血的好兄弟們變成了後防的人員！

花繼日心痛萬分，因此，他恨自己的不長進，恨自己的狂妄，他越來越感到此地太冷了，冷得令他簡直無法自克制。

*　*　*

此地依然是錦茵綉褥，爐火熊熊，不過，却有一陣陣的陰森氣氛，這雙煞的劍芒，這兩人四眼的目光，注視着這個衣衫襤褸的老丐。

突然，多了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太監。

解仁恭不禁面色大變，因爲這一對劍煞的出現，還可以說，他兩人曾經來過，而兩人既是江湖上劍術名家，人稱殺手第一，那麼，見多識廣，至於過目不忘，看來是大有可能，可是，這個老太監，這實在令人心寒，解仁恭是從來未見過此人，更何況，能直闖重穴，自己這座兩儀莊，一步百險，那會如此輕易爲外人闖了進來……

有人洩底？誰？

自己非但仗兩儀莊之奇門八卦佈置，拱護自己，還有那不少的高手埋伏，人呢？

此地是師主之重要分舵之一啊……他一向埋伏了不少壇中之高手。

再一看，前、後、左、右四方，有三個白衣人站立着。

解仁恭不禁心灰意冷，看來，自己已爲人所賣，不過，賣自己的人……他心中想到此地，一陣劇痛。

「好了，林老前輩，看來，我已走到了盡頭，現在，在列位之前，我是個可憐的叛徒而已。」

老太監陰陰森森的接口道：

「解仁恭，你不必太消沉，那九頭毒龍，果然有了反叛之心，而你，哼哼，諒你也不敢，剛才，你與林老前輩說的話，咱家已聽得清清楚楚，就憑你這一番話，再說，以前，你也的確有功無過，好吧，放你一馬！」

解仁恭聽言放心。

「可惜，這兒該放手啦，我說孩子們，該走了！」

這個老太監正是馬遁，他在發號施令……此時，從兩旁走來三個白衣人，他們身法如一，輕靈有姿，看來，是對付邢紫衣的。

就在三人走近這張矮几時，一蓬精虹，又密密亮亮的向三人投到，三個白衣人算是閹奴的手下、廠衞、狗腿子啊！不料，個個具不凡的身手，光影現，三個人不知怎麼一來，手中各自多了一具銀光閃閃的單面戟，一注上，一注中、一注下，銀虹抖起三個弧形，就將這江湖成名逾百年的天喪針消滅殆盡！

但是，針影抖飛之際，有砰訇、嘩啦之聲，只見七個金甲武士出現，解仁恭一見七人，心中大爲緊張，心中明白，師主果然伏有能手，這七個金甲武士，正是師主手下的七員猛將。

照道理，人爲金甲所累，走動就得十分累贅，哪想到七個武士，非但若無其事，並且，每人手中所持的，全是重兵刃，有金剛杵，有降魔金幢，有烈火法杖，有月牙鏟，有鑌鐵戒刀，七人七寶，跳躍如飛，已向那三個白衣人捲到。

白衣人手中的單面戟算是重兵刃，可是，三人才與方便鏟交了一手，三人立覺得手臂發麻，這就知道，這七個人是臂力驚人。

東角飛來三人，兩對判官筆，一條混天綾，短兵刃則婀娜多姿，分明是加重壓力，以柔制剛，以短陷長。

那想到七寶武士乃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七武士天賦異稟，力大無窮，在卅年前，爲魔教唯一長老收爲門下，本來長老想練魔教中的九天邪魔大陣，可是祗有七人，缺了二個，再說自己天限已到，老魔只能嘆了口氣，不過却代七人煉了七件魔教武器！就此以後，秘魔七星，就算在西域闖得了大名。

七人天賦異稟，又加上老魔的訓練，越來越變得不通人情，老魔坐化，七人不懂仗憑本領之能出闖江湖，反而是坐守崑崙北山天魔峯。

不料在五年前，他們下山了，

誰也不知他們爲何下山了，更不知，他們的來龍去脈，但是，七魔星殺了不少人，也降服了不少武林門派，不過，眞正的事蹟，全讓那武林無形魔頭所掠，但是，在無形魔頭的身邊，他們可不會不清楚這幾個兇星。

解仁恭就是其中的一個。

而最可惜，最焦急的，也是他。

因爲，他不知道，自己該倒向那一方面而去？

嘩喇喇，連下來是「嘩！」的一聲長號，只見一條白影被擊出，正是手執單戟其中一個，不知怎麼一來，爲一法杖攔腰擊出，這一杖的功力，可說是重逾千斤，而偌大一個軀體，連兵刃帶人被橫擊出老遠，這一股下墮之勢，更大得驚人。

可是，那兩個劍煞中，只出一人，青光一點，長劍已搭住那白衣人，好功力，只見他長劍一沉一浮，一降一升，嗨嗨，偌大一個屍身，竟然平臥在他的長劍之上，那老人看了一眼，沉聲說道：「好厲害的功力！」

十二個白衣人只剩下了十一個，而十一個在圍攻秘魔，是啊，該是人多圍人少的啊！可惜，才只幾個照面後，形勢大變，變成了人少圍人多了。

秘魔七星實在功力精湛，並且，老魔之多年調教下，玄天秘魔，七修神兵所滙合而成的秘魔神炁，可以說是神威驚人，就算這十一個白衣人，是宮中廠衞之傑出人士，却也讓秘魔七星，圍住在秘魔七修神炁之下，懨懨無生氣了。

十二個一流好手，現在只剩下十一個，是雙筆、雙戟、四鐗、一綾、雙刀手勉勉强强的，佈成一個五行六合大陣法，苦苦支持，但是，明眼人誰也看得出來，時間越長，這十一個人的危險越大。

馬遁對雙劍煞看了一眼，林希凡、林希庸兩人點了點頭。

馬遁這個看來不起眼的老太監，竟然有這麼大的權威，竟然可以指揮雙劍煞，老實說，武林道，尤其是成了名的，有眞實力的，他們誰也不甘人下，除非，你的武功眞的高過他，如今，這就可以證明一件事，馬遁他實在有高不可測的武功。

雙林是必須加入戰圈，而馬遁也還監視着當地，那怕有一絲一點的漏網，他會出力墊補。

雙劍煞身形一動，快！也實在是快得離奇，可以說，人的眼光根本跟不上他們的出手，雙劍抖起，而抖起了十四朵星光，也等於說，兩人已經連向秘魔七星發了二招，並且，這兩招是快、疾、詭、變的致命招。

秘魔七星是樸實的、粗野的，但是，這出手、發招、功力、神炁實在是高人一等，尤其是七人相聯，心意相通的七修魔炁，凝結成一道堅靭無比之防禦網，普通的出手發招，他們根本不放在心頭。

但是，雙劍煞的長劍，竟然挾無比疾勁之力，竟然比十一個人聯手更可怕，即使如此，也只有三人使法牌、戒刀、金幢，在遊行之時，各出神招，一阻一擋，雙林如此狠辣的十四招式，就讓三星阻殺。

不過，即使三星能阻雙煞，却也不得不全神貫注，因爲，雙煞的劍招宛如水銀瀉地，見縫就鑽，遇隙即入，並且，即使七星個個有金甲護體，由於雙林的劍招，挾一股既怪且厲的勁風而來，七星個個感到，這股勁風玄炁，自己的金甲極難阻遏，一個不巧，金甲被毀，那就大爲不值。

爲了這個緣故，七星現在的處境比剛才大不相同，十一個人在他們手中，簡直是必死無疑，加上這兩柄長劍，就得令他們傷透了腦筋了。

可是，雙林何嘗不心驚肉跳，自出道以來，雙劍煞可以說，在他們面前無三招的對手，就算馬遁精通六甲乾靈神功，也只不過有個顧忌而已，他們誰也不會自己人打起來，因爲，雙方不願用自己畢生的聲譽作孤注一擲，除了互相顧忌之外，雙劍煞實在沒有見過强力的對手，而今夜，却讓他兄弟見到了這七個毫不知名的金甲武士，如果不是龍、麟十一個高手牽制，雙劍煞明白，隨時都有落敗的可能。

越是懼敵，越是不敢怠慢，越得將本身之最高功力施出，雙劍煞今日算是拚了命，這一部「七曜劍訣」中，最精密之一天羅地網羅喉星光遁法出了手，一刹那，只見點點星光，一現即爆，而一個接一個，一個爆完，一個即起，越爆越密，越密越狠，兩柄長劍，就算是結了一個劍網，將七星圍在其中。

七星看來圈子越縮越小了，雙劍煞臉色鄭重，他們明白，越逼越小，那麼，十一個內圈的廠衞，遲早會變成了他們的心腹大患，不過，七星之武功、實力，既詭且橫，不至於不明白這一點，得小心，可能七星其中有誰，或者，別有殺着。

雙劍煞不愧爲江湖上的能手，即使勝劵在握，依然是不驕不疲，全神貫注。

七星也眞讓他們兄弟估中了，老實說，他們的逼緊圈子，果然別有打算，老實說，憑七人的武功之實力，他們根本不怕廠衞，却擔心的是雙劍煞的劍炁殺招，圈子縮小，就是有着極狠的反擊之道！

突然，七星中之雙鈸「鏗鏗」兩聲巨响，而金光颯然，向外激射而去，別看這兩個銅鈸，却是聲威極盛，並挾極厲的勁嘯而來。

林希庸是劍影縱橫，「嗒」，好功夫，看得既準，拿捏得更穩，如此激電飛虹，聲威顯赫的金鈸，竟然爲其長劍搭住。並且，立即來個借力還力，金光耀眼中，嗆然一响，前鈸撞後鈸。

本來是雙鈸俱墮，哪想到，秘魔七星所擲出之銅鈸，上附秘魔玄炁，也只有林希庸如此之能手，可以借力沉勁，將其黏住，可是，你一擲一甩，銅鈸之黏力一去，秘魔玄炁立即再振，嗚嘩一聲怪嘯，雙鈸飛旋之勁未衰，反向外圍掠去。

林希凡是看出七星有反擊之意，全神貫注監視着，可是，說時遲，那時快，雙鈸出手，林希庸抖勁甩開，而一聲慘叫聲中，鐵麟衞中的一刀手被帶了出來。

林希凡發覺不妙，長身而上！又聞得一聲喝叱，一條錦影射出，正是馬遁出手，他到底是旁觀者清，一看出七星的出手，已開始向十一個人發難，如果再不投入重圍，以阻來勢，大有可能，龍、麟兩班十二人，一個也保不了。

他這裡斜穿而入，也還得仗林氏雙劍的牽制，自己更將畢生功力施展，六甲乾靈手，果然不同凡响，爲其硬生生的撞入了圍中，而一出手，先阻住了重擊，救了雙筆。

可是，一聲極刺耳的叫聲中，這七個金甲武士可眞厲害，就如七道金虹向四週彈出，而七道金虹斂處，只見七星狂聲長笑中，向外投去，一晃無影。

馬遁突的明白，七武士是在誘自己入圈，然後，立即不再戀戰，而借機發難，奪圍而出，如果馬遁不强闖入圍，七武士即使走，也得留下一二個武士在此，當然，龍、麟兩班廠衞好手勢必傷亡殆盡。

馬遁看了衆人一眼，他以爲這筆賬算得過，既然救得了自己的手下，讓七個魔頭走了，也就算了，可是，林氏雙劍冷冷的說了一句：「以後，怎樣對付這七個怪人？」

馬遁當然聽得出雙林言中之意，事實俱在，這七個魔星個個是硬手，以後，可能會給自己構成較大的威脅，還有，七武士既露了相，對了面，將來，自己的組織中人勢必有人傷在他們手中，自己表面上看來，保全了十個，現在只有十個了，以後，可能不止損失十個，但是，扣住了邢紫衣，毀了丐帮，至少，可以調動餘力，與七星武士鬥一個勝負成敗。

但是，他們愕然了，當他想到邢紫衣時，他這才發覺，邢紫衣失了踪。

在場人個個是江湖上有名的能手，可是，誰也沒看見，那邢紫衣是怎樣走的。

「解仁恭，你可曾看見？」馬遁十分和氣的詢問，因爲，他們全神在如何爭勝比拚之中，他們念不及此，而解仁恭却是一直像個傻子那樣，一旁觀戰，事實上，他是應該看得清了邢紫衣的下落。

解仁恭現在可算是進退兩難，倒向馬遁等人，師主立即會要了他的命，出賣師主，唉！七武士如此厲害，師主又是神通廣大的人，他，那能走出師主之掌握，他可算是眞正的傻住了。

遠處突然傳來驚叫聲：「火！火！」

* * *

兩儀莊火勢極猛，燒得不可開交之時，來了一批人，是丐帮中人……他們一心前來解救邢紫衣的，想不到，敵人棋先一着，火焚兩儀莊，來一個乾脆。

祁長老是呆住了！

武林名宿韋釋玄何嘗不是心事重重！

突然，在遠處傳來輕緩的車輪聲，馬蹄聲。

雪夜，朔風凜冽，還有人這好的雅興，來個雪夜出遊，這些老江湖誰也不會相信，分明是別有打算，因此，個個提高警覺，看着這輛大車，到底是甚麼來頭。

越來越近，這是輛極考究的大車，雪光返照，更顯出此車耀目光華，而車轅上坐的，是一個十分俊秀的少女，韋釋玄一見此女，心中一凜，這個女子不正是殺人於無形無息的……

突然，他閉住了呼吸，老江湖到底與衆不同，他不怕這少女，他怕的是這陣香霧……可是，少女却在笑，笑得挺歡：「老爺子，又見面了！」

「這……」祁嘯月等叫化子，首先有些愕然，因爲，這少女看來，除了脫俗之外，並無特別之處，爲何少林名宿，一代長老的韋釋玄，神態如此的緊張？

「老爺子，唉！如果我想對你不利，那麼，就算你閉住了呼吸，這些人又怎辦？再說，我能殺人於無聲無息於無形，我當然也有辦法，令你們防不勝防。」

衆人更加的騷然起來了！

甚麼？這樣的少女，口出大言，她是誰？她是武林至尊？殺人於無聲無息於無形，簡直是不可思議！

可是，韋釋玄的神態是凜然的——看來他是毫不放鬆戒備，這就間接的說明了，少女是有這種能耐的。

「唉！你們這批叫化子，來幾

個人，將你們的帮主請回去吧！」丐帮弟子聽了越加閧然了，帮主？請回去？

而車廂門一開，雪光反映下，看得清楚明白，果然是邢紫衣，他是神智昏迷的……祁長老那敢怠慢，身形一動，先得扶住了邢紫衣！

突然，馬嘶聲中，少女格格一聲輕笑道：「老爺子，只有你比較清醒，記住了，陰謀層出不窮，狡計連環相扣，小心了……」語聲才畢，鞭聲清脆，急驟的馬蹄聲中，這輛大車向前飛馳而去了。

但是，丐帮弟子早已築成了人牆，他們爲了帮主，他們敢以血肉之軀，來阻攔這輛大車，因爲，他們看到帮主神智不清，他們以爲那少女害了帮主，又來示威，他們得拚命！

但是，少女的鞭聲响，駿馬揚蹄之時，而大車中突然激射而出幾道彩色粉霧，羣丐只覺得一陣酸味刺鼻，兩眼莫名其妙的爲眼淚所滿佈，個個是下意識地抬手抹淚，這一個突如其來的變動，就此令阻攔之行動慢了一慢。

而少女駕馭術極佳，韁繩幾抖之下，這輛大車就如活了一樣，竟然像神龍擺尾般，幾個扭曲、轉彎，好，突出重圍，在雪地上，一晃即過！

韋釋玄是剛剛聽完了少女的說話，一見如此之情形，事實上，他也希望問個清楚明白，故而，身形一動，好個韋釋玄，身子就如大雁衝鋒般，大袖幾個飄拂，人已追上了大車，他剛想跨過車篷，落下車轅阻止少女時，車廂中突然飛出一手……手指微彈之下，幾縷令人驚駭的勁風，直透韋老的面門……

韋老是一個「神龍三現」，左手環、右手扣，可是人在半空，還有，這彈指玄烝，實在是凌厲可怖，韋老是硬生生的一止身形，半空迸勁，三個大波浪抖出，「神龍三現」一招算是擋住了對手的鐵指玄烝。

韋老是看清楚了，這鐵指玄烝的主人是個女的，他實在不明白，江湖上幾時出了個如此厲害，而又形踪詭秘的女子來，出手時，有些是光明正大，有些却是陰狠詭異，有些是眞功夫，有些又借用毒香惡散！

此人是誰？

「若不是近年，我們見得多，看得清，哈哈哈，老爺子，你早已死了幾次了！」

是少女的笑語聲，而大車已沒入暗處，但笑聲依然盪漾，在這雪地長空中。

有多少人莫名其妙的哭了一陣，至少，這股酸味令丐帮子弟流了淚，待他們哭完了，車子也不見了，還有，架也打了一架，可是誰也想不出，這少女是誰？車中的女子又是誰？

邢紫衣是醒了，他運勁，他坐地吐納，突然，他噫了一聲！

「邢帮主，你怎麼了？」

「呃，韋老居士，你也來了？」

「我哪能不來？」

「嗯，那就好了，可是，這件事，我可越弄越糊塗了。」

邢紫衣這才說出他的前情：他的下盤被廢，是拜古阿泉之所賜，但是，他想不到無形魔頭會放過他！

「這實在是值得感激之事啊！」

邢紫衣說，因爲，他如果一死，依他的觀察，實在，這一場惡戰，他是看得十分清楚，這些人，如果聯合在一起，毀了丐帮，是大有可能，就算馬遁這一批人，也有足夠之實力，趁丐帮羣龍無首之時，趁機出手，而一舉殲滅之……

原來是朝廷之旨，衆人恍然而悟！

但是無形惡魔爲甚麼在這個關鍵時刻救了自己？

爲了袁崇煥？爲了天下老百姓？

想想是順理成章，可是，無形魔頭那會如此的好心，有人說，另有陰謀……

當邢紫衣爲七武士救出之時，他們來到了個陰森森之山洞中，邢紫衣只覺得山洞黑得可怕，然後，他聽得七武士的語聲，在與衆人商議着，放邢抑或殺邢！

當時，邢紫衣之下盤尚未被解穴，他，可是只能暗中咬牙，可沒有半點還擊之力。

「我們爲了他，既然得罪了當今皇上，說不得，只能與他們拚到底，殺了邢紫衣，決非免禍之道，相反，更令昏君可以擺佈我們！」

「師主之意，放了此人？」是七武士中的一人在問話。

「至少，昏君得留意丐帮之動態！」

就這樣，七武士放了邢紫衣！

邢紫衣還想與那師主者有所說明，可是，師主已經走了，邢紫衣始終無法見到此君之眞面目，當然，師主是不願與他見面顯示他的眞面目！

然後，七武士也走了，邢紫衣算是恢復自由，他走出山洞，發覺下雪……

來了一輛極漂亮的馬車，一個少女駕的車，當她一見邢紫衣時，她的面色微變，邢紫衣這才發現，有不少車轍路迹，分明，這輛大車已兜了不少圈子！

少女見了邢紫衣，她是微微一笑道：「邢帮主，你好！」邊說，她已將馬拉住了。

邢紫衣並不覺得有甚麼好，不

過，他得掏一掏那少女的底。

「老化子有甚麼好不好，只是姑娘却稱呼我爲邢帮主，分明妳是有所爲而來！」

「嗯！我們是有所爲而來！」

「來作甚麼？」

「殺人！」

邢紫衣一聽此言，心中一凜，可是只見少女的面色十分冷靜，殺人兩字一出口，顯得自自然然的，看來，殺人非但殺慣了，慣得幾乎不當作一回事了！

「殺我？」

「唉！邢帮主，本來，我們也眞會亂殺人，現在，却不至於如此！」

這話中有話啊！本來，邢紫衣也眞能讓她殺了，老化子心中已有不滿，但是，老江湖是有着與衆不同的忍耐性的……他冷靜的望着那少女！

「我們要殺那個惡魔！」

「妳說甚麼？殺那一個惡魔？」

「放了你的那個惡魔！」

爲甚麼要殺他呢？老化子實在想不通這個道理來！

「因爲，這個令人可恨、又可怖的惡魔，該死啊！」

邢紫衣有些忍不住了，一則少女們太不把他當作個老前輩，二則，少女的說話，漸漸的像在訓斥邢紫衣了。更重要的是，她不說出個眞的理由來，只是口口聲聲殺啊殺啊的，邢紫衣心中正在打算，姑娘啊，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而妳又究竟能殺得了誰？

「唉！可憐！」少女突然一變語氣，說老化子可憐了，邢紫衣那會明白，自己又可憐在甚麼地方？

「單純、天眞，唉！也眞不知江湖上這些人，在搞甚麼鬼？是他們有眼無珠呢？還是……」

老叫化簡直讓這少女氣得幾乎噴血，這少女分明在大罵老化子他是個浪得虛名的老糊塗蛋了，試問，他能受得了嗎？邢紫衣是一聲怒吼，身形動，不料少女却是一聲斷喝，道：「你明白了沒有？」

邢紫衣莫名其妙的讓少女一阻，他幾時明白過？

「你的三焦脈如何？」

啊！那會突然問起這個？可是，啊！邢紫衣心中一動，三焦脈穴，有些痠痛，奇怪，自己滿功滿烝，任何一個穴道，除非爲外力所侵，而落得個氣血被阻，可決不至於有痠痛之情形出現啊！

「你明白了沒有？」少女又再問。

「這！算甚麼？」

「有人施壞，在你身上種下了一些禍害！」

啊！邢化子見少女滿面的不屑，不在乎，且又夾雜幾分可憐自己的神色，試想，一個有名的前輩，他能嚥下這口氣嗎？受得這個奚落嗎？登時冷冷的一笑，左手一掙，右手一揚，一股陰陽交加的勁力，向那少女揮去，邢化子的神掌，號稱天下剛猛第一，今晚心中有火，再加上被陷多時，滿胸憤怒，借此一掌發洩……眞可說是力能擊龍斃虎！

那想到少女格格一笑，身形似朶雲隨風般，向後貼着車篷而滑出……老化子却覺得一股極細極陰的勁風，直透自己，自己被如此厲害的掌風所築之勁圍住！

老化子心中一凜，心神一戰……唉！甚麼？這一股陰勁，竟然如劍鋒般，長驅直入，還想迴掌變式，對不住，心中一陣煩燥，雙目一黑……他，這個丐帮前人，莫名其妙的爲人偷襲所中，而昏死了過去！

但是，現在，他却明白了，自己果然是個狂妄自大的人，憑甚麼自命不凡？憑甚麼如此輕視他人？而結果自己吃了個生平未有之大虧……他讓人，連人面也不見，而一招指暈……

但是，三焦脈穴好似通暢無阻，難道，這少女，這車中人是好意？

韋釋玄是聽明白了這件事的前因後果，所謂旁觀者清，又何況，少女一再提說，陰謀層出不窮，狡計連環相扣……還有，老叫化的三焦脈穴痠痛，突然，心中宛如閃電一般，韋老開了竅，他沉聲對邢紫衣道：「邢帮主，我們全受了人家極大的恩惠了啊，如果不是她，或大車中人，那麼，你的功力就會打了個極大的折扣！」

有理，邢紫衣也有恍然大悟的表情。

「這車中人的武功不弱，可是，也不見得在我之上，不過，人家是有備而來，而你，又爲人封閉了一個穴道，可是，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還有，這無形魔頭，到底是好意還是別有奸計？」

韋釋玄是難以猜度出正確的答案來，那一邊，祁嘯月已將古阿泉推了出來！

後面還跟了個少婦，正是解雲嫣！

邢紫衣一見古阿泉，老叫化不禁心情大震了！

「阿泉！」聽得出邢紫衣的叫聲，充滿了痛心、怨恨，還夾雜着萬分的親情，到底是他生平唯一的門徒，一個他認爲可傳衣缽的弟子，而今……唉！本來英挺而朗然的面容，變得了灰頭黑面，雖說，他是叫化子的打扮，一直來，化子的風塵色，掩不住他的俠氣，現在，他變成了個甚麼樣的東西？

「你……好狠毒的心腸，你非但打擊了個老人，你更將他的濟世之心，打了個消失殆盡……你為甚麼？你這是為甚麼？阿泉！」

老叫化眼中有淚，阿泉何嘗不痛心疾首啊！

* * *

可是，當古阿泉看到了解雲嫣的身形時，他變得萬分的自然……而眼神中所吐露出來的，滿是鍾愛，一種筆墨言語所難表達的愛！

解雲嫣可看到了？當然看到，有感動！解雲嫣可以說，自出娘胎，從不知足，一直以為上天對她不公，令她不能滿足……但是，今天，她給古阿泉的眼神，刺穿了她的心，而令她戰抖，令她激動！

但是，阿泉的說話，真誠而懇切！毫不作偽，而這些話，就如重鎚般，一鎚一鎚的，敲打在解雲嫣的心上！

「師父，我是個不肖的弟子，我有負師門的重恩，但是，我不後悔，即使師父依門規，將弟子釘封，或者凌遲，我承受，心甘情願的承受，師父，我聞：長者之愛小輩，無所不用其極，師父，我只求你一件事，救了她！只要她平安無事，我就算歷盡千辛萬苦而死，我也死得瞑目，因為，師父，我在她身上，懂得情與愛！」

「不！我騙你的！」解雲嫣她說了良心話。

但是，古阿泉却是如此真誠地對解雲嫣道：「別為我解釋，雲嫣，我只求你，平安無事！」

「不！」突然，解雲嫣宛如發了狂的那樣，她步履不穩，直到如今，她的穴道未解，掙扎着跌跌撞撞地向邢紫衣走來！

「我們用移魂法、奪情丹，我們……施展了卑鄙無恥的手法，我我……們……才算將他引入了網，我們騙他，不會對你……老人家有害，更可能有利……他是個自命不凡的英雄人物，他就此中了計……邢帮主，真……難過，你們不想見見那個無名隱形的對頭？」

解雲嫣突然的豁了出去，而眾人轟的一震，除非是江湖的混小子，稍有頭腦的，立即會明白，也必須相信，目下，打探那個隱名魔頭之最後方法，是由他們的內部中去掏摸，解雲嫣的父親，江西武學世家，金叉銀彈解仁恭，既然是此次陰謀對付邢紫衣的主謀，那麼，從她身上一定可以知道，追出這個惡魔來！

解仁恭是主要的綫索，如果她能反戈倒向，大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但是，古阿泉所犯的是嚴重的門規……丐帮之所以能立足江湖數百年，與羣雄相爭相鬥，而屹立不倒者，所憑仗的就是門規之嚴謹，如今，又怎能為古阿泉而自壞帮規！

邢紫衣是十分鍾愛古阿泉的，可是，所謂愛之愈深，就是恨之愈切，他根本想不到，自己最得意的，唯一的弟子，竟然會如此之卑鄙無恥，如此陷害自己！

韋釋玄是旁觀者清，他對仇天還、蒲氏兩小看了一眼，語重心長地說道：「古阿泉是丐帮小輩中傑出的人才，而一個前人，他對小輩之期望之切，愛護之深，又豈是言語中可以說明的，即使這培養的一片心血，授業的一番苦詣……又豈是說得盡，說得完的呢？你們，現在可親目所見，當比耳聞更實，老夫却希望你們能三思再思，以免稍有差池，而後悔莫及！」

三小早已為古阿泉之事而感到心驚神凜，他們自然而然的，又想到了那個石風姑娘，他們是暗暗慶幸，如果，對方是個邪派的要人，如果自己稍不檢點，可能步古阿泉的後塵。

以後，可真的小心奕奕，也難怪，師父再三叮囑，江湖風險淚惡。

韋釋玄借機教訓了三小，可是，他最大的用意，是在代邢紫衣開說！

他握住了邢紫衣的手，然後，他更邀請了目下的祁、陸兩長老，四人在山坳後，揀了個背風的所在，坐在雪地上叙談。

「邢帮主，不是我在干涉你帮中事，事實俱在，如果不是陰差陽錯，如果不是天祐善人，唉！我也只得這樣說，否則，我真怕少林與丐帮已鬧得不可開交。

「現在，事實俱在，這裡面陰謀重重，而疑團是越來越多……越來越令人不可索解。

「那個無形魔頭，還有那輛大車……說句老實話，我怕無形魔頭的陰謀，佈置週密，更且令人難測真相，可是，我更怕那輛大車，她們的出手，她們殺人的手法，有正，有邪，有時又近乎魔道，而她們的來龍去脈，她們的真正用意，我們更是一無所知。

「我怕，並非面對一個無形魔頭，我們所應付的是兩個，而兩個全具有神詭異秘，妙不可測的組織。

「我說是組織，因為我相信，一個二個人，絕對不會令我們團團亂轉，而一些也找不出個頭緒來的，因為，他們對付的，乃是中原的武林道啊！

「老帮主，我不主張你，為了甚麼體面、門規、家法而渾忘大事！」

「韋老兄，你是主張我……與

那逆徒講和？」

「不是講和，我不得不提醒你，衛春暉說的話，是為中原武林請命！」

邢紫衣聞言凜然。

「殺一個叛徒，就算帶上個解雲嫣，試問，於事何補？如果真正揭發了那個無形魔頭之真面目，洞悉此君之真正意圖，邢帮主，你說，此事孰重孰輕？」

對啊！殺古阿泉、解雲嫣事小，又何況，劣行已著，就算為他們之花言巧語所誘，事後，他們怙惡不悔，試問，這一對狗男女又怎走得出天下武林道之手！

如果，他們知過必改，唉！春秋有言，使才不知使過……犯過錯誤之人，知耻則近乎勇，他們可能比一帆風順的更可靠，更有用呢……那麼，殺了也就殺了，想死而後復生，天下那有這樣的事？反而可能因之而更追悔莫及了！

又何況，殺了古阿泉，反而斷了線索，追索無形魔頭之綫……

聽韋釋玄的話，並不是一個無形魔頭，還有個更具神秘之謎底，須求解開。那輛大車，那個少女，還有，車廂中分明還有個女子，而女子的出手更怪、更可怕！

邢紫衣是長嘆了一聲，他看了祁嘯月一眼。

祁長老何嘗不想起，自己一行人，中人擺佈，鬧少林，如果不是韋釋玄處事得當，少林、丐帮至少到現在，還不是鬧一個一天風波，而互相毆殺，冤仇苦釋……他感激韋釋玄，還有，目下是有機可乘，可以追出這個陰謀的主使者，如果處事得當，這十數年的武林風波，也可得出個結論來，不至於如目前那樣，糊裡糊塗……連人死在誰手中，為甚麼死也不知道……

因此，他附和韋釋玄的主意，放過了古阿泉，不過死罪可免，活罪難恕，逐出師門，開除帮外，這是算作懲罰，當然，如果重建大功，懇求還帮，那得見事行事，至於再還師門，這……該由帮主決定！

為了武林中的大事，邢紫衣是勉強允納。

古阿泉根本不敢多言其他，但是，解雲嫣明白，他們得救出解仁恭。

她相信，解仁恭尚在龍、麟鐵衛之手中，事實俱在，解仁恭是唯一能與自己組織主使者見面的人，也只有他能夠指證無形魔頭者。

但是，解仁恭在馬遁、雙劍煞之手中，邢紫衣是十分清楚的，馬遁是個極厲害的對手，就算雙劍煞，何嘗會叛於他們的！

邢紫衣衡量自己這一批人，他不得不嘆口氣道：「勢不勻，力不平……」

難道為了解仁恭，就得糾合天下武林道？

第二天，是十二月初八日，照民間民俗，這是閤家啜臘八粥的時光，丐帮是窮家帮，又何況，帮中尚有大事未了，帮中長老雖說命人以眉豆、小米、糯米等熬粥，但是，誰也沒有興趣吃甚麼臘八粥。

可就想不到，在這破祠敗廟設壇的丐帮，竟然有人來拜壇！

來人正是衡山派中的血閻羅，率領好手十三鬼王。

邢紫衣不禁奇怪，屈武年他哪會來到此地？

可是，當屈武年一見邢紫衣時，他一本正經道：「邢帮主，我們算是來搖旗吶喊的。」

這可奇了，說甚麼搖旗吶喊的？

「既然與宮中侍衛，訂下了生死約，我們忝為武林一脈，那可不來助戰……」

嗨嗨，這可令邢紫衣莫名其妙，自己幾時與宮中侍衛訂下了生死之約？

屈武年還未解釋清楚，峨嵋派長老也隻身即刻來到，並說明，竹山教中四大尊者，也會參與盛會。

以後，陸續有人來，最後，是崆峒派的九尵老祖趕到……中原武林道，人來了不少，分明，丐帮與宮中龍、麟兩班侍衛比武之事，已有人在四週傳訊，並且，越說越玄，越吹越大，弄得天下武林道，無人不知，沒人不曉！

老實說，自從峨嵋長老趕到，邢紫衣立即明白了，此事分明有人從中搗鬼。

但是，是誰搗鬼？為何搗鬼？搗鬼之用意何在，誰也猜想不出。

人，越來越多了，不得不有個新居停之處。

最後，將這個聚居地，改在城外的臥龍山莊中。

韋釋玄在擔心，擔心的是，誰也無法能認清在場中人的真正門派……又何況，無形魔頭素善勾結，這多人中，誰又敢保証，其中沒有魔頭的黨徒，想伺機發難！

至於定約、決鬥，根本沒有這件事，並且自己這一方面的人，根本不知宮中侍衛之落脚點，這個仗又該怎樣打起……而韋釋玄最的擔心的是：衛春暉不見露面！

到了目前，處於如此之情景下，韋老不禁想到了衛春暉這位武當大俠之能耐來……今日，如果有他在此，憑他的機智、聰慧，他一定能理出個頭緒來，並且，擬出一個應付之計來，而今，就因為少了他，自己非無法擬出個甚麼計較來，老實說，他自己就被蒙在鼓中那樣，而不知就裡。

衛春暉他哪會不現身？

難道他出了事？

韋釋玄雖然佩服衞春暉之文才武功，可是，他也不得不想到，江湖風險浪惡，邢紫衣可以爲自己弟子所害，那麼衞春暉也有可能爲人所算……又何況，有這樣個陰狠厲害，奸狡多智的無形魔頭在……

他難住了，韋老絕不願意衞春暉出事，但是，看看山中那麼多人，他越來越讓這個遇難的念頭，留存腦中揮不去了！

山居之次日，突然，邢紫衣滿面怒容來到了韋老的居亭之所，韋老心中一凜，怕出事，嗨嗨，事已出了。

五虎門中的三老四小，莫名其妙的死了，死在八卦門所居的莊院中。

與五虎門相好的神龍帮就與八卦門主冷鎭吵了起來，一說二來的，言語中不知怎麼一來，得罪了八卦門的好友。

現在小臥龍山莊亂成了一片！

韋釋玄不禁更爲牽掛着衞春暉，唉！如果他在此，那該有多好啊！

可是，邢紫衣在問計，韋老可怔了眼，事實俱在，韋老又有甚麼好計謀呢？

現在，只有憑仗他們幾個老面子，來壓一壓這行將迸發的武林打鬥，可是，用甚麼話，可以壓服那些發了火的武林人？

韋、邢、祁、陸四位江湖上有聲譽的老人，再加上九嶷老祖、靈機道長，還有屈武年，他們有着不平凡的聲名，更是代表一門一派的尊長，他們聯手，隱隱然已具武林盟主之聲威了！

以德以尊，韋釋玄是當仁不讓地成爲發言人，他希望各派人上，稍安毋躁，萬事總以理服人，現目下第一要着，是查明殺人兇手究竟是誰，然後再爭個是非黑白，至於咬定是八卦門，難道不會是移屍嫁禍嗎？

神龍帮帮主牟火炎脫口問了一聲，殺人的是誰？

「是我！」人聲中有人應了一聲。

衆人鬨然聲中，立即讓出了一個圓圈，而圓圈中，只見一個青衣長身少年，有不少耳力尖的，却分明聽出來的，這「是我」兩個字是尖聲，是女孩的聲音……可是……嗨嗨，女扮男裝！

「是你，你爲何殺人？爲何？」

「移屍嫁禍？哈哈，蠢材，我爲了要你們自相殘殺啊！蠢材！」

衆人鬨叫着：「好可惡的兇手……」莊外却傳來了車輪聲。

誰是惡魔？

衆人還在叫嚷着。

韋釋玄突然向天一聲龍吟……

好厲害的少林神技，震天吼中，將衆人在鬨叫吵鬧之聲壓住……現在，韋釋玄是鬚髮戟張的對衆人道：「老夫早已說過，萬事抬不過理字，何須多言擾亂！」

衆人可算是爲老人的神威所懾！

韋老是不可怠慢，一動身形，已與那女扮男裝者對了面，韋老沉聲道：「這位姑娘，妳……殺了人？」

「正是。」

「爲甚麼？」

「移屍嫁禍，挑起武林大羣毆……」

「架不打，而妳却先直說了，於理不合！」

「哈哈，看來，你倒不算糊塗，可是，你難道看不出，甚麼訂約，甚麼決戰，這不是個武林大羣毆麼？而你，爲甚麼不阻止？」

韋老不禁一凜！

「實不相瞞，我殺的，就是那惡魔所收買的，所利用的，而心懷叵測，伺機挑撥中原武林中的兇手。」

「妳說甚麼？」

「我話已經說完，以後，就該你們冷靜想，冷靜推敲，冷靜處理的事了……我去也！」此人一聲我去也，身形動，突圍想出……可是，有多少人看準了她，想阻止她，不料，莊門外，駛進一輛大車，而一陣奇香傳來！

韋釋玄一聲厲喝：「不可呼吸，手下留情！」

可是，大車已入，而一個少婦冷冷的聲音由車廂中傳出：「……我不想殺人，我只想救人而已！」語聲中，一條青虹，將奪圍而出的女扮男裝捲住，而大車是一個大盤旋，向門外竄去，車中語音不歇，「良莠不齊，各具心腸，小心在意，不可中計！」

衆人還想追，這大車宛如飛龍也似的，絕塵而去。

有多少人不服，有多少人在咒罵，尤其是神龍帮帮主牟火炎，他更不能停止，因爲殺人者簡直是在血口傷人，說甚麼五虎帮主是奸細，心懷叵測……眞他媽的的亂嚼舌，他不服！

不料八卦門主却陰陰惻惻的接了一句：「是不是與自己人打一架……」

牟火炎幾乎眞的出了手，但是，爲衆人所勸阻住。

老實說，有心人那會不明白，這車中人說的話是有着深意的，他們哪會到此地？爲了「武林大決鬥」這五個字，激鬥到此，他們根本不知道，是誰傳的訊，是誰通的風，但是，他們被牽引來此！

來了這多人，而到今天，眞正

的主人家，根本不知道還有這件事，這就可說明了，此事大有蹊蹺……至於有人混水摸魚，至於良莠不齊，更是情理之中，再說有人希望引出武林風波，讓各門派因門戶之見，而鬧一個不可收拾，也是大有可能的啊……因此，有心人是非但關心這件事，有幾個更加是重視着這車中人的言語！

阻止了牟火炎的發怒，也就是說平抑了一場武林門戶之爭的火頭了！

但是，這到底是誰在佈局，佈的又是甚麼一個局？沒個人能猜度得出來。

韋釋玄是自認老朽，邢紫衣也直認甘拜下風，就算聲威甫著，嶄露頭角的屈武年，他也有着極大的內慚……他們全爲人所作撥弄，而他們只有自怨自艾的份，誰也沒法可以提出個明確的辦法，找出了眞正的對頭，看清了此人眞正的面目，眞正的企圖！

但是，在汝水之邊，却有着輛金碧輝煌的大車在飛馳着，而前面，却有着一匹關外駿馬，馬背上，坐着個金甲武士，當金甲武士折入個山徑小谷時，他抖手一個火星爆發，山谷中突然走出六個金甲武士，爲首一個問了聲：「來了？」然後，分出三騎，向谷中馳去！

大車到了，那四個金甲武士十分恭敬的分左右中拱衞那大車進谷！

谷中爲冰雪所蓋，有幾株山樹，掩映着一所茅屋，四個金甲武士去到茅屋之外，扣馬站立，這一來，七個武士分左右拱衞着這茅屋了。

「來了？」茅屋中有人出了聲。

「嗯，來了。」大車中有人應了一聲，是個少婦！

「妳找了我很久？」

「閣下也找我豈少了時間？」

「哈哈哈，好！」

「是你好！」

「妳也不弱！」

「可是，我是你手下敗將！」

「我小看妳，這是我一生之唯一敗着。」

「你小看的不是我，是人，是那些窮人！」

「或者如是，我是小看了那些窮人，不過，朋友！」

「我不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的對頭！」

「唉！天下，哪有比棋逢敵手的對頭更好的朋友？不過，我不想認識你，我希望你也不必認識我，我該走了，就因爲我的計劃，已有一個比我更精明的人在監視，我不必再獻醜，你們中原人說過『見好收手』，對！我是該收了，妳不必施用奪命銀星，其實，我不會再來麻煩妳們，事實俱在，我已辦妥了要辦的事，我令你們中原武林道，固執己見，我令你們武林人士墮落，爲非作歹，我令你們朝廷命官貪生怕死，見錢開眼，我令宦官固寵爭權，哈哈哈，一團亂糟，朝政不修，餓殍遍地……哈哈哈，民不聊生，然後，你們高唱老天爺！」

「朋友，天不坍，但是，皇朝會坍了，哈哈哈！」

「賊子，原來你是滿奴！」

「對！我是大清皇子！」

「啊！」

幾點銀星激射而出，而大車向茅屋直衝！可是七個金甲武士，他們的秘魔七修武器，已各抖起一陣金虹，阻了一阻大車所發出的銀星，而茅屋頂穿之下，一條血也似紅的火光一現，一個長身玉立，面目英俊的少年，長笑聲中，已與七武士會合，向谷後急馳而去，臨走之前，霹靂連聲，火烟星光，幾乎封鎖了整個山谷通道，待等烟消火滅，這八個人早已走了個無影無踪了。

大車是停住了，而後面却又來了一輛破車，車上有個黑少年，一個黃衫少婦。

大車上跳下一個少婦，這少婦是面色慘然地道：「失手了！」

黃衫少婦是萬二分冷靜，她看了那少婦一眼道：「查家妹子，別傷心，這不是妳的錯，這是我小心過甚！我總以爲這賊魔崽子會施展最後一擊，我開始是以桑石風爲餌，緊緊吸住他們，然後，想用寒蓮散、奪命銀星，將他們一舉消滅，那想到他走得這麼快！」

「姑姑，唉！我們全料錯了，他，其實是個滿奴！」桑石風她補充了前情，她們現在全明白了。

這個無形魔頭的眞正用意，他是要亂！

朝廷亂，武林道亂，天下大亂，越亂越好……而他們，大清的主子們就可乘亂來插手！

這不是一班武林道能應付得了的事！

「是，這不是武林道能對付的事！」

衆人聞言忙回頭，只見一個風塵滿面，却依然英氣勃勃的中年人，他走了過來。

「植夫人，哦！不，我該稱妳一聲弟妹。」

「你？你是誰？」少婦緊張地望着這個中年人。

「武當門中不才子！衞春暉！」

「啊！你！」

「植賢弟不聽我言，他！唉！過去的事不提也罷，我只是問妳們，以後，該怎麼辦？」

「以後，我們會殺人，會救人，會恨人……就不會喜歡人，當然

，我們也可能爲人所殺！」

「我不明白，妳！那會變得如此孤僻，孤僻得簡直不近人情的。」

「因爲，我們本已不當自己是人，我們是魔鬼……是修羅，是羅剎！」

「原來是妳們殺死了玄琳，七判官，還有……」

「不！是我！」那個黃衫少婦冷冷的說道。

「爲甚麼？」

「爲甚麼他們殺了我丈夫，爲甚麼？爲民請命的，濟世救災……得死！」

衛春暉被問住了，事實上，他那會明白這兩個婦人的身世、心情。

可是，他是個有心人，他更是個機智絕倫的人，他早已發覺無形魔頭的神通廣大，但是，他却已研究出，另有其人在中間打岔！不過，他想不出一個在江湖藉藉無名的寡婦，可以做出這種事來……他更想不到，「奪命銀星」會在一個少婦人手中，並且，因少婦之積抑過重，創傷痛深之故，而變得凡事不擇手段。

她利用桑石風之精通藥性，她故佈疑陣，她引人分散注意力，寒蓮散加上「奪命銀星」，令人死於無聲無息無形之中，她巧取豪奪，最後，她得到了巫艷棠的武當秘笈，又加上了巫艷棠本身之功力，她這一門就此變得又正又邪，兼魔道的奇門功夫！

但是，她到底是桑石風，還有爲那些災民中的機智之士驚醒……雖然，她的個性依然孤僻，可是不再孤僻得見人就殺而不分正邪，也尚幸如此，否則，該有多少人得死在她們莫名其妙的手法下……

然後，她們全力對付無形魔頭！

現在，惠寒菁是不得不嘆口氣，她直認是她失敗了。

漸漸的，在桑石風的詳訴下，衛春暉他明白了，但是，他却苦笑着道：「我們全失敗了！」

衛春暉向她們告辭了，惠寒菁與巫艷棠想跟他走，到小臥龍山莊去，因爲，只有她們明白，這一次，莊中依然有不少爲滿奴無形魔頭所收買的武林帮派，她希望一舉而殲滅之！

「唉！你們還想去？去幹甚麼？討好，不，妳們不去的好，反正，妳我全已明白了，無形魔頭是走了，但是，依然存在中原武林道中，他的用意是要亂，要武林門派互相殘殺，而我們何必推波助瀾，至於妳，雖然救過少林長老、丐帮子弟，可是，少林玄琳的死，七判官的死，還有……」

「你們武當門！」

「對！」

「你想報仇？」

「我不想自相殘殺，但是，我不能代表所有的門戶，說一聲……我們不求自相殘殺……記住，這滿奴說的話是有力的，天不會坍，可是這皇朝會坍的！」

衛春暉說的話簡捷而又有力，他一針見血的提出來，滿奴是處心積慮的要大明天下大亂，而「亂」可以造成他們的機會。

他是個走江湖的人，他不得不沉痛的承認着：「天下亂局已成……」突然，他更加的看不起自己那些武林中人，「一羣草包，一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混蛋，爲滿奴宵小所弄，而一無所知，說甚麼武林道，甚麼俠義行……簡直是一團糟！」

「石夫人，妳說得對，爲甚麼爲民請命者該受慘報，可是，妳再想想，妳做對了，石大哥爲民而死，他活在百姓心目中。」

突然，他想明白了一件事，「無形魔頭說他忽視了妳，桓弟妹說，妳忽視了人，窮人！對啊！以後，只有窮人，才是他們眞正的對手……」

惠寒菁等人走了，她們得提醒人們，與滿奴作對！

衛春暉來到了小臥龍山莊，他與衆長老說出了詳情，他不主張自相殘殺，而無形魔頭，的確代他們下戰書，所求者何？自相殘殺！

留下些實力，滿奴在關外虎視眈眈，大明江山，看來是朝不保夕，而皇帝確昏庸無道，宦官是擅權固寵，大臣們貪生怕死！

如果中原武林還在你殺我，我殺你，後果就不堪設想！

衆人恍然有所悟，可是，當他們看清了武林道時，却不得不關心民疾，可惜官貪吏橫，天災加上人禍，這是個甚麼世道？

天是不會坍的，皇朝是會坍的啊！而改朝換代該是誰遭殃，是百姓！

民間又罵起老天爺來了，罵到改朝換代，罵出了武林道與外族血鬥的一頁來了……

（完）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臥虎山莊一好漢

義殺姦夫淫婦　追賊中計遭擒

東風不徐，吹颳得趙溝橋附近飛沙走石，大樹小草呻吟似的呼呼啦啦響不停，附近過山嶺上空，潑墨似的烏雲狂濤漩渦般的往趙溝橋這邊捲來，墨雲後面，一片灰慘慘的怒雲挾着驟雨嘩嘩落下，在雷聲閃電助威下，早把幾個趕着要過丹江的行人，趕進距離趙溝橋不到十里的一座關帝廟門下面。

蹲在廟門下面的四五個行人，看來又不似是逃荒的，其中一個大個子，生得豹頭環眼，鼻直口大，黑臉蛋長着大鬍子，看來二十三四年紀，只見他扛着一根哨棒，小包袱套在棒子上，右手叉腰望着大雨出神！

一旁有兩個不到五旬夫婦與兩個十一二歲的孩子。

大雨不停，眼看快一個時辰了，突然那女人道：「如果不是這場雨，我才不到這種髒地方呢！」

就見她丈夫一白眼，道：「妳少說一句行不行？」

大個子回頭看了二人一眼，大概不認識，所以也就沒有問，不過大個子仍然回頭往廟裏面望，一個院子，牆邊盡是翠竹，對正廟門的正殿上，門楣中間有一塊鑲着金色字體的篆匾：

「關帝廟！」

大個子伸頭往裏面望，似乎看到有幾間廂房，不料却聽那女人冷哼一聲，回頭一看，女人正用白眼斜看自己，不自主的又看着廟門外，而廟門外的雨，似乎已在慢慢變小，因爲過山嶺這時候看起來好像洗了澡般清爽而綠藍交疊，清澈得山上的人都看得見！

終於大雨停了，官道上濕濕的，踩上去會沾上兩脚黃泥巴，不過四野却在這場大雨過後又見清新多了。

關帝廟門下的幾個躲雨的，雨才稍停，就急不及待的往趙溝橋走去，只是那個壯碩的大個子，在走出廟門不遠，又回過頭來望望這座看起來夠壯觀的大廟，這才調頭走去。

夕陽快要落下過山嶺後面了，黑牡丹騎着小黑驢，踩踏着稀軟的泥巴路往趙溝橋這邊過來，還有十里地，不快些走就得摸黑走段夜路了。

從關帝廟旁邊馳過來，黑牡丹雙眉一皺，因爲她似乎聽得廟牆裏面有女子笑聲，那是一種媚笑，恁誰也會聽得出來，何況黑牡丹是個女子！

順着官道，繞到廟前面的大門口，黑牡丹停下坐騎，往裏面望，關帝廟內好靜，稍一遲疑，覺得還是趕路要緊，因爲天色不早，總得先找個住處再說。

趙溝橋在丹江東面二十里地不

到的娘子山下，只要過趙溝橋就可以繞西面娘子山而入浙川，然後順丹江而到老河口，那可是向江南去的水路。

這兩年山區盡在鬧土匪，而使得趙溝橋這種村不村鎮不鎮的小地方，幾十戶人家逃走一大半，如今就算飯店，也只有沿官道東頭一家半掩門的沒有招牌的小飯舖子。

黑牡丹才剛來到這家小飯舖，就見一個黑大個子，手上抓着兩個黃饅頭，挾着一棵大葱，邊吃着大踏步走去……

毛驢拴在店門口，黑牡丹推開另一扇店門，只見一個十三四歲孩子走來。

「客官，剩的兩個雜麪饅頭已經被人買去了。」

黑牡丹微微一笑，伸手從懷裏摸出一塊碎銀往桌上一放，道：「今晚我就在你們這兒住下了，有東西吃最好，沒有我也就忍一頓吧！」

小童一見銀子，一把抓過，回身往店後面跑去。

黑牡丹心中有些發酸，這光景不正是荒年亂世寫照？

不旋鍾間，一個老太婆盤着一雙小脚走來，上下的看了黑牡丹一眼，微笑道：「可不眞是個姑娘家，坐吧，我去替姑娘弄些吃的來！」

黑牡丹扶住老太婆，問道：「店夥計呢？你們這兒是誰當家主事？」

好長一聲嘆息，老太婆道：「別問了，荒年亂世，誰都是一肚子苦水。」

緩緩抬頭看了房子四週一眼，老太婆又道：「太平盛世，日子好過，家不閉戶，路不拾遺，每天這時候我們這家店總是住滿客人，那些南來的京廣雜貨商，山裏的藥材販子，總會在趙溝橋這地方喝幾杯茶，唉……不提了，我給姑娘弄些吃的吧！」

蹣跚着往後面走去，黑牡丹望着老太婆背影，心裏沉甸甸的，因爲她知道災難年出妖孽，受災受難的全是一般良善百姓！

坐在一盞小油燈舊木桌邊，黑牡丹想着老太婆那飽經滄桑的一臉皺紋，那乾癟的嘴巴裏叨唸的苦經，幾個月來早已體會出來，因爲那不只是趙溝橋一個地方。

二門後，那個小童子雙手托着一個木盤子，上面放着一大碗綠豆面條，幾片青菜外帶一個荷包蛋，小心翼翼的放在黑牡丹面前，然後遠遠的坐在暗隅。

黑牡丹很快的吃完麵，這才站起身來笑道：「帶我去房裏。」

小童把大門關上，帶着油燈，領黑牡丹到一間小客房，臨去，黑牡丹又摸出一塊碎銀塞在小童手中，道：「煩小童弄些草料，把我門口那頭小驢拉進院子來！」

黑牡丹掩起房門，和衣而臥，斗轉星移，不知過了多久，朦朧中聽得好長一陣咳嗽聲傳來，似乎聽老太婆在勸說甚麼。

黑牡丹起身推窗細聽，可不正是那老太婆聲音。

「阿成，這種年景，甚麼事全得看開些，再說那種女人，只能共富貴不能共貧賤，更何況她心腸又那麼狠毒！」

「媽，她是我老婆呀！我怎麼能甘心呢？」

那老太婆忿然的聲音，道：「她幹下傷風敗德的事，明着去住在廟裏，你還想她幹甚麼，再說咱們這種苦日子她也過不慣，就讓她跟那和尚去吧！」

於是，又是一陣咳嗽，那男的又道：「她不該叫那和尚對我下重手，這筆帳我絕不會忘的！」

「不忘又能怎樣，打又打不過，你聽說了嗎？關帝廟裏還有個更厲害的大和尚，你要是碰上他，早沒命了。」

那男的半天沒有說話，偶爾還有一陣咳嗽聲傳來。

黑牡丹一聽，那裏還睡得着，一把抓過床頭寶劍，人已越窗而出，順着原路，直往關帝廟風馳電掣般奔去。

路程不過十里，那消半個時辰，早到了關帝廟外，抬頭看，廟院一棵巨竹斜伸出牆外，黑牡丹躍身攀上牆頭，正準備從巨竹旁躍下，突然間，從正殿那面竄出一個黑漢，只見黑漢身穿盔甲，手握關刀，鬚髮如戟，眥目欲裂，悶雷一聲大吼，道：「關聖帝君聖地，豈容小子藏污納垢，還不出來受死！」

喝聲中就聽「蓬」的一聲，一扇廂門早被黑漢一脚踢開，廂房裏一聲女子尖叫中，只見一個青年和尚，手舞戒刀一衝而出。

月影下，見是正殿上關公一旁的周倉，不由一哆嗦，「咻」的一聲，大關刀斜劈暴斬，逼得和尚躍退不迭。

就在此時，廂門旁一個女子，羅衫不整，秀髮披散，赤着一雙白淨小脚，倚門而立，驚奇的望着院子裏舞刀的周倉，光景是一副觀戰模樣。

這時候那周倉又是一連三劈，不料全被那和尚躲過，漸漸的，和尚的一柄戒刀也施展開來，挾着一團刀芒，正覷空蹈隙撲殺而上，圍牆上的黑牡丹早隨手折了一段竹枝，抖手打去，就聽那和尚哎呀一聲，打橫倒下，周倉關刀及時砍去，冷焰激流中，血花飛濺，和尚一顆腦袋早滾向一邊，嚇得廂房門口女

人掩面大叫一聲，急急又把廂門門上，一面狂叫救命！

就在這時候，廟門外走進一個虬髯大漢，背着一把砍刀，手裏還拎着個包袱，在那女人的叫聲裏，尚自露出一嘴黃板牙笑着，自言自語，「這個娘們毛病大，總是緊要關頭大叫救命，偏就我那兄弟喜歡她這種調調兒。」

大漢才繞過殿角，迎面正碰見周倉橫刀站在廂門外，地上正躺着他那風流兄弟，已是身首異處。

「颼」的一聲，砍刀拔在手中，破口罵道：「他奶奶的吃老子一刀！」

他走地有聲，早被周倉發現，立刻舉刀迎上！

雙方只不過幾個照面，那周倉已是舉刀不順，呈現出捉襟見肘，圖窮匕現危機。

就聽那漢子罵道：「那裏來的狗東西，裝神弄鬼想嚇人，偏就老子不信邪，看老子不把你心挖出來生吃。」

他那裏正罵不絕口，周倉却又連連往廟門那面退，黑牡丹早聽得不耐煩，奪目的冷芒一閃，黑牡丹冷叱一聲：「賊子，休得逞能，吃姑娘一劍！」

就見鋒利的劍刃，迷幻般的撒出一片碎芒，鬼火一般的附上大漢週身。

聽風辨位，大漢橫跨暴移，大砍刀就在身子旋轉中，發出「噹」的響聲，有似天外飛虹般勁劈而下！

銳嘯破空聲中，黑牡丹暴彈上躍起二丈有餘，半空中，劍花成束狂點，宛如天雷般閃過大漢上仰的大毛面龐，而使得一道血槽立現在大漢的臉上。

周倉一見來了救星，不由精神大振，一擺手中關刀，早又殺回來！

那大漢一臉是血，一身是汗，面孔扭曲，手忙脚亂，就在他狼狽不堪欲逃走的時候，黑牡丹的寶劍已透進了他的腿肚裏！

「哎喲！」

大漢狂叫一聲，砍刀暴斬亂砍，而單腿撐地，仍欲作困獸之鬥！

却不料那周倉竟然施出關老爺的絕活，回馬一刀，正砍在大漢的頭上。

刀鈍，大漢的頭未被砍下來，但已把大漢砸得腦漿崩流，「啊」的一聲，倒在地上！

黑牡丹正要問那周倉，早聽周倉道：「姑娘妳等等，周通把事辦完馬上回來！」

也不等黑牡丹再說甚麼，轉頭大步提刀衝入廂房，於是從廂房裏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

不旋鍾間，大漢一手提刀，一手提了一個人頭，來到院子裏，只見他奮力把人頭擲在那青年和尚身邊，罵道：「好一雙狗男女！」

黑牡丹見這黑漢性烈如火，嫉惡如仇，該是英雄人物，這才入劍歸鞘，迎着黑漢走來。

只是那黑漢並不多言，走入大殿，脫去一身盔甲，又把關刀放進神案台周倉手中，走下來趴在地上連叩三個頭道：「關聖爺，我周通在你面前借刀殺了三個惡人，可是我……我……」

他似是有着一肚子苦水，因爲就在他拾起藏在殿角的哨棒，提着包袱來到黑牡丹面前時候，直着喉嚨對黑牡丹道：「姑娘，妳才算得是紅線一流女俠客，周通慚愧，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說罷，竟調頭走入夜暗中，而使得黑牡丹連說話機會也沒有。

黑牡丹返回客店時候，已是四更將近，雞已叫頭遍，翻牆進入客店，穿窗而入，她發現客店上一片死寂，於是在床上睡了一覺，直到那小童用木盆端進洗臉水來，黑牡丹才起身收拾着準備上路，一面想着昨夜關帝廟的事，不知老太婆知道以後是喜是悲呢？

這天午時不到，黑牡丹早盤上形勢險峻峭拔的大山，這座山方圓三十里，往北就是荊紫關，山南則是浙川縣。

有一條松林山道，盤着這座山綿延七八里，就在半山上，一大片如火般花林矮樹，密密的直到山頂上，黑石青苔的深山坳裏，隱約有一處小莊院，那是依着山壁而建。

莊院不大，但那種紅牆綠瓦，高翹屋簷下的龍頭橫樑，閃耀着叮鈴噹啷的風鈴，給人一種特異的美感，在這種深山中，能看到這麼一處莊院，令人產生一種天下太平的感覺，但事實上却並非那麼一回事。

順着官道盤上山，黑牡丹却在一片老松林下面發現一座小茅棚，兩個莊漢，正挑來兩桶包穀稀飯，一盆小菜外帶一大包雜麪饅頭，二人把吃的往茅棚內一張桌子上放好，這才拉了一張板櫈，往茅棚外松林下坐着，一見黑牡丹騎着小黑驢到來，其中一個早迎在路當中，道：「姑娘，妳可是往荊紫關吧？何不下來歇歇吃些東西再上路！」

翻身跳下驢背，來到茅棚外面，黑牡丹指着遠處山坳，不經意的問道：「你們可是那邊莊上的人？」

「不錯，我們就是臥虎山莊的人！」

漢子邊說着，早端了一碗稀飯一碟小菜兩個雜麪饅頭，送到黑牡丹前面，又道：「高莊主積德行善，每天午時在此施飯，姑娘來得巧，這頓飯免費，管妳吃飽不要錢。」

黑牡丹一笑，道：「一路行來，總算在此地遇上一位行善的人，倒是難得！」

說着遂把寶劍包袱往桌上一放，端起碗來就吃，邊又問道：「你們莊主這種善行，實在令人欽佩，不知高莊主的大名如何稱呼？」

「我們莊主叫高亮，臥虎嶺北到荊紫關，南到浙川城，何人不知誰人不曉，姑娘是外地來的，大概沒聽人說過，不過只要妳稍一打聽，沒人不豎起大拇指的。」

黑牡丹一笑，正要再說下去，突見十多人喘急的走來，他們肩扛扁擔，腰插山斧，上衣汗濕的擠進茅棚來，早聽另一漢子不高興的道：「怎麼天天就是你們這些人，難得有幾個生面孔。」

只見這些人嘻嘻哈哈，也不多說，自已動手，早把一應吃的，一掃而空，每個人捧着肚皮又走入山中。

高家的兩個莊丁有些心不甘情不願的把東西收拾，噘着嘴走回臥虎山莊，臨去，一個莊丁對剛跨上驢背的黑牡丹道：「這羣王八蛋，是山上打柴的，也不知他們是怎麼知道的，這些天來每逢正午，他們就跑來大吃大喝，吃完擦嘴走人，乾淨俐落，不帶謝字，一副吃孫喝孫不謝孫架式，眞想一把毒藥全毒死！」

黑牡丹一皺眉，莊丁早走去好遠了。

順着山道往北盤去，黑牡丹環着沿山道的兩邊密林，陰森森的有些怕人，正是峭壁巉岩，窮山惡水，松枝連天而又虛幻幽幽，可不正是野狼斑豹出沒的地方。

大白天沒有野狼斑豹，不過當黑牡丹繞過最後一個山角，眼看着快要脫出這大片松林的時候，突然間，自林中衝出一個虬髯大個子。

只見那大漢好快身法，幾大步已繞在黑牡丹前面，雙手握着一根哨棒，黑團大臉，一件短背心，包不住一身賁起肌肉。

林蔭道上看得眞切，黑大個子驚愣暴退，道：「怎麼是妳？」

「你是周通？」

來人正是昨晚血戰關帝廟內的周通，只聽他吃吃的道：「昨晚未見姑娘騎驢呀！」

黑牡丹一笑，道：「那是周壯士沒有看到，如今這種架式，周壯士可是要攔住我的去路？」

周通心裏十分明白，自己絕不是這黑衣姑娘對手，心念間，急忙搖手，道：「碰巧遇上，姑娘妳好走，後會有期！」說完扛起哨棒急急的大步走去！

黑牡丹一見這種情形，大感迷惑，這姓周的到底是幹甚麼的，怎麼神秘兮兮的？

只是黑牡丹並未再稍作停留，當周通背影遠去而消失在松林中以後，黑牡丹也催動小黑驢走去，天快黑的時候，她已到了荊紫關。

找了一家客棧，把小黑驢安置在棧房廐上，黑牡丹這才關起房門稍作梳洗。

荊紫關是個小城鎮，距離丹江不遠，在這山區一帶，算是熱鬧城鎮，只是這兩年因爲災荒，山區不靖，往來客商銳減，各行生意也清淡多了。

黑牡丹梳洗完畢，款步來到前面飯堂上，要了一些吃的，邊看着外面街道上，只見附近幾家門前掛着燈籠，再往街裏，已是黑漆一片了。

就在這時候，一輛馬車停在門口，車上跳下一個漢子，伸手撩起車帘，且放了一張小櫈子在車轅邊上，就見一對年輕夫婦相繼走下車來，隨後又一個老媽媽，背着一個藍色包裏，跟在後面下車來，小二拉過馬匹上槽，四個人相繼走入店裏來。

看樣子四個人相當謹慎，因爲他們一直跟着小二進入後院，連吃晚飯也叫小二送入房間裏。

一切似乎順遂，因爲二更不到，這家客棧已把大門關起來，住店的也全進房睡下了。

店家相當細心，還親自提燈四下巡視一遍，才回房睡下。

三更天，月當天，這家客棧房的牆頭上一條人影奔掠而下，只見這人身法怪異，鶴行中有似縱躍般的却不帶一絲響聲，細看之下，這人一身黑色夜行衣靠，一把鋼刀已握在手上，包頭黑巾連臉全包紮起來，只露出一對眼睛。

這人似乎對這家客店相當熟悉，一躍進後院客房，立刻摸到大房間外面，毫不遲疑的鋼刀撬落門閂，閃身進去。

於是就在一聲凄厲慘叫中，那條黑影早衝出房門，幾個騰躍，人已翻上牆頭，而房內却正有一個漢子握刀衝出，口中大叫：「强盜！」

只是他衝到牆下面，却無法躍上兩丈高的牆頭，急得大叫不已！

黑牡丹早握劍衝來，不及細問，縱身牆上追去，躍過幾座房舍，正自登高觀察，突聽響聲起自右邊，黑牡丹應聲衝過去，却是甚麼也沒有發現，心中一怔，立即知道自己上當，急又返身往左追去。

看看已追到郊外，隔着一條小溪望去，月影下似是看到一個黑影閃入一片林中，黑牡丹一聲冷哼，縱身踏石跨過小溪，直往林中撲去，她人尚未進林呢，就聽林中好長一聲尖號。

「救命啊！」

女子聲音，是無奈的！

黑牡丹聽這聲音，心中立刻產生一種意念，那就是剛才發覺的人影，與客店裏的强盜無關！

也由於這一意念，而使得她反而不急於衝入林中救人。

先是藉月色觀看四週動靜，就在林中女子痛哭流涕，呼天搶地，狂喊救命的時候，黑牡丹迂迴的摸進林中。

於是，她咬牙欲碎，早已雙目噴火而不能自己，因爲就在一棵大樹下，一根蔴繩把個年輕女子拴在一根樹幹上，只見女子的頭髮散亂，羅裙被脫，上衣扣子全解露出一個大紅兜肚，她雙脚亂踢，眼淚直流，光景分不清是否被人玷汚。

黑牡丹一衝上前，寶劍連揮，早把繩索挑斷，女的「啊」了一聲，跌坐在地上直喘大氣，一邊連連稱謝道：

「謝謝妳，啊！原來是一位姑娘，謝謝妳救命之恩！」

「惡人在那兒？」

「跑了……啊！妳幫我把脚上繩子解下吧，我雙手好痲啊！」

黑牡丹還劍歸鞘，蹲下來去解那女子脚上繩索，就快要解開了，却不料那女的伸手一揚手中絲巾，早有一股悶香氣味衝入黑牡丹鼻孔……

「不好！」黑牡丹伸手拔劍一半，雙目已是灰慘慘的一片茫茫，「咚」的一聲倒在地上……

夜梟一般笑聲起自附近樹上面，笑聲中一條碩長人影，疾快的落在地上。

「我的乖，妳可眞會裝腔作勢。」

「年頭不對了，單憑武力不一定能勝，多用頭腦才能無往不利。」

說着，一脚把黑牡丹踢翻個身子來。

「啊！好美哎！這個姑娘可長得俏，老婆子妳仔細看，冰肌玉骨，色艷桃李，眞乃天生尤物，能得此女，此生不虛，我看……」

冷哼一聲，女的一邊端正自己衣衫，邊冷冷道：「你看不如我看，你想在她身上打主意？老娘偏不叫你如願！」

說着，「颼」的一聲，拔出黑牡丹長劍，一挽劍花，冷芒連閃，就要招呼上黑牡丹的面孔上！

「妳這是幹甚麼？」

「先在她臉上劃個大十字，消去你的慾火高漲，以求保障老娘未來不獨守空房之慮。」

「妳等等。」

「還有甚麼好等的？」

「我可愛的心肝寶貝，妳怎麼忘了，咱們不是還有個光桿兄弟嗎？何不把這姑娘擄回莊去，曉以利害，她若答應，自然是好，若不答應，再殺不遲！」

女的又瞧了一陣黑牡丹，微點着頭，道：「嗯！這女子長得是美，就算我是女人，看了也會心醉，禁不住還要摸一把呢。」

說摸就摸，伸手在黑牡丹臉上好一陣撫摸，才又緩緩道：「老四會喜歡的！」

於是，就聽男的撮唇打了一聲口哨，早從林中衝過來兩匹健馬，男的把黑牡丹手脚連着綑在馬鞍上，再由女的翻身上馬，二人一抖繮繩，兩匹健馬早衝出林中而去……

去的方向却正是過山嶺與趙溝橋那面，沒有多久，兩匹馬已通過一片大松林而進入臥虎山莊，這時候天也亮了。

那女的才下馬，早有莊丁走來接過絲繮，另一個年長的莊丁迎上前來，道：「莊主，夫人，燕窩粥栗子糕全備好了，辛苦一夜先吃過以後歇着，這裏一切由屬下來辦！」

「老馬，把這黑衣女子押到石室裏，如果醒過來，就先給她些吃的。」

原來這夫婦二人正是臥虎山莊莊主高亮夫婦，要知這臥虎山莊向不結夥打劫行路客商，他們遠近市鎮，佈下眼線，如遇富商鉅賈，才會以獨行大盜，夫妻二人攜手出馬。這天高亮夫妻就是得到密報，才到荊紫關這家客店做案，不想黑牡丹竟盯上高亮，於是二人設計把黑牡丹擒獲。

* * *

這時高亮問道：「四爺在莊上嗎？」

「昨日出去至今未回。」

高亮邊往莊內走，邊對那年長莊丁道：「四爺回來，立刻叫醒我。」

「是，是！」

黑牡丹醒來的時候，還以爲自已雙目失明呢，因爲她甚麼也看不見，伸手不見五指，大概就是這種光景！

她想站起身來，却發覺手脚被綑着而難以伸展，幾度掙扎，那蔴繩相當結實，一時間難以掙脫，又覺腹中十分飢餓，正感無奈，突然一陣脚步聲傳來，緊接着一縷刺目陽光照射進來，而逼使黑牡丹急把雙目光緊閉起來，早有一個莊丁，手托木盤拾級而下，另兩個手持鋼刀壯漢跟在後面下來。

外面有了燈光，黑牡丹這才把這石室細看幾眼，不由心中叫苦，原來四週全是岩石，抬頭上望，也只有小石門有光線進來，如果石門關閉，這間三丈方圓石洞，立刻黑漆一片。

嘩啦啦一聲鐵鍊響，一個莊丁把黑牡丹雙脚鎖在釘牢石壁上的鐵

鍊，這才把黑牡丹雙手鬆綁，笑道：「吃吧！天都快黑了，該吃點東西了，等妳同我們四莊主拜過堂，小的們還得向妳討賞銀呢！」

黑牡丹似是心情平和，邊吃着大白饅頭夾醬牛肉，隨口又問道：「你們這是那裏？」

「臥虎山莊，聲譽既隆，人緣又佳的臥虎山莊。」

「那昨晚把我擒來的一雙男女是……」

「甚麼一雙男女，那是我們莊主夫婦。」

黑牡丹正要再問，早又看到洞口走下一位年輕女子，細看可不正是昨晚樹林中裝着被人強暴的女子。

「姑娘，妳餓了吧，送來的東西可還可口？夠不夠？」

黑牡丹怒道：「本來不夠，只是妳一來却夠了，妳知道爲甚麼？」

重重的放下碗筷，又道：「因爲我看到妳就吃不下了！」

哈哈一笑，那女的道：「妳吃不吃得下已經不重要了，只爲妳生得容貌嬌俏，又有一身本事，所以才把妳留下來，準備給我們老四做一房老婆，這可也是妳活命機會，想通了，下趟我來聽回話，執迷不悟，老娘就在這石牢裏找來幾個莊丁，先姦後殺，叫妳髒兮兮的走入酆都城！」

一揮手，道：「走！」

於是，石門「彭！」的一聲又被緊緊的關起來，而石牢中，黑牡丹急得淚直流。

黑牡丹心中十分明白，自己如今既然知道這臥虎山莊是個盜賊窩，臥虎山莊的人絕不會輕易放自己逃走，如今已被鐵鍊鎖牢，看來眞要喪命在這石牢中了。

生死並不重要，重要的却是自己追殺的八大盜，才不過殺了個曹大鬍子，還有七個正飄忽不定的在這八百里伏牛山裏拉隊打劫，仇人不誅，死不瞑目！

於是，就在她求生意願高漲，復仇種子熾熱之下，雙脚把那鐵鍊盡在石上磨蹭，用力磨蹭。

潮濕的石牢中，那鐵鍊本已生銹，只要時間夠，鐵鍊應不難被黑牡丹磨斷！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黑牡丹全身濕透，雙脚似已出血，却見她咬緊牙關，手脚並用，沙沙沙沙的……

突然間，石牢的石門又被人打開來，黑牡丹急忙斜身倒下來裝睡。

星光月影下，只見一個大漢，急急的跳落石牢中，三兩步已到了黑牡丹面前。

「是妳！」大漢舉着火摺子，黑牡丹也看清大黑個子正是自己救過的周通。

「壯士救我！」

周通熄去火摺子，急忙替黑牡丹打開鐵鍊。

「姑娘能走動嗎？」

「我沒有受傷。」

周通一擺手道：「跟我來！」

周通領着黑牡丹，走出石牢，繞過臥虎山莊右側，進入一片松林小道。

黑牡丹突然停下脚步，道：「周壯士也是臥虎山莊的人？」

周通一嘆，道：「走吧姑娘，走得越遠越好！」

黑牡丹道：「我得取回寶劍才走。」

周通一摸大鬍子，低頭一陣沉思，突然道：「妳等着，我去帮妳取來。」說着早轉身急急走去。

望着周通遠去，黑牡丹迷惘不解，好一陣苦思，却理不出個所以然來，心想這周通究竟是甚麼樣人物？

就在黑牡丹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遠處的臥虎山莊上一陣警鑼聲傳來，緊接着一片喊殺之聲。

聽聲音似是往官道那面移動，隱隱約約的還看到一串燃燒火把，看樣子總有二十多人。

黑牡丹急衝而去，却不料中途被周通攔住，草叢中只見周通早把寶劍遞來，且急急道：「姑娘快走，千萬不要莽撞。」

黑牡丹一咬牙，道：「我還是會來的！」

說完調頭早衝入松林不見！

不旋踵間，周通早被一衆莊丁圍住，高亮破口駡道：「老四，你可知罪？」

高亮老婆林仙子也怒道：「吃裏扒外，不知好歹，那麼如花似玉的姑娘，好心給你帶回來，想不到你却恩將仇報，把人放了。」

高亮怒道：「臥虎山莊是幹甚麼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就是不能叫外人知，你今放了那女子，臥虎山莊將因你一念之婦人之心，而毀於一旦，想想看你對得起大哥？」

周通大黑臉上驟現淚光，啞聲道：「大哥大嫂，我不說你們還不知道，前些日我從趙溝橋那邊關帝廟過來，爲了誅殺一對淫僧，幾乎死在關帝廟，還是這位姑娘救了我，如今她既有難，小弟怎能坐視？還望二位兄嫂體諒。」

高亮大怒，戟指周通駡道：「你這個渾小子，各做各的營生，誰叫你去關帝廟惹事生非，你可知道那兩個淫和尚同落雁峽的殺人魔王張翠八是甚麼關係？告訴你，張翠八正要拉他二人入夥呢！」

林仙子也道：「你既然不忠於

臥虎山莊，臥虎山莊也留不得你！」

周通一頓哨棒，道：「我知大哥大嫂待我不薄，難道僅爲此事，大哥就不放小弟一馬？」

林仙子搶說道：「就算我們放你，只怕老二老三也不會答應。」

周通「噗通」跪在地上，對高亮與林仙子二人叩頭，道：「恕小弟不知好歹，壞了大哥與臥虎山莊規矩，」這裏給大哥大嫂叩頭賠個不是。」

然後雙手緊握哨棒，巍然如泰山一般又道：「從此周通不再是臥虎山莊的人，老實說當初只因周通糊塗，幹上你們這種比攔路打劫還要黑心的買賣，本想抽身走人，却爲投身他處不易，而大哥又是寬宏大量，才未決然走開，如今看來，大哥這種寬大原是虛假，小弟已無留此必要，就算大哥一刀把小弟劈死，至少在小弟臨死之前，還是個清白乾淨身。」

高亮大怒，林仙子更是破口駡道：「撒泡尿照照你那付尊容，我這作大嫂的總想給你小子討房漂亮媳婦，想不到你不知好歹，恩將仇報，看老娘今夜如何收拾你！」

一對彎刀交互挽個刀花，輕叱有聲，暴彈上翻一個空心觔斗，冷芒交流中雙刀已到了周通頭上。

周通側身閃避，雙手哨棒施力狂揮暴砸，挾着呼嘯之聲，攔腰掄向半空中的林仙子，端的威猛絕倫，不可輕視。

不料林仙子冷哼了一聲，左手彎刀撩向擊來哨棒，右手彎刀平削如電中，林仙子冷語含威，道：「你死吧，姓周的，你死後我們還得去追殺那個黑衣丫頭呢！」

於是，就在她的話聲中，「叮噹」「哎呀」之聲驟然響起來，而寒光突展又斂，彷彿來自九天而消失於虛無，衆人驚窒一瞬間，黑牡丹已仗劍卓立在周通身邊。

「姑娘，妳妳……妳怎麼還不走？」周通驚問着，有些大不以爲然的樣子。

黑牡丹望着斷臂跌坐在草窩裏的林仙子，面無表情的道：「如果我走，這世上不就又少了一個好人！」

周通道：「妳來了，這世上會少掉一個眞正好人，而我周通怎能算是好人？」

「你有生死人肉白骨之心，更能恩怨分明，這種人我黑牡丹豈有不救之理，再說那女的其心殘毒，差一點要了我的命，我更不會輕饒她！」

這時林仙子右臂已斬斷，早痛昏過去，却被高亮雙手抱起，邊高聲叫道：「把這二人圍住殺！」

說着急忙把林仙子抱回臥虎山莊而去，他身法奇快，地勢又熟，兩個起落，人已消失不見，而現場却已是腥風血雨，哀號聲此起彼落的……

隨着喝叱怒駡聲，圍上的一衆壯丁就在這荒林中揮刀狂拚而上，却又在溜溜星芒幻眩奪目中，帶着色彩艷麗鮮血倒下去！

也不過轉眼之間的事，林中已倒下十幾個，餘衆在高亮遲遲未來的情況下，早一哄而退向臥虎山莊而去。

黑牡丹正要追殺過去，早被周通叫住：「姑娘，臥虎山莊妳絕對去不得，趁着沒人追來，咱們快些走吧！」

黑牡丹搖頭，道：「趁其敗退，正可一舉消滅他們，爲何要走？」

周通急道：「姑娘有所不知，臥虎山莊除了機關重重外，高亮的兩個兄弟各有一身本事，你今傷了高亮老婆林仙子，那高亮絕不會同你干休，這時候沒有找來，一定是在替他老婆治傷，我們還是快些離開此地，等咱們先妥籌對策以後，再殺進臥虎山莊不遲！」

黑牡丹一聽，也覺有理，因爲萬一中了機關，就再沒有僥幸逃脫之理了。

心念間，當即點頭道：「好！咱們一同回轉荊紫關去！」

周通一聽往荊紫關，不由搖頭道：「姑娘你還不知道呢，荊紫關有臥虎山莊的眼線，就連附近丹江也有他們的人。」

黑牡丹道：「難道這臥虎山莊還有水上勢力？」

周通點頭道：「怎麼沒有，臥虎山莊的二莊主『浪裏蛟』盧壯，三莊主『穿山甲』黃艮，如今就在丹江做買賣而不在山莊，否則咱們就不會那麼容易就殺敗他們的。」

黑牡丹稍一沉思，道：「也好，早晚我會碰上這兩個水怪，掂一掂他們的水性究竟如何了得！」

說着當先往荊紫關方向奔去。

周通一聽，大感驚奇，世間竟有女子也會水中功夫，而面前這位姑娘的一身武學，已經是高深莫測了。

星斗轉移，五更將臨的時候，黑牡丹已經同周通二人到了荊紫關鎮外，黑牡丹停下脚來，回身對周通道：「周壯士，如果不是要借重你對臥虎山莊的機關熟悉，我是不會攔住你投奔他處的。」

周通義形於色的道：「我周通棄暗投明，爲的是不辱沒我們周家老祖宗，免去家譜上有汚點，而使周家後世蒙羞，當今災荒之年，周通已沒有好去處，就此跟着姑娘大幹一場，雖死何憾！」

（未完・一）

上文提要：江畔垂釣一漁翁，細聽小童訴衷情。小童爲小仙兒姐姐被人欺凌而傷心，也爲保護她而受了傷。老漁兒慨然收小童爲徒授他武功，但要求要見小仙兒一面。小童離去，老漁兒沉醉在二十年前回憶中。原來老漁兒乃江南一鶴，當年名滿江湖的豪俠，爲要替六扇門擒拿大盜，而打傷了俠士高翔，也嚇走了自己女兒丹孃……



湖海天涯俠客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狼山夜祭

惡霸追殺至狠洞　突起風雲退强人

因這山也才被人叫作狠山，就在入山不遠的山崖下，就有個狠窩，後來被獵殺了，沒了狠，那狠窩却仍在，當然也是極隱蔽之處，甚至到了近前，也發現不出來。

原來是山崖下一個洞，深不逾丈，外面被荊棘和矮樹叢遮蔽了。

若不是喜歡滿山奔跑，人家也不叫小狗子做野小子了。

他爹死後那一年，他已是十一歲的小小子了，怎麼一日一夜，不見了人？小仙兒姐姐便是在這裡找到他的，原來他受了人家的欺負，委屈躲在這裡啼哭。

那時高過他半個頭的小仙兒姐姐，就把他摟在懷裡，因爲他娘死時，小仙兒姐姐那時雖然不過十歲，但已懂事了，應承過他娘照顧他，當然，從小兒兩小無猜，毗鄰而居，眞個是青梅竹馬，難道不也把野小子的娘，當作了她的娘一樣，因爲她從有記憶時起就沒了娘。

在小仙兒姐姐的懷裡，望着像天仙一樣的小仙兒，那狠窩對他來說，何異天堂。

從那時起，他就叫那狠窩做天堂。

祇不過對他們，兩個兩小無猜的孩兒，才是天堂，這天堂也屬於他們所有。

祇不過，現在野小子大了，也更潑辣，更倔强了，受了欺負，受了委屈，再不躲在這天堂裡來了，因爲他再不會哭喊出來了，不願小仙兒姐姐見到他流淚，更不願被她見到，他渾身有多少傷，他不會哭的，却怕小仙兒姐姐哭，現在他就獨個兒遠遠地跑到後山荒江邊上來。

除非血不再流，血汚也洗淨了。

驀見火光一閃，小仙兒啊呀一聲，明白了，明白他爲甚麼走得這麼急。

一片火光，一隻又一隻，啊呀！竟是五隻火把。

那是常見的狠山獵火，偶然有野獸竄到狠山脚下來，一聲鑼響，首先發現的人一鳴鑼，狠山獵火就會亮起來，大夥兒就羣出圍捕，因爲傷害人畜的事頻有發生，大家都習以爲常了。

但狠山現獵火，今兒却未聞鳴鑼，而且祇有五隻火把。

「快！」野小子叫道：「入了山，他們就找不到咱們了。」

小仙兒恨得咬牙切齒，說道：「他們打傷了你，還不放過我。」

野小子一揚頭，說：「我也打傷了他們兩個。」

「必是守候在你家門外，等你回來。」

「我才不上當哩，」野小子說：「我知妳爹今天回來，故爾沒回家，躲在大槐樹下，等待月亮爬上樹梢頭，我知妳不放心，一定會來看我的，若妳闖了去，豈不是引羊入虎口。」

原來月上槐樹梢頭，是小仙兒姐姐和他約定的時刻，爲了躲避那班狂蜂浪蝶的調戲騷擾，白日已少出大門了，必待夜已靜，月亮已爬上槐樹梢頭，才溜出來和他相會。

「這必是仍被他們發現了。」小仙兒說。

心下着慌，因爲那一片火光，愈來愈明亮，自是追得近了。

還幸已到了林邊，但林中黑暗，本就連山徑也沒有，野小子倒還罷了，小仙兒心慌，高一脚，低一脚，奔來如何不跌跌撞撞。

野小子也不由心慌起來，小仙兒姐姐若落在這班人手中，那還了得，而人家有火把照路，又是追趕而來，來得如何不快，而且必是發現了他們的踪跡，接踵而來，一咬牙，抱起小仙兒就跑。

心急之下，膂力倍增，果然比他拖着小仙兒奔跑快了許多。

那眼前愈更亮了，不用回頭，也知追趕的人已進入了林中，還幸有矮樹叢掩蔽，天堂對他們來說，那狠窩現下更何異天堂，忙不迭鑽了進去。

「還不……放下我來。」

啊！他兀自抱着她，雖然已鑽進了狠窩，但人聲也已入耳了，追來的人好快，若不是有樹叢遮掩，祇怕早已被人家發現了。

野小子忙不迭把她放下，拾起兩塊拳頭大的石頭，咬緊了牙兒，嘿！誰敢闖進來，準教他的腦袋先開花。

透過那樹叢荊棘，不但一縷縷光亮透射進來，而且在移動交錯，而且話聲已清晰可聞。

那是崖下了，前無去路，追趕的人如何不停下步來。

祇聽一人道：「這不是怪事嗎？怎麼不見人？分明……」

「沒錯兒，」一個說：「你沒看錯，我也見到了，先前在林邊，分明是兩個人影，分明入林來了。」

有人怒喝一聲，嚇得小仙兒打起顫來，野小子也嚇了一跳。

「好小子！」

野小子慌忙擋在小仙兒身前，她本名姚鳳，人家叫她狠山鳳，但在野小子心目中，她永遠是小仙兒，在他口中，那自是小仙兒姐姐，祇道被人家發現了。

敢情不是，兩人也才鬆了一口氣。

祇聽那人怒道：「當眞是兩個人？」

「沒錯兒，」仍是先前那人的聲音，說道：「一個是小狗子，再遠些我也認得出來，那另一個嘛……」

「嘿！這是打那兒說起，」又一人的聲音，分明就在樹叢外面，說道：「另一個竟是狠山鳳，公子爺……」

野小子慌忙把小仙兒的頭按低了些，已是退無可退，祇能把身子緊貼着崖壁，因爲火光一閃，那人將火把高高舉了起來，向樹叢中查看，好在有荊棘把洞口遮住了，不鑽進矮樹叢，發現不出這狠窩。

祇聽那人一面繼續說道：「論財勢，論功夫，論人才，公子爺那一樣兒不强過小狗子百倍，狠山鳳那妞兒竟和小狗子打得火熱，嘿嘿，嘿嘿……風高夜黑，小狗子帶着那妞兒溜進山裡來幹甚麼？」

連聲邪笑，羞得小仙兒啐了半口，因爲野小子慌忙把她的嘴掩住了，幸是嘻嘻哈哈，另有兩人也邪笑起來，若不然，相距這麼近，祇怕已被樹叢外的人發現了。

那公子爺怒不可遏，喝道：「快給我搜，前無去路，必是藏在樹叢裡，說來當眞惱煞人，今晚必要宰了那小子，不怕那妞兒不向我投懷送抱。」

火光登時乍明還暗，透過樹叢的縷縷光亮，也更游移交錯起來，分明分散開去，在向樹叢中搜查，顯然不知崖下有洞，除非是老獵戶，也才知道崖下有這個狠窩。

公子爺，野小子豈有不知他是甚麼人，便如小仙兒，小鎭上人人皆知，爹是大惡霸，兒子更强爺勝祖，已不知糟蹋過多少黃花閨女，才不過二十出頭，凡是他家佃戶，有幾分姿色的大姑娘、小媳婦，據說都被他糟蹋遍了，簡直就是個小淫蟲。若不是醜事不敢外揚，便是奈何他不得，因爲他家有財又有勢，他爹姓秦名天霸，初來時，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還不知是個獵戶，直到有人親眼見他曾在山中，僅憑手中一把獵刀，劈殺一隻斑爛猛虎，才知他武功了得，並非平常打獵爲生的獵戶，是以不數年間，落戶生根，廣置田產，眞個田連阡陌，儼然巨富，也就不以爲奇了，甚至背後也無人敢議論，荒僻小鎭，家中竟有數十僮僕，倒有多半是外來的，且無不是豹頭環眼的漢子，簡直就是兇神惡煞。

日子久了，小鎭上的人也都心照不宣，知道皆是綠林中人，不過貪圖這狠山荒野隱僻，好在兎兒不吃窩邊草，對小鎭上的原居民秋毫無犯，或多或少，且還沾了他的好處，佃農有田可耕，鎭上的買賣人，也多了生意做。

本來也還都相安無事，不料這秦天霸的兒子秦重長大起來，竟成了小惡霸，更好色貪淫，不知糟蹋了多少大姑娘、小媳婦，因爲沒人

敢張揚，祇知道不到兩年間，先後有五個女人死得不明不白，不是投江而死，就是懸樑自縊，據說都得過秦天霸的一些好處，也才明白是被小惡霸秦重糟蹋死了。

誰敢聲張，荒野小鎮，連官府也沒有，有又如何，連縣裡的縣太爺也與他有來往，野小子那會知道這許多，連縣太爺還要看秦天霸的眼色行事。

卻又有一條咄咄怪事，秦天霸嚴禁他兒子不許招惹姚家，小鎮上姓姚的，祇有一家，就是小仙兒，狠山鳳，姚鳳的爹，他不過是個獵戶，一個酒鬼而已，不明白為甚麼不敢招惹。

也因這緣故，小仙兒出落得成了個天仙樣的小美人兒，那秦重可不敢像對其他人家一樣，穿堂入室，肆無忌憚，公然上門滋擾。

有道是：娉娉嫋嫋十三歲時，蕪蔻梢頭二月初，小仙兒前兩年，已是個美人胚子，愈大愈成了狠山的鳳凰，那時秦重還按捺得住，不敢上門滋擾，初時還是偶然相遇，先還祇是口頭，後來愈來愈大膽，竟動手動脚，調戲起來。

那姚鳳的爹不是入山打獵，就是上保定府，餘下的時間，可都在醉鄉了，那能保護得女兒不被調戲，若她是狠山鳳，那秦重便是狠山虎，那敢告訴她爹，她見得聽得更多，有人敢出頭的，無不被他打得頭破血流，打死人，往山溝裡一扔，當眞有冤也無處訴，若向她爹訴說，祇怕早已送了老爹的性命。

她爹不過是個普通人，而且還是醉鬼，最不中用的獵戶，可不知秦天霸不許，而且嚴禁秦重這頭狠山虎上門騷擾，甚至無人知道，連秦重也不明白，倒像秦天霸怕了她爹二分似的，是以姚鳳受了委屈，從不敢對爹說出來。

幸是她甚少出門，出門也不過找野小子，她可不像人家一樣，叫他小狗子，是以總有野小子在她身邊，那野小子別看他長得清秀，年幼，保護她，簡直就是拚命，有人敢對他的小仙兒姐姐不利的，拚起命來，才眞像一隻小老虎，反倒是那秦重，怕衆目睽睽之下，鬧出事來，傳入他老子耳中，得知他調戲姚鳳，會被責罵，也因這緣故，野小子才能保得小命兒，姚鳳也才能脫得身。

嘿！當眞是天堂有路爾不去，地獄無門却闖進來，月黑風高，狠山野林，除了四個爪牙，別無他人，打死野小子，往山溝裡一扔，還怕她爹知道嗎，那時……嘿！找到野小子，那秦重就不僅是牙癢癢，心兒也癢癢，因為狠山鳳那美人和小狗子一道的，找到小狗子，當然也找到那美人兒，那時，哈哈，生米成了熟飯，不怕狠山鳳不嫁他。

當眞妙極了，叫道：「搜！前無去路，必藏在樹叢裡。」

小仙兒在發抖，野小子不用回頭也知道，因為她緊挨在他背後，野小子的眼裡像要噴出火來，因為火把照紅了原已紅紅的眼睛，像要把手中兩塊拳頭大的石頭，也要揑碎了，因為一隻火把伸過樹叢來，祇要再近些，洞口的荊棘可遮掩不住洞口，必被發現了。

近了，祇見火光中，那樹叢一陣搖晃，分了開來，也擠進一人來。

那人咦了一聲，叫道：「快來看，敢情裡面有個山洞。」

火光陡然亮了，顯然都奔了過來，小仙兒啊了一聲，嚇得癱軟了，野小子咬緊牙關，却有了主意，憑他一人如何能力敵五個牛高馬大的壯漢，但機靈的野小子學了乖，懂得何謂擒賊先擒主，善攻者攻其必救，以往小仙兒之所以能脫身，就是他不論秦重身邊有多少人，又有多少人，打他，他從不還手，甚至不躲不讓，寧願身上受些傷，却祇撲向秦重拚命，這一來，那般爪牙，可都怕他傷害秦重了，敢不爭相保護，這一來，他受的苦頭自是大了，但小仙兒却能脫身了。

野小子忙道：「待會我出去，妳就跑，妳知道的，右邊崖下，有條山路，不許回頭……」

但野小子却倒抽了口涼氣，因為擠進樹叢來的，當然不是秦重，而是一個又一個，都是他的爪牙！

不料就在這瞬間，陡然颳起一陣狂飆，眼前陡然一暗，那已擠進矮樹叢的三隻火支，登時滅了。

就在眼前一暗的瞬間，樹叢外傳來兩聲，不，是無數聲慘呼，餘外的兩支火把也滅了，也傳來重物落地的轟隆聲響。

野小子楞住了，嚇得小仙兒一把抱住他，黑暗之中，火把全滅了，有月光，也照不進密林裡來，耳邊慘呼慘叫之聲不絕於耳，何況狠窩裡，更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野小子慌忙把她摟在懷裡，說：「別怕。」

他如何不害怕，祇不過見小仙兒姐姐怕成這個樣兒，他是不敢怕，不能怕。

忑怪，怎麼慘呼、慘叫聲中，又傳來脆生生的響聲，而且響連珠，而且或遠或近，或東又像在西面。

「咦！」野小子說：「像是……」

「像是……像是無數人，被無數人打了個嘴巴子。」

被他緊摟在懷中，兀自還在發抖的小仙兒，也楞住了。

「而且打得東倒西歪。」

「還跌倒了，」小仙兒說：「兩

個、三個。」

「而且爬起來，跑不了兩三步，又被人打跌了。」野小子說：「妳聽……」

「聽到了，」小仙兒不抖了，而且心花怒放，說：「是那個殺千刀的狠山虎，聽！簡直像狠嗥，眞凄慘。」

格的一聲，他懷中的小仙兒又顫抖起來，當然不是害怕，而是又樂又笑，是格格笑，也敢情笑起來，小仙兒軟綿綿的身子兒也直顫。

這還是第一遭兒，他不明白，為何會心跳起來，從來，從小時候起，就祇有小仙兒姐姐這樣抱住他，當他傷心的時候，甚至大了，當他受了傷的時候，小仙兒姐姐就這樣摟住他的，但他把她緊摟在懷裡，這還是第一遭兒，不，不僅是心跳，而且飄飄然。

他沒有放開手，倒把她摟得更緊了，因為怕她的身子，也像心兒一樣飛上半天。

「走了。」

「妳說甚麼啊？」

小仙兒在他懷中，也湊近他身邊說的，他竟聽不清。

「你聽，」小仙兒說：「還不放開我，咱們不用怕了，難道你聽不到，那班小賊、狠山虎，必已魂飛魄散，跌跌撞撞，沒命逃出林子去了。」

他雖然在聽着她的心跳，但仍然聽到了，野林茂密，又無路徑，便有路徑，那班人亡魂失魄，也是慌不擇路的，何況又在黑夜之中，如何不被樹叢、荊棘、橫枝絆倒，自然跌跌撞撞，倒下又慌忙爬起來，又跑，那聲響如何小得了。

何況不是一人，是五個小賊！

「找到了。」野小子叫道。

終於被他摸着了一支火把。

狠窩對野小子來說是天堂，也是安樂窩，初時還祇在受委屈，才躲到這裡大哭一場，後來小仙兒姐姐找到他後，因為在小仙兒姐姐身邊，狠窩也就成了他的天堂了，因為知道小仙兒姐姐必也會來找他，他也跑來等她。

他哭過了，用眼洗淨了委屈，也哭喊出來了，兩小無猜，就玩耍起來，若是捉到一隻小兔兒之類的獵物，就生起火來燒烤，自是吃得津津有味，是以藏得有火種。

小仙兒寸步不離，揪住他衣角，東張西望，這不是邪門嗎，秦重那狠山虎，和幾個惡小賊，誰有這樣大的本事，誰有這樣的膽，不僅是招惹，而且把他們打跑了，不用見到，亦知那五個小賊吃得苦頭大了，雖不會斷腿折胳膊，必已全都頭青臉腫，說不定已是頭破血流。

小鎮上，哪有這樣的人，這樣大的本事，這麼大的膽？

尤其是，那一陣風，陡然颳起的一陣風，竟把三支火把熄滅了，難道不邪門！

妖風，一定是妖風！

「你不怕……」

小仙兒說，連話聲都顫抖起來，不明白野小子那來這麼大的膽子，竟敢跑出狠窩來，竟敢在地上摸。

連月光也透射不進來的野林，雖然伸手不見五指，不明白為何她竟會感覺得出來，野小子竟會喜極，感覺得出胸脯兒高高挺了起來，因為他像高大了些，而且渾身是勁，脚下也絲毫不現怯弱、遲疑。

「不是都被打跑了，怕甚麼？啊！」

野小子明白了，不怪小仙兒姐姐緊緊抓住他的衣角了，兒時的記憶頓上心頭，陡然間，他覺得自己長大，成了大人了，兒時不過是數年前而已，若是天黑了，甚至陰暗些，小仙兒姐姐也會害怕的，他也會有這樣的感覺，覺得小仙兒不是姐姐，是比他還小的妹妹，就把她摟過來。

黑暗中，野小子突然回過身來，又把她摟過來，啊，陡然間，才發覺自己長得比小仙兒姐姐更高大了，因為小仙兒……他不過才伸出胳膊來，就投到他懷裡來，他還未緊摟着她，倒是她緊緊縮在他懷裡，像是嘆息一樣，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因為她的頭兒緊貼在他强壯的胸膛上，如何會感覺不到。

「別怕，」野小子說：「我讓妳見一個人，那人也想見見你。」

見鬼！小仙兒一把抱緊了他，野小子一手高舉着火把，小仙兒一把把他的像小熊一樣的腰抱緊了，分明嚇了一跳。

黑夜、林中颳妖風，能把五個無惡不作，橫行霸道的小賊都打跑了的，不是鬼那必是妖魅。

野小子像是才明白她為何害怕，也明白她是怕甚麼了，忙道：「別怕，小仙兒姐姐，我說的是人，我已知道是甚麼人了，除了老漁兒師傅，誰也不會有這麼大的本事。」

「老漁兒？」小仙兒一怔。

「師傅，」野小子提起老漁兒師傅，就喜極，就精神百倍，說：「今天晚上，我帶妳到這裡來，就是要對妳說的，他好大好大的本事，他已答應收我做徒弟了，我就求他也收妳作徒兒，他就說要先見見妳。」

「你胡說些甚麼？」

「我沒胡說，是眞的，咱們回狠窩去，先把火把點起來。」

山上，深夜，野林，夜風如何不勁，再說他還未取到火種。

簡直就不是摟，而是抱，小仙兒也任由他抱起來，抱回那狠窩，倒把雙手緊緊地勾住他粗壯的脖子，也和野小子一樣，今晚是第一遭兒，感覺也才發現，原來野小子又高大、又强壯。

野小子放下她來，摸着火種，獵戶入山，誰會不帶備火種，若是走得遠了，在山裡過夜，生起火來，不但可防野獸，也可燒烤獵物充飢，山裡的小孩兒都會用的，何況他眞不再是個小孩兒了，便是這火筒，還是小仙兒姐姐替他做的。

摸到了火筒，抽出火摺子一晃，火立即燃着了，燃點了火把，登時把狠窩照得一片通明。

小仙兒吐了一口氣，那麼，眞不是也沒有鬼怪妖魅，但仍然緊挨着野小子坐下來。

長年累月，野小子已把狠窩收拾得乾淨了，還用石塊砌出一張石桌來，且還是小仙兒動手幫同砌的，簡直就成了一間石屋，而且把地上的亂石，砌出個門戶來。

「快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野小子這才對她說了，道：「我是叫他老爺爺的，他說人家都叫他老漁兒，也要我叫他老漁兒師傅。」

野小子喜孜孜，又道：「我知是我這老漁兒師傅了，除了他誰會有這麼大的本領！」

「甚至颳妖風？」

「那不是甚麼妖風，」野小子正色道：「小時候我就見過，不但我爹會，我娘也能夠，隔着老遠，一揚手兒，那燈就熄了。」

「當眞！」小仙兒睜大了眼睛，說：「怎麼從沒聽你說過？」

「我說甚麼？」野小子眼兒直了，說：「從小兒就見慣了，見慣也就不以爲怪了，現在才想起來，原來那就是功夫，老漁兒師傅有那麼大的本事，故爾我知道，他也會的，而且除了他，再沒有別人了，小仙兒姐姐，妳不知我這老漁兒師傅有多大的本事，他要我打他，那知打不着他，他用手一指，我却打了我自己一個嘴巴子。」

「眞是用手一指？莫非……」

「別往邪處想了，」野小子說：「看來他像是用手一指，初時我也覺得邪得出奇，後來才明白，不過他的手法太快了，其實他在我手肘上托了一下，不過快得像用手一指而已。」

「啊！」小仙兒也喜不自勝，說：「當眞，我還記得，你爹，還有你娘，我們不是常常以爲他們在變戲法兒嗎，後來才知道那是功夫。」

「我們都要娘教我，」野小子說：「但娘說，等咱們長大些再說。」

「如何不記得，」小仙兒道：「可惜……不料才不過三四年，我們尚未長大，你娘和你爹却先後去世了，若不然，咱們也不怕狠山虎那惡賊，誰也不敢欺負咱們了，你……你今兒是怎麼啦，怎麼瞧着人家，就不眨眼兒。」

小仙兒的臉兒竟會突然紅了，野小子的臉兒，不但也紅了，而且心裡竟會發慌，而且跳起來，却又嘻嘻笑，說：「小仙兒……姐姐，妳眞好看。」

火把光亮之下，她臉兒紅紅，紅得像嬌艷的花兒，白裡透着嬌紅，小時候他記不得了，但他記得的年齡，從不曾在燈下，更何況是紅紅的，在火把的明亮的照亮之下，面對這小仙兒，本來小仙兒愈大，愈是美得像天上的仙女一樣，現在仙女下了凡，有血又有肉了，不再是遠遠地、高高地在天上了，而是在他身邊。

不，難道不是整夜在他懷裡，在他懷抱中，不，難道他又不是在她懷抱中。

紅着臉兒的小仙兒，瞪了他一眼，不明白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從小到大，都那麼親近的野小子，她竟會害起臊來。

但雖然臊臊地，難道祇有野小子才盯着她瞧，她的一雙眼兒，不也離不開他。

從來也不曾感覺到的，野小子像陡然間長大，成了個無比健壯的小夥子了，雖然不在他懷中，她竟像仍能感覺到他强而有力的胳膊的擁抱。

難道野小子的眼睛，從沒像現在一樣瞧她的眼睛，不也在擁抱着她。

甚至感到比他强而有力的胳膊更緊的擁抱，甚至令她感到窒息，這也就是她呼吸急促的緣故。

「你胡說。」

「我沒有。」

「那麼，你的老漁兒師傅呢？怎麼不見人？你還敢說不是胡說。」

分明是在顧左右而言他，又那有女孩兒不喜歡人家讚她美的，却被她一語雙關，狡猾地帶過去了，也遮掩了她心下的喜悅。

那料她話聲未了，已啊呀一聲驚呼，一斜身，不如說身子一倒，已把野小子的胳膊，緊緊地抱住了。

她那張着的嘴兒，就再也閉不攏來，眼兒也睜大了。

野小子一抬頭，却一聲歡呼，叫道：「老漁兒師傅，我就知是您。」

不僅喜，而且也驚得目瞪口呆。

因爲那白髮蒼蒼的老漁翁，吸着旱煙桿，火是一閃一閃的，不知

何時，已坐在洞口的石門邊，却不瞧他，一雙眼睛，也不瞬一下，盯着小仙兒。

小仙兒怯怯地放開手來，不明白爲何竟會難爲情起來，啊了一聲，說：「他就是……」

「就是老漁兒師傅。」

野小子說，跳了起來，忘了小仙兒的手雖沒抱着他的胳膊了，但仍在他的臂彎裡，被帶動了的小仙兒也衝向前，眼看就要跌倒。

不料老漁翁一揚手，小仙兒立即感到一股無形的勁道，在身前像一堵無形的牆，把她衝前欲倒的身子，好像一隻無形的手把她扶回原位，仍坐在原位。

野小子怔住了，說：「老漁兒師傅，您……哭啦？」

老漁翁不是哭，但淚珠在蒼蒼白鬢梢兒上，點點滴滴，火把就插在他旁邊的崖壁上，在火把閃爍的光亮下，閃閃晶瑩，分明還在抖顫，顯然激動之極。

老漁翁滿含眼淚的一雙眼兒，兀自瞬也不瞬，望着小仙兒，却對他說道：「她就是……小仙兒？」

「小仙兒姐姐，」野小子揚了頭兒，說：「老漁兒師傅，我沒騙您吧，您說，她像不像下凡的仙女？」

「也像……你娘。」

「像極了，小時候已像了，愈大愈像，她爹也說，小仙兒姐姐倒像是我娘的女兒，簡直一模一樣。」

「丹……孃！」

小仙兒咦了一聲，說：「老爺爺，您是誰？您怎曉喚他娘的名兒？」

「過來，」老漁翁說：「走過來，讓我看清楚些。」

她再不疑神疑鬼，再不怕了，誰會怕一個這麼慈祥的老人，何況還含着淚，而且野小子牽着她的手，不由她不走過去。

老漁翁沒有喚他，但他携着的小仙兒，也走了近前，也把眼兒睜得大了，說：「老漁兒師傅，您怎知我娘的名兒？」

「那麼，」老漁翁的話聲在抖顫，說：「你一定是姓高了，你爹的名兒叫高翔？」

「我叫高一飛，當然姓高了，咦，老漁兒師傅，您怎知我爹的名兒，也知道我娘的名兒？」

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尋遍了大江大河南北，尋訪了十多年，地北天南，却不料竟是在這狠山脚下。

咦！小仙兒的眼睛睜大了，女孩兒家心細：莫非……這老爺爺是野小子的甚麼人？

人家叫他小狗子，她可又不能像他爹娘一樣，叫他一飛，誰教他眞野呢，故爾從小就叫他野小子，當然，也是她一個人的野小子，就像小仙兒一樣不僅在他口頭，在他心中也是小仙兒，也是他一個人的小仙兒。

野小子楞住了，直搔頭，說：「老漁兒師傅，您怎麼啦？」

老漁翁說：「沒甚麼，你叫一飛？」

「高……一飛，」野小子說：「但沒有人這麼叫過我的，除了爹娘。」

「一飛，」老漁翁的淚珠仍在鬍梢兒上顫抖，不過平靜了些，說：「你還沒告訴我，你娘……是怎麼死的，她從小兒就練功夫，少病痛……」

「我……也不知道。」搔着頭，把頭髮抓得像雞窩，雖不像小仙兒般心細，可也不蠢，睜得大大的眼兒，盯着老漁翁，說：「那時我才……記不得是六歲還是七歲，一覺醒來，還以爲娘在睡覺，爹爲甚麼坐在旁邊哭啊！原來爹也會哭的……」

「我記得，」小仙兒也睜大了眼兒，瞬也不瞬地瞪着老漁翁，說：「我記得，你說錯了，你爹祇是流淚，流了三天又三天，非但沒哭出聲來，而且也不吭一聲。」

「我也記得，」高一飛那野小子說：「可把我們嚇壞，妳抱着我，我也摟着妳，躲在那屋角裡，也不敢吭一聲，後來我就睡着了，醒來不見了娘，妳才告訴我，說娘死了，而且埋了。」

「就埋在這山裡，那高高的懸岩邊上，你爹還種了株銀杏在旁邊，現在已長得好高大了，遠遠就可望見。」

一飛這小子才六七歲，那麼小仙兒也不過是七八歲，若是大人也不說，怎會知道。

老漁翁的一雙眼睛，倒有多半時候，在瞧小仙兒，說：「妳眞不是……不是……那丹孃的孩兒？」

小仙兒明白他的意思，說道：「我雖從沒見過娘，但我有娘，也有爹。」

「是嗎？妳爹……現在。」

「還在打獵，」小仙兒說：「入山打獵，三五天，就去一趟保定府，今兒也才從保定府回來，老爺爺，您還沒告訴我的，您是誰，是他爹娘的甚麼人？」

老漁翁不答，却對那野小子說，而且點了點頭，道：「爹是高翔，兒也一飛，不怪你雖是個野小子，却長得清秀了，那日我一見你，竟覺得好像在哪兒見過。」

「因爲，」小仙兒插嘴道：「他的眉兒眼兒，像煞他爹。」

（未完・二）

上文提要：鐵山夫婦求助於煦親王，才知拘捕秋馭龍是睿郡王主意，煦親王深獲皇上信賴，却顧忌睿郡王，耐人尋味！冰篁門重返中原，路上却受到慘烈的狙擊，捉到兩白衣人，却寧願自盡不敢洩密，甚麼組織令到部下視死如歸？冰篁門的復興已與鐵山夫婦同呼吸共命運……鐵山二夫人孫采蓉又被神猿教擄走……



新派湖海傳奇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玉笛天戈

母女說出因由　鐵山始知眞相

銀衣少女道：「跟我走吧，姓鐵的，你殺了本教不少弟子，這筆賬咱們得好好的算一算了。」

鐵山睜開雙眼，緩緩站立起來，道：「姑娘原來是神猿教的，當眞失敬得很。」

銀衣少女道：「不必多說廢話了，噫，你把我的桃花淚怎樣了？」

桃花淚就是適才由鐵山鼻孔中鑽進去的那道晶芒，它是銀衣少女養的蠱，勿怪它有靈性，又能穿透護身罡炁了。

其實如非鐵山正在收功，神思尚未清醒，銀衣少女未必就能得逞。當蠱毒由鼻孔進入體內之際，鐵山的內力自生反應，要將桃花淚迫出體外，經過一陣追逐與抗拒，終於將它拘束於膏肓之間。

此等情形對鐵山頗爲不利，因爲他必須時時以內力對付桃花淚，以防止它在肚內作怪，那麼他的功力就要打一個折扣了。

對銀衣少女來說，不見得當眞佔了上風。桃花淚不是她的本命神蠱，却是她的雙生蠱，如若桃花淚受到傷害，她縱然不死，也會丟掉半條命的。

這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只是鐵山佔的負面較多，在他來說這算不了甚麼，因爲他是一個從不屈服的人。

於是他神色冷靜的道：「桃花淚？我不懂姑娘在說些甚麼。」

銀衣少女哼了一聲道：「別裝蒜，肚子裏裝着一條蠱，你該知道會發生甚麼後果。」

鐵山淡淡道：「原來姑娘對鐵某下了蠱？在下有點不解，咱們似乎陌生得很。」

銀衣少女道：「你却殺死本教幾名門下。」

鐵山道：「這麼說姑娘是不講理了，貴教弟子一再對在下橫加狙擊，難道要鐵某束手待斃不成。」

銀衣少女道：「這你不能怪咱們，誰叫你多管閒事的。」

鐵山道：「姑娘越說越離譜了，在下援救妻子也叫管閒事？」

銀衣少女道：「就我所知，孫采蓉是本教叛徒的妻子。」一頓接道：「你這人眞叫人弄不懂，天下的女人多的是，爲甚麼一定要本教叛徒的女人作妻子？」

鐵山道：「這是大人的事，姑娘最好不懂。」

銀衣少女雙目暴睜，望着鐵山怒哼一聲道：「你敢瞧不起我？」

鐵山道：「姑娘誤會了，在下沒有這個意思。」

銀衣少女撇撇嘴道：「還說沒有，你剛才說些甚麼來的？」

鐵山道：「剛才？好吧，算我沒說。」

銀衣少女道：「你已經說了，話出如風，莫非你還想收它回去？」

鐵山沒有心情跟她攪和，話鋒一轉道：「姑娘必然是神猿教的高人了，請教……」

銀衣少女道：「神猿教主是我爹，我名臨姑，一般人都叫我銀銀公主。」

鐵山道：「好一個銀銀公主，果然人如其名。」

銀銀公主微微一笑道：「鐵山，咱們講和。」

鐵山道：「好哇，咱們原本無仇，利害上也沒有甚麼衝突的地方。」

銀銀公主忽然面色一沉道：「鐵山，你果然不太老實。」

鐵山一怔道：「我不老實？妳必然話中有話了，請直說。」

銀銀公主道：「冰篁門生花九筆中有一個名叫郴雲的，你可相識？」

鐵山道：「我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可惜緣慳一面。」

銀銀公主道：「你的二夫人是冰篁門的少門主，你會不認識像郴雲這麼重要的人物？」

鐵山道：「我的確沒有見過郴雲，其實在下有沒有見過並不重要，公主忽然提到此人必有原因。」

銀銀公主道：「他闖進本教的大聖殿，意欲偷盜蜂火七絕圈，雖然沒有讓他得手，他却殺死兩名值殿長老，使本教蒙受奇恥大辱。」

鐵山道：「那蜂火七絕圈必然是貴教極端重要的寶物了，爲甚麼不放在防守嚴密之處？」

銀銀公主哼了一聲道：「你以爲咱們連這個都不知道？老實告訴你吧，大聖殿不只是守衞森嚴，而且機關遍佈，處處危機，連一隻蒼蠅也飛不進去，不要說是人了。」

鐵山笑笑道：「這就難說了，有時候蒼蠅飛不進去的地方，人倒是能夠進去，否則……」

銀銀公主大發嬌嗔道：「你是存心嘔我，是不是？」

鐵山道：「好吧，咱們說正經的，那位郴雲不只是武功卓絕，而又膽大如斗，你們抓着他了吧？」

銀銀公主一嘆道：「居然讓他逃掉了，就是這點讓人喪氣。」

鐵山道：「既然沒有抓到他，你們憑甚麼認定他是郴雲？」

銀銀公主道：「他裝扮成一名聖奴，咱們找到了他換下的衣衫，及一塊刻有姓名的銅牌。」

鐵山道：「就算是這樣吧，也與我風馬無關，我怎樣不老實了？」

銀銀公主道：「你是不是冰篁門的女婿？」

鐵山道：「那又怎樣，一人做事一人當，郴雲的行爲不見得是冰篁門主的授意，女婿更差了一層。」

銀銀公主道：「如果你知道神猿教與冰篁門是世仇，你就不會這麼說了。」

她語音未落，鐵山的肚裏忽響起一陣咕嚕之聲，她忍不住捂着嘴一笑道：「多久沒有吃東西了？」

鐵山道：「一天一夜。」

銀銀公主道：「讓我收回桃花淚，我叫人準備吃的。」

鐵山點點頭，他剛剛放鬆圍堵於膏肓之間的內力，一綫晶芒已由鼻孔射了出去。

銀銀公主收回桃花淚後便撮口發出一聲輕嘯，但見人影連閃，八名背負短槍的紅衣少女，由暗影中躍了出來。

鐵山心頭一懍，暗忖：「這山區之中，不知藏有多少神猿教的門徒，如若銀銀公主不願棄嫌修好，今晚只怕難逃劫數。」

銀銀公主已瞧出他的疑慮，微微一笑道：「不必擔心，有我在沒有人敢動你一根汗毛。」

語音一頓，回頭對紅衣少女道：「咱們餓了，快去弄點吃的。」

紅衣少女應了一聲，其中四人閃身出洞，餘下四人忙着收拾洞穴，添柴昇火，片刻之間，這座荒山野洞，便已大爲改觀了。

另四人提來兩隻食盒，在地上舖上一方紅氈，由食盒內取出佳餚美酒，安放於紅氈之上。

銀銀公主嫣然一笑道：「粗菜淡酒，不成敬意，請。」

鐵山確是餓了，也不管這些食物是怎麼弄來的，就由銀銀公主陪着狼吞虎嚥起來。

飯後紅衣少女全部退出洞外，鐵山向洞口瞧了一眼道：「銀銀公主，在下有一事相求。」

銀銀公主道：「我知道你要求的是甚麼，我也願意幫助你，只是其中的情形十分複雜，咱們必須從長計議。來，你的背部負傷不輕，讓我替你上點藥。」

鐵山知道援救孫采蓉是急不來的，但要知道她的安危，當銀銀公主替他療傷之際忍不住詢問道：「請妳告訴我，采蓉現在那裏，有沒有生命安危？」

銀銀公主道：「尊夫人在送往本教的途中，很難推算確定的位置，你放心，她不會有生命危險的。」

鐵山道：「公主如此說法必然有原因了，能夠告訴我麼？」

銀銀公主道：「這個……」

鐵山道：「公主不必爲難，不便說就算了。」

銀銀公主道：「我只能這麼說，咱們跟冰篁門是世仇，曾是叛徒

之妻，並不是招禍的理由。」

曾是叛徒之妻，並不是招禍的理由，那麼問題出在神猿教與冰簟門世仇這方面了。

再進一步推演，孫采蓉適逢其會，因而遭到池魚之殃，神猿教擄她，不過是以她為餌，冰簟門的少門主晚流香，才是他們要釣的魚。

神猿教門徒衆多，高手如雲，他們對付鐵山一人，就出動如此龐大的人力，以這樣的比例計算，晚流香豈不是兇多吉少！

想到這些，一向冷靜沉穩的鐵山再也沉不住氣了，他長身而起，向銀銀公主雙拳一抱道：「療傷賜食之德容待後報，鐵某就此告辭。」

銀銀公主道：「我知道你擔心晚流香，這是沒有用的。」

鐵山道：「也許妳說的對，但在下義無反顧。」語音甫落，彈身急起，一閃之間，便已躍出洞口之外了。

他身形剛剛落地，目光所及，心頭不由一震，敢情他是落在一個龐大的人堆之中，四週人影幢幢，怕不有數百名之多。

人多氣盛，在形勢上鐵山已經落了下風，不管他功力多高，他必然會被這一眼看不到邊的人海所吞噬。

「回來吧，鐵山，咱們好好的聊聊。」這是銀銀公主的呼喚，語氣嬌媚，親切，還充滿着動人心弦的感情。

人在走頭無路的時候，感情是特別脆弱的，現時的鐵山焉能拒絕這動人的呼喚。

他果然神色一呆，原本佈滿殺機的面頰，忽然鬆弛了下來。

只是這一呆十分暫短，他倏的旋身而起，只一閃便已躍立於三丈外的樹梢之上，身形再晃，已然踪影全無了。

他這一行動不只是快如電光石火，也大出銀銀公主的意料之外，此時哨音四起，人影亂竄，叱喝之聲此起彼落，整個山林亂得像沸湯一般。

銀銀公主已立身洞門之外，八名紅衣婢女侍立於她的兩側，一雙黑如點漆的星目充滿着些許迷惑，粉頰之上是一片似惱非惱的恨意。

良久，她忽然嘆息一聲道：「咱們低估他了，野侯鐵山果然不凡。」

語音一頓，回顧身側的一名紅衣婢女道：「那方面有沒有消息？」

紅衣婢女道：「有，適才收到二少教主的飛鴿傳書。」

銀銀公主道：「怎麼說？」

紅衣婢女道：「二少教主說，晚流香等一行八人，在離石縣以東的吳城忽然失去踪跡，現正加緊搜尋。」

銀銀公主哼了一聲道：「幾百人圍堵八個，竟然被他們兔脫，咱們神猿教……咳……」

神猿教丟人現眼，她姑奶奶栽的觔斗更大，話到這裡只好顧左右而言他了。

「還有麼？」

「有。」

「有？快說。」

「孫采蓉也溜了。」

「啊，怎麼溜的？」

「她毒死兩名看守的就溜了。」

「該死，走，我不相信姓鐵的就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人影急閃，其快若矢，這塊風濤險惡的荒山，又恢復以往的寧靜了。

令人不解的是，在這般時辰，這等荒涼的山區，竟响起一聲嘆息，一條幽靈般的人影，也同時由一塊隱蔽之處走了出來。

他是野侯鐵山，當今之世沒有人能夠引開龐大的敵人之後，還有膽量去而復返。

他當然冒了極大的危險，但也獲得意外的喜訊，孫采蓉逃出魔掌，晚流香擺脫敵人，這是值得歡喜的，只不過神猿教是一個地域性的邪教，勢力龐大無比，結了這麼一個仇敵，豈不是寢食難安。

他不知道孫采蓉現在何處，只好先到離石縣以東的吳城再作打算。

吳城在那一個方位，應該如何走法，這些他毫無所知，只得一重山一重山的走着，希望找到農家或獵戶，除了問路還想購買一點食物。

是三天了吧，他吃的是野果，飲的是山泉，還要越巉崖，渡絕壑，餐風宿露，苦不堪言，換了常人早就倒下去了。

鐵山是鐵鑄的山，所以他撐得住，只是蓬首垢面，衣衫破損，背部還沾有一些血跡，如果說他是個要飯的，必然不會有人反對。

又是一個難耐的黃昏，鐵山還沒有找到棲身之處，一陣驟雨突然鋪天蓋地而來，一時難找避雨的地方，他自然變作落湯鷄了。

他的運氣不算太壞，在轉過一個山脚之後，終於發現了一棟房屋。

那是聳立於荒堙蔓草中的一座破廟，斷垣殘壁，顯得破舊不堪，雖然如此，它却是惟一能躲避風雨的所在，鐵山無可選擇，只得一頭鑽了進去。

這是只有一正一偏兩間殿宇的山神廟，正殿牆倒屋漏，根本無處存身，偏廂雖也頹敗，還可聊避風雨，於是他昇起一堆火，然後盤膝運功。

荒山破廟，難免猛獸蛇虫出沒，因此他雖是瞑目調息，仍然保持高度的警覺。

雨停了，月光由雲堆中鑽了出來。

忽然，他感到一股陰森冷酷的殺氣在向他緩緩迫近，他雙眼還未睜開，心頭已經昇起警兆。

及睜開雙眼一瞧，他的臉色又是一變。

敢情他瞧到一條長大得令人無法估計的臂膀，由廟外貼着地面向偏廂伸入，一隻斗大的拳頭，握着一柄明晃晃的鋼刀，那等詭異之狀，實在恐怖以極。

他睜眼瞧看之時，鋼刀與他的距離已不足五尺，危險之處眞箇間不容髮。

他的心頭雖是十分震驚，仍能臨危不亂，他以極快的速度抓起寶刀，同時就跌坐之勢躍起，單臂斜劃，寶刀全力揮了出去。

他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迅速快得令人轉念的機會都沒有，寶刀已經劈中那長臂。

嘶的一聲，噹的一响，是斷臂及鋼刀落地之聲，只是他覺得斷臂之聲有點怪異，不由向地面匆匆一瞥。

鋼刀如假包換，斷臂竟是紙的。

這自然是神猿教的傑作了，除了他們，誰能讓紙剪的手臂持刀殺人？

使邪術必有主持之人，為了免除後患，不能讓他逃出手去。心念才動，他已飄身追出。

此時月光匝地，視綫頗為清晰，他縱目向四週打量，發現左側十丈之外正有一具十分巨大的物體在向山下狂奔。

那物體高達樹梢，狀似鐵塔，雖然頗具人形，但人類怎會有這等龐然大物？

不管它是妖是魔，鐵山決心鬥鬥牠，因而點足彈身，以全力追躡下去。

鐵山輕功極高，這一全力追趕，不亞於流矢劃空，令人駭然的是，無論他如何快捷，始終無法將距離拉近，追了盞茶時間，十餘丈遠近絲毫未改。

更詫異的是那龐然大物，在逐漸縮小，似乎牠每跨一步，就會縮小幾分，待追到山下，只剩下寸許長短，一霎眼使踪影全無了。

鐵山豪氣干雲，分明知道這是妖魔，是邪術，他却一點都不放在心上，脚下絲毫未停，依然向山下追去。

浮雲掩月，還刮起一股寒意頗深的夜風。

冷風寒夜算不了甚麼，如果其中還有幾聲虎吼，那就不能不提高警覺了。

十盞碧綠陰森的光綫，在十丈外成扇形向鐵山逼近，那是虎目，這說明他面對的至少有五隻猛獸。

以鐵山那身登峯造極的功力，一身鬥五虎還不致窮於應付，但荒山寒夜，草木皆兵，置身這等恐怖的所在，他也不敢掉以輕心。

猛虎來勢極速，眨眼之間，已在五丈左右了。鐵山舉目一瞧，接着冷哼一聲道：「架式挺嚇人的，可惜鐵某百邪不侵。」

這的確是一個嚇人的陣容，常人遇到了準會當場嚇死，縱使膽大如斗，也會失去反抗的勇氣的。

五隻大如牯牛的斑爛猛虎，已經夠嚇人的了，如果再瞧牠們的背上，說不定就有被嚇暈的可能。

莫非牠們的背上有甚麼嚇人的怪物？不錯，每一隻虎背上都坐着一名武士。

鐵山身經百戰，何在乎幾名武士，這當然不是他驚嚇的原因，如若那般武士只是具骷髏，他就不得不多加一分小心了。

骷髏的雙目，兩耳，鼻孔，嘴巴，每一個窟窿都伸出一個奇形怪狀的蛇頭，紅舌伸縮，噓聲咻咻，那等怪異恐怖之狀，連鐵山也生出一絲寒意。

他提足九九旋陀神功，使週身佈滿罡炁，手橫寶刀，靜觀其變。

當雙方相距兩丈左右，五具骷髏的七竅中怪蛇齊飛，滿空激射，以萬流歸海之勢，由四面八方向鐵山的全身攻來。

這等別開生面的攻擊，鐵山雖是見多識廣，仍然大吃一驚，急身形暴起，衝霄而上，寶刀同時揮出，晶芒遠達丈外。

這一刀是他功力所聚，威勢之強無與倫比，在蛇屍蛇血飛洒之際，他已停身兩丈以外了。

他原以為只有三十多條飛蛇，適才一刀痛擊，少說點應該殺掉二十條以上，剩下的就不足為患了。

結果他的估計有了錯誤，滿空飛舞的怪蛇，較適才多了何止一倍，而且以他為中心，八方攢射，那等聲勢，實在驚人以極。

他再度騰身空際，寶刀全力揮出，這回殺的飛蛇更多，他却受到五次撞擊。

飛蛇能夠突破他的護身罡炁，使他大為懍駭，雖然穿過護身罡炁的飛蛇已是強弩之末，並不能對他造成任何傷害，但牠們的數量如此之多，實在有點防不勝防，面對這等陰惡的處境，他不得不另思對策了。

他忽然想到那五隻老虎及骷髏、飛蛇輪番攻擊，牠們在作甚麼？

及注目一瞧，飛蛇在攻擊一輪之後，必然會飛回骷髏之前，然後

再度出擊，顯然這些飛蛇是由五具骷髏分別控制的。

既已發現關鍵所在，立即改變戰法，身形一旋，有如巨鶴摩空，以追雲逐電之勢，撲向最近的一具骷髏。

寶刀猛揮，骷髏斷頭，不必查看戰果，業已撲向另一具骷髏。

他此時紅光繞體，猛如天神，來回幾個掃蕩，五具神秘恐怖的骷髏，已是碎骨四散，再也不能爲禍人間了。

月隱星稀，晨曦已露，此時的山林，如果不是那遍地蛇屍，及幾堆散落的枯骨，將會予人一股寧靜安祥的感受。

但那飛蛇呢？猛虎呢？莫非牠們全都逃了？

是的，指揮牠們的骷髏遭到毀滅，牠們怎能不逃。

鐵山吁了一口長氣，身形一晃，躍上一塊巨石，他適才力戰飛蛇，損耗的眞力過多，極需作一番調息，但以置身詭異莫測的處境，隨時都有意想不到的變化發生，巨石居高臨下，應該是最理想的選擇。

他功力深厚，一經調息便眞力泉湧，自然疲乏盡除，待運功三週天，一股腥臭之味忽然隨風飄來，及睜眼一瞧，他那堅毅沉穩的面頰，竟然連續跳動幾下。

敢情四週鱗甲翻滾，萬頭鑽動，無數蛇虫由四面八方向他存身之處湧來，青山蔓草，全部被一望無際的蛇海所淹沒。

適才三兩百條飛蛇，已經鬥得他險象環生，如今這片蛇海多了何止百倍，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將難逃此一劫數。

毒蛇來勢極速，片刻之間，除了他存身的巨石，及圓週約莫三丈的空間，放眼遠眺，竟然找不出半點立足之地。

一股怪異的笛聲在空中播散着，蛇虫在笛音的指揮下，一波一波的向前擁擠。

令人不解的是，無論後面的如何擁擠，前面的仍然保持三丈距離，像是有人劃了一道百丈洪溝，使牠們無法縮小包圍。

笛聲由緩而急，似乎指揮者下達了攻擊的命令，蛇虫翻滾跳躍，立即引起一陣巨大的騷動，但却沒有一條跨越這無形的溝渠。

鐵山瞧得十分眩惑，他想不出蛇虫爲甚麼不敢逼近，莫非牠們畏懼他手中神龍的獨角？

如若當眞是這樣，那麼他就掌握着一綫生機了，不過這只是猜忖，要想脫離蛇海，他必須冒險一試。

於是他抓了一把碎石，振腕急揮，向當面的蛇羣洒去。

碎石是以內力擊去，比彈丸還要凌厲，被它擊中的蛇虫立即血肉橫飛，造成另一次騷亂。

其實騷亂的並不是他那把碎石，當他由巨石之上躍下時，四週萬蛇鼎沸，嘶聲咻咻，像蛇海突然遇到狂風，立刻掀起滔天巨浪一般。

更意外的是無論他向那一方向前進，蛇虫必然紛紛退走，不管笛聲如何勁急，都不能阻止牠們的逃竄。

原本是一片腥風觸鼻的驚人蛇海，片刻之間，就只剩下被他碎石擊斃的幾條蛇屍而已。

這是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奇蹟，鐵山歷經凶險，由危轉安，他却有些無法適應。但，一股異聲又將他送往另一個恐怖的境界。

那是一條碩大無朋的巨蟒，身如圓桶，長約三丈，一顆斗大的蟒頭，紅舌伸縮，長達數尺，形象獰惡以極。

蟒頭之後坐着一名銀髮飄飄，年齡可能在六旬以上的黑衣婆婆，但她面色紅潤，目若點漆，裸露在外的雙手及赤足，嬌嫩艷俏，美麗無比。

這一人一蟒原在百丈以外，祇不過刹那之間，便已到達鐵山身前十丈之處了。

牠的來勢固然捷如飆風，那等山搖地動，木石激飛的威勢，更能扣人心弦。

巨蟒停下之後，黑衣婦人美目一轉，發出一股比蜜糖還甜，而又令人心動神搖的笑聲，鐵山雖是早以神功護體，仍有一絲煩燥不安的感覺。

他正想以嘯聲反擊，笑聲却已停止，一股朗朗嬌音同時隨風送來。

「你太過份了，破壞我萬蛇大陣，你已經惹下殺身之禍了，居然還敢毀掉我的五位師兄，你說我應該怎麼處置你？」

她沒有搔首弄姿，及蓄意挑逗，但她舉手投足之間，會流露出一股迷人的魅力。

鐵山猜想她必然就是神猿教的夫人蛇母，適才這些驚心動魄的陣仗，自然都是她的傑作，此時如果不能一舉將她制服，這位老妖婦還不知道會玩些甚麼花樣。

於是他微微一笑道：「前輩這是不講理了，妳那五位師兄坐不穩自己摔下來的，牠們一摔蛇兒就散了，這與晚輩何干？」

蛇母道：「甚麼，他們會坐不穩摔下來？你是在睜着眼說瞎話麼！」

鐵山道：「事實是這樣的，晚輩可沒有瞎說。」

他口裡在胡謅，脚下却像行雲流水一般在向蛇母接近，祇不過幾句話的時間，他已將距離拉到不足兩丈了。

蛇母似已瞧出鐵山來意不善，用手一拍巨蟒頭上一顆拳大的肉瘤，一團紅霧立即由蟒口激射而去。

這團紅霧多半含有劇毒，鐵山雖是百毒不侵，仍然不敢攖其鋒芒，大叫一聲，身形便像旋陀一般向空中躍了起來。

他躍起的形象有些與衆不同，身體橫飛，手脚亂舞，好像巨蟒一口毒氣，將他噴得飛上了天空一般。

蛇母久經事故，見多識廣，她不相信巨蟒的一口毒氣會將鐵山噴上半空，她倒要瞧瞧他在玩甚麼把戲。

她是一塊老薑，但不夠辣，她猜到鐵山在玩把戲，防範上却未見周密。

她太小看鐵山了，認爲巨蟒那一口毒煙，不是任何一個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

這是估計的錯誤，代價是受了凌空一指，她當然也成爲階下之囚了。

不過鐵山不想結這麼一個令人寢食難安的强敵，他立身巨蟒之旁，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前輩，我只是想跟妳聊聊。」

蛇母濃哼一聲道：「聊聊？哼，你却侮辱老身！」

鐵山道：「這是情非得已，不如此前輩怎肯跟晚輩閒聊。」

蛇母冷冷道：「咱們是生死仇家，有甚麼好聊的？」

鐵山道：「這話從那裡說起，咱們素不相識，八桿子都打不到，這個仇如何結法？」

蛇母道：「冰簟門的少門主晚流香是不是你的妻子？」

鐵山道：「不錯，莫非冰簟門跟前輩有仇？」

蛇母道：「你說對了，而且仇深似海。」

鐵山道：「這我就不懂了，冰簟門遠居塞外，前不久才返回中原，這麼快就跟前輩結仇了？」

蛇母道：「你可知道冰簟門是怎樣亡命塞外的？」

鐵山道：「略知一二。」

蛇母道：「你還敢說咱們沒有仇？」

鐵山道：「這麼說前輩是參與圍攻冰簟門的殺手之一了？」

蛇母道：「老身就這麼老了麼？小伙子。」

她忽然語氣一轉，說出一句題外之言，雖然她穴道受制，全身無法移動，但那聲音仍然嬌媚無比。

鐵山道：「對不起，請恕晚輩失言，不過前輩既與此事無關，爲甚麼要往自己的身上攬？」

蛇母道：「雖說與我無關了，當年圍殺冰簟門，神猿教曾經派人參與。」

鐵山咳了一聲道：「那麼神猿教是凶手，冰簟門是被害者了。苦主沒有追究，凶手反倒不依不饒，神猿教當眞要目無天理，趕盡殺絕！」

蛇母大喝一聲道：「住口！」

鐵山道：「怎麼，晚輩說錯了？」

蛇母道：「你當然說錯了，難道你不知道冰簟門都作了些甚麼？」

鐵山道：「我知道，生花九筆中的郴雲曾經潛入貴教總壇，不過晚輩却想到兩點可疑之處。」

蛇母道：「哦，你說。」

鐵山道：「貴教並沒有擒獲來人，甚至連來人是甚麼長相都不知道，單憑一塊銅牌就認定他是郴雲，如果這塊銅牌是僞造，或是郴雲失落的，經有心者加以撥弄，貴教就這麼墜入別人的陰謀，前輩不認爲太冤？」

蛇母道：「還有麼？」

鐵山道：「還有一件要向前輩請教，聽說神猿教神秘莫測，任是何等人物，也不知道貴教的總壇所在，縱使偶然找到，在機關遍地，高手如雲的情形下，絕對沒有人能夠活着離開，但不知這話可是眞的？」

蛇母哼了一聲道：「何至是眞的，有些重要的地方還設有多重法術的禁制，就算是大羅金仙，也休想擅越雷池一步。」

鐵山道：「那郴雲莫非是西天佛祖的化身，他怎能在貴教總壇來去自如？」

蛇母一呆道：「這個……」

鐵山道：「郴雲偷進貴教總壇之事，其中破綻百出，不合理的地方很多，貴教不辨眞僞，硬指郴雲曾經潛入貴教總壇，可能是一項極大的錯誤。再說各派圍攻冰簟門，那是百年以前的事了，往事如煙，冰簟門都不想追究，貴教何苦要挑起這段過去的仇恨？」

蛇母道：「你怎麼知道冰簟門不再追究了？」

鐵山道：「因爲晚輩是冰簟門的女婿，據晚輩所知，該門此次重返中原，惟一的要求，只是求得一席棲身之地，除非有人無故找碴，他們是不會動武的。」

蛇母長長一嘆道：「這麼說是咱們錯了，鐵大俠能夠原諒敝教麼？」

鐵山道：「前輩言重了，無心之失聖賢難免，但望貴教不再仇視冰簟門，並放過晚輩的妻子，鐵山就感激不盡了。」

蛇母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未完‧四）

上文提要：樂滿天混進胡世官府中服役，頗得重用，樂滿天於府內上下廣佈心腹，並探查到胡世官乃受曹先擢毒藥控制，令其爲天道盟效勞，胡府即天道盟之分舵。樂滿天暗與俞少英聯絡，胡府內莊總管原來是崆峒派弟子，隱居胡府十年，現在與樂滿天聯結一線，裏應外合，共謀計策伺機向天道盟進攻……

殺手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殺手・魔鬼・如來佛



內外夾攻搗匪穴　一代梟雄赴黃泉

岳楓結果了持國天王，亦搶了過來，雙雙圍攻羅雲。羅雲又驚又怒，喝問：「你們是誰？」他氣貫丹田，發出嘯聲，意圖示警，可是岳楓比他更快，他左手拇指扣住中指一彈，一縷罡風直射在羅雲丹田上，他一口眞氣登時散了，動作亦緩了。高手所爭的就是那一瞬間之機會，樂滿天鋼刀比毒蛇還毒，就在其刀縫中透進，扎在其心房上！這一招，他把鋼刀當作劍來使！

岳楓道：「快把屍體收拾一下，剛才那道嘯聲，可能已傳至曹先擢耳中！」

兩人剛把屍體收好，正想出去，忽一陣衣袂聲傳來，一聽便知來者不少，兩人吃了一驚，連忙躲在承塵上面，不敢輕舉妄動。

* * *

岳楓和樂滿天還道是曹先擢聞警趕至，後來方知不是。

只聽一個沙啞的聲音道：「剛才明明聽到嘯聲，如今爲何不見有人？」

另一個女人的聲音道：「快分頭找一找！」

樂滿天心頭一動，附耳輕聲對岳楓道：「此婦便是大悲菩薩！看來他們這次是傾巢而出了！」

第三個人的聲音，聽來比較尖細溫文，不緩不急地道：「連頭兒也不見了，可得找找他，今日之事非同小可，必須由他決定！」

一陣步履聲响，看來那些人已開始分頭搜索。又聞大悲道：「以本座之見是應暫時放棄恒山派，九大門派踪影既現，恒山派必已有準備，咱們若被困在此處，前頭部隊處境必然十分不利！」

那人冷哼一聲：「這你就棋差一着了！九大門派之脚程，最快明午方能到達，咱們若漏夜出城，直奔恒山派，等到他們趕到時，咱們早已得手，尚可埋伏在半路，採取逐個擊破之策略，若然有收穫者，本盟便可自此公開，跟九大門派明挑，斯時咱們實力已在其上！」

岳楓和樂滿天均暗叫不妙，這廝頭腦十分靈活，更不利的是他們若漏夜離開長安城，則日後不知在何時找他矣！

「少俠，此人便是大智！」

「果然聰明！此人不好對付！待我先溜出去發射烟花火箭，通知外面的人，立即動手，把曹先擢困在此處！」

「好，小弟先化化裝，希望能先殺一兩個高手！」

就在此刻，有人進房搜索，兩人不敢交談，甚至連呼吸也閉住，幸好那人只看了幾眼，便匆匆出去，道：「此處亦無人！」

岳楓立即悄悄掀開一塊承塵，輕輕躍了出去，再將窗子推開，躍了出去。

樂滿天在上面，開始取藥易容，他把自己易成李醒吾的樣子，依法炮製，悄悄躍落地上。

外面情況有點混亂，七嘴八舌，紛紛發表議論。又聞大智低喝一聲：「別吵，派個能言善道的人去問問胡世官！」

樂滿天就趁這當兒溜了出去，匿在一座假山後面。此刻，岳楓剛好到圍墻外放了火箭回來，也幾乎在此同時，曹先擢帶着小猴子，大力神、多聞天王以及另一位樂滿天未見過之漢子走過來。

曹先擢一見到他們便怔了一怔，問道：「你們何時來的？『調天星』他們呢？」

大智道：「咱們剛來不久，未見此處有人，但剛才咱們幾個人恰在外面不遠之處，尚聽到一個短促之嘯聲，只是來了之後，什麼都沒發現！」

曹先擢臉上變色，大踏步走了進去，衆人仍在廳裡等候。樂滿天有點心急，怕他自後門溜掉，幸好他不是毛躁性子，回心一想，便覺得曹先擢溜開之可能性不大。

俄頃，裡面走出一個人來，戴着青銅面具，身穿錦衣，可不是正是「佛祖」？廳裡羣醜都跪在地上。

「佛祖」道：「都起來說話！」話雖如此，他目光却落在大智臉上，顯示他想先聽他的！

大智道：「咱們在潼關附近，便見到九大門派之踪跡，後又陸續遇到幾批，看樣子他們也是要來長安的！是故咱們立即抄小路，兼程趕路而來，估計他們最遲明日午前便能抵達長安！」

「佛祖」不慌不忙地道：「你們本來打算在何時到達的？」

「在子丑時左右。」

「佛祖」想了一下，道：「如此他們可能明早便能抵達，諸位有何意見？」

大智道：「在此處，屬下老覺得不大安全，以屬下之愚見，應立即漏夜出城，奔襲恒山派，再於來路伏擊落單之九大門派餘孽，望『佛祖』定奪。」

大悲道：「其實咱們根本不必擔心，他們敢來，咱們便在此處將之消滅，我方應有七、八成勝算。」

大智道：「形勢已對我方越來越有利，目前若只有九成把握，也不應冒險。」

「佛祖」輕嘆一聲：「大智之看法極對，但本座料定對方已有準備，只不知他們人手是否齊全，若已配備齊全，以目前在場之實力，我方是不如對方，且若是對方敢在此處動手，必已有準備……」

大悲道：「九大門派人才凋零，還有多少個高手？崆峒、華山不談，恒山自顧不暇，少林、丐幫不足畏，剩下來的，還有多少？本座不信他們有膽量挑起戰事。」

「佛祖」沉聲道：「事實不容狡辯，他們已經動上手了。」

衆人聞此言後，均是一怔，大悲訝然問道：「『佛祖』何出此言？」

「適才本座進房更衣，聞得房裡有血腥味，原來持國天王及羅雲已被人殺死，塞在床底下。」「佛祖」說至此，雙眼射出兩道厲光，向四週掃射，目光經過假山時，樂滿天及岳楓都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戰。

岳楓心中忖道：「曹先擢平日裝得好像，但實際功力應比表面上顯示出來的高上兩籌。」

當下廳內羣魔嗡嗡議論，「佛祖」乾咳一聲，登時又靜了下來。

「大智，你帶幾個人出去試探一下，若發現對方勢强，便立即退回來，憑此有利形勢，與對方周旋，其他人分一部份戒備，另一部份進房調息備戰。」

大智立即點了幾個人出去，

「佛祖」又道：「小猴子，你出去把城內的兄弟召集來，帶一個人去，不要走在一道，一人有事，另一人便去執行任務，散會！」

羣魔立即行動起來，岳楓低聲道：「咱們在此，遲早必被發現，我先把曹先擢引開，你伺機偷襲，事非尋常，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這個在下懂得，大家小心。」

岳楓見有個漢子慢慢巡邏過來，便倏地冒出，一劍急刺過去。

這一劍不可謂不快，但那廝在千鈞一髮之際，竟能及時舉刀招架，岳楓蓄勢以待，不容他有逃命之機，長劍招式未老，他左腿已經急蹴而出，「蓬」地一聲響，那廝小腹吃了一記，身子如斷線風箏般向後倒飛，人未落地，一口鮮血已衝口噴出。

「蓬」地一聲，那漢子落地，一動不動，岳楓連看也不看他一眼，自旁竄過，向廳裡飛去。

就在此刻，兩條漢子自房內射了出來，雙雙截住岳楓，岳楓也不打話，揮劍便刺，三人殺在一處，岳楓不愧是一流高手，以寡敵衆，仍然大佔上風，只是較遠之敵人，此時亦都聞聲而至。

岳楓突然猛喝一聲，左掌自劍底穿出，這一招彷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一個大漢虞不及此，被掌風擊中，鮮血從嘴角汩汩淌下，人亦退了幾步，包圍圈尚未形成之前，岳楓突然一個倒縱，仍落在院子裡。

忽聞裡面一個尖嘯聲響，一道白影閃電般飛至，可不正是大悲，

她輕叱道：「退開一旁，守住退路，待大士來收拾他。」

岳楓冷笑道：「眞是臉皮比城墻還厚，靜空，你是出家人，比常人知佛法，你何德何能，敢自號大悲菩薩？也不害羞？」

大悲目光一變，厲聲問道：「你到底是誰？如何看出本座之身份？」敢情天道盟的人，到如今尚認爲外人不知道一些內情。

岳楓朗聲問道：「所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靜空，你若後悔還來得及，只要反戈一擊。」

他話未說畢，大悲已怒哼一聲，右手仗劍，左手執拂塵，向岳楓攻去，「待本座試試你之份量。」

岳楓故意示人以弱，呼道：「峨嵋劍法果然精妙，但某之劍法亦不差。」他始終守多攻少。

兩人鬥了三四十招，只聽「佛祖」冷冷地道：「大悲，時不予我，你還跟他磨菇。」

大悲嬌叱連連，攻勢更盛，又聞「佛祖」道：「岳楓盛名遠播，不是泛泛之輩，豈能存三招兩式取勝之心。」

這句話叫大悲及岳楓均同時吃了一驚，岳楓沒奈何只好伺機開始强力反擊。「佛祖」猛喝一聲：「你們還不動手！」

多聞天王及廣目天王這才加入戰圈，助大悲一臂之力。岳楓朗聲道：「曹先擢，岳某今夜來此是爲了與你單獨一戰，難道你不敢下場？」

內堂寂然，其實「佛祖」此刻心情比他還緊張，外面情況他一無所知，且派出去之人尚未回來，教他進退爲難，尤其是大智至今未有踪影，更使他忐忑不安，是故他根本懶得理睬岳楓。

岳楓對付場內任何一個，均綽綽有餘，但以一敵三，便頗爲吃力了，這情況同樣苦了樂滿天，他不能小不忍而亂了大謀，但又不能讓岳楓受傷害，現不現身，便似兩條毒蛇般，來回地咬噬他的心。

就在此刻，突然「颼颼」聲响，兩柄飛刀直取廣目天王之後背。

廣目天王也非省油燈，當然不會中招，只見他半側身子，以一柄蛇形劍，將飛刀撥落。

不料那柄飛刀竟蘊了巧勁，行將落地之時，突然又冒升幾寸向旁飛去，直奔廣目天王之小腿。

這一着教廣目天王吃了一驚，人千鈞一髮之際，只好躍高閃避，人在危急之中，往往會忽略隱藏在旁之危機，廣目天王也是如此。

岳楓不愧有「南天第一人」之稱，廣目天王自顧不暇之後，壓力大減，他立即猛力反擊，將多聞天王迫退兩步，說時遲，那時快，大悲長劍橫削其脖子，他身子突然一側，和衣撲落地上，長劍反離地十寸刺出！

廣目剛落地，料不到岳楓有此一着，再也閃避不開，小腿吃了一劍，鮮血往外直冒。

岳楓再一滾，長劍又斬向多聞天王下盤，他冒險而戰，却收奇效，把兩個天王迫開，待大悲趕至，他人已站起來。

「果然好劍法！」原來「佛祖」已走出大廳押陣。其他人則到處找尋發射飛刀的人。

樂滿天估計發暗器的必是韋勤，也爲他擔心，他又恐對方會到假山搜索，是以又悄悄由後窗溜回持國天王之客房。

幾乎與此同時，牆外跳進幾條人影，爲首那個正是俞少英，背後跟着「南海之光」馮弘、「鐵掌開山」歐陽長春，還有雁蕩雙義。

「曹先擢，你死期到了，還是乖乖投降，以免多殺生……」

「佛祖」未待他說畢，便大笑起來，隨即揭下青銅面具，果然是曹先擢！「既然你們已經知道，今夜此處便是諸位之葬身之地！」

他長嘯一聲，召回手下！道：「殺！一個不漏！」

俞少英哈哈笑道：「你身邊亦只有幾個人了，其他的全隔在外面，回不來啦！」

他一說猶自可，話音未落，曹先擢已立即飛身撲過去。「讓本座親自來！」

俞少英一語洩天機，己方固然回不來，對方亦同樣不能再抽人手過來，不管今夜是戰是撤，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先把場內的三個人，全部消滅乾淨，則可進可退，主動全在於我！

「鐵掌開山」歐陽長春性子最烈，首先迎了上去。「曹先擢，枉我以前還把你當作大英雄，你幾番叫我替你辦事，歐陽某從來沒推辭……」

曹先擢大笑：「那只是你傻而已，周瑜打黃蓋，怪得了誰？」

歐陽長春雙臂運足了勁，疾拍而出，他一身功力均在一對肉掌上，這下全力施爲，狂飈突生，自地捲起一股罡風，只刮得周圍的人，衣袂獵獵作响，呼吸也感困難，紛紛退開。

俞少英道：「歐陽兄，不可與他硬拚！」

曹先擢也不與他硬拚，不斷閃避，雙手却去攻擊雁蕩雙義！

歐陽長春怒道：「曹先擢，你到底有種沒種？爲何要做縮頭烏龜？」

猛見曹先擢一轉身，雙掌齊出，猛攻歐陽長春，他這兩掌無風無聲，歐陽長春大喝一聲，雙臂舉起，一對肉掌亦迎了上去。

「蓬」地一聲响，歐陽長春水牛般大小的身軀，似斷線風箏般倒飛，「咚」地一聲，跌落地上不能動彈。

這一記把俞少英等人全都震懾住了，原來曹先擢蓄勢以待，待四掌即將觸實方猛地吐力；相反歐陽長春之掌風，已成强弩之末，此消彼長之下，歐陽長春焉能不敗？何況曹先擢本就比他高兩籌！

猛聽曹先擢一聲長嘯，撲進人羣，見人便打，馮弘一向自視甚高，適才袖手旁觀，此刻亦不能不動手！

曹先擢全力施展，衆人方知其武功之高，大出意料之外。「你們都動手！」他手下閑着的人，也都圍了過來，羣豪形勢登時逆轉。

岳楓因爲先傷了廣目天王，形勢稍好，但仍落在下風，正所謂自顧不暇，更不可能去支援俞少英等人。

眼看羣豪又將有人要傷在曹先擢劍下，突見屋頂射下一個人來，一身黑衣褲，臉上蒙着一塊黑巾，動作十分矯捷，抱刀直刺曹先擢。

曹先擢輕嘯一聲，一擰腰，手下反劍向對方之單刀敲去！看得出這記力道不輕！

那黑衣人十分聰明，身子倏地墮下，刀尖在地上一點，借力擰腰斜竄，攻向曹先擢手下，左手一甩，兩柄飛刀直取曹先擢胸膛。

就在此刻，突聞廣目天王一聲慘叫，衆人不由轉頭望過去，只見歐陽長春壓在他身上，手肘猶抵在其胸膛上，廣目天王的蛇形劍刺入歐陽長春之小腹。

原來歐陽長春重傷倒地，一時閉了氣，待他醒來時，見廣目正好退至其身旁，便奮力拽住其雙腳，將他扳倒，人亦趁勢壓在他身上，手肘用力撞斷其肋骨，與敵同歸於盡。

自屋頂躍下來的正是韋勤，他刀法實而不華，這是殺手與其他人不同之處，因此兩個曹先擢的手下都沒法制住他，反而讓他抽空發了幾次飛刀，解俞少英之圍。

曹先擢大怒。「老胡老梁，快殺了那斯！」

岳楓去了一個廣目，比較輕鬆，以一敵二正好旗鼓相當，要分出勝負，可不是一時三刻之事。

樂滿天在房內看得眞切，猛下決心，又由後窗翻了出去，再到李醒吾房內，跟他掉換了衣服，然後露出一副委頓神態，慢慢走出房來，他先露出一副吃驚的樣子。

曹先擢瞥了他一眼，急道：「老李，你還未死呀！快去助大悲一臂之力。」

樂滿天再露出驚詫之色，結結巴巴地道：「你，你就是……是『佛祖』？」

「是！快！」

樂滿天眞想先對他下手的，但轉念又改變了主意，慢慢向大悲走過去，他忽然一錯脚，向岳楓後背攻去，岳楓猛喝一聲，轉身揮劍向他刺去！

樂滿天裝作大吃一驚，向旁邊的多聞天王身前閃去，他右手食指倏地戳在其麻穴上。

岳楓一劍刺空，一翻腕長劍改刺爲劈，樂滿天喚道：「快閃！」

他忙蹲下身去。

多聞天王麻穴被制，不能動彈，眼看長劍劈至，只能發出驚呼！「噗！」劍鋒過處，他一顆腦袋已滾落地上！

樂滿天連忙滾開，大悲正好一劍向岳楓後背刺去！岳楓一閃身，左手把多聞天王之屍身向她推去。

大悲虞不及此，長劍收不回來，「噗」地一聲，插進多聞天王之屍體，大悲左手之拂塵急忙洒開，向岳楓之頭頂罩落。

她千算萬算只怕岳楓反擊，却料不到滾到她背後的樂滿天才是她之拘魂使者。樂滿天自地上坐了起來，又一指封住了她之麻穴。

高手爭奪的只是瞬息間之時機，大悲只發出「你……」岳楓之長劍已送進其心房。

樂滿天大叫：「『佛祖』，這斷好厲害。」他邊又向岳楓打了個眼色。

岳楓喝道：「你也不能倖免。」他標前一步，把樂滿天踢飛，人隨即向曹先擢撲去。「姓曹的，岳某跟你單獨一戰如何？」

曹先擢倏地轉身道：「此話當眞？」

「岳某只要能殺了你這大魔頭，死而無憾！」

曹先擢對馮弘道：「讓開！」他踏前一步，「就怕你後悔。」

俞少英急道：「岳大俠不可中計，你看看，他手下已不能作惡，咱們先將他圍住，那怕他藝比天高，也飛不出這院子。」

忽然圍墻外翻進幾個人來，爲首那人正是大智，背後還跟着小猴子和兩個漢子，看他們神態雖然狼狽，但身上並沒有受傷。

小猴子道：「幫主，弟兄們已至外面，很快便能打進來。」

曹先擢縱聲大笑：「岳楓，如今你想倚多爲勝也無機會了。」

墻上人影再一閃，又飛進一條人影，這次來的却是曹先梅，她氣急敗壞地問道：「大哥，他們說你是天道盟的主腦，可是眞的？」

曹先擢道：「你別聽他們胡扯，我已是堂堂天下第一大幫之幫主，還去弄什麼天道盟作甚？梅妹，你過來，幫幫爲兄說服他們。」

俞少英一把伸出，沒抓到曹先梅，急道：「曹姑娘，你別中他奸計，快過來。」

曹先梅才不會那麼傻，她走近一個漢子之背後，倏地一劍戳進其後腰，道：「曹先擢，這便是我給你之答覆。」

曹先擢大怒，飛身向曹先梅撲去，馮弘仗劍橫在她身前，道：「曹姑娘小心！」

岳楓更是如影隨形，纏住曹先擢。曹先擢怒不可遏，道：「都給我殺！」

一道尖嘯聲自遠而至，接着已至墻外，嘯聲震耳，風雲變色，一個青袍客如天馬行空般，落在院子中，馮弘脫口呼道：「陶蓮居士！」

曹先擢一顆心又定了下來，只有他對自己之搭檔之能耐最清楚，可惜了了不在，否則就憑他們六個，便可殺出重圍。

陶蓮居士一至，道：「今日廢話已不必多說，正所謂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誰要上來？」

岳楓道：「馮兄請你把曹先擢留給小弟。」馮弘立即捨了曹先擢，向陶蓮居士奔去。

曹先擢轉身道：「你要找死，還不容易。」他無視岳楓之長劍，直向他迫去，雙掌如爪，直擊岳楓之胸膛。

「卜」地一聲，岳楓之劍尖已刺及曹先擢之胸膛，但竟未能插進一分，曹先擢去勢不止，長劍已被拗屈成一道弧形，眼看曹先擢雙掌將至，岳楓被迫棄劍後退。

曹先擢長嘯一聲，揉身而上，「那裡逃！」他右脚一落，正想借力再度飛前，不料小腿一陣劇痛，使他一口眞氣登時散了，低頭一看，只見李醒吾持刀向外滾開，他急怒攻心，向着他追去。

樂滿天脫手將單刀向曹先擢拋去，人隨即一個鯉魚打滾跳了起來，伸手向俞少英要了長劍，曹先擢雙眼似欲噴火。「原來是你，林正果，老子早知你不是好東西了。」

「那為何又看重我？」

「一則老子愛才；二則想從你身上查出背後的人。」

樂滿天哈哈大笑：「查出來了沒有？」

「小子，你很狡猾，幾次都給你溜掉，老子本來也沒料到，你竟能起這麼大的作用。」

「一個小小的疏忽，便令你一敗塗地。」樂滿天道：「假如你不殺了空禪師，還未必會暴露，不在西安逗留太久，咱們也沒有機會，是以其實你已一錯再錯。」

「一錯再錯，老子承認，最低限度一早便該殺死你，便沒有後遺症了，但一敗塗地又未必……」曹先擢踏前兩步：「因為今夜你跳不出我之手心。」

樂滿天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其實我也不是林正果，我是樂滿天。」

俞少英高聲道：「順便告訴你一個消息，了了那禿驢已被困在大雁塔寺了。」

這句話更激起曹先擢之殺心，立即向樂滿天展開攻勢，他左脚雖然受傷不輕，那只影响其動作及速度，功力沒有影响，不過對樂滿天來說已好多了，起碼他在閃避方面比較輕鬆。

兩人鬥了三十多招，由於曹先擢上身不怕刀劍，樂滿天更加落在下風，他的長劍只能攻對方四肢，曹先擢無所畏懼，攻勢更猛。

岳楓拎了一把劍，自後向曹先擢進攻。「別忘了還有我。」

「岳楓，老子想殺你久矣，你自己送上門來，老子還要多謝你哩！」

岳楓輕嘆道：「乞丐就是乞丐，怎能扮『佛祖』，你還是恢復本來面目，比較舒服，最低限度可以開口老子，閉口老子。」言畢一陣大笑，笑聲充滿了嘲弄。

曹先擢吃了一記啞巴虧，只好悶聲作戰，多了一個岳楓，形勢好多了，但曹先擢刀劍不入，使得岳楓和樂滿天長劍威力根本發揮不了三成，因此仍只有捱打之份兒。

雁蕩雙義與馮弘合戰陶蓮居士，韋勤和曹先梅則戰大智等人，他倆形勢最是危險，加入了一個俞少英，亦完全無濟於事，幸好此時蕭絕和閻三郎亦現身，拔刀相助。

鍾靈山帶了十多個護院守住四周，不過陶蓮居士及曹先擢則不將他們放在眼內，但隨即躍進來的一個人，曹先擢便不能不心頭一震了！

少林武當乃武林之泰山北斗，了空已逝，還有白松！

只見他道袍飄飄，走至大智身前，道：「師弟，往日之恩怨且不去計較，今日你助紂為虐，滅了崆峒派，罪無可恕，希望你良心未全泯，隨我回山在祖師像前自刎！」

大智嘆息道：「師兄，人孰無錯，不過小弟錯了之後已走不回來，今日得師兄醍醐灌頂，小弟隨師兄上山，在祖師像前自刎，以謝天下！」

俞少英急道：「道長，此人十分狡猾，你千萬別信他！」

只聽白松道：「師弟既然有悔意，請先自己捏斷琵琶骨，否則如何取信天下英雄？」

白竹(大智)見奸計不能得逞，立即翻臉：「牛鼻子，你霸了掌門之位已數十年，為何不早點死？」

俞少英冷笑道：「你已多番加害令師兄，正所謂多行不義必自

斃！令師兄今日仍活得好好的，你可就惡貫滿盈了！」

「閉嘴！」白竹轉頭瞪了俞少英一眼。「姓俞的，你是甚麼東西？有何德何能敢日月道爺！」

白松長嘆一聲：「師弟，你至今仍無一絲悔意，夫復何言！」他抓起道袍，以指為劍，運功一劃，「嗤」地一聲响，掉下一角道袍。「今夜你我師門情誼已斷！」他一翻腕，已將長劍持於手上。

白竹獰笑一聲：「我早就想掂掂你的份量了！」他抽劍較遲，但出劍却比白松快！

「孽畜！」白松罵了一聲，橫劍架開，左掌一揮，同時反攻，兄弟倆武功路子熟得不能再熟，白竹劍法稍勝，但功力始終是白松比較清純深厚！

兩人一來一往，鬥得難分難解，要分出勝負，必須在五百招之外。

陶蓮居士之武功，竟然不在曹先擢之下，他動作瀟洒，但出手十分快捷，馮弘、董月敬和齊紀然以三敵一，竟然佔不了半絲便宜！

此時，韋勤、曹先梅等人因得到蕭絕和閻三郎之助，又少了個大智，形勢逆轉，反而佔了上風，但樂滿天和岳楓那一組始終落於下風，總形勢是平分秋色，但己方主力落於下風，怎教俞少英無不緊張，此刻只望大雁塔寺的玄明和慧能能及時趕到！

不料他盼不到玄明及慧能，却盼到一對不速之客，華山派掌門巫瑞劍、蕭小紅夫婦。

曹先擢哈哈大笑：「所謂家醜不可外揚，巫兄難道還有臉來趟渾水？」

巫瑞劍沉着臉道：「這是愚夫婦唯一戴罪立功之機會，咱們自然不會放棄！」

樂滿天笑道：「曹先擢你又犯了一次錯，機關算盡，還是百密一疏，這便是邪不能勝正之原因！」

他說話分神，曹先擢雙掌猛一合，趁他收劍稍慢，以對鐵掌挾住其長劍，手腕一翻，「啪！」長劍已斷為兩截！

岳楓、巫瑞劍及蕭小紅三柄劍同時刺出！曹先擢大笑，手臂一掄，以掌中斷劍架開岳楓之長劍，而全不顧巫瑞劍夫婦之一對長劍！

「卜卜」兩聲，兩柄長劍同時刺在曹先擢上身，岳楓急叫小心，曹先擢已一腿踢飛蕭小紅，雙臂一掄，掌中斷劍脫手直向岳楓飛去，同時使掌直迫巫瑞劍！

他一口氣連擊四名高手，當眞是威風凜凜，猶似天神下凡。

巫瑞劍那一劍分明刺在曹先擢小腹上，但對方竟然毫無損傷，不由呆了一呆，說時遲，那時快，曹先擢雙掌已至！

樂滿天叫道：「快退！」他雙手奪了一柄長劍，移前一步，手腕一振，長劍就似一道電光般，直射曹先擢左眼。

任你武功有多高，均練不到眼睛去！曹先擢不敢大意，連忙錯步閃身！但他這一着，早已在樂滿天意料中，但見他招式未了，長劍已改刺曹先擢左上臂。

直至此時，他方把羅雪峯所授之絕藝施展出來，去年他殺劉大易，用的也是這一招！

「噗！」劍尖刺進曹先擢左上臂，入肉寸餘，鮮血立冒，曹先擢兇性全被這一劍激發出來，但聽他猛地一聲暴喝，震得正邪雙方耳朵嗡嗡作响，他捨棄了其他人，全力攻擊樂滿天。

樂滿天仗着小巧之功夫與之周旋，加上岳楓和巫瑞劍在旁牽制，曹先擢一口氣攻了五六十招，連樂滿天衣角也沾不上。

「老曹，你左臂和左脚均已受了傷，要不要先止止血？少爺可以等你！」

曹先擢表面上一聲不吭，心中却恨不得一口將他吞下肚去！

樂滿天見他氣力漸衰，心頭更定，再耗下去對己方越是有利，任曹先擢是鐵打的人，血流這麼多，體力終會下降！

可是曹先擢能統率正邪豪傑，自有過人之處，猛見他雙掌撥風連番猛擊，猛烈之罡風把旁人都迫開，連蕭小紅也乾脆退在一邊。

就在此刻，只見他雙脚一頓，倏地拔身而起，再一折腰，雙臂一劃，橫空而掠！

岳楓呼道：「小心，他要逃跑了！」

話音未落，韋勤已脫手向他射出三柄飛刀，取其小腹，曹先擢連看也不看一眼！猛見一柄飛刀突然一頓，落在最後面，「卜卜」兩聲，兩柄飛刀射在其小腹上，反彈落地，曹先擢剛叫聲不妙，那柄落後的飛刀已射進其大腿！

與此同時，樂滿天亦同時斜飛而起，長劍猛劈其雙腿！好個曹先擢，不愧是强手中之好手，在眞氣尚未變濁前，猛地凌空翻騰，又斜飛落地！樂滿天那一劍登時落空。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樂滿天抱劍折腰，頭下脚上，急退而去，而他左手却悄沒聲息地射出一枚銅錢，同時發出尖嘯聲，以掩蓋銅錢破空之聲！

曹先擢雙脚剛落地，那枚銅錢亦同時射進其天靈蓋！樂滿天左脚與右脚互擊一下，硬生生橫掠五尺才落地，人未落地，長劍同時向其喉頭刺去！

曹先擢雙掌翻起，去抓長劍，

但他雙手却抓不住劍背，長劍直刺進其喉頭！只見他一對眼睛瞪得如同鴿蛋般大小，死死地盯着樂滿天。

這些事寫來雖慢，但其實疾如白駒過隙，衆人尚未定下神來，已見樂滿天收回長劍，接着曹先擢之身子亦仰天摔倒！

* * *

曹先擢一死，白竹亦死在其師兄劍下，那陶蓮仍無敗象，但大勢已去，對方高手又在旁虎視眈眈，自知躲不過，忽然呼道：「住手，我有話說！」

馮弘看了雁蕩雙義一眼，首先住下手來，雁蕩雙義雖未受傷，但已累得氣喘吁吁，恨不得休息一下，是以亦跳開幾尺停手。

陶蓮居士對樂滿天道：「林正果，你過來一下！」

樂滿天略一猶疑，慢慢走上前，「你要跟我一戰？」

陶蓮仰頭發出悲慘之笑聲：「我加入天道盟未曾亂殺過一人，適才若要下殺手，雁蕩雙義不死也得重傷，你可想知道原因？」

「若你所說是事實，當然想知道原因！」

「老夫入天道盟有兩個目的，一是跟你一樣，準備適當時候，殺掉曹先擢，二是利用那裡的人多，武功雜之特點，準備編寫一本練武秘笈……」

兪少英截口道：「滿嘴鬼話，賢侄千萬莫信！」

陶蓮連看也不看他一眼。「老夫亦知道難取信於天下英雄，但大志未伸，實在死不瞑目！」

「你找我出來，便是要跟我說這幾句話？」

「不，老夫找遍天下，唯你資質天份最高，因此將平生所學傳授於你，只盼你給我三年的時間，三年一過老夫立即自盡！」陶蓮言畢，立即自己捏碎琵琶骨！

樂滿天道：「在下不在乎學不學其武功，但此人胸羅萬有，滿腹才華，的確不同凡响，是故晚輩斗膽向諸位前輩討個人情……」

樂滿天再轉頭對白松道：「晚輩幸不辱命，親手殺了曹先擢，總算有個交代，至於我個人以及拙荊之酧金，分文不要，韋勤那一份，請道長交給他！」

兪少英急問：「賢侄，你幾時成了親？新娘子是誰？」

樂滿天一把將曹先梅拉過去。

「這便是拙荊，三年之後，再補請諸位喝幾杯水酒！四叔，家父那裡請你代小侄向他說明一下！」

* * *

樂滿天也不理大戰過後，要處理的事，僱了一輛雙套馬車，帶上陶蓮居士，絕塵而去。（全文完）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驚艷一槍

上文提要： 四大名捕與六合青龍在私房山上動手交戰。顧鐵三戰鐵游夏；趙畫四想找追命的破綻下手，兩人都是用腿功游擊方式；冷血對燕詩二，劍對劍衝擊；葉棋五對付無情，像下一盤棋，無情用暗器撞擊棋子。諸葛的驚艷一槍破了元十三限的一箭，却遇到無夢女脅持老林大師威脅他，幸用「舌辯」嚇走無夢女，救了老林一命……

青龍陣搖頭擺尾　肩膊功前後呼應

原來是射向無情的咽喉。

那就像是象棋中「砲」的走勢。

這顆棋子正是「砲」。

換而言之，葉棋五發出這兩顆棋子，力道早有拿捏，就俟無情發暗器加以撞擊，這才見出它眞正的取向最後的殺手鐧來。

他對自己的暗器有信心。

所以當日蔡京要他偷發暗器，使王小石誤以是無情幹的勾當時，葉棋五卻覺得很委屈。

何不乾脆把成崖餘和王小石殺了！既要冒充又要跟踪，苦心積慮的，何苦？

後來，他在「發黨花府」附近與王小石一戰，始知這小子有過人之能，他才算嚥下了這口氣。

是對王小石，不是對無情。

他始終覺得自己比無情好。

無情的暗器手法，他全研究過。

無情發放暗器的手法，他一清二楚，而且還研究出一套剋制的方法來。

可是無情天生殘疾，就算不是天生的，也是好不了的；而他卻來去自如，兼擅輕功提縱術。

所以沒理由無情比他出名，比他强，比他有「江湖地位」。

所以他發誓必殺了無情。

就爲了無情曾在名聲上蓋過了他！

他沒想透的是：他以爲自己已超越過了無情，是他想像中的無情。

而他自己卻是個自大的人。

自大的人從來不會對敵人作正確的判斷，只會把自己的實力高估了。

那兩件暗器，正因受撞擊，折射向無情的脅下和額側。

正因爲它是猝然變更角度，離無情又極近，無情就算再急按車把手上的機括，也來不及射下這兩件要命的暗器了。

只是無情的暗器，不一定必須得從車椅上發出的。

在這電光石火間，他左右手食指均是一彈，「嘯嘯……」二片指甲形的暗器，又毫不差的激射在「馬」、「砲」二子上。

這次馬砲二子再也不能及時校正迸射的位置與角度了。

這飛射的方位反而受無情第二輪手發暗器的控制，反射向葉棋五。

葉棋五這回是大吃一驚。

這兩粒棋子淬毒！

劇毒！

連他都不能輕接。

他只好大吼一聲，左手發「仕」，右手擲「象」，全力以赴，擊下「馬」、「砲」。

就在他全神貫注對付自己發出

去的棋子之際，無情的車椅下突然「颼」的一聲，射出四支箭，直取葉棋五額心印堂。

葉棋五馬上出「車」。

他以「車」抵箭。

這時，他對眼前的敵手已全不敢存輕視之心了。

可是無情這一箭，到了半途，忽然有第二箭自後追了上來，撞擊在第一箭箭尾。

第一箭立時一振，竟在半空兜了一個大轉，疾射葉棋五後腦。

這第二箭本代第一箭急取葉棋五印堂，但忽又出現了第三箭！

第三箭箭鏃依然撞擊在第二箭的箭尾，第二箭箭勢馬上一沉，變成迸射向葉棋五的心窩。

而第三箭才是仍取葉棋五的眉心！

這雖然有三支箭，但變化之快、之速、之急、之詭，決非葉棋五在瞬刹間變成背腹上下受襲之際所能接受應付、解決的。

如果這時候沒有這三支竹簡，葉棋五就死定了。

三支竹簡，分別撞在三枚小箭上，且將之擊飛。

竹簡就是書簡。

——從前的書是刻在竹上的。

發這三片「書」的人當然就是魯書一。

他不但爲趙畫四跟追命比輕功的戰役掠陣，而且還爲葉棋五與無情的決鬥掠場。

所以他及時發出竹簡救了葉棋五。

他救葉棋五，但卻是齊文六攻向無情。

齊文六在這瞬息間連攻了無情五次。

他的攻勢很奇特。

無情當然不是好惹的。

他也反擊了五次。

可是五次都無效，因而吃了大虧。

本來，齊文六出擊五次，無情也還擊了五次，應是兩不吃虧、平分秋色才是，爲甚麼又說是無情吃上了虧呢？

* * *

的確是吃了虧。

那齊文六五次衝刺，都先叱了一聲：「吾生也……」

無情立即發射暗器。

他手一招，一柄飛刀閃電般擲出！

但人影一閃，齊文六彷似沒有動過，飛刀只釘在他的影子上。

齊文六又低喝了一聲：「吾生……」騰身再度撲擊。

無情衣袖一揚。

一枚袖箭飛出。

袖箭破空飛射之時，人已不見。

齊文六立在原地，彷佛剛才出手的不是他一樣，只不過身上的青衫劃破了一點點縫隙。

然後他第三度出襲。

「吾……」

無情一拍車墊。

七枚「螢火」急打齊文六。

這下，縱然有七個齊文六，恐怕卻閃不過去。

可是沒有用。

不知怎的，七枚「螢火」都全打在齊文六剛拔出來的劍身上。

那劍就像有磁石一般。

齊文六也宛似全沒動過一樣。

這對無情來說，是從來都未有過的事。

他的暗器百發百中，敵人向來爲他的暗器所懼、畏怖、哀號、逃避，終於還是難免一死，但而今齊文六卻在似動未動間把他玩弄於股掌之上，彷佛自己只是一頭追自己尾巴的小狗。

如斯一共五次。

無情五次還擊，却沾不着便宜。

對方五度出襲，都似未動過一樣。

如此高下立判。

尤其無情身上和車上的暗器是用一件少一件的。

這事實很可怕。

也很殘酷。

齊文六正要作第六次出擊。

這時候，葉棋五也定過神來了。

魯書一改去對付正要「降落」的追命。

無情忽然想起了甚麼似的，失聲道：「莊子『內篇』的『保身全生大法』！」

他念生心轉，突然雙手往頭上一拍。

髮上似冒了一陣微塵。

月下的一縷煙。

荒山之夜的月色，遍洒大地。

那月華彷佛也吸引那一蓬烟。

無情這樣輕呼一聲，穩佔上風，正氣定神閒的齊文六，臉色竟似也有些變了。

他這回是急掠而起。

拔劍而起。

半空他還大喝了一聲：「躊躇斬滿意！」

一劍往無情當頭劈下。

這次無情不動。

不像上五回的發出暗器，甚至也沒有還擊。

他只是一指。

指了一指。

指月。

月照山巔。

月華也洒在齊文六身上。

齊文六忽然慘叫了一聲。

他全身冒出了煙，彷佛着了火

一樣。

他痛得連劍都丟了，滾地、大呼、哀號。

如果這時不是葉棋五又向無情發出了暗器——這次是他的「帥」——齊文六還眞不知會不會痛得滾落崖去。

齊文六緩得一口氣，心猶有不甘，虎虎的問：「你是怎麼知道破法的？」

無情一面應對葉棋五凌空「下子」之法，一面猶有餘暇的答：「我開始也不知道。你用的正是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我受你的擺佈還擊，等於追打魔鬼的影子，永遠也不會有結果，只有技盡力窮而已。」

齊文六恨恨的道：「你後來是怎麼知道的？」

無情淡淡地道：「每一場決鬥就是一個悟，悟得了就過得了關，人生大抵如是。你有學問，我也不是不好學之人。」

齊文六狠狠地道：「你是怎麼破的？」

他不甘心。

他知道無情是把暗器藉月色「洒」到他身上，可是這是什麼暗器？這是什麼技法？他聽也沒聽說過，看也看不見，防也防不着，就是抓破頭皮也想不出來。

無情看來已給葉棋五的「帥」攻得連招架也來不及了。

可是才不過一會，他的語音又悠悠閒閒的傳來，看來，他還能談笑風生，可是他根本未出全力，更決非落於下風了。

這才可怕。

「你還記得『養生主』的末句是什麼嗎？」

齊文六讀書有過目不忘之能，他自是背得出來：「指窮於爲薪；火使也，不知其盡也。」

那意思大致是說：用手砍柴運薪來保持火繼續焚燒，總有力竭火消的時候；如果讓火自然的燃燒，它會沒有窮盡的燃燒下去的。

無情笑了一笑。「那就是有涯無涯的破汚。」

齊文六又凶暴了起來。

他舞劍。

劍法典麗、工整、敷陳、極盡誇張之能事，就像一首華麗辭藻無瑕可擊的漢賦。

他也以此賦劍於生命。

他使劍就像是造文章。

賦生命予劍。

葉棋五下子就像作生命的賭注。

他倆合攻無情。

這時，無情也注意到：雖然燕詩二和顧鐵三都給冷血和鐵手打得還不了手，回不過氣來，但三師弟追命却也遇險了。

所以他清嘯了一聲：「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那是詩經：小雅「采薇」中的一句，「戎車」就是兵車，業業如同翼翼，都是盛大的意思。

可無情怎會在此時背詩，他這樣唸出了這句詩到底是什麼意思？

* * *

無夢女很小心，很謹愼。

她對過去，有些隱隱約約的記得，但大都徹徹底底的忘記。

但她至少記得一件事：她就是因爲不夠小心，太大意，才致失去記憶的。

她可不想再一次失去記憶。

所以她一直都小心翼翼。

趁諸葛先生受傷時脅持老林和尚，她覺得值得這樣做。

因爲她就算不能因而成爲諸葛的弟子，至少日後在江湖上行走，也大可不必怕落在諸葛一門手裡了。

爲了這重大的安全，先行冒些風險也是值得的。

可是她這回却是錯在那裡？

「你不會不守信用的吧？」

她狐疑的問。

諸葛搖頭。

「這點倒不會。」

「至少不會因爲我這個小女子而壞了諸葛先生的名頭。」無夢女這才笑得出來，又猜道：「莫非你和這和尚原是老友？」

老林和尚怒目瞪住無夢女，緊握拳頭，就要出手。

諸葛忙道：「雷兄，請給我一個面子。」

他一眼就看出老林和尚就是當日名動天下的雷陣雨。

老林和尚萎然長嘆：「諸葛，咱們這一見面，老衲就欠你一個情。」

無夢女吐了吐舌頭。「看來我又猜錯了，你們顯然是首次見面。」

「妳錯在以爲我和雷兄未有深交，就不會答允妳兩個要求。」諸葛這才道明：「如果你堅持下去，就算我不會收妳做徒弟，但教一兩手武功，這倒非決不可能的事。」

無夢女爲之頓足。

幾乎還要搥胸。

她懊悔。

可是懊悔已無補於事。

「現在你還肯教嗎？」

「現在？」諸葛冷笑道：「妳還不快走！我告訴妳，我雖答允妳不動手對付妳，雷兄也會看在我面上放妳一馬，但如果我要想辦法既不毀諾而又能殺妳的話，我至少還有三十一個法子……妳信不信？」

無夢女信。

所以她走。

立即就走。

逃之夭夭。

諸葛先生這才跪了下來，恭恭敬敬把天衣居士和織女的骸骨並放一起，叩了三個响頭，瞑目祈拜，之後默運神功，聚「半段錦」之力，並且掌貼老林和尚背門，在同時爲自己療傷之餘，也替雷陣雨治傷。

「半段錦」之奇，是在於「傷得愈重，治得愈速」；而「半段錦」之妙，是在：不但可以數人同時療傷，而且對方(或自己)傷得愈重，愈可以把對方(自己)「抵抗傷痛之力」善加利用，來治療自己(或對方)的傷患！

* * *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無情嚷出了那麼一句。

追命、冷血、鐵手乍聽，都放棄了身邊的戰鬥，盡快向無情那兒攏聚，更一齊叫出了一句呼應：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

這都是「小雅」中的詩句，來自「采薇」一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公我來恩，雨雪霏霏」就是源自此篇。可是此際戰鬥方酣，生死一髮，四大名捕豈有心情吟詩作對？

這當然是暗號。

他們之間的暗號。

* * *

當你發覺有些時候，幾個人之間說了一兩句話，大家都恍然了，或都忍受不住，但你卻不明所以，那就是他們之間的一種「暗號」。

有時候，有人滿臉笑容的說了幾句話，你聽不出有什麼異樣，但座中有人臉色都成了慘綠；有的時候，有人說了幾句聽似不相干的話，但有人聽了喜溢於色，那就是說：他們之間有你所不知的「默契」——不管這「默契」是好的還是壞的，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反正就是他們之間能懂的事你不懂就是了。

「暗號」是一種少數人的「共同語言」，彼此間需要「默契」。

* * *

四大名捕彼此之間當然有默契。

他們一聽暗號，立即聚集。

他們一旦攏聚，「六合青龍」亦有異動。

魯書一大喝道：「一風。」

燕詩二即叱道：「二賦。」

顧鐵三嚷道：「三比。」

趙畫四接道：「四興。」

葉棋五叫道：「五雅。」

齊文六吟道：「六頌。」

——這原是「毛詩序」中「詩」之「六義」，即：風、賦、比、興、雅、頌。

「六合青龍」在分別喊出那六個字之際，已迅速聚攏列陣。

他們佈成了一條橫行山龍。

魯書一是龍頭。

齊文六是龍尾。

龍打橫立定，然後再遊走不定。

「四大名捕」那方面，則冷血站在無情之後，追命立於冷血之後，而鐵手當然是在追命身後。

他們都以雙手搭於前者的雙肩。

這樣，變成了無情面對敵人。

一共是六個敵人。

大敵！

於是另一場戰鬥開始！

* * *

六合青龍分別攻向無情。

無情沒有內功——他少年時眞氣已然走岔。

無情不良於行——他雙腿癱瘓，形同殘廢。

無情不擅過招——事實上，他只靠暗器拒敵。

可是，而今他沒有發出暗器。

他仍端坐在椅車上。

他竟以雙手拒敵。

以一敵六。

——六名結陣强手的大敵！

* * *

戰鬥甫始，六合青龍見敵方居然推一名「殘廢的」上陣，不覺啞然失笑。

他們在太輕敵了。

六合青龍決定先行打殺這「四大名捕」之首，但也是最不具實力的大師兄！

戰鬥未久，六合青龍便發現情形不大對勁。

無情確是沒有武功的底子。

但就是因爲這樣，他全然接受其他三名同門在內力上的灌輸與牽動，使出了追命、冷血、鐵手三人的武功來！

那就像海深容百川，谷虛納萬物一樣。

本身虛空，方能有容。

有容乃大。

何況，更難防的是，無情偶爾也有使出了自己的殺手鐗。

這樣一來，他的不夠內力、不熟招式、不良於行，這些所有的弱點和缺點，却全都變成了優點。

他內力非但不足，簡直是空的，這使內功較好的顧鐵三、魯書一完全英雄無用武之地。

他們發力出擊，結果只像是鎚子敲在棉花上，渾不着力。

他不便行動，無法進退，所以就只在一個定點上出手出擊，使得輕功較佳的趙畫四、葉棋五等也只能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反擊，白費了一身好輕功。

他不諳招式，成了無招勝有招，每一招都是無常無心且無迹可尋的，令齊文六和燕詩二這兩個招式

變化多端的高手，反而疲於應付，拙於拆解。

他們終於明白了無情的可怕之處。

一個能把弱點變成强處的人，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

他們也終於瞭解了四大名捕的用意。

無情現在等於把冷血的勇悍、鐵手的沉穩、追命的靈動，連同他們慓捷的劍招、渾厚的掌功、奇變的脚法，以他的智慧縱控之下，輔以防不勝防的暗器，一並施展，等於把「四大名捕」的長處集於一身，而且，簡直有五個四大名捕的功力。

四名四大名捕，已收拾不了，何況五個。

* * *

這一陣下來，相擊才知相知深。

六合青龍算計四大名捕已久，早已躍躍欲試，跟這名動天下的四捕頭一決雌雄，但如此看來，四大名捕亦早有防範之心，對六合青龍，亦早有應對之策。

這是個荒山之夜。

月落。

烏啼。

這時却突然傳來凄厲的狠嘷响了半壁天。

六合青龍一聽，喜形於色。

四大名捕乍聽狠嘷，頓時變了臉色。

說遲時快，一條淡金色的人影，挾着撲鼻腥風，披頭散髮，狂嘯上山，急掠而至。

這人雙眼發出野獸般的青光，像那活脫脫就是一頭野獸有着人的身形而不是一個人有着獸眼。

這人一出現，臭味便濃烈難聞。

這人全身都淌着血。

血流着就像似剛剛去淋了一場血雨過來的。

他的血很濃、似漿、而不似水。

所以更凄厲。

更怵目驚心。

當然了，他着了諸葛先生的「驚艷一槍」一擊，把他的肉身自達摩菩薩的金身內轟了出來，不四分五裂、支離破碎，還是他的功力高深，已達驚世駭俗之故啊！

* * *

六合青龍乍見師父元十三限驀然出現，大喜過望，却見元十三限渾身浴血，也大驚失色。

但誰都知道元十三限正與諸葛先生在「老林寺」決一死戰。

既然元十三限能到這裡，也就是說，就算負了傷、掛了彩，只要諸葛先生沒跟着出現，就是他勝了。

勝的人尚且遍身是血，六合青龍與四大名捕久戰不下，但彼此實力相距極微，而今加上元十三限，就算他身負重傷，只剩一臂之力，四大名捕這次都決無翻身機會矣。

是以六合青龍一見元十三限，心大定矣。

相反的，四大名捕既知眼前危機不易渡，更躭心的是師尊諸葛先生的安危。

所以冷血疾喝道：「世叔呢？」

元十三限沒有回答他，只齜咧着白牙，低低的嘶吼了一聲。

冷血挺劍就要上前，無情忽一把扯住了他。追命向鐵手點了點頭，視綫落在元十三限的傷口上。

元十三限身上的傷口約有二、三十處。

除了一目已眇，傷處却不深，也不算重。

主要是那一槍幾乎震得他形神俱滅、心魄同裂。

那一槍使他震脫了竅，變成達摩是達摩，他仍是他。

傷也只是傷。

本來這點小傷，他還不看在眼裏，也決不放在心上。

可是這傷……

傷處雖輕，但肉眼所見，傷處竟一直不休的腐爛下去、擴散開來、淌血不止、傷勢愈劇！

這是甚麼傷？

當然不是「驚艷一槍」！

——不是槍傷！

* * *

元十三限雖强睜單目，連那已給啄去眼珠的血洞彷彿也在盯視四大名捕，但神情卻極其委頓。

他突然做了一件事。

打了自己一掌。

打得毫不容情。

「砰」的一掌，元十三限吃了一掌，吐了一口血，突然之間，他整個人都似膨脹、振奮了起來。

然後他又打了自己一拳。

這一拳打得他鼻血長流。

但他整個人變得像一頭怪獸：餓了許久乍聞血腥味的狂獸！

他馬上激狂了起來。

六合青龍無不震詫。

因爲他們師父使的是「仇極拳」和「恨極掌」。

卻是用來打在自己身上！

然後元十三限發動了。

發動了他的襲擊。

他的襲擊如同狂風驟雨，無可匹敵，卻不是攻向四大名捕。

而是全力猛擊六合青龍。

——他的徒弟們！

* * *

這時候，最靠近他身邊的兩名弟子，一個是齊文六、一個是葉棋五。

元十三限右拳擂在齊文六頭

上。

齊文六哀呼半聲，頭骨碎裂。

元十三限的拳頭並沒有因而立即收回，反而翹起拇指與尾指，直搗入齊文六的腦殼血漿裏。

同一時間，元十三限的左掌也結結實實拍在葉棋五胸口上！

咯勒勒一陣連响，葉棋五肋骨連斷了六根！

元十三限的掌却沒因此而稍止。

他的掌沿直切入葉棋五胸膛之內，在這名弟子的胸臆之間猛挖力掘！

兩人本來在前一刹還是好端端的武林高手，但在後一瞬間已變成了兩個死人！

這變化突然而來。

這時候的元十三限，讓人驚愕不已，第一件聯想到的是，莫非他已瘋了！

看他淒厲可怖的樣子，活似個瘋子一樣的豪傑。

或許瘋子根本就是豪傑！

＊　＊　＊

剩下的四條青龍一時驚住了。

燕詩二大叫：「師父，您……」

然後他發現了一件事。

在齊文六和葉棋五的血肉橫飛、血肉模糊中，有一件奇事……

那就是明而顯之的，元十三限身上的傷口立即沒有再潰爛下去了。

甚至有的傷口的血還凝住了。

這本來是好事。

可是元十三限為甚麼要殺死自己的弟子呢？

莫非是葉棋五和齊文六早已心生異志，陰謀叛變？

＊　＊　＊

就在衆人驚疑不定之際，元十三限並沒有就此止歇。

他又開始了他的襲擊。

這次是撞擊趙畫四。

趙畫四的命本來就是他一手救活過來的，卻為何又要殺趙畫四？

趙畫四本來已身受多處重創。——跟追命交手，更令趙畫四原本只保住一口眞氣已瀕渙散。

他如能抵受他師父的全力襲擊！

元十三限襲擊的方式也很怪。

他抓起齊文六。

為弓。

他挾起葉棋五。

為箭。

一「箭」射了出去。

這一箭，「穿」過了趙畫四的身子！

趙畫四馬上也變成了個血肉模糊的人了。

可是元十三限卻立即飛身壓下，抱住了他，當趙畫四生命再次完全消逝之際，元十三限身上所有的傷口都不再流血。

——就連傷目也止了血。

＊　＊　＊

魯書一驚叱：「師父，你瘋了！」

元十三限立即轉向他，還用舌頭舐了舐自己唇邊的鮮血。

魯書一心頭忽地一寒，不由自主的往後退縮。

元十三限狂嘯一聲，忽然挽弓、搭箭。

他手上沒有弓。

也沒有箭。

那是空的。

但他卻做出了張弩射矢的動作。

他射去「空」的箭。

只是「箭力」卻決不是空的。

同樣銳利。

有勁。

一箭射向魯書一。

魯書一看來勢，一面退，一面掏出了一册書。

書擋在他胸前。

「啪」的一聲，書給射穿了一個大洞。

紙屑亂飛。

他自己也像紙屑一般飛了出去，至少，他已避開了元十三限之一擊。

他藉「書」擋了一擋時飛遁——「書」居然還有這樣的用途，這就難怪方恨少老是給沈虎禪、唐寶牛、賴笑娥罵他：「書到用時方恨少」了。

元十三限一擊不着，卻找上了燕詩二。

燕詩二更不甘引頸就戮。

他反守為攻。

他一劍刺向元十三限心窩。

元十三限稍抬左手，二指一彈，已張開了利鋒。

燕詩二不退反進，又一劍刺向元十三限的心房。

這一劍，看去也只是平平無奇，但已使得比第一劍更妙！

元十三限一側身，已閃過一劍。

燕詩二再進一步，又刺一劍。

這一劍更勝第二劍。

元十三限用手一撥，竟空手拍開劍鋒。

燕詩二額上已顯汗珠，他又刺出一劍！

這一劍比第二劍更速！

元十三限急退一步，險險讓過劍尖。

燕詩二汗已淌下，再擊一劍。

這一劍比第四劍更厲！

元十三限大喝一聲，雙手陡然一合，扶住劍勢。

（未完・廿二）



神劍金釵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可飛・圖

上文提要：小獼猴誘孫湘蓮見到主人鐵拐仙，二人一猴便急忙趕到聞香教總壇將崔敏救走，孫湘蓮才知道梅三公子是聞香教教主溫如風假冒的。崔敏和武公望被迷昏送到總壇，崔敏幾乎被溫汚辱，幸得老叫化和孫湘蓮救出，此時武公望亦被萬蛟、祝鷹揚救出，說服了黑虎神郝于菟撤走，鐵拐仙會同衆人，回到了小船上……

發現武林名宿　陳屍宋氏義塚

萬蛟知道他的脾氣，不敢道謝，接過之後，立即納入口中，就依言躍入艙中，盤膝調氣。

大家上船之後，鐵拐仙用槳一撐，小船立刻往江面上駛去，一面笑道：「你們不是想知道老要飯怎樣和教主爺動手的嗎？」

他這一問，當然是大家都想知道的事。

「哈哈！這魔崽子當眞有一手！他被老要飯引到外面，一手『七絕劍法』，使得潑風相似，凌厲無匹！哈哈！江湖上大家不知他出身來歷，傳說紛紜，這回却給老要飯瞧了出來了！原來這魔崽子在析城山得到一部奇書，竟是兩百年前震懾武林的七絕眞君的遺著。」

武公望驚道：「老前輩說的七絕眞君，可是當年一劍刺死峨嵋四靈的陰山長春教主七絕眞君？」

鐵拐仙點頭道：「你也知道？」

武公望道：「晚輩還是小時候聽先師們說過。」

鐵拐仙道：「不錯！七絕眞君當年一劍刺四靈，使的正是『七絕劍法』中一招『七絕歸一』。據說這招劍法，迅速奇奧，普天之下，無人能夠破解。七絕眞君除了武功精深之外，還以使用迷香和擅長採補聞名，後來因造孽太多，才由崑崙、峨嵋、武當、少林四大門派出面，邀請各門各派，聯合圍殲。結果各大門派死傷狼藉，七絕眞君也身負重傷，還被他突圍而去。不想他却逃到析城山，還著下這部遺書，遺害人間，恰被溫如風得到，居然創起聞香教來。」

祝鷹揚插口道：「老前輩，你方才講到他動手的情形，還沒說完呢？」

鐵拐仙「哦」了一聲，一面打了懸槳，又說：「那天老要飯和你大師哥萬老大相遇，他告訴我湘西一路發生了無數採花命案，那是一個名叫梅三公子的人幹的好事。萬老大正好為了你二師哥十二金錢任龍，是死在梅三公子手上，才出面動手，那知沒有一招，就被對方制住。萬老大的武功，老要飯清楚得很，那會一招之間，就被人家制住之理，那當然只有最近出現江湖，武功高不可測的梅三公子才能辦到！可是，梅三公子老要飯也見過數面，此人年紀雖輕，胸懷磊落，一臉正氣，決不會做出採花案來……」

祝鷹揚沒等鐵拐仙說完，連忙接口道：「老前輩說得對，晚輩因二師兄被害，奉命查訪，曾在九道彎和梅三公子相遇，還承他救了晚輩一命。分手之時，他說要上六詔山去，要晚輩帶着他兩個書僮，一同回轉黔陽，計算此時尚在六詔山上，那會在湘西做案？所以那天晚

上，晚輩趕到之時，大師哥因敗在這梅三公子手下，十分氣憤，不容晚輩細說，就匆匆走了。後來經晚輩再三解釋，此人只是冒充的假公子，可能也就是殺害二師兄的眞正兇手，大師哥才同晚輩暗中跟了下來，和老前輩相遇。」

他這番話，聽到紫鳳孫湘蓮耳中，全身不由驀地一震。

暗想原來他是冒充梅三公子的，那麼另外還有一個眞梅三公子。

自己今晚看到他那副淫惡醜相，還一直怨氣難消，暗怪父親當年給自己訂的親，竟是個萬惡淫賊。

自己正想這次回轉九華山，從此青燈紅魚，了却一生哩！

她沉思之際，却聽鐵拐仙又是一聲「呵呵」笑道：「老要飯當時聽萬老大一說，猜想這冒充梅三公子的可能就是這個魔頭，這才要我徒兒，向孫姑娘報警。一面還親自趕到百里洲去探看了一番，才知道武老英雄和崔姑娘也落在魔窟之中，於是通知你大師哥和你趕去救人，我又把孫姑娘引來。」

他頓了一頓，又道：「當時我和這魔崽子對了兩掌，發覺他功力竟然不在我老要飯之下，必須把他引開，你們才能下手救人。幸虧我老要飯只有一條腿，跑起路來方便，把他逗得怒氣衝天，一路急追。結果咱們就在離聞香教總壇三里外的空地上打了起來。咳！你們可知道老要飯差點斷送了老命？」

大家正聽得出神，給他這麼一說，不由甚是驚訝！

憑風塵雙奇的鐵拐仙，難道還鬥不過聞香教主溫如風？

可是大家當着這位老前輩，却又不敢出口相詢，是以只是靜靜的等他自動說出。

鐵拐仙瞧了大家一眼，才道：「照說這魔崽子使的長劍，原是輕兵器，和老要飯這支鐵拐，不成比例！但大家都知道一個人武功到了化境，別說兵器，就是隨手折上枝柳條，也一樣應敵，是以老要飯在兵刃上，雖然佔了一點便宜，也並無輕敵之意。一直打到千招左右，依然分不出勝敗。老要飯一生倔強，不該動了火氣，正想全力一擊，不料這魔崽子突然一聲陰笑，漫天劍光，倏然盡斂。

老要飯幸虧聽萬大俠說過，一見他劍光倏斂，心知對方定有奇招。那知就在此時，一點青影，比閃電還快，業已穿入拐影，點到老要飯心口！」

孫湘蓮脫口叫道：「七絕歸一！」

鐵拐仙點點頭道：「不錯！他使的正是那招天下無人能解的『七絕歸一』，等老要飯發覺，劍尖已經劃到衣上。但老要飯正好也在此時，左手凝聚全力，對他擊出一掌。如果老要飯血濺當地，他就得陪我同赴陰曹。

「哈哈！這樣，老要飯果然被他劃破了衣服，他也被老要飯掌風掃中右肩，長劍墮地。唉！這魔崽子當眞厲害，他匆忙後退之後，居然還揚起左袖，給老要飯聞上了些『蝕骨柔香』。」

武公望驚道：「老前輩中了他『蝕骨柔香』？」

鐵拐仙驀然雙目一瞪，怒道：「你一大把年紀，還叫我老前輩老前輩的，存心要把老要飯的咒詛死了？叫聲老哥哥，也就差不多了！」

論起鐵拐仙的輩份，武公望尊他一聲「老前輩」，眞也不算爲過。

武公望聞言一怔，但想起此老遊戲風塵，不拘俗禮，連忙應道：「既然老前輩……哦！老哥哥吩咐，小老兒遵命就是。」

鐵拐仙笑道：「這才差不多！哈哈！這魔崽子袍袖揚起，幸虧老要飯早有準備，立即雙袖齊揮，把香氣震散。

「但還是聞上了一點，方才你們沒來之前，化了老要飯好一陣工夫，才把這勞什子的『蝕骨柔香』逼出體外。」

他們這一陣閑談，小船業已划近岸邊。

大家登岸之後，孫湘蓮雖知梅三公子另有其人，自己所遇，只是聞香教主溫如風冒充。

但心中依然有一股說不出的幽怨，急於回轉九華，探望恩師，是以登岸之後，就和衆人告別。

崔敏和她雖是初見，女孩兒家只要談過一陣，就會好得蜜裏調油，何況自己又是人家所救。

是以更是依依惜別。

但人家要回山去看師父，自己自然不好十分挽留，這才訂了後會，依依別過。

鐵拐仙更要她代向无礙大師致意，孫姑娘唯唯應是，才獨自走了。

萬蛟經過這陣調息，又服了鐵拐仙特製傷藥，傷勢業已好了許多，一行人就向前走去。

這一帶荒林衰草，並無路徑，此時三更已過，星月朦朧，更顯得景色黑沉沉荒涼！

祝鷹揚邊走邊道：「大師哥，長江兩岸，素稱豐饒，怎的這裏景物荒涼，好像久無人跡，這叫甚麼所在？」

鐵拐仙笑道：「這裏地名叫做舊松場，但這片林，却並不甚大。」

出林之後，便是「宋氏義塚」，約有一里來廣，鬼火青燐，朽棺坯土，纍纍都是孤墳，景色委實有點荒涼。

「老要飯是貪圖這裏離百里洲江面最近，才向這裏靠岸。」

說着大家魚貫向林中走去！

崔敏走在最後一個，姑娘家雖然心中不信有鬼，但瞧着這片松林的陰森景色，風搖樹影，也有點寒凜凜的感覺。

禁不住矚目向四面打量，忽見兩丈來遠，一株松樹上，依稀釘着一塊木牌。

瞧不清寫些甚麼，口中不由輕「噫」了一聲。

鐵拐仙回頭笑道：「崔姑娘，是不是有點膽怯？」

崔敏用手一指道：「老前輩，你瞧那株樹上，好像釘着一塊木牌，不知上面寫些甚麼？」

鐵拐仙漫不經意的道：「那左右不過是禁止人家盜樹罷了！」

祝鷹揚道：「待晚輩過去瞧瞧！」

話聲才落，早已長身一掠，縱了過去。

那知才一抬頭，忽然驚「咦」了一聲，叫道：「老前輩，大師哥，你們快來瞧，這……」

他「這」字還沒出口。

鐵拐仙、萬蛟兩人，多年老江湖，自然聽得出他聲音有異，立即飄身過去。

武公望、崔敏兩人，也毫不怠慢，跟着縱到。

舉目一望，只見長方形的木牌上寫着兩行大字，那是：「九幽地府曝屍之場。陽世人等，擅入者死！」

長方形的木牌下面，另有一塊小木牌，上面也有一行字跡。「不入者亦死！」

祝鷹揚好奇的問道：「老前輩，這是怎麼一回事？」

鐵拐仙雙眉一皺，微微沉吟道：「我老要飯走南闖北，倒還沒聽說過有甚『曝屍之場』、『擅入者死』的地方。這敢情又是一些江湖不肖之徒，耍的甚麼花樣，咱們不妨進去瞧瞧！」

說着，鐵拐點地，「篤」的一聲，人已縱出數丈之外。

萬蛟、武公望、崔敏、祝鷹揚也立即跟蹤而出。

眼前果然是一片高低黃土的纍纍荒塚，白楊蕭蕭，螢火點點，荒草凄迷，碑碣如林。

再加星月幽朦，蟲鳴梟啼，倍覺陰森！

這片「宋氏義塚」，果然佔地極廣，一眼望去，全是一堆堆墳頭。

三老兩小在纍纍荒塚之間走了一陣，敢情已到義塚中間。

一片松林，圍着一座大墳，不但地勢高峻，墳前拜台，全用青石鋪成。

最前面兩排樹林中間，矗立着一座石牌坊，宛如大門似的。

兩邊還有石人石馬，依次排立，氣概巍峨，不用說這準是宋氏祖先墳墓了。

這時天空一鈎下弦的月亮，正好從黑雲堆裏慢慢爬出，昏暗無力，斜照在這片墳場之上。

驀地，大家眼前果然發生了一件奇事！

原來那座大墳石案前面，青石砌成的平台上，這時端端正正排列着兩排十幾具屍體。

一個個直挺挺的躺得四平八穩，動也不動！

雖然這時正當六月大暑天氣，但在這荒墳亂塚之間，螢火燐燐，蟲鳴啁啾。

風吹草動，黑影翳翳，本來景象已極其陰森。

如今再瞧到這般光景，任你這幾個全是江湖上一流高手，也頓覺毛骨悚然！

九幽地府，曝屍之場，當眞有這回事？

鐵拐仙口中「哼」了一聲，鐵拐拄地，縱身就往平台上躍去！

其餘四人目擊此等奇事，那肯落後，紛紛跟着過去。

兩排屍體，第一排六具，第二排七具，一共是十三個人。

服飾不同，僧俗俱全，排列得十分整齊。

而且每個人都帶着隨身武器，看來全是武林中人！

鐵拐仙濃眉一皺，臉色凝重。

「篤」的一聲，鐵拐在地上一拄。

俯下身去，仔細一瞧，不由「咦」出聲來：「萬老大，這不是少林寺智一大師？」

他指點着第一具那個黃衣老僧，回頭說着！

「不錯！老前輩，這正是智一大師，在少林寺地位僅次於方丈的三位黃衣大師之一，他怎會死在這裏？

「這三位……藍袍全眞，武當……三劍！

「啊，還有青城雙鶴的……玄鶴……灰鶴……這……」

萬蛟全身不由自主的泛起一陣寒意。

鐵拐仙並沒有立刻回答，目光掃到第二排上。

第一個是一身錦衣，劍眉修鼻的中年漢子，他身邊是一個身穿輕紅羅衫的美艷少婦，這兩人腰間佩着式樣相同的長劍，雖然緊閉着眼睛，却仍然掩不住這一對男女的英挺丰神！

鐵拐仙只覺甚是眼熟，他怕自己老眼昏花，用手拭了拭眼睛。

定神瞧去，誰說不熟？

這夫妻倆正是自己老友滇南大俠入雲龍葛瑾的兒子媳婦。

夫妻雙俠葛少瑾夫婦。

鐵拐仙只覺心頭一陣激動，鬚髮戟張，呼的站起身來，自言自語的道：「難道最近又出了什麼魍魎厲鬼不成！居然害死這麼多武林人物？」

他鐵拐躑躅，在青石上發出沉重的「篤」「篤」之聲。

顯然他此刻心情也同樣沉重已極！

武公望也瞧清了第二排上，躺着的還有保定三省鏢局總鏢頭亮銀鞭于三省、河南金刀無敵竺壽臣。

其中雖然有識有不識，但可以斷言，像這些虬髯大漢，勁裝劍客，敢情全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江湖人物。

他們不會是集體自殺罷！那麼這許多人死在一起，實在事出蹊蹺！

武公望在江湖上也混了二三十年，可從沒遇到過如此離奇事故。

驚恐之中，混合了憤怒與哀傷的情感，偷偷往鐵拐仙瞧去。

這位風塵雙奇的老前輩，敢情也為眼前發生的事情，而感到困惑。

他右手不斷的搔着鳥窠般亂髮，俯首沉思了半晌，驀地抬起頭來，問道：「萬老大，你知道他們怎麼死的？」

萬蛟微微搖頭，答道：「據晚輩看來，這十三具屍體混身似全無傷痕……」

鐵拐仙沒等他說完，驀地一聲大笑，說道：「他們一個也沒死！」

「那麼他們負了傷？」

萬蛟說到他們負了傷，敢情他心情過份激動。

氣血又有點逆衝上來，腳下微現搖晃！

鐵拐仙笑道：「你傷勢還沒大好，先調息一下！」

萬蛟依言在石案旁坐下，自顧自調息起來。

武公望、崔敏、祝鷹揚三人，覺得十分奇怪。

還眼睜睜的望着鐵拐仙，希望他說出其中的秘密來。

鐵拐仙笑道：「你們還不相信嗎？這十三個人，不但沒有死，根本也並沒有傷！」

這話更奇怪了，沒有死，也沒有負傷？

難道他們都發了瘋，無端端的跑到塚堆裏來裝活死人？

祝鷹揚好奇的俯下身子，伸手往智一大師胸口探去。

果然！這位黃衣老僧，儘管身軀僵冷，但心口微溫，還在輕微跳動！

「老前輩，他心口果然還在跳動哩！」

祝鷹揚衷心佩服，到底鐵拐仙不愧為風塵雙奇，目光如神。他站起身來，又道：「老前輩，那麼他們是受了何種暗算？」

鐵拐仙沉吟道：「這就是老要飯想不透的地方……」

剛說到這裏，驀地一聲輕微陰沉的冷笑，由林中傳出！

鐵拐仙久歷風浪，心知今晚定有蹊蹺。

不由反而冷靜下來，寧神調息，運起內家「千里視聽」之術。

果然發覺右側林中，隱隱有極其輕微的聲音傳來。

崔敏、祝鷹揚年輕人，巴不得揭開這個曝屍之謎。

何況還有鐵拐仙這樣一位前輩高人在場，自然早已躍躍欲試。

鐵拐仙低聲說道：「你們要隨我去瞧熱鬧，可不准妄動。」

他一生經歷無數奇險，倒並不是怕事。

因為瞧到了少林智一大師、武當藍袍三劍、青城雙鶴，這六個人幾乎全沒一個弱手，竟然都遭了意外。

是以使得這位風塵怪傑，也不禁小心起來。

左脚一點，居然半點聲音也沒有，人已挾着鐵拐騰空而起！

崔敏、祝鷹揚那敢怠慢，也緊跟着「颼」「颼」縱出！

墳場上只剩下瞑坐調息的萬蛟，武公望自然不便再走。

當下從腰間掣出從聞香教奪來的一柄單刀，凝神而立，全神戒備！

鐵拐仙身法之快，疾如閃電，一掠之勢，業已進入林中。

他知道崔敏和祝鷹揚雖然跟不上自己，但他們跟在自己身後，這一帶狹長松林也出不了什麼事情。

是以左手挾着鐵拐，右手隨手摘了一大把松針，就悄悄的往林中撲入！

這片松林，敢情不下百年以上，樹身高大，而且生得十分綿密。

身入其中，頓覺光線暗淡。

何況月落時分，天色本來就已昏黑，更令人感到四下黑沉沉地，有一種說不出的陰森氣氛！

鐵拐仙藝高膽大，單足點地，耳目並用，轉瞬已走入松林深處。

暗想：四週如此漆黑，即使有人藏身附近，也不容易發覺。

是以他一直凝神靜息，細心搜索，提氣而行。

突然！蹲在左肩上的金絲小獮猴，小毛手輕輕在自己頭上抓了一下。

鐵拐仙自然清楚，這是他徒兒發出的暗號，猴子的嗅覺特別靈敏，敢情牠已經嗅到了生人的氣味。

但週圍依然靜寂得半點聲息也沒有，不由心中又有點懷疑起來，難道這小畜牲聞錯了？

正在微一沉思之頃，驀聽身前數尺開外「絲」的一聲輕響！

鐵拐仙是何許人？那還容他逃出手去！

一聲大喝，右手揚處，一大蓬松針電射而出！

他這蓬松針用「摘葉飛花」手法打出，何異鋼針？

但聽一陣颯颯之聲，敢情全部沒入了樹身，並沒擊中對方！因為此刻數丈之外，又傳來了一聲冰冷陰森極輕微的冷笑。

此人形如鬼魅，飄忽無定，居然逃出自己手中還存心戲弄！

日後要是傳出江湖，鐵拐被鬼迷，自己這張老臉，眞不知往什麼地方放好？

想到這裏，不由勃然大怒，厲聲喝道：「鼠輩，老要飯面前，豈容你裝神作鬼，藏首縮尾？」

「篤！」

鐵拐拄地人也隨着喝聲，往前撲出！

這一回他盛怒之下，毫不掩飾行藏，挾着颯颯風聲，飛掠而至，端的神速已極！

那知等他撲到，四周依然靜蕩蕩的，那有人在？再一搜索，原來這陣工夫，業已追到松林盡頭，再往前去，便是纍纍墳尖，縱目遠望，他瞧不到一絲影子，似乎那人早已離林遠颺。

鐵拐仙闖蕩江湖數十年，幾曾受人如此戲侮？

他怪眼圓睜，鬚髮戟張，左手一掄，鐵拐向林中橫掃而出！

正當此時，驀聽前面松林入口之處，隱約傳來幾聲「啾啾」鬼哭之聲！

鐵拐仙心中一動，暗叫一聲：「不好！」

* * *

但聽連聲「嘩啦啦」一陣巨響，一排四五株高大松樹，全被他掃得攔腰折斷倒了下來。

此老今晚當眞動了眞火！

這一陣樹倒地震，聲音傳出老遠。

崔敏和祝鷹揚兩人，也循聲尋到！

立即身子一拐，掉頭往林中奔去。

口中喊道：「你們快跟我來！」

崔敏、祝鷹揚兩人一聽鐵拐仙聲音甚急，去勢如電，彷彿發生了什麼緊急之事。

心中一楞，不敢多想，也立即躍身撲起！

兩人這一施展身法，奔出林外，目光瞥處，果然眼前又發生了奇事！

只見那座大墳青石平台上，兩排陳列着的十三具屍體，這時竟然一個不見。

連萬蛟、武公望兩人，也不知何時走得沒了蹤影！

偌大一片平台上，越顯得陰森空曠。

只有鐵拐仙鬚髮戟張，拄着一支鐵拐，一雙銅鈴似的大眼，睜得精光四射，似乎憤怒得要噴出火來。

對自己兩人的趕來，却並不理睬，只是凝神而立，一動不動。

敢情在聆聽着什麼。

祝鷹揚不見大師哥蹤跡，心中雖然焦灼，但一眼瞧到鐵拐仙這般情形，一時那敢開口。

連忙和崔敏打了一個手勢，緊握長劍，悄悄的站在一旁。

墳場上一片死寂，除了林梢微風，草間秋蟲，簡直一點聲音也沒有。

鐵拐仙還是拄拐卓立，並沒出聲。

崔敏、祝鷹揚也噤若寒蟬，只是拿目光向四處不停地打量，以冀有所發現。

這一陣工夫，眞個把兩人憋得滿腔疑問，幾次要想開口，却又強自忍住。

驀地，有一縷細若游絲，極其幽沉的怪異之聲，彷彿從荒烟蔓草之間，透地而出。

聲音細小得有點模糊，但仔細傾聽，勉強可辨，好像說着：「中元佳節，盂蘭勝會！」

鐵拐仙凝神傾耳，也只能辨認出那奇怪聲音似乎是從那座大墳底下透地而出。

再一細聽，却又寂然無聲。

「篤！」鐵拐仙猛的鐵拐一頓，地上發出一聲沉重巨響。

火星四濺，石條立時被砸得粉碎！

「發話何人？在老要飯面前，還敢裝神弄鬼！」

他這一聲大喝，宛若平空打起一個焦雷，震得樹林之間，鴟鳥驚撲，落葉沙沙，回響嗡嗡不絕。

但半晌過去，那怪異之聲，依然並沒回答。

鐵拐仙性如烈火，那還忍得，方要發作，只聽那聲音忽然重覆響起：「記着……七月十五，盂蘭勝會，不要忘了……」

這回，鐵拐仙聽清楚了，這細若游絲的怪異聲音，正從豎在大墳前面，和墳墓還有兩尺距離。

碑後鐫着的是一篇墓誌銘，難道有人隱身石後？

鐵拐仙身法何等快速，一閃身，躍上碑石，目光四射，那有半點人影？

如果確實有人躲在碑後，又如

何瞞得過他如電雙目？

「閣下是神是鬼，何不請出來讓老要飯見識見識？」

鐵拐仙箕踞石碑之上，凝聚眞氣，沉聲喝問！

「朋友何必賣狂，你也逃不過七月十五，盂蘭勝會！」

一點沒錯！那聲音是從石碑中透出。

連崔敏、祝鷹揚都聽清楚了！

鐵拐仙驀地一聲「哈哈」，長身躍落地面，喝道：「朋友，你用千里傳音，練音成絲之法，利用碰上石碑的回音，裝神作鬼，又豈能瞞得過老要飯耳朵？」

他這一喝，立時把崔敏、祝鷹揚提醒。

要知一個人內功到了登峯造極，能夠把所發聲音，用眞氣練成一縷細絲，出我之口入彼之耳，即使同在身邊之人，也難以聽到這是「傳音入密」。

但必須面對面，相隔不遠，方能使出。

再進一步，練到所發音絲，凝而不散，夠遠傳一兩里外，依然清晰可聞，那就叫做「千里傳音」。

江湖上能此法的，已是不多，此人居然還能把「千里傳音」，送到石碑之上，再由石碑上發出，那麼此人內功之高，簡直駭人聽聞！

正當他們沉思驚愕之際，忽然從高空飄來一聲懾人心神的陰笑。

「不錯！朋友果然有點眼光，但你已經名登鬼籙，逃不過七月十五！」

這聲音飄飄忽忽，發自高空，更是不可捉摸！

祝鷹揚突然厲聲問道：「我的師哥泰山萬蛟是不是被你害了？有本領何不現出身來，與小爺見個高低！」

「萬蛟被我錄爲九幽侍者，正是泰山派之榮，小娃兒怎的不知高低？如果換在平時，就難免一死！」

祝鷹揚聽說大師哥被他錄爲九幽侍者，想來尚未遇害，心中稍寬，還想再說。

却聽鐵拐仙怒聲喝道：「閣下口氣不小！老要飯江湖上混了幾十年，倒是第一次遇上！」

「早遇上了，屍骨也早已枯朽！」

語音突轉冷酷，似乎還帶有一股冰冷陰寒之氣，使人油然產生寒意。

鐵拐仙「嘿」了一聲，道：「剛才曝屍墳場的少林一僧、武當三劍、青城雙鶴，和滇南夫妻雙俠等人，是否都遇上了你，才遭毒手？」

「不錯！」

「七月十五，盂蘭勝會，在何地舉行？」

「到時自知，反正你也逃不過那天！」

「哈哈哈哈！」鐵拐仙縱聲狂笑：「人生自古誰無死？老要飯還不在乎這條老命，不像閣下藏頭縮尾，見不得人！」

神秘聲音冷冷的道：「我不過要你傳言中原武林罷了，否則焉有生理？」

鐵拐仙想到少林智一大師、武當三劍、青城雙鶴等人，武功雖然及不上自己，但也均非弱手。

對方所說，雖嫌狂妄，至少也有幾分可信。

看來此事牽連甚廣，說不定江湖上會立時引起腥風血雨。

不過，憑自己的經驗，居然測不透對方是何等人物？

心中想着，不由點頭道：「閣下想得不錯，有老要飯向江湖傳言，各大門派，自然相信，不過閣下也總得露上一手，給老要飯瞧瞧！」

那知話聲說完，對方却寂然無聲，並不作答。

一陣沉默，空氣反而顯得緊張，不知對方業已遠去，還是要驟然出手？

鐵拐仙臉色凝重，向崔敏、祝鷹揚打了個手勢，要兩人站到自己身後。

一面把全身眞氣凝聚待發，防備這個口氣奇大的神秘人物驟起發難。

這樣等了一會，還不見動靜。

崔敏也忍不住柳眉一剔，說道：「老前輩，這種見不得人的……」

她語聲未落，鐵拐仙突然右手一揚，止住了崔敏再往下說。

側耳一聽，果然高空又飄來一聲極其陰森，似斷似續的聲音：「閣……王……註……定……三……更……死……誰……能……」

這聲音似乎從極遠之處飄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得極慢極長。

但每一個字，都鏗鏘有力，懾人心神！

鐵拐仙聲音才一入耳，臉色驟變，立即一個轉身，急促的向聲音相反方向一指，低聲說道：「你們趕緊走，儘量施展輕功，越快越好，越遠越好，快！」

崔敏遲疑的道：「老前輩，你……」

鐵拐仙急道：「此時不是說話之時，你們快走，我替你們掩護！」

崔敏、祝鷹揚看連鐵拐仙都如此緊張，知道事態嚴重。

聽口氣，鐵拐仙怕自己兩人逃不快，才要在後面掩護。

這時鐵拐仙已把金絲獼猴從肩頭推下，渾身骨節暴響，單足拄地

，凜然而立。

右手還在不停後揮，竟在催促兩人快走！

崔敏、祝鷹揚在這種情勢之下，那敢違拗？

立即施展輕功，往鐵拐仙所指方向急奔出去。

兩條人影，疾若流矢，奔了約莫頓飯光景，差不多已奔出二三十里。

此時天已大亮，抬頭一瞧，前面不遠，已到了一處鎭甸。

大路上也有了行人，兩人這才放慢腳步，走了一段，方要在道旁稍憩。

「現在總算脫離險境，你們隨我來，前面就是枝江，咱們倒用不着進城，就在這裏打個尖，讓我老要飯過足酒癮，再說正經！」

崔敏、祝鷹揚同時一驚，回過頭去，只見鐵拐仙鐵拐拄地，不知何時，已經站在自己身後。

那隻金絲小獼猴也早已爬上他左肩，睜着一對火眼金睛，骨碌碌地亂瞧。

「老前輩……」

崔敏叫了一聲，底下的話還沒出口。

鐵拐仙已呵呵笑道：「老要飯一直在你們身後不遠，咳！你們有許多話想問，是不？老要飯也是第一次碰上，有話，等一會再說！」

他邊說邊走，引着兩人走進路旁一家茶館。

這時正當清晨，早起趕路的行旅商賈，已有不少。

大家瞧着一個跛脚老叫化，引了兩個年輕書生進來，不由全都臉上露出驚奇之色！

店伙泡上香茗，又端來兩籠包子，鐵拐仙却吩咐店伙送上五斤好酒，和兩斤醬牛肉。

吃喝了一會，然後又從腰間取下大酒葫蘆，裝了十斤好酒，才付賬出門。

一面笑道：「離這肖家坪不遠，有座水神廟，咱們到那裏去說罷！」

說着，一拐一拐的向前走去。

出了鎭甸，不到兩里光景，果然在小山脚下，矗立着一座破廟。

因此處距大路較遠，地勢偏僻，三人魚貫而入，走上大殿，除了神像還算完整之外，拜台上積塵甚厚，想是久無人跡。

鐵拐仙從肩上放下小獼猴，一脚往拜台上坐下，一面指了指附近拜台，意思要兩人也一起坐下，然後嘆了口氣道：「這是一場浩劫，你們聽完老要飯述說，就得趕緊上路。」

祝鷹揚疑惑的道：「老前輩，晚輩大師兄和武老英雄，還落在敵人手上……」

鐵拐仙不待他說完，攔着說道：「這個，老要飯自然知道，不過他們兩人目下似無危險。」

「但眞正關鍵，却在中元鬼節，如今相距也只有一個多月，時間極爲迫促。」

「你得趕緊回轉泰山，把此事始末，向尊師報告。」

「崔姑娘，妳也須立即動身，前往黔陽。」

「江湖上盛傳梅三公子在六詔山連敗九天魔女和趕往尋仇的華山太白神翁，大概此時已在回途之中。」

「妳務必把他找到，同爲武林除害，諒他也不致推諉。」

「如時間來得及，最好通知令祖一聲，說老要飯邀他助拳。」

「老要飯也趁這段時間，和各大門派連絡一下，設法共挽浩劫。」

「祝鷹揚聞言向崔敏道：「梅三公子還有兩個書僮留在黔陽悅來客棧，崔姑娘一問便知。」

崔敏一面點頭，一面向鐵拐仙道：「老前輩吩咐，晚輩自當遵命，不過我們和老前輩甚麼時候在何處會齊呢？」

鐵拐仙點頭笑道：「問得好！問得好！老要飯差點忘了，我想這魔頭既然在宋氏義塚現身，他巢穴也不會離開得太遠。」

「這樣，咱們最遲在七月初十之前，在磨盤州集合好了！」

崔敏答應一聲，困惑的道：「老前輩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魔頭，到底是人是鬼，難道老前輩奈何不了他？」

鐵拐仙聞言之後，雙眉緊緊一皺，然後說道：「這檔事，江湖上老一輩的人，固然全有個耳聞，但誰也說不出詳細情形來，就是老要飯也不例外，因爲眞正當事之人，全已死去！」

祝鷹揚奇異的道：「啊！原來這魔頭害死了不少人？」

鐵拐仙苦笑道：「那是四五十年以前的事，老要飯還在壯年，江湖上黑白兩道許多高手，無緣無故突然暴死。從他們的屍身上觀察，直到死時，全身氣力尚在，沒有一個是身負內傷，或者遭到任何攻擊致死。而且這些人又都刀劍出鞘，似乎已經嚴爲戒備，又並無動手跡象，除了臉部痙攣，雙目上睜之外，別無可疑。因爲此種奇事連續發生，引起各方注意，據當時大家的推斷，他們臉部痙攣，雙目上視，敢情在臨死之前，仰頭觀望，在向空中搜索，然後突然發現了什麼恐怖之物，被活活嚇死！」

（未完・卅）

上文提要：阿牛、王文魁來到池邊，見五位女郎洗澡嬉戲得興高采烈，原來她們就是黃蜂教的黃蜂教主、四大花王的芙蓉、牡丹、玫瑰、杜鵑，傳說她們專跟男人作對，先是强暴，繼而採捕，使元陽失盡而亡。她們向阿牛、小秀才表示友愛，二人怕她們糾纏，暗中離去。兩小到了濟南，在明湖春又遇上黃蜂和四大花王邀請豪飲，被她們灌醉……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女王蜂

大醉未遭桃花劫　傳話反作階下囚

「黃蜂教的女人沒來强暴咱們。」

「咱們爛醉如泥，根本辦不了事，可能因禍得福逃過這一劫。」

王八雙掌合十，煞有介事的道：「阿彌陀佛，菩薩保佑，總算保住了童子之身。」

忽又想到一事，道：「那幾個妞兒不曉得跑到那裡去了？」

阿牛道：「咱們出去瞧瞧，黃蜂教說不定是老色魔的同路人。」

小秀才道：「老大之言不差，假瘋道、不老僧專門姦殺女人，她們單挑男人强暴，很可能是一夥的。」

* * *

天高氣爽。

月明如洗。

大明湖的遊客早已散去，靜悄悄地、靜極了，也美極了。

明湖春的後院却一點也不安靜，暗中鬼影幢幢，蠢蠢欲動，不少登徒子都想摸進五女的房中去成其好事。

甚而至於，小妞的房間尚未弄清楚，便先爭風吃醋打起來。

西廂房內突然飛出來一條人影，好快，一眨眼便到了北上房一間客室的門外。

是一位公子哥兒，一身錦繡，雙脚甫一站穩，就篤！篤！篤！叩門三響。

回應的聲音既嬌且柔，是大小姐：「誰呀？」

錦衣公子輕聲細語的回答了一個字：「我。」

「阿牛？」

「不是。」

「那是小秀才？」

「也不對。」

「究竟是那一位？」

「一位慕名而來的尋芳者。」

「想幹什麼？」

錦衣公子坦白得可以：「想一親芳澤，與大小姐同榻而眠。」

「想買？」

「本公子不惜任何代價。」

「可惜本大小姐不賣。」

「買不到就只好改用非常手段。」

「打算破門而入，强暴？」

「迫不得已時，本公子會這樣做。」

「格格格！嗤嗤嗤！」黃蜂女郎發出一長串清脆悅耳的嬌笑，道：「本大小姐向來愛吃敬酒，不愛吃罰酒，朋友既然如此堅決，自不便自找痲煩，拒人於千里之外，門沒有關，請進吧。」

錦衣公子如獲至寶，喜出望外，迫不及待的推門跨步而入。

* * *

這二人動作飛快，一拍即合，就像是乾柴遇上了烈火，阿牛、小

秀才摸至窗外時，已經幹上了。

窗戶微啓。

室內有燈。

人在丈許之外，便可將室內的春光一覽無遺。

兩個人赤條條的一絲不掛，正在做床上的遊戲，幹肚皮上的運動。

花樣繁多，不一而足，翻雲覆雨，顚龍倒鳳，還間雜着不少外人不易全懂的愛的語言，顯然都是沙場老將，戰得難解難分。

大小姐熱戰正酣，四名搭檔也沒有閒着。

芙蓉女郎在左邊第一間，正與雲作雨。

牡丹女郎在左邊第二間，正遊龍戲鳳。

右邊緊隣第一間，玫瑰女郎玩得不亦樂乎。

右邊緊隣第二間，杜鵑女郎也在挑燈夜戰。

假如有人細加辨認，不難發現，五名獵艷者全部都是日間擠在最前面，吼聲最大，曾經敬酒的急色兒。

姿態各異，戰法不一，如瘋如狂，欲仙欲死，看得小秀才心癢癢的，也氣恨恨的，小聲道：「老大，這十個狗男女有傷風化，簡直恬不知耻，把他們幹掉吧！」

阿牛思索一下，道：「看情形都是出於自願，並非强暴，純粹是人家的私生活，咱們不便插手，且先睡一個回籠覺，明日一早再作定奪。」

* * *

一覺睡到了日上三竿。

還是被店小二叫醒的。

因爲明湖春出了命案，死了十個大男人。

有江湖大俠。

有綠林豪客。

有公子哥兒。

有糟老頭子。

五個死在床上。

五個藏在床下。

十個大男人的那話兒全部割走了。

全身上下白蒼蒼的沒有一點血色，無疑是精血枯竭而亡。換句話說，是死在女子的採補陰功之下。

十具屍體一字排開，就擺在北上房的外面，店小二嚇得面無人色，顫聲道：「兩位公子可知他們是怎麼死的？」

阿牛不假思索，立道：「是死在採蜂賊的手裡的。」

店老板大吃一驚，道：「只聽說有採花賊，沒聽說有採蜂賊，這……」

鐵牛道：「這是個新詞，專門强暴女人的叫採花賊，强暴男人的自然叫採蜂賊。」

店小二道：「公子的意思是說，兇手是那個漂亮的妞兒？」

拚命三郎道：「錯不了，一般女子沒有這麼大的本事，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弄』死兩個大男人。」

小秀才冷笑道：「你們是吃錯了藥，還是有毛病，這些事應該問那五個妞兒，幹嘛找我們？」

店老板歎了一口氣，道：「就是因爲找不到她們，不得已才痲煩兩位。」

阿牛道：「莫非她們已離開明湖春？」

「是的。」

「什麼時候走的？」

「天還沒有亮就走了。」

「往那裡去？」

「這小老兒就不知道了。」

王八不悅道：「找不到採蜂賊，幹嘛找上我們哥倆？」

小二哥陪笑道：「想請兩位公子做個見証人。」

店老板補充道：「小老兒已經報案，衙門裡的公差馬上就到，請兩位小哥高抬貴手，多多美言幾句，說命案是採蜂賊幹的，與小店無關。」

鐵牛聞言大爲不快，心想：「媽的，老狐狸，想將老子拖下水，哼，門兒也沒有。」

冷然一哂，道：「抱歉，咱們跟她們也毫無瓜葛，八竿子打不着。」

小二哥一楞，道：「兩位跟採蜂賊不是好朋友嗎？」

阿憨斷然否認道：「屁呀，我倆乃清白之人，怎會與妖女做朋友。」

「可是，採蜂賊請兩位吃飯住店，待如上賓……」

「是她們自作多情，另有目的。」

「另有目的？好像不對呀，假如公子此言屬實，採蜂賊不可能輕易放過兩位的。」

店老板詭笑道：「兩位青春年少，英挺俊拔，免不了會有一夜風流，死在石榴裙下。」

阿牛道：「可能是因爲我倆酩酊大醉，因禍得福，逃過了這一劫數。」

給小秀才使了一個眼色，又道：「好了，咱家不想再過問這些亂七八糟的狗屁事，兩位忙吧，我們要告辭了。」

了字出口，立與小秀才放步離去。

店老板在身後喊道：「慢走，兩位的房錢飯錢還沒付哩。」

阿牛邊走邊道：「採蜂賊不是要請客嗎？」

「她們分文未付。」

「多少？」

「紋銀三兩。」

「這麼貴，我們兩個人……」

「是你們七位的總帳。」

「什麼？採蜂賊的帳也要咱家來付？」

小二哥幫腔道：「她們請客，你們付帳，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稀奇事，有些聰明人常常喜歡玩這種遊戲。」

阿牛想了想，取出一塊三兩重的碎銀來，抖手擲去，道：「好吧，咱家付啦，以後有機會再找她們討回來。」

心裡邊却感到十分窩囊，有一種被人愚弄的感覺。

「衰啊！」

「衰啊！」

這是哥兒倆一致的心聲。

＊　＊　＊

離開濟南城，往東南奔去，一口氣來到千佛山。

千佛山古稱歷山，是一座名山，山上山下古跡甚多。

層巒迭嶂，蒼秀涵幽，登高四望，湖光山色，黃河風貌，皆可盡收眼底。

山下有一棟城堡式的建築，就建在懸崖絕壁之下，有一噴泉自崖壁直瀉而下，水氣瀰漫，煙雲蒼茫，名曰：飛雲，故而此一城堡亦取名飛雲堡。

飛雲堡乃名門正派，一向執山東武林道之牛耳，堡主鐵沙掌公孫敖，與乃弟開碑手公孫豪，都是望重江湖，威名遠播的大俠。

今天的氣氛却有些不對，哥兒倆一到便發覺怪怪的。

護城河上的吊橋收起來了，河水深不見底。

厚重的大門關起來了，還上了鎖，下了閂。

門樓上有人把守。

城牆上有人戒備。

刀已出鞘。

箭已上弦。

一副戰雲密佈，如臨大敵的樣兒。

阿牛昂首揚聲道：「怎麼搞的，朗朗乾坤，大白天的，幹嘛關門閉戶，好像將有大禍臨頭似的。」

城牆上有一個紫面老頭粗聲大氣的道：「兩位許是來遊山玩水的吧？請趕快離開，免遭橫禍。」

王八怔愣一下，道：「我們的目標正是飛雲堡。」

紫面老頭冷聲道：「本堡謝絕參觀。」

阿牛道：「我們並非想參觀貴堡，而是要找人。」

紫面老頭道：「找誰？」

小秀才道：「飛雲堡主鐵沙掌公孫敖。」

阿牛道：「二堡主開碑手公孫豪也可以。」

紫面老頭沉聲道：「有什麼事？」

「代人傳幾句話。」

「代那一位傳話？」

「鼎鼎大名的不老僧。」

王八加了一句：「還有人人景仰的瘋道人。」

＊　＊　＊

瘋道、不老僧的名頭太大，如當空皓月，似臘月冬陽，事情馬上急轉直下，大門開了，吊橋放下了，在飛雲堡的數名高手迎迓簇擁下，阿牛與小秀才昂首闊步的進入堡內，停在一個廣場上。

歡迎的場面極為盛大，裡三層外三層，數不清的彪形大漢築了無數肉屏風，將二人夾在當中。

觸目都是携刀佩劍的男子漢。

並無半個淡掃蛾眉的女裙釵。

王八簡直有點受寵若驚，出道以來還不曾有過這樣的禮遇，眞以為自己已是名震江湖的大俠，腰挺得更直，頭抬得更高，神氣八啦的流露出一副燒包相。

但，一絲喜悅才自心田升起，情勢又起了變化。

吊橋又收起來了。

大門也跟着關閉。

從肉屏風中大踏步的進來兩個人。

一個是曾站立牆頭的紫面老頭。

另一人與他面貌相似，年事稍輕，靜立在旁。

紫面老頭面無表情的道：「兩位眞的是代表瘋道、不老僧來本堡傳話的？」

阿牛頷首道：「在下鐵牛，又名阿牛，這一位是王文魁，也叫小秀才，還沒有請教尊駕如何稱呼？」

紫面老頭道：「老夫鐵沙掌公孫敖。」

另一人亦道：「老夫開碑手公孫豪。」

小秀才拱手為禮道：「原來是兩位堡主，失敬，失敬！」

鐵沙掌公孫敖目露寒芒，略微打量一下，道：「小友與瘋道、不老僧是何關係？」

阿憨意氣風發的道：「俺是瘋道人的入室弟子。」

鐵牛不亢不卑的道：「咱家是不老僧的傳人。」

開碑手公孫豪道：「兩位這話可當眞？」

阿牛道：「當然是眞的。」

「不假？」

「不假！」

「是他倆的傳人？」

「完全正確。」

「是來本堡傳話的？」

「一點不差。」

「傳什麼話？說吧！」

「兩位大師有言，目前橫行江

湖，興風作浪的瘋道、痴尼、不老僧是三個冒牌貨，叫大家同心協力，除此妖邪……」

話還沒有說完，便被公孫敖憤怒的吼聲淹沒。「上，先把這兩個小魔拿下，當作人質，然後再跟老魔算總帳。」

公孫敖令出如山，衆高手洶湧而上。

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抵不住人多，尤其飛雲堡早有嚴密部署，哥兒倆眞是倒了八輩子的血楣，猝然無防之下，連反抗的念頭都來不及產生，便被人生擒活捉，將雙臂緊緊扣住。

胸前還有兩把劍。

背後還有三把刀。

只要亂動一下，隨時都有血濺當場的可能。

頓使哥兒倆如墜五里霧中，阿牛疑雲滿面的道：「這是怎麼回事？簡直豈有此理，咱家遠來是客，這就是貴堡的待客之道？」

公孫敖嘿嘿冷笑一聲，道：「小兔崽子，少裝蒜，娃兒的來意如何，彼此心裡都有數。」

「公孫堡主，你以為我們是來幹什麼的？」

「探路，探虛實。」

「為誰探路，探虛實？」

「自然是老魔瘋道、不老僧。」

「難不成這兩個老魔頭要來攻打飛雲堡？」

開碑手公孫豪恨聲道：「本堡得到消息，早有萬全的準備，已經婦孺疏散，決心與飛雲堡共存亡，這些事兔崽子心知肚明，少在老夫面前耍花招。」

小秀才跳脚道：「可知攻打的確切時間？」

「哼！」

公孫豪報以一聲冷哼，沒開口。

阿牛道：「快將我倆放開，或可助飛雲堡一臂力。」

公孫敖臉一沉，道：「將娃兒掌握在手中，才是本堡的最佳選擇，有人質在手，老魔必會投鼠忌器，不愁他們不乖乖就範。」

王八暴跳如雷的道：「說了半天，嘴皮子都快說破了，公孫堡主還是固執己見，把我倆當邪魔歪道看待？」

公孫豪眉尖一挑，反問了一句：「難道不是？」

阿牛朗聲道：「不是，絕對不是，咱們是同一條線上的，在江湖上亂七八糟亂搞的另有其人，眞正的瘋道、痴尼、不老僧正在受苦受難。」

公孫敖不為所動，語氣中充滿惱怒道：「任你說得天花亂墜，老夫一概不予採信。」

「要怎樣才肯相信？」

「弄六個瘋道、痴尼、不老僧來當面對質。」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就閉上你的嘴。」

「公孫堡主。」

「押下去！」

＊　＊　＊

虎落平陽。

龍困淺灘。

阿牛、小秀才拚命的抗辯掙扎，終歸無效，被人押到場邊去，綑在一棵大樹上。

王八差點氣歪鼻子氣炸肺，破口大罵道：「莫名其妙，混帳，你們是一羣蠢豬，笨牛，傻瓜蛋，錯把救星當煞星，錯把恩人當仇人。」

口罵不算，復將一口濃痰吐在一名大漢臉上。

啪！啪！大漢立即還以顏色，賞了王八兩巴掌。

阿牛怒氣沖天的道：「快放開我倆，不然你們會後悔一輩子。」

通！另一名大漢給了阿牛一拳，道：「小子，省點力氣先歇歇吧，等一下收拾完老的再來收拾小的。」

阿牛吼道：「等等，別走，一定要相信我們。」

王八喊道：「等等，別走，叫你們老堡主來。」

沒用，大漢充耳無聞，七八人結伴離去。

＊　＊　＊

其實，就算公孫昆仲肯來也來不了啦。

因為，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飛雲堡有了情況。

護城河難不住武林高手，高城牆也擋不住江湖豪客，有人像飛鳥天馬般登上了牆頭。

「滾！」

「滾！」

「殺！」

「殺！」

吼聲如雷，殺聲震天，速度閃電也似的快，武功高得匪夷所思，舉手投足之間，守城之人便三死二傷，被人像丟垃圾，扔廢物般拋到堡內來。

來人一共兩個，一僧一道。

道是瘋道人。

僧是不老僧。

當然是兩個冒牌貨，然而不論是公孫敖、公孫豪，或是阿牛、小秀才，却絲毫也看不出半點破綻來。

公孫敖睹狀大怒，方待起身迎戰，假瘋道、不老僧彷若長了翅膀，已凌空飄然而至，落在二位堡主身前丈許處。

假瘋道神態自若，妙語如珠：「公孫堡主，久見，久見，老朋友了，何必列隊歡迎，多準備一些好

酒好菜就成了。」

假不老僧的話更露骨。「如有美女相陪，再加跳一場火辣辣的裸舞就更加妙不可言。」

鐵沙掌公孫敖強忍住滿腹的怒火，沉喝道：「禿驢，牛鼻子，兩位不在廟裡修行，跑來飛雲堡作甚？」

假瘋道陰笑道：「好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想來跟賢昆仲商量一件事。」

公孫豪毫不留情的道：「有屁快放。」

假不老僧道：「武林三老突發奇想，今天一大早成立了一個組織，特來邀請貴堡主加盟入夥。」

公孫敖道：「是個什麼樣的組織？」

假瘋道人道：「叫同心會，也叫同樂會。」

公孫豪道：「性質如何？目的何在？」

假不老僧道：「同心會，顧名思義就是大家一條心，禍福與共，甘苦共嚐，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有錢大家花，有女人大家玩，公孫堡主的老婆也是老衲的老婆，公孫堡主的女兒大家都可以……」

公孫敖實在聽不下去了，勃然大怒道：「住嘴！住嘴！想武林三老本是一代尊師，江湖聖者，行如霽月，言如白玉，萬不料竟自毀形象，自甘墮落至此，實在令人痛心疾首。」

假瘋道冷笑道：「好了，好了，這些仁義道德說給那些蠢驢笨馬去聽吧，人生苦短，要及時行樂，這才是至理名言。」

假不老僧隨聲附和道：「然也，然也，人生苦短，是該及時行樂，免得老而懊惱，遺恨千古。所以同心會又叫同樂會。」

公孫敖的長子公孫龍聽得刺耳，越衆而前道：「依我看最好改一個名字。」

假瘋道人追問道：「怎麼改？」

公孫龍惡狠狠的道：「叫無恥會！」

弟弟公孫鶴幫腔道：「或者叫不要臉會！」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並非眞和尚，偏愛唸佛，假不老僧夠無恥，夠不要臉，哈哈大笑道：「只要你們父子昆仲願意參加，改成無恥會或不要臉會，甚至妖魔鬼怪會亦無不可。」

公孫豪咬着牙根叱喝道：「老禿驢，你死了這條心吧，不管你怎樣改，公孫家的人絕對不會與爾等同流合汚，胡搞一通。」

假瘋道虎目一瞪，道：「多年老友，有幾句金玉良言想先說在前面。」

公孫敖道：「是什麼金玉良言？老夫不信狗嘴裡會吐出象牙來。」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哼，老夫不接受威脅。」

「換言之，加入同心會就是朋友。」

「如果不參加呢？」

「就是敵人。」

「老夫寧願爲敵，不願爲友。」

假不老僧神色一緊，道：「敵友之間，相去甚遠，此乃生死大事，盼再三思。」

公孫豪以堅決的語氣道：「禿驢別再多言，公孫家的子弟願與飛雲堡共存亡！」

「不再考慮？」

「不再考慮！」

「要拚？」

「要拚！」

「不怕三王莊的事在此重演？」

「足下黃土就是你們的葬身之地。」

「好，想死老衲就超渡你們。」

氣提丹田，功行雙臂，腰一沉，臂一抬，眼看就要出手進招，公孫敖忽道：「住手，在未動手之前最好先把情況弄清楚。」

假瘋道一怔神，道：「莫非老匹夫還有秘密武器？」

公孫豪指着阿牛、小秀才恫嚇道：「老魔膽敢輕舉妄動，就叫你們的徒弟血染黃沙。」

到這時假不老僧才注意到阿牛的存在，認出了他是誰。此人城府極深，老奸巨猾，既不承認，也不否認，陰陽怪氣的冷笑道：「兒子死了還可以找個女人再生，何況是徒弟。」

弟字出口，招已出手，呼！地一掌攻出，風聲貫耳，暗力如刀，其鋒銳不可當，一出手便將公孫豪打退三步，餘威所及，又造成一死二傷，果然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弟兄們，上，與老魔決一死戰。」

「弟兄們，上，與老魔周旋到底。」

「誓死不退。」

「勇往直前。」

「爲武林除害！」

「爲同道雪寃！」

在公孫敖昆仲父子的吶喊下，飛雲堡的高手各展所學，奮不顧身，從四面八方攻向假瘋道、不老僧。

一交手就是高潮。

一交手就是惡戰。

公孫龍與公孫鶴比猴子還精，猛然一個大轉身，衝至樹下，用尖刀抵住了阿牛、小秀才的心窩。

王八大驚失色的道：「喂喂喂，你們在幹什麼，刀劍無眼，這個玩笑可開不得，一個不留神就會傷人。」

公孫龍厲色道：「怕死就叫你們的魔鬼師父快住手，乖乖的束手就擒。」

鐵牛怒道：「蠢豬，你搞錯了，我們不是老魔的徒弟，老魔也不是我們的師父，一點也威脅不到這兩個老傢伙。」

公孫鶴道：「可是，他們並沒有否認呀。」

阿憨罵道：「笨蛋，他們是兩隻老狐狸，一言一行都充滿陰謀詭計。」

公孫龍道：「本公子信不過，兩位來得太巧太突兀，令人疑竇叢生。」

阿牛道：「不信可以試一下，看能否發生作用。」

公孫鶴正有此意，將刀子改架在小秀才的脖子上，扯開喉嚨吆喝道：「老魔頭，你們看清楚，聽明白，馬上住手，俯首就擒，如敢說半個不字，就把這小子送上西天。」

可不是說着玩，腕上使力，刀鋒已劃破阿憨的皮，隨時都有將他的人頭割下來的可能。

小秀才驚急而呼道：「你娘，小心點，我們是在演戲呀，可別當眞，刀子會傷人的。」

公孫龍嗤之以鼻：「少臭美，誰跟你們演戲，本來就是在玩眞的。」

尖刀一挺，已透衣而過，緊緊的抵住阿牛的心臟，揚聲道：「牛鼻子，死和尚，聽到沒有，再不住手這兩個小魔就沒命啦。」

白搭，一切俱屬徒然，假瘋道、不老僧未曾答一言，看一眼，依舊發瘋也似的放手去攻，去打，去殺。

老魔的功力的確高不可測，其勢如濤，其快如電，殺機重重，殺氣騰騰，已將飛雲堡的陣勢打亂打散，傷亡慘重，遍地血腥。

阿牛冷笑道：「呆瓜，表錯情啦，老魔頭甩都不甩。」

王八譏誚道：「傻蛋，用錯計啦，錯把馮京當馬涼。」

公孫兄弟耳聞目見，心裡不免有點犯嘀咕，互望一眼，掉頭就走。

「慢着，把阿牛放開再走。」

「回來，解開阿憨的繩子。」

「對不起，現在還不能放。」

「媽的，還把我們當作是魔鬼的門徒？」

「寧可錯關十個，不能錯放一人。」

「公孫龍，你是一條蟲！」

「公孫鶴，你是一隻鷄！」

「傻蛋！」

「呆瓜！」

「蠢豬！」

「笨驢！」

「……」

「……」

所有罵人的詞兒，幾乎全部搬出來，奈何笑罵由阿牛、小秀才笑罵，公孫兄弟照走不誤，就算罵乾了口水，罵破了嘴皮子，還是於事無補，眼睜睜的看着他們昆仲大步離去，投入鬥圈。

＊　＊　＊

惡鬥仍在繼續。

死傷更加慘重。

鮮血，染紅了大地。

慘叫，迴盪在天空。

假瘋道、不老僧如瘋似狂，八面威風，飛雲堡的人根本不是對手，像秋風掃落葉，像風捲殘雲，已傷亡過半，可謂災情慘重。

阿牛、小秀才被人五花大綁綁在樹上，一動也不能動，空有一身本事，却無用武的餘地，只能置身事外，作壁上觀。

默察片刻，阿牛道：「王八，這個牛鼻子老道，像瘋道人的樣子嗎？」

「像，像極了。」

「分不出眞假來？」

「實在難以分辨。」

「武功路子怎樣？」

「也絲毫不差。」

「你是說老魔施展的正是瘋道人的成名絕技：降魔拳、掌、劍法？」

「不錯。」

「功力如何？」

「比家師有過之而無不及。」

王文魁也有相同的困惑，詢長問短，鐵牛歎息道：「這個花和尚不論是貌相衣着，拳掌武功，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皆與不老僧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如非阿牛、阿憨確知瘋道、不老僧被人囚禁，同樣難以辨識，會認錯人。

天下會有如此相似的人？

爲甚麼要冒充他人？

動機何在？

目的何在？

武功從何而來？

與萬惡人魔可有牽連？

與黃蜂教是否有瓜葛？

惱人的疑問一籮筐，阿牛、阿憨剪不斷，理還亂，千頭萬緒，高深莫測。

＊　＊　＊

哥倆好，寶一對，氣惱飛雲堡的人有眼不識泰山，因而產生一種幸災樂禍，叫公孫昆仲父子吃點苦頭，得點教訓的怪異心理。

「牛鼻子，加油！」

「花和尚，加油！」

「殺了一個少一個！」

「宰了一對少一雙！」

（未完・六）

新派俠義武林故事／辛棄疾・文
可　飛・圖

愛情煞手

上文提要：開封府太守文昌洞帶着侄女柳青青以及十三個侍衛赴京，要向皇上奏諫東廠魏奸黨罪行。沿途得到子民擁戴，清河鎮武館楊師父率領二十一名武士無代價跟隨文大人上路作護衛。蘇東二與司馬如龍則在暗中跟隨，一路上不斷狙擊，打敗向文大人下手的埋伏者……

鐵証如山呈奏本　東廠奸黨下天牢

伙計一看，是個官呀，不由吃驚，道：「客爺你是……」

柳青青道：「不許張揚出去，大人乃開封府太守，文大人。」

伙計一聽忙施禮，道：「小人無知，小人無狀。」

文昌洞道：「口風緊些，快把文房四寶送到我房中。」

伙計轉身便往前屋奔去。

柳青青道：「舅，你打算寫奏章？」

文昌洞道：「這一路上死傷那麼多人，這也就是東廠番子們的罪狀，魏老奸的劣跡，不能卯掉。」

蘇東二拉着司馬如龍走到轉角的小客房中，他要了酒與小菜，這兩人就在房中喝上了。

柳青青便在與文昌洞吃過晚飯之後，她緊守在文昌洞的房中，那文昌洞果然又淋淋洒洒的寫了五張狀紙才算完事，他對柳青青道：「回房去睡吧！」

柳青青道：「舅，夜裡清醒些。」

她走出客房，聽得司馬如龍與蘇東二正在小房間吃酒，她很想過去，但想了想還是回房去。

* * *

酒已足，飯已飽，蘇東二道：「前半夜你辛苦，後半夜我替你，司馬兄，我要睡了。」

一笑，司馬如龍起身走出門去。

司馬如龍很乾脆，手拿那支木杖直不楞的就站在走廊下，他站得四平八穩，好像一座門神似的不稍動。

足有一個更次了，房間的門拉開了，那是緊鄰文昌洞房間的門，是的，柳青青走出來了。

柳青青手上提着一張毛毯，她輕盈的走近司馬如龍，低聲道：「司馬壯士，披着吧！」

司馬如龍一笑，道：「姑娘還未睡？」

他不拒絕，接過毛毯披身上。

柳青青道：「眼睛閉上了，但無法睡得着。」

她邊說，邊幫着把毛毯爲司馬如龍裹上身。

「霜夜寒冷，你怎麼不動？」

司馬如龍一笑，道：「柳姑娘，一動不如一靜。」

「這是甚麼話呀！」

笑笑，司馬如龍道：「我可以告訴柳姑娘，我這麼站着，可也聽到五丈外的動靜，尤其是大人房後面，任何稍有風吹草動，都會被我發覺。」

柳青青眞大方，她把手按在司馬如龍的手背上，道：「我與舅何幸，有你們二位的大力支助，心中十分感激，不知如何回報！」

司馬如龍但覺手背滑潤，對少

女的矜持在他的面前消失了，他直直的看着柳青青。

這兩人四目相對，誰也不願先把目光移去。

而司馬如龍淡淡的道：「我還可以告訴柳姑娘，我與我那蘇兄弟，都是奉命來保護文大人的。」

柳青青吃一驚，道：「奉誰的命？」

司馬如龍道：「那就不能說了，妳包涵。」

柳青青道：「這個人必然神通廣大，我舅並未向外張揚，這人就派你們來了。」

司馬如龍只是乾乾一笑。

柳青青把身子貼近，道：「司馬壯士……」

司馬如龍道：「柳姑娘，我明白，但我們此刻重任在身，恕我無法把內心的話表達出來。」

柳青青靦覥一笑，道：「我懂，有你這句話就夠了，我不陪你了。」

柳青青轉而往房內走，她走到房門又回頭，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更見明亮了。

* * *

司馬如龍已經枯守在文昌洞與柳青青房門外快四更天了，他不見蘇東二出來接班，抬頭看看半圓月便往小房間走過去，就聽得暗角處傳來蘇東二的聲音，道：「輪到你安心睡了，五更一過我叫你。」

司馬如龍打個呵欠把毛毯往暗處拋去，道：「接着，這玩意甚暖和的。」

蘇東二笑了，道：「君子不奪人之所好，人家爲你送的，我不冷。」

蘇東二又把毯子拋回司馬如龍了。

* * *

大街上响起四更梆子聲，打更的剛走沒多久，這間客房的後房坡上有一條細長的影子過來了。

她是個女的，而且她的身子比之白天幾次交手的人要高過許多。

至少，蘇東二就以爲這女子的輕功紮實。

蘇東二的鼻子聳動，雙目睜得圓圓的，要看這女的要幹什麼。

只見月光下，女的一個半轉身，嚄，蘇東二大吃一驚，心中在大叫：「天吶，她怎麼進關來了？」

蘇東二看到這女人，心頭吃一驚，更急急忙忙的自袋中把兩粒辟毒珠塞進鼻孔裡。

蘇東二自言自語：「娘的老皮，個『老超渡』葛紅，別是又想弄出妳那『摧命毒瘴』吧！」

蘇東二最擔心的莫過於這女人使用她的聞入鼻孔就死人的「摧命毒瘴」，聽霍先生說，當年十大高手在泰山，就是另外九大高手在不知不覺中昏死在山中。

蘇東二也永遠忘不掉他與珍珠一起，再加上個小王子朱全，三人走到這女人與她的姘夫「河澗閻王」屠天雲在荒谷口開的野店之事，若非葛紅想要個活的珍珠，只怕他三人早已不知不覺死在她那野店中了。

蘇東二當然不會忘了那盞燈。

葛紅在燈上放置毒藥，人們自然會聞到毒瘴。

此刻，只見這「老超渡」葛紅從第一間房查看，她還仔細的看，也推開窗往裡看。

葛紅再也想不到，黑暗的角落裡還會有個令她頭痛的厲害人物準備向她出刀了。

* * *

葛紅終於找到文昌洞的客房了，她咧嘴一笑，立刻自懷中摸出火摺子準備點火燃毒物了。

她的火摺子迎風在猛抖，黑暗中蘇東二冷冷的開口了：「老超渡，妳也進關了，就不怕霍天行找你？」

「誰？」她低沉的回聲。

「怎麼，忘了我是誰呀！嘿嘿……」

葛紅倏然撲向發聲地方，人未到，一把毒藥撒過去，却也撒出極光一現。

「哎喲！」

葛紅嘷叫着暴退，雙臂之中不知是那條臂挨了一刀，標血疾退中，蘇東二閃出來了。

葛紅一看是蘇東二，不由大吃一驚，道：「蘇東二，你怎麼也在這裡？」

蘇東二道：「等着妳來呀！」

葛紅大怒，出刀如電，十七刀她一口氣砍過去，蘇東二冷笑道：「玩毒妳高，玩刀妳差遠了，老超渡，我先卸下妳一條臂再慢慢的折磨妳。」

蘇東二的身法疾變，葛紅已輕叫一聲，道：「後會有期，早晚新舊帳一塊清。」

葛紅已騰空上了房頂，她跑得眞快，鮮血自地面連上屋瓦，她也認了。

蘇東二原是要追上去的，他相信他可以追到葛紅，而且也能殺了她，但蘇東二想着另一人，那個人便是「河澗閻王」屠天雲。

如果他追葛紅，屠天雲萬一趁機出手，這種當可不能上的。

蘇東二就是想到這上面，他才未追殺葛紅。

其實屠天雲在關外受了重傷，他至今還在養傷吶。

* * *

蘇東二很是憂愁，如果有個葛紅，這女人善用毒，只一個不小心就上當。

蘇東二在鼻孔中挖出兩粒辟毒珠，小心的塞入懷裡，他抬頭看天色，四更才剛過一半。

蘇東二取出他的笛子，他吹起來了。

半夜四更天，客棧中吹的什麼笛子，當然會惹人厭的，司馬如龍就不喜歡笛聲。

然而蘇東二這時吹的笛子無聲。

無聲比有聲難吹多了。

蘇東二吹着無聲笛曲，他陶醉了，只要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是多麼的沉迷於他這無聲的笛曲中。

蘇東二吹着，也幾乎落淚，因爲他吹了多年的笛子只不過只有一位知音，那位知音便是珍珠。

蘇東二吹着無聲笛更見功力了，他也似乎看到眼前珍珠在向他撫掌笑了。

* * *

斗轉星移，夜已遠去，東方已見魚肚白，客房的院子裡舖上一層寒霜，這應是寒冷的，但蘇東二的額頭有汗水，他仍然在吹着笛子。

吹着無聲的笛子。

於是，柳青青第一個向他走過來了。

這光景看得柳青青也愣然，她低聲的道：「蘇壯士，你吹笛無聲，這是什麼功夫？」

蘇東二收起笛子笑笑，道：「柳姑娘，妳起來了。」

柳青青道：「蘇壯士，你同司馬壯士均是異人，你們的嗜好……」

蘇東二哈哈一笑，道：「咱們不是異人，柳姑娘，我到前面去叫伙計備吃的，也把馬拉出馬槽來，煩你姑娘去把我那伙計叫起來，大人的安全要注意。」

蘇東二立刻往前走去。

柳青青當然明白蘇東二的意思，蘇東二這是給她製造機會去接近司馬如龍了。

柳青青十分高興的走到角門內的小客房，他發現司馬如龍懷抱着她送的那張毯子呼呼大睡呐。

笑笑，柳青青走到床前，她輕輕拍拍司馬如龍，小聲細氣的道：「司馬壯士，司馬壯士……」

司馬如龍呼的一抬頭，他見是柳青青，笑笑，道：「柳姑娘，是妳！」

「天亮了，咱們早安排上路了。」

司馬如龍道：「我那蘇老弟，他幹什麼去了？」

柳青青道：「安排上路的事呀！」

他們還不知道四更天幾乎出事。

文昌洞文大人已經騎上馬了，柳青青把文大人的一應奏章用黃絹布包紮好背在背上。

這時候蘇東二才拉過司馬如龍，道：「司馬兄，前途不太樂觀。」

這句話出自蘇東二的嘴巴裡，司馬如龍就知道事態嚴重，他看看左右，低聲道：「老弟發現什麼了？」

蘇東二道：「不是現在發現，昨夜四更天。」

司馬如龍道：「四更天有人來？」

「不錯。」

「誰？」

「葛紅，『老超渡』葛紅。」

司馬如龍雙眉一緊，道：「霍先生說的那個毒婆子？不是你說的，她在關外嗎？」

蘇東二道：「不知怎麼的她又回來了。」

司馬如龍道：「而且還找到客棧來了？」

蘇東二道：「所以我認爲事態嚴重了。」

司馬如龍已騎上馬，他淡淡的道：「兄弟呀，你可會同她過招了？」

蘇東二道：「也傷了她，只不過這老油條女人太狡猾了，她轉頭便逃。」

「爲何不追殺？你應可追上她的。」

「我當然想追殺，但我有顧忌。」

「顧忌？什麼意思？」

蘇東二道：「這毒女人有個姘頭叫屠天雲。」

司馬如龍道：「河澗閻王？」

「不錯，是個殺人王，我如果追殺葛紅，萬一屠天雲趁機對大人出手，豈不中了他人調虎離山之計了。」

「我知道你是不會叫我的。」

「當然，如果是你，也不會叫我起來幫忙，是不是？」

司馬如龍道：「你說得對，咱們都是一身傲骨。」

蘇東二道：「我可得提醒你，如遇上那毒女人，你得把鼻孔堵起來，最好站在上風頭，小心上當。」

司馬如龍道：「會的，我會注意她的。」

蘇東二道：「司馬兄，你也要提醒柳姑娘與文大人，這件事馬虎不得。」

司馬如龍道：「這件事應該你向文大人與柳姑娘去說的，又不是我看到葛紅。」

「哈……」蘇東二笑了。

他指指前面的柳青青，對司馬如龍道：「人家柳姑娘已鍾情於你了，怎麼的，你裝老實呀。」

司馬如龍道：「那是你說的。」

蘇東二道：「你不會當局者迷

吧，司馬兄？」

司馬如龍道：「我清醒得很。」

蘇東二道：「我爲你製造機會，你應該謝我呀，哈哈……」

他拍馬疾馳，越過前面的文大人與柳姑娘的時候，他還對柳姑娘道：「有要緊的事，由司馬兄對妳說了，千萬別驚擾文大人呀。」

不等柳青青問什麼，蘇東二已拍馬遠去了。

文昌洞對遠去的蘇東二點點頭，道：「青青，這位蘇壯士滿面英氣勃發，他內功必已高絕。」

柳青青道：「舅，他吹笛子也高明。」

回過頭，她才發現司馬如龍正在瞧着她。

柳青青對文昌洞道：「我去問司馬大俠，他有什麼事對我們說。」

文昌洞道：「應該問明白，青青，舅抱必死決心，上京奏本章，如能平安回汴，咱們大幸了。」

柳青青道：「天下庶民大幸，舅！」

她撥馬轉到後面的司馬如龍身邊來，那一雙明亮的眸子閃耀着熾熱的光輝，秋波微轉，她桃腮微紅而又脈脈含情的道：「司馬壯士，聽蘇壯士說，你有些什麼……要對我講？」

她再把聲音放低，又道：「不論什麼事，你儘管直說，別顧忌。」

姑娘能說出這話來，她對男方已是心相許而期待了，司馬如龍當然知道。

司馬如龍微微一笑，道：「柳姑娘，蘇東二應該早對咱們說的。」

柳青青道：「說什麼？」

司馬如龍道：「昨夜裡有情況。」

柳青青吃一驚，道：「有敵踪？」

司馬如龍道：「不錯，就在四更天。」

柳青青眨動着驚訝的眼，道：「四更天？怎麼我沒有聽到什麼？」

司馬如龍道：「來人是魔頭，武功不但高，而且善於用毒。」

柳青青驚道：「是什麼樣的人？」

「女魔頭，她叫葛紅，當年江湖上十大高手會泰山，原是一次大結合對付幾個黑道魔頭，却不料消息走漏，引來幾個魔頭的不滿，他們暗下毒手，當場中了這女人的『摧命毒瘴』而死了九個高手。」

他似乎在對柳青青說故事的，緩緩策馬前行，而柳青青却與他併馬，聽得十分用心。

司馬如龍接道：「事情發生以後，十大高手中只逃出霍先生一人，幾個陰謀的黑道人物爲了怕九家弟子們報復，紛紛走避邊陲躲了起來，這毒女人就與她的姘頭屠天雲遠走關外。」

他看看前面的文大人，又道：「想不到昨夜這毒女人出現了，而且準備向大人動手。」

他再把聲音放低，又道：「柳姑娘，這毒女人的毒十分霸道，中的人必死，妳可得處處小心了。」

柳青青道：「太可怕了。」

司馬如龍道：「只不過這女人昨夜被蘇東二打傷了，一兩天她必不會再出現。」

看得出柳青青的臉上緩和多了。

她搖頭一嘆，道：「司馬兄，我便老實對你講，當初我以爲有我途中護着我舅，我舅的武功也不錯，再加上我們精挑慎選了十名軍中高手，原以爲路上絕無問題的，唉，豈知差遠了，若非遇上兩位壯士，我們幾乎走不了兩天就慘了。」

笑笑，司馬如龍道：「並非遇上我二人，姑娘，我說過，我二人也是奉命前來保護大人的。」

柳青青第二次聽了這話，她很想知道這人是誰，但她更知道司馬如龍是不會說的。

「這位派你們來的人必是神龍。」

司馬如龍並不回答，他只淡淡一笑。

柳青青伸過手，她也拉過司馬如龍一手，低聲而又半帶羞問道：「司馬兄，謝謝你。」

司馬如龍好像觸電般，但覺一團柔荑的手握住他那青筋暴露的手，令他雙目幾乎「冒火」。

就這樣，二人併馳往前走了幾里路，柳青青才把她的手收回來。

忽的，她赧然一笑，道：「再謝謝！」

於是，她拍馬追上文昌洞去了。

司馬如龍反而愣然的不知如何是好。

他不懂柳青青爲什麼要「再謝謝！」

司馬如龍到了這時候，他才體會出蘇東二爲什麼說是「機會」二字。

司馬如龍心中在呼喊，這世上有幾個人能夠及時的把握住他們的機會呀！

* * *

從石門鎮往北京，已沒有甚麼高山荒林了，蘇東二策馬往容城，那是由石門鎮去北京的中途站。

便文昌洞也知道，過了容城就是北京城，這一段路上行人商旅也漸漸多了起來，東廠番子們再是囂張，也得有所顧忌。

蘇東二吹的笛子甚爲輕快好聽

，柳青青還回頭對司馬如龍笑笑。

司馬如龍就是不愛聽蘇東二吹的笛子，其實蘇東二也應在此刻與文昌洞三人同行了，因爲前面是坦途，但蘇東二愛吹笛子，蘇東二却也知道司馬如龍不愛聽，蘇東二識趣，他仍然遠在一兩里外的前面吹他的笛子。

其實這就如同有人喜愛抽煙，有人喜愛喝酒，蘇東二若是不吹笛子，他就覺得缺少些甚麼。

*　*　*

果然，這一天十分平靜的過去，當蘇東二發覺容城西門內一家太白酒樓時候，他只是往酒樓內瞧了一眼，然後便在附近的一家「小北京客棧」門前下了馬。

這兒也就是這家「小北京客棧」夠清靜，兩個伙計守在大門外等着拉客了。

蘇東二看看附近，他對伙計道：「後院有清靜房間嗎？伙計！」

那伙計笑笑，道：「咱們這兒吃的有套間，住的有套院，你客官要清靜的，就住套院！」

蘇東二還是頭一回聽「套院」這名字，他問道：「甚麼樣的套院？」

「院中有院呀！」

另一伙計道：「後大院闢了兩個小院，院門一關之後，那就不會有外人再進得去，當然也就清靜了。」

蘇東二一聽，一錠銀子塞在一個伙計手中，道：「咱們要一個套院，伙計呀！一共四匹馬要好生的餵個飽，一應吃的送過去。」

他回頭指向過來的文昌洞三人，又道：「來了。」

兩個伙計迎上去，侍候着先把四匹馬拉入馬廐，蘇東二再看看左右，才當先往「小北京客棧」中走去。

沒有人開口說話，司馬如龍沒有，柳青青也不開口。

一行跟着伙計到了後院，果然發現有兩個小院門，那個伙計往右面的院門走過去，蘇東二這才發現這小套院一共四間客房，院中還栽種着各色菊花，十月裡已綻放出美麗的花蕊，好看極了。

院子正中央好大一棵梅花樹還未完全開花，倒已聞到了梅香清味。

柳青青便忍不住的叫了一聲「好香！」

蘇東二對司馬如龍道：「咱兩人分住兩邊房，中間的由文大人與柳姑娘用。」

司馬如龍已吩咐伙計送吃的了。

*　*　*

四個人圍坐在文昌洞的房間中，四方桌子各坐一方，那文昌洞還要了酒菜，他當先舉杯對蘇東二與司馬如龍兩人道：「兩位義士，這一路下來，全仗二位義士的大力協助！文昌洞才會平安的來到此地，過了今夜，明日就到北京城了，是生是死，很難意料，所以今夜我向兩位義士碰杯致謝。」

他也要柳青青舉杯，又道：「乾！」

司馬如龍道：「文大人，休客氣，咱們敬的是忠良之臣，愛的是善良之人，文大人一片忠肝義膽的忘却性命而走北京，咱們自應捨命保護，這客套便俗氣了。」

蘇東二接道：「咱們還打算陪着大人上殿呐！」

文昌洞搖手，道：「此事萬萬不可，到了北京，我自會跪守午門外，且看那魏公公如何對待我這不要命的人！」

四個人吃了一大半，忽的，院門有人在叩。

司馬如龍看看蘇東二，道：「會不會是伙計？」

蘇東二道：「司馬兄，有句話你知道……」

「甚麼話？」

「黎明之前會黑一陣子！」

笑笑，司馬如龍道：「我懂！」

只見蘇東二站起來，他把兩粒辟毒珠悄悄的塞進鼻孔，便起身走出房門。

穿過花間，蘇東二到了院門後，他冷冷的道：「外面甚麼人？」

一個伙計回應道：「客官，有貴人到訪！」

蘇東二一怔，他還是把院門拉開了。

那是一位十分闊氣的中年人，頭戴一頂絲帽，錦緞絲袍外罩狐皮坎甲還露出一撮金黃色狐毛壓邊沿上。

天黑不見他穿甚麼，但見一塊碎銀子塞在伙計手中，喜得伙計只叫「謝」！

這中年人再看看蘇東二，他揚了一下左手的黃緞包，衝着蘇東二一笑，道：「文大人在嗎？」

蘇東二冷冷道：「你是誰？」

「在下姓桂！」

蘇東二看這姓桂的面色血紅，只道是天冷凍的，但他穿得很好，再看他的手，手指頭好像不見肉。

蘇東二就是想不起江湖上有這麼一個人物，總以爲必是京中的人，蘇東二怔怔的，因爲他又想，這人的口音又不似京中人的口音呀！

姓桂的開口一笑，道：「在下是來拜見文大人的，麻煩兄弟帶個路。」

蘇東二道：「有事？」

「兄弟，當然有非常重要的事才冒昧前來。」

「甚麼事？」

「進去見了大人便知道了！」

笑笑，蘇東二道：「朋友，我想看看你這個包裡面是甚麼東西！」

姓桂的道：「可以，可以！」

他攤開在手掌上，右手五指迅速的把黃緞包打開來，只見裡面只不過一張紅柬與一件古玩而已！

蘇東二道：「這是做甚麼的？」

姓桂的道：「十分重要，可容我到房中再細說？」

蘇東二見這人的指甲稍長之外，身上不可能帶甚麼兵刃，便把手一伸，道：「這邊走。」

他邊走邊問，道：「桂先生見過文大人沒有？」

「不會見過，這次頭一回。」

「頭一次呀，你怎知文大人到了容城？」

一笑，姓桂的道：「當然知道，文大人一路辛苦，消息已經進京中了。」

蘇東二道：「那麼，你桂先生與東廠的人是不是一夥的呀！」

姓桂的道：「你看我像不像東廠番子？」

蘇東二道：「你是要我猜麼？」

兩人說着，已到了客房門口，蘇東二往房中一瞧，他笑笑，立刻對房中道：「大人，客人來了。」

「請進來吧！」

蘇東二把姓桂的帶進門，自己閃身門內邊，只見桌上擺的是三副杯筷，柳青青在一邊正爲大人斟着酒。

姓桂的匆匆走到桌前，甚是恭敬的施一禮，然後再四下裡瞧不已。

蘇東二道：「咦，你瞧甚麼？」

姓桂的道：「聽說你們到了四位，怎麼只有三位？」

蘇東二道：「你是來見大人的，你管咱們來了幾位！」

姓桂的一笑，道：「是，是，我失言。」

他把手上黃緞包托在掌上，自已拉了一把椅子坐下來，道：「文大人，我姓桂，桂大雷就是我，我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代人前來送件東西。」

「打開來，什麼東西？」柳青青一邊冷冷的說。

姓桂的道：「三件東西，樣樣令人心動。」

他邊說邊把黃緞包打開來，只見第一件是個紅柬，上附京城虎記銀號銀票一張，面額一萬兩白銀。

他把銀票小心的擱在大人面前，再拿起一張紅柬，笑道：「魏公公的意思，三月之內調派文太守爲豫皖標旗大將軍。」

他指着一個雕刻精緻的玉鈿盒，道：「這是公公特別贈送的玉器，你打開一看就知道。」

就聽大人冷冷道：「又加了証物三件，哼！」

姓桂的道：「大人，何不打開這鈿盒一看究竟？這可是人間不再之寶也。」

「不用打開了，你可以回去了。」

姓桂的雙掌眞快，他一把取過那玉鈿盒在手，雙目之中泛血紅，他的面孔更厲色了。

只見他很快的把鈿盒打開，鈿盒先是冒出黑烟，隨之發出「絲絲」響聲，一撮黑牛毛細針直往大人射去。

蘇東二要出手也不及。

柳青青立刻拔出刀來一邊閃。

就聽得一聲冷叱：「狗娘養的。」

大人的身子往後倒，倒得實在令人吃驚，太快了，快得姓桂的只笑了一半便笑不出來了。

只聽得「叮叮」細聲傳來，粉白的牆上一片黑星子，牛毛毒針全扎在牆上了。

姓桂的一聲冷吼：「可惡！」

蘇東二却大叫：「小心有毒。」

只這一聲叫，大人與柳青青已奔出房外了。

蘇東二不怕，因爲他早就把鼻孔塞住了。

蘇東二一聲冷笑：「那裡走！」

他揮刀便殺，不料姓桂的一指如尖匕，抓拿撥切全用上了，他還嘿然冷笑不已！

姓桂的邊冷笑，邊閃躍，他還開口道：「娘的，十年江湖不再，倒冒出你這娃兒逞强了。」

蘇東二心中一動，咬牙道：「狗操的，你不留下你的大名呀，死了咱到那兒爲你報喪。」

姓桂的嘿嘿道：「報喪，說出來嚇死你。」

蘇東二道：「沒關係，蘇大爺是嚇大的，多嚇一次又何妨。」

兩個人還在拆招較量着。

姓桂的道：「湘西殭屍桂大雷，娘的，你聽過嗎？」

蘇東二當然沒聽過，但門外的大人聽過。

門外的大人不是文昌洞，文昌洞早躲到另一房中不出面，蘇東二去開院門的時候，司馬如龍就叫文大人快快躲到另一房中了。

院外的大人當然是司馬如龍，他聽房中的聲音，大聲道：「蘇東二，這傢伙大有來頭，當年也是暗中對付十大高手玩陰的桂大雷，江湖人叫他桂打雷，湘西殭屍弄屍毒，那毒烟……」

司馬如龍把桂大雷的底牌掀開來了，聽得桂大雷哈哈狂笑，而蘇東二這才明白，難怪這傢伙能擋過他三次神奇的刺殺。

蘇東二在房中與桂大雷搏鬥着，桂大雷拚命的阻擋，他心中越殺

越慌，因爲他以爲蘇東二應該早已中毒倒下才是，爲什麼他不倒，反而精力更旺盛？

他怎知蘇東二早把兩粒辟毒珠塞入鼻孔了。

* * *

房中搏鬥得凶，而司馬如龍却在院中道：「蘇東二，別堵住房門，叫他出來吧。」

蘇東二却在這時猛一斜身欺近，就聽桂大雷一聲雷嗥：「吁……」

他叫的聲音也特別，可是與別的挨刀人一樣也在標血，而且血標得似有聲音，聲音是「沙」。

蘇東二的一刀扎在姓桂的胯骨上，當蘇東二拔出刀的時候，桂大雷一頭衝到院子裡。

桂大雷人尚未站定，一道冷電激射過來。

「切！」

那正是司馬如龍迎面一刀！

這一刀原是要取桂大雷的命，刀刃是照他頭上劈，但桂大雷也非泛泛，他猛一閃，却是肩頭一塊半斤皮肉被司馬如龍切下來。

「吁……」

又是這一聲怪叫，也許僵屍就是這叫聲。

桂大雷叫着一彈三丈五尺高，他躍上屋頂就往暗處逃，那鮮血一路溜向遠處了。

* * *

蘇東二追出院中，只見柳青青提刀捂着口，這光景她嚇壞了。

蘇東二開口了：「司馬兄，你這一刀嚇壞柳姑娘了，你罪過呀。」

司馬如龍收刀，他走近柳青青，他剛張開一臂，柳青青便投入他的懷抱中了。

柳青青哭了。

她抽噎的道：「爲什麼，爲什麼這麼多惡人要殺我舅，難道已無天理了？」

司馬如龍道：「有，當然有天理，咱們還未倒下呀！」

於是，文昌洞自另一房中走出來了。

文昌洞對蘇東二與司馬如龍道：「太可惡了，他們非置本官於死地呀。」

司馬如龍扶着柳青青，道：「大人，你們早早安歇，我二人自有安排。」

文昌洞道：「剛才若非你的計謀，本官已死在那人手中了。」

司馬如龍也相信，除了他的反應快，稍慢一絲時間，他也難保不被毒針射中。

當然他也知道，文昌洞的武功只能在馬上交手，在這兒却施展不開。

江湖中的陰毒他想應付？差遠了。

* * *

柳青青與文昌洞回屋了，誰還有心情再吃喝，還是關上房門與後窗早早睡下。

文昌洞明白一件事，明日進京又是一次生死之大事，他下決心豁上了。

文昌洞不卯足勁豁上也難了，因爲這一路上多少死難之士爲他而死，而且死無怨尤，多少熱血男兒，那麼心甘情願的爲他齊往正義之路共生死，他能不拚命嗎？

這一夜文昌洞有一半時辰是怒視着難以閤上眼的。

這一夜蘇東二又與司馬如龍分擔文大人的安全。

當然，蘇東二免不了再一次的吹起了無聲笛，那比之有聲音更見功力。

* * *

天就快亮了，文昌洞才與柳青青二人步出房門來，蘇東二已上前，道：「吃的已備，咱們爲了趕路，就在路上湊和着吃些吧。」

文昌洞點點頭，道：「也是我想的，盡早快馬趕進北京城。」

司馬如龍與柳青青過來了。

文昌洞已經坐在馬背上了，他忽的又下得馬來。

文昌洞對柳青青與司馬如龍道：「你二人過來，我有心裡話要對你們說。」

司馬如龍與柳青青走到文昌洞身前，就見文大人一手擱在司馬如龍的肩上，道：「司馬壯士，你可知我這外甥女的父親是何人？」

司馬如龍道：「大人指教。」

一嘆，文昌洞道：「她父親當年也是一位血性人物，少林俗家弟子，大俠柳文堂便是。」

「柳文堂？」

「不錯，你可曾聽過？」

「聽過，當年十大高手會泰山……」

柳青青忍不住的哭了。

文昌洞道：「原來你已知道當年之事了，不錯，那時候青青十多歲，她雖女流，却立志學父之風。」

他看看柳青青在拭淚，又道：「司馬壯士，我見你們還合得來，而我此次進京，是生是死實難預料，所以在我進京之前，我要把青青的終身附託於你，萬一我不幸，你們仍可以仗義江湖行，也不枉咱們忠心俠義之風，你意如何？」

一邊的蘇東二暴吼一聲，道：「司馬如龍，叩謝呀，你這驢！」

司馬如龍果然欲向文昌洞施禮，却被文昌洞攔住了。

文昌洞看看青青，道：「孩子，妳不會嫌舅魯莽吧？」

柳青青低聲道：「舅，怕是我不配。」

文昌洞哈哈笑了，他對柳青青道：「這一路走來，也只有這件事令老夫稍舒眉頭。」

蘇東二道：「這是喜，也是大喜，也許喜事一衝，大人否極泰來了。」

文昌洞道：「但願如此，哈……」

四個人上馬走了，而柳青青與司馬如龍之間當然是感情更進一步了。

* * *

文昌洞在司馬如龍與蘇東二的保護下，快馬加鞭的一路狂奔，過午不久便進了北京城。

那文昌洞什麼地方也不去，他拍馬來到午朝門外的一道石牌坊。

他老兄眞的是玩命了，只見……

文昌洞的紗帽雙手托在手上，紗帽下面壓着一疊奏章，他還打散一頭長髮，袍帶不繫的跪在石牌坊下面。

這個動作還眞嚇壞了不少進出的人。

不少百姓還看着議論紛紛。

柳青青也披着散髮守在一邊。

司馬如龍與蘇東二感動了，人吶，有幾個會如此的眞心爲百姓呀！

兩個人分站在文昌洞兩側，雖然是金剛桂石，都也目中見淚。

這件事很快的傳開來，北京城內哄動了，當然，東廠的人也知道了。

其實他們早已知道了，只不過到了此刻，他們也無什麼良策了。

* * *

北國的寒夜無風也寒冷，而寒冷是令人難以忍受的。

就在天黑不久，忽然有一頂軟轎自午朝門外另一端匆匆的來到石牌坊下面，小轎的後面跟着一個小斷。

小轎停在文昌洞四人身邊不走了，只見那小斷走到文昌洞大人面前，十分恭敬的施了一禮，道：「你是文大人嗎？」

文昌洞不開口，他長跪而半閉着雙目。

柳青青開口了：「小弟，什麼事？」

那小斷道：「咱們御史方大人特派小子來接文大人回御史府中，等到四更一到同咱們大人一齊上朝。」

柳青青道：「小弟，你請回上方大人，咱們在此等到五更早朝，方大人的好意，容後圖報了。」

那小斷不動，他彎腰對文昌洞道：「文大人，你若不同小子回御史府，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呀！」

柳青青道：「有什麼不好？」

這小斷更走近一步，道：「我們大人會生氣的呀，這兒天寒地凍，不走夜裡會落大雪呀！」

柳青青道：「不用勞神了，我舅決定不會離開這兒的，你們請回吧！」

那小斷雙手抱拳，衝着文昌洞深施一禮，道：「文大人，小子回去了。」

他了字出口，忽的自袖中抖出一把閃亮的短匕直往文昌洞的胸前刺去，那幾乎就是難以防備的狙殺，而柳青青已驚叫：「哎……呀……」

在此同時，小轎中又躍出一人，這人只一下轎，便兩個轎夫也出刀了。

就聽蘇東二一聲大笑，道：「無法無天。」

他的叫並不影响他的動作，當小斷平飛而起尖刀就快刺中文昌洞的時候，蘇東二已抓住這小斷一腿，忽的又摔又掄，直把這小斷往小轎殺到的三人撞去。

蘇東二對柳青青道：「保護大人！」

就聽「咚」的一聲响，那小斷被摔得「哎唷」一聲怪叫，這才發覺他並非是小斷，乃「猴仙」呂太白打扮的。

「猴仙」呂太白已受了傷，但他仍然能戰。

轎中藏的不是別人，「河澗閻王」屠天雲來了。

兩個抬轎的也不好惹，東廠番子中兩個高手。

蘇東二笑道：「娘的，蘇大爺只看轎子一閃一晃的就知道轎中藏有人。」

司馬如龍道：「我也早看這轎子有問題，蘇東二，管他什麼所在，你我照殺。」

「河澗閻王」屠天雲大吼，道：「蘇東二，你這小子，你傷了我的女人呀！」

蘇東二道：「我不打算傷了她的，我的打算是殺了她，就像現在，我已打算殺了你一樣。」

屠天雲大怒，吼道：「老猴子，咱們不能被這兩個後生小輩瞧扁了。」

「猴仙」呂太白搖晃着雙臂，道：「如果不能爲公公解憂，咱們盡早開溜，娘的，殺！」

「嗆！」

司馬如龍的尖長刺刀拔出來了。

他對蘇東二道：「蘇東二，這兩個由我打發，兩個番子是你的了。」

蘇東二道：「我從不揀食，口味也大衆化，只不過咱們出刀要乾淨，完事收刀。」

司馬如龍已往呂太白與屠天雲殺去。

蘇東二冷然對兩個番子招手，道：「你們的三當頭在路上等你們了，還不快去會合。」

東廠三當頭早被蘇東二殺死在大風谷中，頭一回東廠三當頭丁冲天僥倖的逃過一死，但他再遇上蘇東二便再也沒有那樣的便宜了。

蘇東二的話，這兩個番子一聽就火大了，兩個人大吼一聲：「殺！」

午朝門是上朝候駕的地方，也是殺人的地方，不少人就怕那麼一句話：「推出午門斬了」。

此刻沒人發下這道殺人令，但此刻却更慘，當兩個番子撲向蘇東二的時候，眞玄，只見一道冷芒一現，兩個番子已往地上倒去。

這二人眞沒見過有人出刀那麼快的，快得幾乎要追回逝去的時光似的。

蘇東二殺了兩個番子，他叫了！

他對正在旋騰的司馬如龍道：「司馬兄，我可否再分多一點？我很貪心的。」

原來司馬如龍與呂太白、屠天雲三人尚未搏殺，三人只是在尋找有利時機。

聽得蘇東二的話，司馬如龍道：「這是兩個老猾頭，蘇東二兄弟，咱們合殺，我已不想同他們再耗下去了。」

蘇東二道：「謝謝你，分得我一杯羹。」

蘇東二立刻往屠天雲撲過去。

不料屠天雲見蘇東二向他奔來，想是早對蘇東二有所顧忌，他忽的轉身便走，邊跑邊叫：「老猴子，撤，撤！咱們不打無把握的仗。」

他這話才完，一條人影已跑在他的前面，是的，呂太白比他逃得更快。

高手對決，如果一方不幹，那是很難追上的，而蘇東二與司馬如龍又不能離開文大人太遠，便也哈哈一笑的回到石碑坊下面來了。

* * *

蘇東二與司馬如龍回到文昌洞身前，就聽文昌洞嘆息一聲，道：「唉，可惜。」

蘇東二道：「大人，你是……」

文昌洞道：「沒有把這兩個黑道惡人擒住，實在可惜，他們應是最有力的佐証。」

司馬如龍立刻跺脚，道：「剛才怎麼沒想到，否則說什麼也會留下一個來。」

蘇東二道：「只顧得大人的安全了。」

文昌洞指着地上兩個東廠番子與那頂小轎，道：「這已經不錯了，明日早朝，且看魏老奸如何說詞。」

柳青青取下一件毛毯爲文昌洞披在身上，道：「舅，咱們就在這冷霜下，你不能受凍，病了就不好了。」

文昌洞不回絕，他也叫他們三人各自披一件毛毯，只不過文昌洞仍要在地上長跪不起。

他眞的豁出去了。

* * *

四更過去不久，景陽鐘响起，嚄，只見自午朝門兩邊順序的文武百官分兩旁，御林軍排隊守八方，朝堂上鼓聲又响十二下，有個太監老遠的開了腔。

「天寒地凍，有本早奏哇。」

這一聲叫喊剛落，就聽午朝門石碑坊下一聲大叫：「臣，開封府太守文昌洞秉程冒死，有本當廷上呈，萬望吾皇恩准。」

文昌洞只是一個外方太守，他這自開封前來上奏朝廷，還說是冒死前來，朝廷當然十分重視，這種遠道而來的外放武官，不能不見。

於是，一隊御林軍匆匆的過來。

「你是文昌洞文太守？」

一個御林軍官直趨文昌洞前面，文昌洞雙手舉着官帽與一疊狀子，他大叫：「正是。」

「隨我上朝。」

「謝主龍恩。」文昌洞已落淚了。

柳青青也流淚了。

文昌洞對柳青青、司馬如龍，蘇東二三人道：「就在附近等着，不論死活，你們都等我。」

柳青青道：「舅，我們不走。」

司馬如龍道：「咱們還要同大人一同回開封吶。」

蘇東二不說話，景陽的遠方他遙看過去。

蘇東二心中想着，眞奇怪，是什麼人定的規矩，這麼冷的大清早，把這些文武大員自熱被窩拉出來上朝，能辦些什麼事？何不睡足了再上朝。

他當然不懂這些，他只知道刀與笛。

蘇東二走在司馬如龍與柳青青二人的前面，直往街那邊走着。

蘇東二又取出他的笛子吹起來了，當然他吹的是無聲笛子，可也挺用勁的。

* * *

大清早他是不會吹出聲音的，他也知道司馬如龍不喜歡他吹笛子。

三個人木然的站在街邊上，眞冷啊。

蘇東二三人各自與他們的馬匹靠得近，至少可以在馬身上沾上些暖意。

天亮了。

天色大亮之後，午朝門那面仍

然是一片鴉雀無聲。

柳青青就十分着急，她幾乎與司馬如龍擁抱在一起了。

蘇東二也覺心焦，他不時的撫摸着他的笛子。

* * *

又是一個時辰過去了，北京城中傳來各樣吆喝聲，蘇東二三人還未喝一口水吶。

柳青青已哭了。

她抱住司馬如龍哭道：「怎麼辦，怎麼辦呀，舅他只怕是……會不會……」

司馬如龍道：「如果皇上聖明，應該不會。」

蘇東二道：「魏老奸能把持大權胡作非爲，他也必然有所恃，我以爲萬一不幸，咱們就……」

他還是未說下去，因爲這兒不是山林荒野，這兒乃是北京的內城——紫禁城啊。

* * *

這時候枯等總是令人痛苦又焦急的，便司馬如龍也有些急了。

司馬如龍道：「咱們又不能接近了瞧瞧。」

蘇東二道：「不如你二位先去吃些東西再回來，我一人守在此地等大人。」

柳青青拭淚道：「我……我吃不下呀。」

司馬如龍道：「青青，別擔心，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至少咱們同大人一樣，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了。」

蘇東二道：「朝中出奸道，亂世啊，這時代若提良心，那是不符合時宜的。」

司馬如龍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蘇東二一聲冷笑道：「這時代只有刀，刀才是正義，我只相信刀。」

司馬如龍道：「你也相信笛子。」

蘇東二哈哈笑了……他只是笑得十分淒涼，因爲他心中在想一個人，那個人是他的珍珠。

突然，一隊近百名的御林軍奔過來了。

* * *

一隊御林軍過去不久，忽又有一守城軍士怕不有五百人，由三名軍官率領，也飛奔過去了。

蘇東二對司馬如龍道：「情況必有變。」

司馬如龍道：「我看得出來。」

柳青青道：「不會是爲我舅出動的吧！」

三人正等候，有人在歡叫了：「前門大街東廠番子們完蛋了。」

「好吔！」

「被大軍包圍正在抄收証據吶。」

柳青青落淚了：「如龍啊，我舅成功了。」

司馬如龍道：「是的，文大人成功了，也立了不世的功勛了。」

忽的，蘇東二坐上他的馬微微笑了。

柳青青急問：「蘇壯士，你上那兒？」

司馬如龍也楞然，道：「兄弟，你想撤鴨子？」

蘇東二笑笑，蘇東二道：「柳姑娘，司馬兄，我祝你們白首偕老，哈……」

司馬如龍伸手攔住蘇東二，道：「你不能走。」

柳青青也上前，道：「蘇壯士，你若走了，我怎麼向我舅交代？」

蘇東二道：「東廠番子們完了，我再留下來便多餘了，是不是？」

司馬如龍道：「這是爲什麼呢？」

柳青青道：「你留下來，我舅只有高興。」

一笑，蘇東二道：「二位，你們眞是自私呀！」

司馬如龍道：「我自私？」

司蘇東二道：「還不自私呀，你怎麼不爲我蘇東二想一想呀！」

「怎麼說？」

蘇東二道：「司馬兄，如今你已有了心上人，而我蘇東二却又淪爲單身漢，我能留下來嗎？」

司馬如龍一怔，他轉而看看柳青青。

蘇東二道：「其實你們也不用爲我難過，我也有心上人，我的心上人在關外，我現在就打算出關去找我的珍珠了，哈……」

他抖着絲繮，越過柳青青與司馬如龍二人，然後又自馬上回過頭來露齒一笑，道：「再見了，哈……」

司馬如龍還有什麼理由留住蘇東二？

柳青青也無話可說了。

就在二人怔忡中，忽的傳來笛聲，蘇東二就在大街上馳馬吹起笛子來了。

他的笛子吹得好淒涼，引得不少人跟在他後面聽，好像大伙忘了前門大街東邊的東廠番子被一個個上了綁押往天牢的大事了。

蘇東二並未發覺他的後面跟了大羣的人，他甚至已忘了身在何處。

他只是吹着笛子，把自己帶向關外的鏡泊湖了。

他好想念他的珍珠啊。

蘇東二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想再找到珍珠姑娘，他只好再去鏡泊湖去找，他相信必然會找到的。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皇甫青找不到那俠隱爲他復武功，却遇到多喜的福晉，感他施恩播種，爲了報恩，不怕殺頭滅族，竟敢替皇上的貴妃作扯皮條，向皇甫青借種，佈賭局使大內供奉胡大爲幫皇甫青復功。皇甫青得福晉引介認識皇上，貴妃、胡大爲之事，却惹上了另一親王之注意，原來他是多喜的對頭，抓住皇甫青，想揭發多喜顛覆朝廷……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武林滑頭



惠妃借種求貴　皇甫履行諾言

這女人持「寶褶」入府，她的身份也就大概明朗了。

這位醇親王派頭雖大，對這位皇上身邊的女人夤夜來訪，還是要殷勤地招待的。原來，這位貴婦和醇親王也是親戚。

「參見惠妃……」

「請起，又不在宮中，何必多禮，還記得十年前冬天我們在冰上玩，你一脚踏破了冰的事嗎？」

「當然記得……」

「還記得是誰把你拉上來的？」

「是……是惠妃妳……」

「不是還有多喜福晉阿珍嗎？」

「是……是的。」

「過去的一切，是很値得珍惜的。爲甚麼總不能忘掉那件不愉快的事？」

「我心有未甘。」

「爲甚麼？」

「因爲多喜並非眞正的喜歡阿珍，現在已得到証明。」

「証明了甚麼？」

「他明知阿珍和漢人皇甫青，却……」

「不要胡想！」

「惠妃……我說的是眞話……」

「你親眼見過的？」

「是多喜親口說的。」

「他對你親口說的？」

「不……不是。」

「你怎知不是別人從中挑撥？」

「惠妃……」

「我說過，在這場合不要如此稱呼！」

「體制攸關，不可輕慢。」

「論關係，我們是表親，論年齡，我比你小兩歲。」

「是……表妹的意思是……」

「這還用問？把姓皇甫的放了吧！」

「表妹是不是受了多喜福晉之託？」

「是也好，不是也好，反正我和阿珍都不應該是外人，也不該是仇人。不論爲誰，你都該放人。」

「好吧，不過愚兄有句話希望……」

「放了人再談其他，人呢？」

「表妹那麼關心人質？」

「有無用刑？」

「尚未用刑！」

在惠妃要求之下，立刻放了人，她還在暗中注意，皇甫青果然未受傷，而且待皇甫青出門很遠，發現無人跟踪之後才返回府內。

「表妹能回答我一句話嗎？」

「問問看。」

「阿珍一直未生育，會不會是借漢人的種，難道要借種，就不能在滿人之中選一位？」

「不要胡說，虧你還是一位親王哩！」

「表妹，不是我胡說，我有証據！」

「表哥，你不是過去愛過阿珍嗎？就算退回一萬步來說，假定就是那麼回事，你忍心傳播這謠言嗎？」

「表妹，算我錯了！從此以後，不再計較這件事了。」

*　*　*

皇甫青安返的當夜，福晉就爲他們換個住的地方。

由東城移到西城，小民房很不起眼。

這是個很大的秘密，一位惠妃借漢人的種。

這當然是多喜的福晉和惠妃的私交太好，無話不談，且惠妃也去看過福晉的嬰兒，眞是長得天庭飽滿，地廊方圓，儀表堂堂。

惠妃是看了孩子之後才動了心的。

然後福晉引她在暗中偸看皇甫青，一看就動心，這是一個並不很英俊瀟洒，但極有男人味的青年人。

聰明的女人才會喜歡這種男人。

兩次銷魂之後，惠妃眞希望永遠種不上，而能永遠和皇甫青來往，當然，她也知道辦不到的。

當皇甫青知道這次救他的是那個女人時，他很感激。

「她到底是甚麼人？」

福晉欲言又止。

「怎麼，她的身份很神秘？」

「關係重大，一旦傳出，就是滿門抄斬之罪。」

「有那麼嚴重？」

「你能守口如瓶，絕對不告訴任何人，包括另外兩位至友嗎？」

「如有必要，絕對不說！」

「發誓！」

「怎麼？還要發誓？」

「當然，這件事非同小可！」

皇甫青道：「算了，我不要聽哩！」

「不聽也不成！你非發誓不可！」

皇甫青不得不發誓表明心跡。

於是福晉說了惠妃的身份，皇甫青大爲震驚，楞了半天。

「你是不是還不大相信？」

「我信了！」

「你要知道，說得白些，你和皇上的老婆睡過覺，這事要是傳出，罪及抄家滅族。」

「當然，都是妳惹的禍。」

「我很抱歉！那一天讓你看看我們的孩子？」

「什麼樣子？」

「可愛極了！我以爲他生了一副帝王之相。」

「還是不要看吧！免得被人發現，對妳不利。」

「在你未離開此處以前，我總要你們父子見面。」

「多喜知不知道孩子不是他的？」

「可能知道，他不在乎，他只求有後，不計其他。」

「那次和我賭『梭哈』的是不是當今皇上？」

福晉點點頭，道：「以你的聰明，猜也能猜到。」

皇甫青道：「想不到這次北京之行，有此奇遇。」

「這可能正是你的不平凡之處。」福晉道：「皇上對你很欣賞，安大人傳話，近日還要召見你。」

皇甫青苦笑道：「他如知道惠妃的事會如何？」

福晉以手比量了一下，表示會殺頭。

福晉往床邊一坐，皇甫青就明白了，道：「是不是還希望生第二個？」

「對！只要是你的，我不嫌多，儘管剛生這個痛了我一天一夜才生下來！」

「第二個應該不會那麼痛苦了吧……」

福晉一拉，皇甫青壓在她的身上。

她似乎已有了準備，未脫下衣，上衣更不必談了。

「妳這一手……」

「爲了方便……怕有人來穿衣來不及……」

「這的確是個辦法，只要分開，立刻就可以見人。」

這樣玩，又另有一種情趣。

高潮後好一會，她還仰臥在床上。

甚至還把下體墊高些，據她說這樣精液會全流入子宮，受孕可能性大增，如馬上下地走動，則受孕的可能性低得多了。

兩小返回之前，福晉已離去。

他們約定待惠妃有孕之後，皇甫青再離開北京。

*　*　*

這是另一次秘密的賭局。

與賭者除了上次的安、李二大人，又多了一位，那就是多喜親王。當多喜看到皇甫青時，大爲驚奇。

這是因爲福晉今天沒有留下來。

皇甫青和多喜故作不識。

今天皇上要賭牌九，徵求皇甫青的意見。

皇甫青道：「爵爺賭什麼？小的都奉陪。」

皇上道：「多喜你呢？」

「客人既然不計較，主隨客便……」

於是取來了從未用過的骰子和牌九。一看便知。

由誰作莊？擲骰決定。

皇甫青是八點，其餘諸人都未超過六點。於是由皇甫青作莊，他掏出了一百萬兩銀票。

這些顯爵大官，還眞不能小看他。

在那年頭，雖然物價已不如清初低廉，百萬兩仍是個十分驚人的數字，一般百姓終生也未見過百萬兩的銀票，更別說擁有百萬兩了。

按清初的薪俸標準如下：

親王月俸一萬兩。

郡王五千兩。

貝勒二千五百兩。

貝子一千三百兩。

公——鎭國公六百兩。

輔國公三百兩。

以上都隨俸銀領俸米，可以說根本吃喝不盡。到了中葉以後，物價漲了很多，像親王月入萬兩，尚可維持，老實說，郡王五千兩就已經入不敷出了。

固然親王和郡王都有欽賜的太監可以役使，房子不用花錢，甚至穿的衣料也都是欽賜的，僅是生活開銷，也不夠開支的，因爲他們的派場太大。

久而久之，就不能不設法「開源」了，那就是利用顯赫的地位及職權，苞苴訟事以及關稅等，從中取利。

更惡劣的是找地方上的巨富敲詐勒索者也有之，有些巨富乾脆每年三節自動送上數千乃至數萬兩，以作爲靠山，求個吉利順當。

到了滿清末葉，那點薪俸就更不管用了。

所以貪污腐化，已到了賄賂公行的地步。

儘管在這清朝末葉，這些顯爵巨戶，收入雖多，動輒拏出一百萬兩，也不由咋舌。

皇甫青以爲，贏他們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想想這次復功，要不是這個荒腔走板的皇上，只怕目前還是普通人一個。

想通了這一點，他就有了計較。

待三門押了注收回手，他打出了骰子。

在這場合，倒也不是吹牛，他幾乎爲所欲爲的了。

「七對門」，而「天門」正是當今皇上。

和皇上賭牌九，他幾乎還不以爲是眞的呢？

至於和皇上的小老婆玩那箇，那就更沒有眞實感了，大概任何人知道了此事，都會說他膽大包天。

可是這件事也不可能被別人知道。

知道的人只有三個，永不會變成四個或五個，連萬靜及小蔡都不知道，而且永遠也不會讓他們知道。

分了牌，皇甫青先看看自己的牌。

還沒有配好牌就去收骰子。

這順序是十分重要而不可混淆的。

只不過在這場面上，似乎無人注意。

「末門」是安大人。「出門」是多喜。

結果「天門」——皇上是前六後九點。

「出門」多喜是前五後八點。

「末門」安大人是前五後銅錘一對。

所謂銅錘，就是下面五點上面一點，看來像一把錘子。

皇甫青是前五後九點。

這麼一來，除了「出門」多喜都贏或者保本，只有多喜的前五後八點輸了，因爲皇甫青是前五後九。

更重要的是皇甫青的五點是地五，多喜是雜五。

皇甫青吃了「出門」差不多正好賠了「天門」及「末門」。

多喜很不舒服，這第一把他輸了三萬五。

第二把洗了重來。

跟「天聾」柳和學過賭的人，豈是這些人所能對付得了的，可笑的是，多喜雖然見過皇甫青參加武林賭會，却很不服他。

原因是他也跟高手鑽研過。

還有，多喜也知道，在武林賭會上，一定有人暗中協助，要不，皇甫青必然栽得很慘。

這第二把多喜押了十五萬兩。

「天門」皇上十萬。

「末門」安大人是五萬。

骰子打出，這次是「五在手」，莊上拏第一把牌。

多喜見他先看過牌才去收骰子了，立刻先把骰子抓在手中，道：「這個人詐賭，未免太不敬了……」

皇上一怔，道：「誰詐賭？」

「他！」多喜一指皇甫青，斬釘截鐵。

皇上道：「拏出証據來！」

多喜似乎很有把握道：「爵爺，証據就在這副骰子上。」他手中托着剛才擲過的三枚骰子。

皇上看看皇甫青，他十分悠閑從容。

一個詐賭之人如被當場抓到，不論如何沉着，都作不到這一點，他笑得非常自然，予人好感。

皇上道：「把骰子交給安先生看看，他可以作証。」

多喜有把握地把骰子交給安大人，安大人看了好一會，道：「看不出假在何處……」又把骰子交還多喜。

多喜看了一會才把骰子捏碎，一切完好。

多喜色變，皇上冷笑，安大人

則不出聲。

並不是多喜輕率多事，也不是他表錯了情，說錯了話，而是皇甫青的確玩過花樣，作過手脚。

只不過他的手法太過熟練，多喜沒看清。

他的錯誤是錯在太驕傲上。

他總是以爲別人不如他。如他虛心，就不會出此洋相，當場出醜了。

「爲什麼那麼莽撞？以後要看清了再說話，謀定而後動。」

「是的……」多喜低頭認罪，却又狠狠地瞪了皇甫青一眼，表示知道他弄詐，只是未抓到他而已。

皇甫青要只贏一家，就要換牌。

因爲骰子不一定能擲得全如人意，畢竟是未灌鉛的，那就要設法換牌，也就是換一張牌能贏多喜，却一定要輸給皇上。

皇上贏了就樂，輸了當然也不娛心。

這一把皇甫青却要十分小心了。

因爲多喜絕非庸手，十分注意他的手法。

皇甫青這一把完全任其自然，不論贏輸，他都認命了。所以多喜注意他的動作每一細節，根本看不出什麼。

這一次更妙，皇上是前九點後「么蛾」一對。

如果他作莊，必是統吃。

安大人是前七點後八點。

多喜是前三點後七點。

皇甫青一翻牌，也是前三後七。

這叫着「揭頭皮」，也就是剛剛卡住別人之意。

雖然同點，但皇甫青是「銀三」、「地九」。

這一次多喜竟押了五十萬。

以他的賭注賠了「天門」及「末門」還餘了四萬多。

多喜幾乎眼珠子都噴出火來了。

皇上笑笑道：「多喜親王剛得一子，喜事臨門，這點錢眞算不了什麼……」

這似乎更是火上添油。

他的孩子的父親不是他而是這個贏他大量銀兩的人。只不過他雖恨皇甫青，却又十分喜愛那孩子。

這可眞是矛盾極了。

皇上高興，安大人也樂得笑口常開。

皇上是宇內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財主，「家天下」也正是天下皆爲其所有之意，但輸點銀子還會心痛。

人類是很可憐也很可笑的。是人類賦予金銀的價值，人類却爲金銀所奴役左右。

滿清入關，自然是不會帶來一寸土地的。

他們就實行了「圈地法」。也就是選一塊良好的地形及位置，在地圖上那麼一圈，也就是畫一個大圈圈。

於是那圈圈內的土地就是他們的了。

他們當然不管你的土地是幾代傳下來的，費了多少血汗買來或開墾出來的，他們只是一圈就成了。

所以贏他們的錢一點也不過份。

即使以詐賭的方式贏他們的也不爲過。

由於這一把皇甫青完全聽其自然，根本沒玩花梢，却又贏了，多喜恨得牙根癢癢地，却也沒有辦法。

因爲找不出皇甫青的紕漏。

再一把，皇甫青在洗牌及作牌上又下了功夫。

這樣作是「郞中」傳統的方式，一定要骰子的點數來配合，如果骰子的點數弄錯，那就要栽了。

多喜建議另換一副新骰子。

皇上並未反對，別人也無異議。

這副新骰子比原先那副大得多。

由此可以想像，在武林賭會上，所使用巨骰的動機了，平常賭場或私下聚賭用的骰子都差不多。大概像小指指尖那麼大的小方塊。

只不過武林賭會上使用的却數十倍大於普通使用者。

動機自是使擲骰者無法控制自如。

皇甫青看看新骰子，擲了個兩點，莊上拏末牌，這一次多喜押了八十萬兩，皇上三十萬。

安大人十五萬。

多喜是前一後二點，所謂一二開步走。手脚顫抖了。

皇上是前「癟十」後三點。

安大人是前二後四點。

皇甫青也是一二開步走。

只不過他的前面有天牌，後面有地牌。這也叫着「天地不配活受罪」，「天」、「地」固是大牌，但配搭的牌不好的話「大點數如大十或虎頭等」照樣吃癟。

結果是皇上保本，因他前面是「癟十」。

安大人贏，但他押的最少，才十五萬。

多喜一家輸了八十萬兩，臉都綠了。

這口氣無處洩，肺都快要炸了。

皇上道：「多喜如要周轉賭資，可以……」

多喜道：「屬下手氣不順，退

出算了。」

皇甫青道：「就此收了吧！以後有機會再玩。」

皇上也不堅持，也就算了。似乎皇上的賭興越來越大，又預約下次玩賭大概的時間。正確時間未定。

＊　＊　＊

第三次和惠妃履行諾言，地點十分隱蔽。

也許惠妃是爲了攏絡皇甫青，建立情義，以防萬一還未種上，以後再繼續這項播種工作，因而她十分熱情，似乎也很活。

那知就在剛剛雲收雨霽之時，突然來了煞風景的人。

此人在院中道：「多喜福晉出來吧！」

原來又是那兩個喇嘛。

看來那位醇親王的修養眞差，在這方面，就不如多喜親王了。他對福晉的行爲睜一眼閉一眼。

似乎他承認皇甫青的種耔好，也承認漢人比滿人優秀。要不，爲什麼不在滿人中作選擇呢？

顯然，這位王爺又弄錯了，把惠妃當作了福晉。

皇甫青不由暗驚，這件事萬萬不能出岔子，於是他整衣來到院中，叫惠妃自後門悄悄退去。

喇嘛也不會那麼傻，由於惠妃不會武功，弄出了聲音，一個喇嘛就到後院攔截。

惠妃總算反應不太慢，她蒙了面。

喇嘛道：「福晉多担待，我們是奉命行事！」

往上一貼，可以說必然手到擒來。

惠妃一退，差點絆倒，喇嘛的手已抓近惠妃的左肩。

這工夫喇嘛忽然一驚，覺得背後有人襲到。

他甩肩斜退二步，後面站定一人。

這人年紀不少，也蒙了面，照剛才的施襲速度及手法來看，這人身手極高，甚爲罕見。

是什麼人來救福晉？喇嘛仍把惠妃當作福晉了。

這工夫惠妃已自後門走了。

喇嘛道：「你是什麼人？」

「救人的人，奉勸二位，還是清修去吧，何必管別人的閑事？」

「你到底是什麼人？可別淌這渾水！」

「老夫也奉勸二位，別自找麻煩，如果此人是福晉，這種家醜不能外揚之下，事後必殺你們滅口。」

喇嘛道：「我不信！」

「你說剛才的女士是多喜的福晉，如果不是呢？」

「一定是，絕對錯不了！」

「如果不是怎麼辦？」

「我們立刻退出這個漩渦！」

「好！我帶你去証明這件事。」

這喇嘛不願聽人擺佈，忽然發出一招。

這老人差點扣住他的脈門，喇嘛大驚，這才知道果然非比等閑，立刻跟他去印証這件事。

老人把喇嘛帶到幢大宅中，引到一個幽邃的院落中，隱隱聽到屋中有打麻將及交談聲。

交談的大聲音有多喜親王，也有福晉。

喇嘛大爲驚異，難道那女人眞不是福晉？

如果是福晉，這一段時間能回到此處打麻將？

喇嘛這時一回頭，竟不見了那個蒙面老人。

他楞了一下，自牕紙孔中向內望去。

果然有多喜親王、福晉及另外兩位「搭子」，都是堂客，想必也都是權貴命婦什麼的。

另外還有二男一女三人在觀戰。

喇嘛心頭一凜，明明不是福晉，爲什麼那位醇親王爺却叫他去捉姦，而且說是多喜的福晉？

王室中明爭暗鬥，無非是爲了爭取繼承大統的機會。

「家天下」這詞兒太誘人了。第一是名，還有什麼比皇上更神氣的呢？還有誰比皇上更富有的呢？

清初順治帝出家，寫了一首長詩，（稱之爲偈也可）稱皇帝爲「大地主」。當然，天下那有比皇帝更大的地主呢？

像多喜和那位醇親王，都是繼承大位排名在五名以內的人物，可以說除去一個就能前進一步。

那個老人又是誰？當然是一位有心人了。

皇甫青和另一個喇嘛打了不久，那喇嘛發現他的伙伴似乎走了，他也無心打下去，離開了現場。

看來這隱蔽之地，也不夠隱蔽了。

皇甫青正要返回和兩小滙合，忽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原來是胡老前輩光臨……」立即拜下。

「不必多禮了……」胡大爲負手面門而立，道：「你知道你在作什麼事嗎？」

「前輩，這件事一言難盡……」

「是不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是的，但晚輩也難辭其咎！」

「只怕報復滿人，或沾滿人便宜的心理才是最大的動機吧！」

「前輩，這件事晚輩不能說……」

「爲什麼？」

「雖然我無所謂却不能連累別

人。」

「你不說我也知道！」

「前輩既然知道，晚輩也就不必說了！」

「你知道此事有多嚴重？」

「知道。」

「你可知道它的嚴重性不在於你玷汚了聖眷而在你糟塌了自己的俠名和人格？」

「我知道，總之，我是爲了報恩。」

「報恩？」

「是的雖然爲晚輩復功者是前輩，但沒有仲介人，晚輩又怎能認識前輩？」

胡大爲這才明白了一切，道：「這報恩的方式太可笑，也太危險了！」

「她們只是要個孩子而已……」

「可是對皇上總該要爲他留點面子吧？」

「晚輩該死！」

「要不是老夫和令尊昔年尚有往還，知道他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俠士，只怕我不會放過你。」

「晚輩無狀……」

「明天即刻離開北京。明天！聽清了沒有？」

「聽清了！」

「而且從即日起，永遠不能再和她們見面，即使她們去南方找你，你也不能見她們，這關係你們皇甫家的萬世清白！」

「是……」

「玩了皇上的女人，偏激的人也許會以爲很刺激，也有快意恩仇的感受，却並不是什麼光榮的事。」

「是的，前輩。」

胡大爲道：「好在這事知道的人很少，到目前爲止，醇親王仍以爲是多喜的福晉和你有私，尚不知其他。」

「多謝前輩代爲保密！」

胡大爲要走，在院中又折了回來，道：「老夫還要告訴你一件事。」

「謝謝前輩！」

「未來的繼承大統者，也許有你的血統，這件事非同小可，你自己的口風可要緊些，任何人都不能說。」

「是的，前輩。」

「另外還有一件事。對於令外祖的炸船事件，要擦亮眼睛去觀察，不要被親情所困擾蒙蔽。」

「前輩能否說明白些？」

胡大爲却已經走了。皇甫青以爲當年乾隆帝的血統就大有問題，傳說是海寧陳閣老的後裔。

＊　＊　＊

蔡大年自飯館中走出來，就發現不妙。

在街上來往的行人中，至少有五、六人在盯他的梢。

「三手伽藍」是何等人物，他是專門盯人的，別人盯他立刻就被發現。

這些人當中，有的認識，有的不識。

蔡大年以爲，出鎭更危險，在鎭內人多處，脫身較易，這工夫他已轉入巷內，這巷中有六七戶人家。

由此小巷轉入另一街時，兩人攔住了他。

這兩個人都在四十左右，居然都不相識。

蔡大年道：「對付蔡某用得着勞師動衆，大擧出動嗎？」他抬抬下顎，指指三人背後。

兩人本能地回頭察看，蔡大年一鶴冲天上了民房屋頂，立刻沒於屋後，那兩人立刻疾追。

蔡大年夠機警，但對方也不差，不久又被包圍。

這是一家民宅的菜園，佔地約一畝。

五個圍住蔡大年，蔡大年道：「不用問，是『一字併肩會』的朋友是吧？爲苗一葦找場嗎？」

「你老賊一點也不笨，但却不是爲他找場。」

「你們五個就一定能成嗎？」

五個陌生人一上，蔡大年以爲五個聯手他接不下來。

「老賊，你的膽子眞不賴，居然敢和本會作對。」

蔡大年道：「只要我看着不順眼的我都敢！」

五十招前蔡大年還有攻有守，由於又出現了兩個人，蔡大年立刻就不穩了。當然，這兩人並未出手。

精神威脅的效果很大，七十招左右，他已挨了兩掌，一旦失招挨打，就越來越不穩了。

這工夫兩個人躍落園中，竟是皇甫青和小蔡。

他們三小已離開北京半月了，來此鎭才兩天，巧的是，兩小上街買東西，經過此園附近，發現五個人越牆而入，萬靜留在客棧中。

他們先在暗處看了一會，見蔡大年不行，才入內，入內以後才發現一個角落中有兩人在觀戰。

這兩個人的形象十分奇特，兩小都不大認識。

由於兩小來到，蔡大年膽子一壯，一對五又好了些。

小蔡道：「爹，加上我一個夠不夠？」

「不必，你們看住另外兩個就夠了！」

小蔡打量那兩個不男不女的人，道：「阿青，你說他們是男人還是女人，看起來有點像『相公』。」

皇甫青道：「相公臉上有字？」

「當然沒有字，只不過相公是賣屁股的，成年累月打扮成女人，走起路來屁股扭得像篩子！」

皇甫青大笑道：「你眞會形容。」

小蔡道：「老實說，玩相公我是一點興趣也沒有，但對十三四歲的俊美孌童，那就又當別論了。」

兩人你一句我一句，那兩人氣得直翻白眼。

這工夫蔡大年未再挨打，五人也未落敗。

小蔡加入，他雖然不怎麼樣，父子同心，情勢自然不同了。

這工夫那兩個人緩緩地移了過來，其中之一怪聲怪氣地道：「小子，這下子你落了單是不是？」

皇甫青心頭大震，幾乎驚呼出聲。

因為在梅花島上炸船之前，皇甫青在厠所中聽到隔壁女厠所中的怪聲交談，就是這聲音。

當時未見人而只聞其聲，他以為今生今世再也找不到這兩個與爆炸案有密切關連的兇手了。

這眞是巧遇，居然在此遇上，也可以說是天助。

這兩個人和這五人站在一邊，毫無疑問是「一字併肩會」中的人了。

皇甫青[illegible]乎揭穿，他必然擒這兩個人，逼[illegible]口供，然後揪出唆使的元兇，他以為這兩人還不是元兇。

皇甫青道：「兩位貴姓？」

兩人怪笑兩聲，其一出了手。

這笑聲更証明皇甫青沒有弄錯。

皇甫青一試，心頭一凉，即使不會輸給這個陰陽怪氣的人，至少還有一個在一邊虎視眈眈。

小蔡道：「阿青，要不要幫忙？」

皇甫青道：「目前還不要……」

另一個怪人道：「我看你馬上就需要幫忙了。」這一個也上了，似想生擒皇甫青。小蔡立刻過來援手。

加上他，幾乎一點用也沒有。

皇甫青雙目血紅，如何才能絆住這兩個人？

不久兩小就岌岌可危了。

這兩個人毫不留情，先砸了小蔡兩掌，繼而皇甫青也被蹭了一脚，皇甫青施出胡大為那一招，砸了其中一個一拳，但並不重。

兩個怪人似乎十分吃虧，想不到皇甫青有此奇招。

只不過只此一招，很快就穿了梆，開始挨打了。

蔡大年以一對五，只是平手之局。

他想過來援手，[illegible]困。

兩小挨了十五六下之後，小蔡已是口鼻滲血。

皇甫青也受了點內傷。

蔡大年在此情況下，精神無法集中，又不穩了。

這時又來了一人，而且立刻就出了手，道：「覃、卓兩位大俠，在下助兩位一臂……」

這人居然是蔡培森。

小蔡常說，他很像蔡培森，而蔡培森也極像他。

這兩人道：「蔡少俠在一邊掠陣就成了……」

那知語音未畢，蔡培森一掌砸中了姓覃的腰臀之間，這一掌砸得很實，姓覃的踉蹌退了一步。

小蔡大為興奮，道：「好極了，看來你可能眞是我的弟兄，只不過這兩個傢伙可能是幹那一行的，你拍在他們的屁股上，回去要把手洗乾淨。」

這兩人一個叫覃天，一個叫卓地。

他們正是武林中人提起來，就皺眉頭的「陰陽雙妖」。

加上蔡培森就大為不同。只不過剛才要不是蔡培森故作援手施襲，大概也不會得手。

現在「雙妖」全力施為，三個人[illegible]力。

[illegible]道：「蔡培森，原來你吃

「那倒不是，而是看不慣你們這種人渣子在武林中橫行！」

卓地道：「小子，我們這兩個渣子不一會就能讓你們趴下。」

兩撥人都是勢均力敵，蔡培森的身手本來比皇甫青還略高些，他算是在「一字併肩會」中臥底。

皇甫青現在對蔡氏父子十分敬佩。

他猜想，蔡培森也是蔡大年的兒子。

他們足足拚了兩個多時辰，大約三百招左右。

有人脫力跪下再勉强站起，也有人也曾躺下過。

未躺下的人要過去補上一掌，動作都很緩慢。

兩小加上蔡培森對付「陰陽雙妖」，怎麼用力都無法變守為攻，由此可見「雙妖」的功力非比等閑了。

當然，此刻蔡大年力戰五個陌生人，也早已力盡。

五人中有人腿軟會跪下及躺下過。

只不過蔡大年動作遲緩，來不及走近補上一掌或一脚。

倒下的人不久又爬了起來。

蔡大年馬步不穩，有如宿醉未醒，隨時都會倒地不起[illegible]

這邊兩[illegible]挨打，如[illegible]，東搖西晃，但「雙妖」雖累，却好得多。

這就看出功力來了。

首先虛脫倒地的是小蔡。繼而是蔡培森，接着是「雙妖」之一的卓地，他一倒下，並未昏過去，皇甫青也仆在地上。

覃天有如風中之草，幾乎一陣大風就會把他吹倒。

他走向皇甫青，想踩他一脚送他上西天。

蹣跚走近，先搖晃了一陣，接着提起脚。

他一脚站不穩，踉蹌一下，再次抬腿。

這一次站穩了，踩向皇甫青的心窩。

即使是力盡之後，像這等高手一脚踩向心窩，這後果也可以想像的。但是，絕對出乎意料，這一脚被抓住。

卓地躺在地上並未昏過去。

蔡培森也是如此，只是力盡而已，他們都很關心這結局，但這結局却十分意外。

覃天大駭，用力一掙，並未掙回這右脚。

皇甫青抓住對方一脚，由於力盡，却又無力去扭它，雙方僵持不下。而覃天用力再掙，重心不穩倒在地上。

在這情況下，他本能地用這隻脚去蹬皇甫青。

這一蹬，使皇甫青鬆[illegible]三四步。

總之，目前雙方都很脆弱。

只不過，被蹬這一脚的力道也不足以傷人。

皇甫青和覃天都在喘，然後，皇甫青又搖晃着爬起來，但走了兩步又倒了下來。

他袋內的「蟲鏢」都散在地上。

這工夫昏迷的小蔡醒了過來。

一看那邊的老爹，和那五人都躺在地上喘氣。

看來暫時不會有什麼危機了。

蔡根看看皇甫青和「雙妖」，情況也差不多。

他忽然捏起兩枚蟲鏢，滾向卓地。

卓地的情況差得多，一直未爬起來。

卓地見他接近，却也未放在心上，因為小蔡是這些人當中最蹩脚的一個，不足為慮。

小蔡也知道對方的心思，正中下懷。

他用指一彈，蟲鏢附着在卓地的屁股上。

這位置正好是肛門處的褲子上。

卓地一驚，要用手去掃掉，那知小蔡一脚蹬來，蹬個正着，蟲鏢破褲進入肛門中了。

[illegible]叫了一聲，因為蟲鏢上[illegible]刺並非很長，只是易於沾住衣服而已。

只不過進入肛門之中，那滋味就不同了。

覃天道：「卓地……怎麼回事？」

卓地直哼哼，道：「不知道把個什麼東西放入了我的穀道之中了……哎呀，我受不了啦！」

小蔡道：「是不是癢？」

「是……是的，小子，那是什麼？」

「那叫着『癢蟲』，你不是那地方經常會癢，找人戳幾下不可嗎？這『癢蟲』就可以解決問題了，滋味不錯吧？能不能說說這滋味，到底是一種什麼感受？」

越來越癢，卓地滾來滾去，而且在肛門外猛抓，覃天道：「小子，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不是說過，那是一種『癢蟲』嗎？」

「小子，快點為他取出來。」

小蔡道：「這玩藝只進不出，要弄出來必須用一個辦法，這要你覃大俠表演一手『唧筒』原理了。」

「什麼『唧筒』原理？」

「把你的東西輕輕送進去，運功運功使之膨脹一倍，尤其是尖端部份，越大越好，然後往外猛抽就吸出[illegible]

和蔡大[illegible]的五個人忽然大笑起來。

這工夫覃天爬起來道：「卓地，走人！」

卓地也知道，在此多躭一會只會多丟些人。

二人立刻離開了現場。

那五個陌生人也相繼走了。

皇甫青道：「小蔡，你是以什麼妙計退敵的？」

小蔡道：「說出來也很簡單，你身上的蟲鏢散了一地，啓發了我的靈感，先射在他的肛門褲子上，然後一脚蹬進。」

皇甫青道：「手法雖偏，能退敵就好。蔡老，現在你們一家人已經團圓了吧，可喜可賀！」

蔡大年站起來，活動一下，道：「是的，培森在那邊，也是我安了一步棋臥底。」

小蔡道：「爹，您連我也瞞着？」

蔡大年道：「蔡根，此事非同小可，加之你身手有限，行為又不是中規中矩，所以爹暫時不能告訴你。」

皇甫青道：「這是對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蔡培森道：「弟弟，原諒我過去，是因身份不同而與你作對，其實你過去也是該會的外圍。」



「哥，這我懂得！」小蔡道：「只是有件事我不明白，我有個哥哥，爲什麼一直不知道呢？」

蔡大年道：「培森是自幼寄養在師父處的。」

皇甫青道：「萬靜一人在家，可能會很焦急，我們立刻趕回，邊走邊談如何？」

反正他們都已力盡，也跑不快，就邊走邊談。

皇甫青道：「『一字併肩會』的四大天王都是那些人？」

蔡培森道：「我也並不全知道，萬能是一個，家師『天山神龍』姜治中姜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只知道這兩個？」

「是的。」

「『一字併肩會』的總會址在何處？」

「開封附近六十里以內。」

「那不是在『武林殘障之家』附近？」

「相距也不過六、七十里光景。」

「看來，『一字併肩會』的成員並不甚多。」

「明的不多，但暗的却很多。」

蔡培森道：「在武林中，一不小心，可能你身邊的人就是『一字併肩會』的人。」

「的確！」皇甫青道：「他們在……中已成了……

蔡大年道：「森兒，我要的秘密不僅是這些。」

蔡培森道：「孩兒知道。」

「有什麼發現沒有？」

「本來孩兒對爹的看法不以爲然，那位人物怎麼會這樣？可是事情的演變的確有點怪異了。」

小蔡道：「什麼秘密？」

蔡大年道：「你慢慢聽嘛！」

蔡培森道：「有一次在會中，深夜看到一個人影，幪了面，以高絕的『平沙落雁』的輕功，掠入『四大天王』的禁區內院之中。」

蔡大年道：「身材高挑？」

「好像是。」

「較瘦？」

「似乎是。」

「背巨劍？」

「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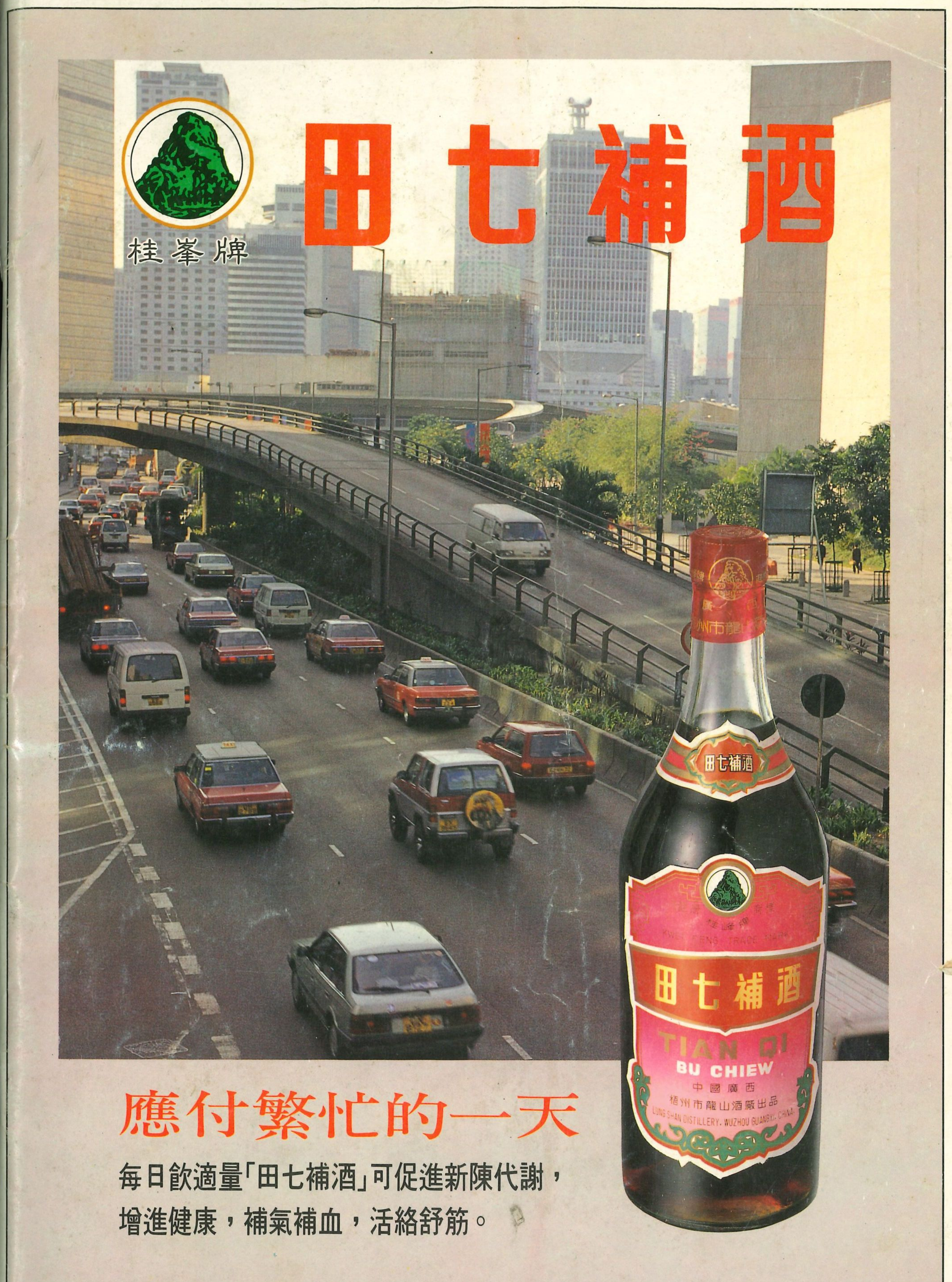
皇甫青「哦」了一聲，道：「蔡兄，這個人是……」

蔡培森道：「老實說，到目前爲止，我也不知道，但由於家父告訴我，某人的外型如何如何，我以爲那人頗爲相似。」

皇甫青肅然道：「蔡前輩，你似乎懷疑是家外祖，因爲他身材高挑、瘦、用巨劍，輕功高絕。」

蔡大年突然道：「你有何看法？」

皇甫青道：「我以爲這……點荒唐。」


桂峯牌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TIAN QI
BU CHIEW
中國廣西
梧州市龍山酒廠出品
應付繁忙的一天
每日飲適量「田七補酒」可促進新陳代謝，
增進健康，補氣補血，活絡舒筋。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眞機：8551142